歌　　德

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

关 惠 文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Wanderjahre»

根据 Goethes Werke in zehn Bänden,
Volksverlag Weimar 1958 年版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
Weilian Maisite de Manyou Shida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351,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5 5/8　插页3
1988年4月北京第1版　1988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100

ISBN 7-02-000351-6/I·352
书号 10019·4268　定价 3.85元

译　本　序

文学史家认为，诗歌、《浮士德》和《维廉·麦斯特》是德国伟大诗人歌德（1749—1832）晚年创作的三个里程碑。

象创作《浮士德》一样，长篇小说二部曲《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和《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歌德也几乎构思、撰写了一生。一七七七年，歌德二十八岁时就开始写《维廉·麦斯特的戏剧使命》了。过了十九年，即一七九六年，完成《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又过了很久，即一八〇七年，歌德着手写《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直到一八二九年歌德已年近八旬才将此书写完。二部曲从动笔到完成，整整延续了五十二年之久；而从《学习时代》的完成至《漫游时代》的完成，中间隔了三十多年。由于时过境迁，作者从青年步入老年，作者的阅历更加丰富了，作者的思想也前进了，所以两部长篇小说的主题思想已经不完全一致。因此，尽管我们仍然可以把这二部曲看作一个整体，但也可以把它们视为两部独立成篇的长篇小说。

《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是一部奇特的长篇小说。这主要表现在它的特殊的结构和睿永的智慧上。

歌德的其他长篇小说，如《少年维特的烦恼》、《亲和力》和《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一如通例，都有明确的主题思想，严谨的结构，一切情节全与主人公相关并伴随主人公的命运向前发展。唯独《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与此不同，它的情节不很

连贯，在情节叙述过程中不时插入短篇故事，而且还直接添补书信、日记、格言笔录等。维廉虽然是全书的主人公，但他实际只是名义上的主人公，主要情节通过他来联结，所有的书信、日记等插入材料全靠他集结在一起。

《漫游时代》全书三部辑成，于一八二九年问世后，在文学界首先遇到非难的是它的松散的奇特的结构。仔细研究，我们看到，歌德晚年面对突飞猛进向前发展的现实，感到有许许多多话要讲，但又不能较完善地通过书中人物转述，便直截了当地利用书信、日记、谈话、观感和格言笔录了。的确，歌德是把他的《漫游时代》当作存放他全部思想材料的巨大仓库使用了。这便是作者破坏长篇小说一般结构特点的原因。

《学习时代》描述的是主人公维廉的个人的求索，他力求在献身艺术的过程中寻求他个人在生活中的位置。但结果非但不是维廉在剧院继续从事艺术活动，反而是维廉加入了塔楼兄弟会。这是十八世纪的一个秘密的群众社团，它的宗旨是献身于致力全社会的福利。维廉在兄弟会里立下了誓约，誓约规定维廉必须去做永不停歇的漫游，他不得在一个地方停留三日以上。一翻开《漫游时代》，我们就遇见了维廉，这时他正带着他的儿子菲利克斯在漫游。他的漫游生活是服务于塔楼兄弟会的广大的社会预想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由对个别人的教育向对全社会的教育过渡。由于机器的引进，山区里贫苦的纺纱工和织布工面临着失业的危险。塔楼兄弟会的意图是宣扬向美洲移民，鼓励人们到美洲去开创自己的事业。为了解决这个任务，必须联络更多的人和更多的团体，建立一个广大的组织。维廉的使命便是去做这样的联络工作。他首先来到一个大庄园主的家，这个庄园主在美洲占有一大片土地，这片土地与塔楼兄弟会占有

的土地相邻。为了执行这个庄园主的继承人雷纳多的一项委托，他只好把自己的儿子寄托在教育省里教养。他在教育省里第一次看到了许多新奇、美好、崇高的事物。不久，维廉从必须遵守的不得在一处停留三日以上的誓约中解放了。后来，塔楼兄弟会和雷纳多联合起来，准备向美洲移民。这时，德国的一个大公把那些不愿意参加移民团的贫苦居民集结起来，准备组织他们在家乡的土地上艰苦创业。于是，建立新型居民点的伟大事业便在两个大陆上同时进行了。

歌德在《漫游时代》里着力描写了他所设想的教育省。教育省是一个相当于一般行政州群的地区。这里没有等级森然的社会阶层，只有不同的职业分工。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社会的人。他们信奉歌德晚年在思想中形成的三位一体派宗教。小说中描写了三种敬畏方式：尊敬头上的天，尊敬脚下的地，尊敬周围的人。这实际上是把尊重自己，尊重人的价值，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全力以赴地从事有益的劳动。这里实行的是促进人的才干的必然发展的教育体系，即因材施教；每个受教育者都必须被培养成精通一门技艺的，能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因为人们坚守“一行精通胜于百行稀松”的信条。歌德把艺术教育，特别是音乐和造形艺术教育，看作必不可少的手段，例如书中所描写的用音乐陶冶情操，用有连续性的绘画教授历史。歌德主张实行个人的自我完成，但又不局限在个人自我完成的思想上。他还强调培养集体意识。这种观点贯穿在教育省的整个描写里。所谓集体意识，就是全人类统一的社会素养和感情。歌德一直在寻求培养这种集体意识的教育方法。正因为这样，他才在描写个人的同时，努力描写集体，描写群众。这种无个性化和抽象化，既体现在对那些集合起来决计远走他乡

的劳动群众的描写上，也反映在小说第三部第一章对与世无争者的生动描写上，当时他们是唱着歌隆重地游行，他们同声赞颂为人类造福的劳动。

但歌德在这里所绘制的充满乌托邦色彩的人类图景，是与严峻的德国环境相对立的。历史发展的进程证明这种美好的设想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

尽管歌德到了晚年，他的政治观点已经定型，尽管他对法国大革命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很不理解，但他看到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在他的同时代人中没有一个人象他一样如此卓越地预感到二十世纪的思潮。在政治上，他希望各国内部实行社会合作，希望各个国家结成世界同盟。在文化上，他主张建立世界文学，即主张文化交流；他相信，各国人民思想感情的交流，在促进人类共同繁荣富强方面，并不逊于产品的交换。年老的歌德不仅在政治观点上，而且在社会观点上，比他所处的时代先进了一百年。在《漫游时代》所描绘的理想国里，信仰是绝对自由的，财产是归社会公有。这一切是多么了不起的预见！

《漫游时代》完全可以称为《求索年代》，它在寻求解决全人类问题的普遍意向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因人而异地解决个人问题的可能性。《漫游时代》里一共插入了七个短篇故事：《癫狂的流浪女》、《是谁泄露了秘密》、《褐姑娘》、《五十岁的男人》、《新美露西娜》、《危险的打赌》和《不要走得太远！》。如果说这部长篇小说的基本情节具有假设的特点，那么这些被插入的短篇故事则全是现实生活的写照。这些故事一般都穿插着爱情的趣闻。作者就是以这样奇异的方式不断提醒读者不要忘记现实生活。在歌德的作品中，没有一部象《漫游时代》这样具有劝戒的意义。

歌德六十岁以后经常进行沉思，回忆他的经历和见闻，不断

观察生活和世界，然后把思想的精髓写成格言。他写的格言，有的出现在长篇小说《亲和力》里，有的出现在《西东诗集》里。后人曾汇编了歌德格言录。但多数格言，选自《漫游时代》。《漫游时代》第二部末尾的"漫游者的观感"和第三部末尾的"马卡利亚的笔录"，全是一段段纯粹格言的汇编。当然，这些思想也都和各部分内容的思想具有内在的联系。

歌德收在《漫游时代》里的格言，确是神性歌德的智慧的结晶，广义地说，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谁在读这些格言时都会想到这格言的创造者必是一位知识广博精深的天才。

歌德的格言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可以说，没有一条格言不是来源于他个人的经历和观察。歌德的格言，包括做人，治学，文学，艺术，宗教，美学，哲学，历史，社会学等各个方面，几乎是包罗万象的。歌德肯定生命的价值。他相信人有能力使自己达到完善的地步。编入这部小说的格言，通观整体，用意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帮助人类克服进步道路上的困难，解决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矛盾。这里的格言浸透着人道主义精神。歌德的格言堪称意义重大的生活教科书。

歌德的格言具有辩证思想家的特点，这就是说他从来不认为自已的思想已经达到了完成的阶段，他时时准备用新的认识来补充和发展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极为活跃，每时每刻都处在运动和发展的状态。《漫游时代》这部长篇小说本身的思想发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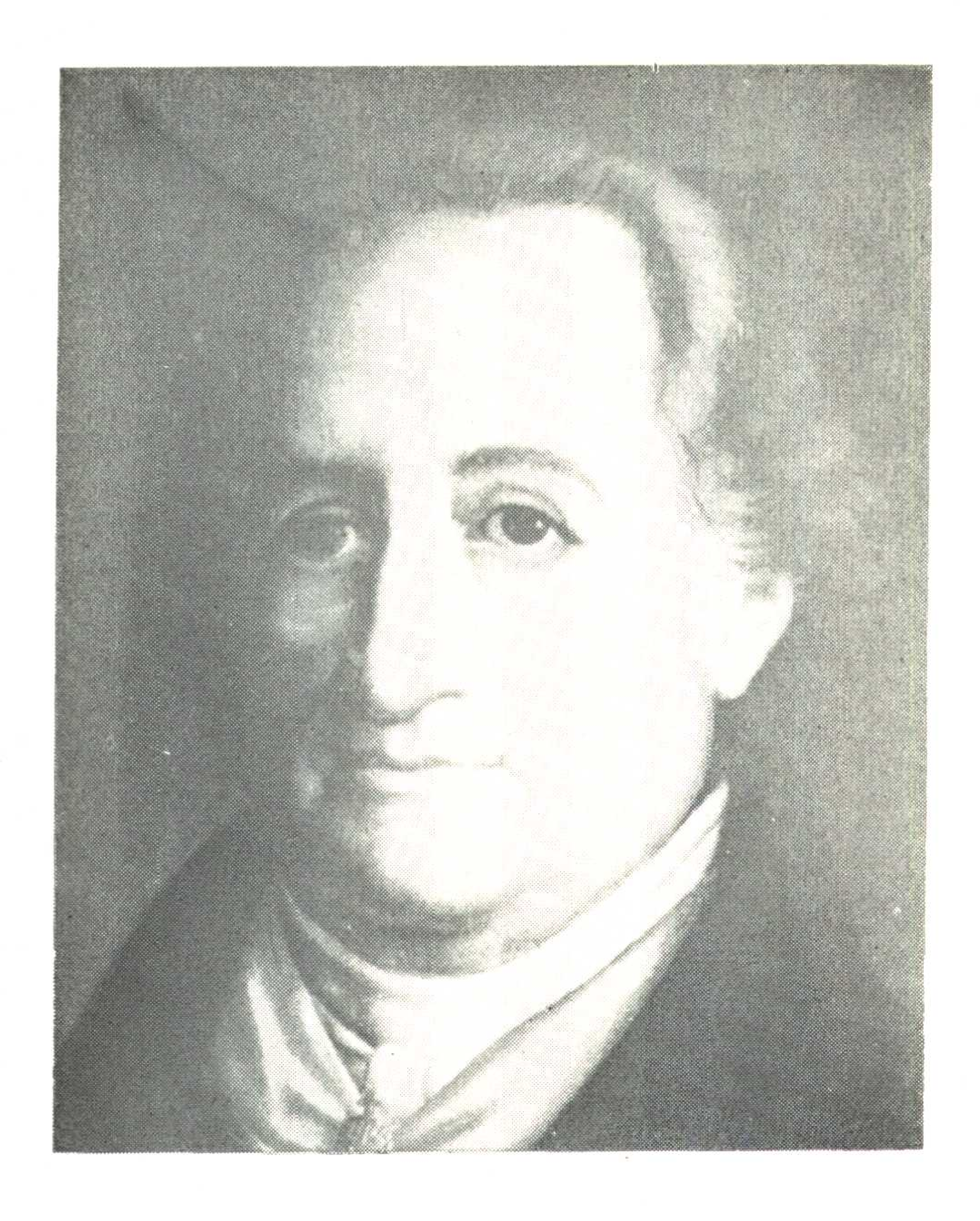
歌德格言的结论，多数超过他的同代人，超越时代，甚至具有永恒真理的价值。这真是人类的一份宝贵的财富。

歌德的思想是客观的，充满辩证法的。在他看来，宇宙是充满矛盾的统一体。个别是一般的表现，二者是辩证地统一的。

《浮士德》以完美的艺术形式充分反映了这一思想，而《漫游时代》则以另外一种形式阐明了歌德的宇宙观。《漫游时代》关于世俗生活的最后结论，与《浮士德》里所反映的结论完全一样，诸如：永远不满足现状，时时坚定不移地探索真理，生活难免产生悲剧以及抑制自我的必要性，要为造福人类而辛勤劳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人的价值、生活的意义和人类进步的颂歌。同时，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切思想在《漫游时代》里的表现，要更直接，更明白，更容易理解。这说明歌德既是思想家又是艺术家，他是一位善于表达深邃思想的语言大师。

关 惠 文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北京。



作 者 像

第一部

第一章 逃往埃及

在一块巨大岩石的荫影里，维廉坐在那令人胆战、格外显眼的地点，那里有一条陡峭的山路，转一个弯便可直达深谷。太阳还很高，照耀着他脚下巉岩壁立的山谷里片片青松的枝头。他正在专心注视着他的写字石板，这时，菲利克斯左旋右转攀登而上，手里拿着一块石头朝他走来。

“这是一块什么石头，爸爸?”这个男孩说。

“不知道，”维廉回答。

“这里边闪闪发光的，许是金子吧?”孩子说。

“不是!”父亲接口说，“唔，我想起来了，这儿的人都管它叫猫眼云母。”

“猫眼云母!”孩子微笑着说，“可为什么叫这个名儿呢?”

“大概因为它是假的，大家认为猫也是假的吧。”

“我倒要弄清楚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维廉的儿子把那块石头塞到皮制旅行袋里，又顺手掏出一件别的东西，问：“这是什么?”

“一种果实，”父亲答道，“从这些鳞状片片来推断，它可能跟锥形杉是同属。”

“这不象一个锥形的东西，明明是圆的嘛。”

“我们可以问一问猎人；他们认得森林里的各种树和一切果实，他们擅长撒树种，栽树苗，然后就任凭它们各显其能，长大成材。”

“猎人什么都知道；昨天那个脚夫指给我看过一头鹿是怎样穿过这条路的，他把我喊了回来，让我细看他说的那些足迹；我从那上边跳过去，才看清楚那里有几个不深的蹄子印儿；说不定那是一只大鹿呢。”

“我听到了你是怎么寻根究底儿的追问那个脚夫。”

“他知道的事儿真多，可他并不是猎人啊。我还是想当猎人。整天呆在森林里，听鸟叫，说得出每种鸟的名字，知道它们在哪里搭窝，人怎样从鸟窝里取蛋，也知道把老鸟捉走以后怎样喂养那些小鸟，那真太美了，太叫人欢喜了。”

话音未落，就看到那条陡峭的路上出现了一幅奇异的景象。只见两个男孩，外貌十分英俊，身穿花色上衣，说是上衣还不如说更象敞怀的衬衫；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跳下来，落在维廉面前，猛的一惊，停留了片刻。这时，维廉才有机会就近仔细端详他们。那大一点的孩子，一头厚厚的金黄色的鬈发，你看他时第一眼见到的就是这浓密的发鬈，紧接着便是他那清亮透明的蓝眼睛吸引住你的目光，而你的目光也就会因为对他那优美的形象感到喜悦而变得黯然失色。另一个孩子，与其说象弟弟，不如说更象朋友。满头棕色的直头发披散在双肩上，仿佛映射得出他眼中的反光。

维廉没有时间去细看在荒野里不期而遇的这两个奇人，因为他听到一个男人既严厉又亲切的声音从大岩石的转角处传来：“你们为什么站着不动？把路都给堵住了！”

维廉朝上望去，如果说这两个孩子刚才使他觉得诧异，那末，现在映入他眼帘的人却不禁使他大吃一惊。这是一个身材不高的粗壮的年轻人，嘴唇微翘，棕色的皮肤，黑黑的头发；他使足气力，小心翼翼地从悬崖小路走下来，身后牵着一头驴，你先看见的是它那溜光水滑的头，然后才是驮着的那个美人。一个娇媚可爱的女子坐在一个打点得很舒服的大鞍鞯上；她身披一件蓝色的外套，里边紧贴胸脯抱着一个新生的婴儿，不胜温存地瞧着他。一切情形全跟那两个孩子露面时一样，这个牵驴人见到他时也迟疑了片刻。那头驴拖着步子慢慢地走，因为下坡路太陡，过往行人是很难站稳的；维廉惊异地目送他们消失在眼前的崖壁后面。

很自然，瞧着瞧着，他那张怪模怪样的脸扭曲了。他好奇地站起来，从原处向谷底望去，看他们会不会走到哪儿又返身回来。他想往山下走，预备跟这些奇特的过路人打个招呼，菲利克斯走上来说："爸爸，我跟这两个孩子到他们家去，行不行？他们要带我去。你也可以一起去，是那个大人对我说的。走吧！他们在下边那儿等着呢。"

"我也很想跟他们谈谈，"维廉回答。

他在山路坡度较小的地方找到了他们，于是便睁大眼睛对那幅强烈吸引住他的注意力的奇异景象饱饱地望了一番。到了现在，他才觉得真正发现了周围的奇境。那个健壮的年轻人肩上背着一把手斧和一个柔韧的长角尺。孩子们扛着大捆的芦苇，那芦苇远远望去很象棕榈的枝条；如果说从这点上看，他们好象天使一般，那末，当他们再挎上装食品的小篮子，可就跟天天翻山越岭来往奔走的脚夫一模一样了。当他仔细地打量这位母亲时，只见她在那件蓝外套里面穿着一条色泽柔和的红短裙，这时

我们的主人公才不由得从眼前令人赞叹的境况中真的感到自己已经逃到埃及来了，以往他不过只是凭借想象来描绘这一切情景。

双方见面打过招呼后，维廉由于过分激动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个年轻人说："现在，咱们的孩子已经成了朋友了。您愿意随我们一起去吗？看看成年人之间是不是也能很快成为知己。"

维廉沉吟了一会儿，答道："在这里看到了你的小家庭，我是很信赖你，很羡慕你们的。我现在不得不承认，我恰好很好奇，正急切地盼望好好地了解了解你们的生活习惯呢。因为初次见面，就从我心里冒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是真正的行人，还是一些欢天喜地地活跃在这里、使荒山野岭充满生机的精灵。"

"那你就到我们家里来好了，"对方说。

"一起走吧！"孩子们喊着，随手就拉着菲利克斯走了。

"跟我们一起去吧！"那位妇女边说，边从婴儿身上抬起那亲切可爱的目光望着这位陌生的过路人。

维廉不假思索地说："真遗憾，我现在不能马上就跟你们去。至少今天我还得在山上这个边境客店里过一夜。我的背包，我的证件，总之一切东西还都在山上放着呢，不但没装起来，连归置都没归置呢。不过，为了表示诚意，不辜负你们的盛情邀请，你们就把菲利克斯带去当抵押吧。明天我就到你们那儿去。离这儿多远？"

"太阳不落山，我们就到家了，"那个木匠说，"从这所边境小屋动身，您只要走一个半钟头就够了。您的孩子一来，今天夜里我们家就又多了一个男孩儿了。明天我们等您来。"

那人牵着驴动身走了。维廉看到他的菲利克斯欢天喜地的

加入了一个如此善良的小集体，他情不自禁地把菲利克斯跟那两个可爱的小天使作了一个比较；跟他们相比，菲利克斯真是大不相同。按年龄，他长的并不高，但很壮，肩宽背厚；他天生就是一个治人与治于人的奇特的混合体；他已经把一个棕榈树枝和一个小篮子抢过来拿走了，嘴里好象还在说着这两个物件。这一行人又一次令人提心吊胆地从一个岩壁绕过去，不见踪影了；而维廉则一直聚精会神地目送着他们，从后面高声喊道："我怎样才能打听到你们啊？"

"只要问圣·约瑟夫住在哪儿就行了！"从深谷里传来一声回话，于是，所有的人就都隐没在那一片蓝色的天然影壁后面了。远方响起一阵好多人虔诚的合唱，歌声渐远渐弱；维廉自信能够分辨出菲利克斯的声音。

他朝山上走去，因为这么一耽搁，太阳很快就落下去了。来到山上，那高悬在天空、他不止一次失去的星光，又照在他的身上。不过，到达旅店的时候，天还没有全黑。他又欣赏了一番无比壮丽的山野风光，然后才转身回到他的房间。一进屋，他就立刻抓起羽毛笔来奋笔疾书，直到深夜。

维廉致娜塔丽亚的信

现在终于到达了峰顶；到今天为止，我们离开大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这山峰则将要使我们同它分别的时间更长。只要这江河从我们这里向他们那里奔流，我就觉得人们总在他所爱的人的身边。今天，我依然想象得出，我抛到林中小溪里的树枝正在顺畅地向他们漂去，要不了几天就会在他们的花园前靠岸；这样，我们的精神便把自己的种种形象，我们的心便把自己

的种种感受，比较顺利地送到山下去。但我担心，在那边会有一面隔墙阻碍我的想象和感受与我的亲人相见。不过，这也许只不过是一种庸人自扰而已，因为那边也许跟这边没有什么不同。有什么能把我和你分开！我跟你永远是比翼齐飞的，尽管有一种奇异的命运使我离开你，正意想不到地把我跟这片与我如此接近的天空紧密联接在一起。我还有时间好好想一想，但是如果没有充足的时间把这想法表达出来，那我就不能从你嘴里，从你的双唇之间听到你的感想了。如果这根从时间和永恒性上把你我连在一起的经久不断的线并不曾纺成，我们何必挣脱呢？当然，我没有资格来谈论这一切。我不想违反你的宽厚的原则。很可能这便是我在这座山峰上最后向你道别。我的生活注定了要游历四方。我必须执行一个漫游者的独特使命，经受人生对我的一切考验。只要我不时把这个团体给我规定而我自己也乐于接受的条件从头至尾读上一遍，我总是不禁微微一笑！有的条款是遵守了，有的条款却违犯了；但是即使在违犯时，这纸条文，我最近一次忏悔的证词，以及代替主宰一切的良知最后免去我罪过时的证词，对我也是有用的；我又让步了。我变得小心谨慎起来，我的错误再也不会象山洪暴发那样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我很愿意向你坦率地承认，我往往很钦佩那些只让自己的学生承担表面的机械性义务的教师和教人立身处事的引路人。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不例外，他们认为世界并不重要。因为我最善于也最喜欢观察的，正是我的各项义务中使我最为难、最迷惑不解的这一部分。

我不能在一间房子里住到三天以上。至少在我没安排好去处，可以离开这里一段时间的情况下，我不应该离开这个旅店。这些原则完全适于促使我的岁月在漫游中消磨，也适于防止我

产生哪怕是最小的定居心理。我到今天为止一直严格遵守这项条件，简直连人们准许我逾越这项条件的要求也从来没有接受过。说真的，现在我还是第一次在一个地方稍事停留，第一次在同一张床上睡到第三夜。在这里我把我到目前为止的所见所闻写信告诉你，把我的一点积蓄寄给你，明天一大早我就要从山峰的那面下去，直接到一个很奇特的人家，一个神圣的家庭去，我敢保证，在我的日记里你将会看到对这个家庭的更多的描写。谨此祝你平安，让我搁笔吧；不过感到只有一件事必须讲清，只想讲这一件，而且要反复讲，但在我有幸再次伏在你脚下，贴在你的手上为一贫如洗而失声痛哭之前，对这件事我又没有决心讲，更没有决心反复讲。

早上。

行装已经打点好了。脚夫把行囊捆在背包支架上。太阳还没有出来，雾气从四面八方的深谷中向上冒个不停；但云外的青天却是万里晴空。我们向幽暗的山谷走下去，不一会工夫，那山谷在我的头上又亮了起来。让我把我的最后几声哀叹越过山岭送到你的耳边去吧！让我在向你投去最后一瞥时情不自禁地泪水盈眶吧！我已经最后下定了决心。你再也不会听到我的怨言了；你只能听到一个漫游者的奇遇。可是就在我想结束这封信的时候，又从心中涌出了千万思绪，愿望，憧憬和计划。幸而人们催我上路了。脚夫在喊我，而店家没等我动身便又整理起房间来了，似乎我已离去，犹如轻率无情的继承人在死者面前毫不掩饰他准备占有一切的举动。

第二章　圣·约瑟夫第二

这位漫游者已经亦步亦趋地跟随着那个脚夫泰然自若地绕过那险峻的悬崖，他踏过一个坡度平缓的山岭，急步穿过一片森林和几块绿草成茵的低地，一直向前走，最后来到一个小山坡下。他们朝一块精耕细作的盆地望去，顿时竟把全部注意力全倾注在一座半成废墟的巨大的修道院建筑物。

"这就是圣·约瑟夫修道院，"脚夫说，"太可惜了，多么好的教堂啊！您瞧，从小树丛和大树的缝隙望过去，还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柱子和墩子。房子虽然已经坍塌几百年了，可是这些柱子和墩子，保存得多么好！"

"可是，这些修道院建筑，"维廉接口说，"照我看，还是完好的遗存。"

"是的，"对方说，"所以里边住着一位管田产、收地租和什一税的执事，这里有一大片地区要向他缴租纳税啊。"

他们边说边跨过开着的大门，来到宽敞的院内，院落四周全是保存得很好的气势庄严的房屋，真是一个修真养性的好处所。他一眼就看见了一位健壮的妇女把一只抬筐放在面前，他的菲利克斯和昨天路遇的那两个小天使正围着这只筐忙三忙四；原来他们是在买樱桃；只不过菲利克斯一直在讨价还价，总想少出点钱多买点东西。现在已经喧宾夺主了，他正在把一大捧水果送给他的小伙伴；在这荒芜的苔藓地带之间竟然如此凉爽，连他父亲也觉得心情舒畅，在这里，那些红红绿绿、闪着光辉的水果更显得美不胜收。这个女商贩说，她是从遥远的大果园里把水

果担到山上来的，为的是多卖几个钱，不过这个价钱在购买者看来还是稍贵了一点。孩子们说，他们的父亲马上就回来，他可以先到那个客厅里去休息一会儿。

当孩子们把他领进他们称做客厅的房间时，维廉着实感到惊奇。有扇很大的房门正对着院落，我们的漫游者来到了一间十分整洁、十分完好的小礼拜堂，但正如他亲眼所见，这个小礼拜堂的陈设已经完全按照日常家用的需要整饰一新了。一侧立着一张桌子，一个小沙发，几把椅子和凳子，另一侧放着一张雕刻精美的条桌，上面摆着五光十色的陶器，瓷罐和玻璃杯。此外，还有几个衣箱衣橱。一切全都布置得井井有条，显然被邀来居住的也是不乏其人。光线从一侧高大的窗户射进来。但最使这位旅行者感兴趣的，却是那些画在墙壁上的彩色图像，这些图像好象壁毯一样从几扇窗户下方相应的高度围着小礼拜堂的三面墙壁延伸开来，直达紧贴地面盖住另一面墙的一块护壁板。这些绘画描述的是圣·约瑟夫的故事。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在干木工活儿；在这里，他遇到了玛利亚，在他们中间，从地下长出一朵百合花，这当儿恰好有几个天使围着他们翱翔，偷听他们私语。在这里，他成了婚；随后接受了英格兰式的祝福。在这里，有他惆怅满怀地停止工作的情景，他把斧头放在一边，盘算着如何离开他的妻子。最初，他还觉得天使的出现只是梦境，接着他的处境便起了变化。他怀着一颗虔诚的心端相着在伯利恒的一个厩栏里诞生的婴儿，而且把这婴儿看作神的化身。接下去便是一幅奇美无比的画面。你可以看到一些经过加工的用来盖房子的木料；正需要把它们搭接起来，谁知几块木头竟出人意外地构成了一个十字架。孩子在十字架上酣睡，母亲坐在近旁，无限慈爱地仔细望着孩子，而孩子的养父则生怕惊扰孩子的睡梦，停

止了工作。紧接着就是逃往埃及的情景。这幅画不禁引得这位正在凝神观赏的漫游者微微一笑，因为他在墙上看见了昨天那幅景象的再现。

他没有沉思多久，主人便走了进来。维廉一眼就认出这里的主人正是那支神圣商队的引路人。他们十分热情地相互问候，然后寒暄了一阵；但维廉的注意力却始终没有离开那些绘画。主人看出了客人的兴趣所在，微笑着说："这个建筑跟昨天您认识的那些住在这里的人情调这么一致，您见了肯定很欣赏。但这样和谐的情调，也许比您想象的还要奇妙：正是这座建筑陶冶了这些居住者的性情。因为倘使无生命的东西是活生生的，它说不定也会造成有生命的东西。"

"唔，当然！"维廉应声说，"我感到惊奇的是，这种精神几百年以前就在这片荒凉的山岭上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它竟把人们吸引到这里来修造起这么高大的建筑，开垦出这么多良田，制订了相应的法律，而且在这里广泛地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教育活动；使我赞叹不已的是，即使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这种精神也始终在把自己生命的活力灌输给生气勃勃的人。我们不要海阔天空地闲谈了，请您给我讲一讲您的经历吧！这样，我才能知道，过去的精神怎么会耳濡目染地在你们心中再现，已经过去的事怎么会在眼前重演。"

恰恰在维廉静候聆听主人开口赐教的当儿，从院落里传来呼唤"约瑟夫"名字的亲切声音。主人听到喊声，便向房门走去。

原来他也叫约瑟夫！维廉心里这样自言自语。说稀奇也不稀奇，因为他并不是活着的圣者约瑟夫。维廉也同时朝门那边望去，只见昨天的那位圣母正在跟那个男人说话。他们终于分开了，女的向对面的住房走去。

“玛利亚！”他从后面喊道，“还有一句话！”

原来她也叫玛利亚！维廉想，真是几乎应有尽有了，我感到自己被拉回一千八百年以前。他想象着他置身于其间的壁垒森严的幽谷，想象着这断垣绝壁，不禁感到有一种奇异的怀古思绪涌上心头。恰在此刻，主人和孩子们走了进来。因为主人还有些急事脱不开身，孩子们便要邀维廉出去散步。他们穿过廊柱林立的教堂建筑的遗址，那高大的山墙和房屋的四壁似乎虽经风吹日晒却显得更加坚固，宽阔的围墙后身是参天的古树深深地扎根于其间，在花草藓苔的世界里展现出无数习习凉风吹拂着的小花园。一条条绿草成茵的缓坡小路通向一条活跃喜人的小溪边，从好几个山冈漫游者都可以兴致勃勃地俯瞰这座建筑和周围的风光，这时他觉得那里的居住者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了，他们同周围的环境是那样的和谐，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好奇心。

他们归来时，发现那间肃穆的厅堂里有一张桌子已经铺上了桌布。旁边立着一把靠背软椅，主妇就坐在这把软椅上面。她身边放着一个很高的篮子，篮子里躺着一个婴儿；主人坐在她的左侧，维廉坐在她的右侧。三个孩子占据着桌子的下方。一个老女仆端来了一道道精美的菜餚。汤盘和羹匙也都使人想到古老的年代。孩子们总是说这问那，而维廉则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圣洁的女主人的身段和举止。

饭后，大家各自散去；主人陪着客人来到那片废墟的一个背阴的地点，从这儿的一块高地可以看到眼前山谷里那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色，看到低地的山冈和山冈上肥沃多产的阳坡和森林茂密的北坡，处处层峦起伏，连绵不断。

主人说：“我理应满足您的好奇心理，凡是您真能数说出来的有根有据的奇景仙境，只要我从您的言谈举止上觉察得到，我

一定千方百计地让您大饱眼福。这个敬神的寺院，您现在还看得见它的遗址，它是供奉那个神圣的家族的，老早就是一个朝圣进香的地方，因为出现过一些奇迹相当出名。那个教堂就是供奉他们母子二人的，已经倒塌好几百年了。这个小礼拜堂是为祭祀他的养父建造起来的，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座修道院建筑群的有用部位也都没有毁坏。这里的收入归一个世俗的王公已经很久了，他在山上这个地方派了一个执事，现在就是我，去世的执事的儿子，我的父亲也是接替祖父的同样职守。

"圣徒约瑟夫，尽管这上面的各个教堂早已不祀奉他了，但对我们的家庭却特别慈悲，所以，我们从心眼里感到对他好的不得了，也就不足为奇了；结果，洗礼时就给我取了约瑟夫这个名字；可以说，我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决定的。我渐渐长大成人，如果说在父亲管理这些产业时我一直跟他在一起的话，我可是总想或者说更喜欢围在母亲身边团团转，她一向不遗余力地周济别人，因为心地善良和乐善好施，全山区都知道她，热爱她。她不是吩咐我到这里去，就是打发我到那里去，有时是送东西，有时是传口信，有时是买商品，我对这一类悲天悯人的慈善事业倒也觉得津津有味。

"老实说，山野里的生活确实比平原上的生活更有人情味。居民之间都很亲近，要是你愿意，当然也可以疏远一些；需要比较低，但更迫切。人人都要更善于自力更生，人人都必须学会利用自己的双手和双脚。工人、仆人、脚夫等等所有人的职能都得一人兼而有之；而且每个人都和他人更接近，大家经常见面，共同劳动，自谋其生。

"我年纪很小，双肩还不能背很多东西的时候，我就总盼着能有一头驮筐的小驴，由我赶着在陡峭的人行小道上爬上爬下。

驴在山区可不象在平原上那样叫人看不上眼，在平原上，用马拉犁的农夫觉得自己比那些用牛翻地的人还要高出一筹呢。有了驴，在看见小礼拜堂之前，我只要消遥自在地跟在后面走就行了，因为它自会荣耀地到达目的地，把上帝和圣母驮来。不过，这个小礼拜堂那时并不是眼下这个样子。人家把它当仓库用，甚至把它当马厩用。劈柴，木杆，工具，圆桶和梯子，都被随意地一个落一个地塞在里边。幸亏这些画的位置高，镶壁板也比较结实。但在儿时我就特别喜欢在这小丛林般的杂物上面爬来爬去，观赏这些绘画，但画上的内容却没有谁给我详细讲过。我只知道，我的教父就是圣徒，画上描绘的就是他的生活，我很爱他，仿佛他是我的亲叔父。我渐渐长大了，人们提出了一个特殊条件：说谁想得到收入相当可观的执事职务，谁就必须学会一门手艺。我的父母希望我能继承父亲的职位，得到这个牧师一般的肥缺。于是，我就只好去学手艺，当然是去学习一种在山区经济中有实用价值的手艺。

“我父亲是箍桶匠，箍桶工的一切工作他都拿得起来，而且不论他自己还是别人都能从中得到很大的好处。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做他的继任者。我心中无法克制的兴趣是木匠手艺，木匠用的工具我幼年时就在壁画里圣徒的身边反复仔细赏玩过了。我说出了我的愿望；我的父母一点儿也不反对，非但不反对，而且认为在某些建筑施工上我们是离不开木工的，这就需要热爱细木工这一行，需要掌握某些技能。尤其是在林区，对木工手艺和雕刻技艺的需要，是更明显不过的。使我对自己的志向更加坚信不疑的就是那张画，可惜这张画现在几乎完全模糊不清了。只要您知道这张画儿画的是什么，我再把您领到画儿的前边，您就会辨认出来。圣徒约瑟夫的使命，是想方设法让赫罗德坐到

那座犹太国王的宝座上去。人们让他造一个高贵的宝座放在那个柱子之间。约瑟夫细心地量了量高度和宽度，造了一个高贵的王座。但是，当他把这个华丽的王座搬来的时候，他不由得一怔，显得非常狼狈：因为它太高了，又不够宽。谁都知道，跟国王赫罗德是开不得玩笑的；好心的木工师傅真是一筹莫展。基督小时候常常陪他四处游历，为了玩耍替他拿着工具，同时也觉察到了他的灾难，希望马上用话语启示他，从行动上帮助他。这个神童要求他的养父紧紧地抓住国王宝座的一侧，自己扶着这个精雕细刻的艺术品的另一侧，然后两个人一齐往外拉。好象它是用皮革做成似的，他们没费多大气力就相当顺利地把它拉宽了，王座相应地降低了高度，放在原处非常合适。木工师傅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感到最大的安慰；国王也完全满意。

"那个王座我在少年时就已经仔细地观察过了；等一下您就会在一侧的边缘上发见当初雕刻它下了多大功夫；这样的雕刻，对画家说来自然很容易，但你要是要求木工来做，那可就难得多了。

"但这并没有使我心里产生任何顾虑，相反，在我看来，我所献身的这行手艺是非常光荣的，所以我就等不及把我送去当学徒了；学会这行手艺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我有个邻居就是木工师傅，他在这一带各处做活，而且能领帮工带徒弟。这样，我就留在父母身边了，生活大体照旧，象往日一样把节假日和闲暇的时光都消磨在行善的路上，这都是母亲叫我去做的。"

拜访伊丽莎白·玛利亚

"就这样度过了好几年时光，"叙事人继续说，"我很快就懂

得了学手艺的好处，因为劳动，我的体格也锻炼得什么活都能干了。另外，原来的差事我也没有放弃，那是为善良的母亲，准确地说，是为生病的人和急需得到帮助的人应尽的责任。我牵着我的牲口越过山岭，准时把驮去的东西卖出去，然后从小贩和商人那里买些我们山上没有的东西带回来。

“我师傅对我很满意，我的父母也不例外。在来往的路上能见到我们大家共同建造、装修的房屋，我心里着实高兴。特别是最后把横梁锯成各式各样的齿形，刻入一些简单的花纹，烧上几个装饰形象，把沟槽涂成红色，使一座山间的木头房子现出明快的外观，这一切技术我都很精通，因为我最爱这些东西，我的脑子里头始终记着赫罗德的王冠和王冠上的装饰。

“对于那些急需援助的人，我母亲一向都是关怀备至的，其中那些抱着美好希望的年轻妇女所占的地位格外突出；我慢慢清楚地看到了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会背地里制造流言蜚语来伤害我。我从来也没有直接去办过什么事，一切都是由一位善良的女人经手去办的，她住在离山谷不远的地方，都称她伊丽莎白夫人。我母亲自己办事本来就很机智巧妙，她一踏入社会就救了一些人的命。她跟伊丽莎白夫人一直是要好的朋友。我常听各方面的人对我说，我们这里的一些老当益壮的山民总使这两位夫人时时记在心间。伊丽莎白愿意随时接待我，可是她的心意我觉得仍然是一个秘密，她对我那些谜一般不解的问题总是给以简明扼要的回答，这一切都使我对她特别尊敬。她的家收拾得窗明几净，在我看来那简直就是一个小小的天府圣地。

“这期间，我因为有知识有手艺在这个家庭里很受重用。正象我父亲当箍桶匠照管酒窖一样，现在是由我照料一切，修缮老

房子的一些破损朽败的部分。我尤其善于把坍塌的谷仓和车房里能修房的材料拿来再用。其实我并没干什么，只不过是动手把我那个可爱的小礼拜堂打扫整理了一番。没有几天，小房子就收拾停当了，这您是看见了的；接着，我就想方设法去修复壁板地板缺损的地方。您要知道，进院的那两扇风门也真够旧的了；但那是我的工作。我预先用厚橡木板把门扇结结实实地拼合好以后，又花了好几年时间安安静静地把它们雕刻出各种花纹。凡是到现在为止在绘画中没失落、没褪色的一切都保存了下来。我帮助玻璃作坊老板修了一所新屋，他提的条件就是做五颜六色的窗棂。

“如果说那些图像和那些对圣者生活的思想激发了我的想象力，那末，这一切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可就更生动了。我又把这房间看成一个天府圣地了，尤其是夏天能在这里逗留，闲暇时可以思考我所看到和猜度的一切。我心里产生一种难以克制的憧憬，这就是对这个天府圣地的追求。因为类似的事是不容易出现的，所以我便开始从上山下山这方面来模仿他，我觉着我使用这头负重的牲口好象真的已经很久了。这头小牲口，我一直使用到今天，现在已经不能再满足我的要求了；我现在要找一个更有力的运载工具，弄一个精巧的马鞍，骑着就象捆在上面一样。我弄来几个新筐，一个用各色的绳带、棉屑和绒线编成的网，上边还混杂着一些金属梢，这些东西我都装饰在那个长耳家伙的脖颈上，这个长耳畜生说不定很快就可以问心无愧地跟那墙上的同样形象相媲美了。我身着这副装束穿过山岭走来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耍嘲笑我；因为一个做好事的人外表有些稀希古怪，谁也不在意。

“那时候，在我们这一带，战争已经临近，或者说战争的结果

就在眼前了。散伙的暴徒多次成群地聚集起来，到处流窜，肆意作恶。尽管组织了精干的民军，讨伐了这些流寇，提高了大家的警觉性，但大家还是很快就掉以轻心了，所以在大家还没有一点觉察的时候，又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暴行。

“我们这一带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已经很久了。我牵着我的骏马放心大胆地穿过那些走惯了的小路，直到我有一天越过撒满新种的林间空地，在苗圃沟边上发现了一个半坐半卧的女人。她好象睡着了，又象是昏倒在那里。我把她扶在怀里，她一睁开那双美丽的眼睛，朝上瞅了瞅，就急切地喊道：‘他在哪儿？你看见他了没有？’我问：‘谁？’她答：‘我丈夫！’瞧着她那稚气的外表，我不禁感到这个回答有些出人意外。不过我还是越来越愿意帮助她，保护她。据说，这两个过路人在坎坷不平的大车路上抛弃了他们的车，选了一条人行近路走。就在那附近，他们遭到了武装匪徒的袭击，她的丈夫跟匪徒搏斗，向前奔去，她呢，跟他走了不远就倒在这里了，躺了多长时间她自己也说不清。她恳求我放下她，赶快去追赶她丈夫。这个讨人喜欢的绝代佳人两脚一使劲，腾地站在我的面前；我看得出，她的处境委实困难，正需要我母亲和伊丽莎白夫人的救援。我们争论了一阵子，因为我要先把她送到安全的地方去，她却要求首先探听到她丈夫的消息。她不忍心失去他的踪迹。要不是恰巧有我们的一小队民军听说匪徒又出来作恶，集合起来穿过这片森林，我也许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我捡最要紧的事说，跟他们约好平息这次骚扰后相互会合的地点，就赶紧把我的那些篮子塞到附近的一个洞穴里，过去我常在那里藏东西，整理好鞍座，别有一种心情地把这位美女当作载运的物品举到我那头乐意驮物的牲口背上，它是老马识途，立即自顾自地走上各条熟路，任凭我独自从

旁跟随。

“我不去描写我的心情多么奇妙，你也会想象得出。寻求了这么长时间的东西，我真的找到了。我觉得自己好象是在做梦，可是转眼间又好象是从梦境中醒来。这个天仙般的美人在我眼前出现，就象小礼拜堂里那些图像在我灵魂里勾起的一场梦，我看见她似乎飘浮在空中从绿树前朝我移动。很快我就感觉到了那些图像只不过是一些梦境而已，这些梦境现在全溶化在一个美好的现实形象中。我问了她一些事，她都温柔喜悦地回答了我，但并不失忧心忡忡女子的身分。每当我们走到一座光秃秃的高山上的时候，她就恳求我停一会儿，向四下里张望张望，听一听动静。她在提出请求时神态总是那样妩媚可爱，从那长长的黑睫毛下朝上投来的目光总是那样一往深情，只要可能，不管要我做什么我都一定照办；唔，我当时是爬上了一棵孤立挺拔的松树。我觉得，在我的手工艺作品里还从来没有一件艺术品比这更叫人赏心悦目的呢。就是节日和赶集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兴致勃勃地从类似的高木杆上扯下过那些彩带和绸旗。可惜这一回我是一无所获；爬了那么高，却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最后，还是她自己喊我下来，她又是那么轻盈活泼地向我招手。可是我终于向下滑动，落到一定的高度，纵身朝地面一跳的时候，她不禁失声大叫起来；见我站在她面前，没受一点儿伤，她脸上顿时浮现出一丝甜蜜友好的笑意。

“我千方百计地想方设法消除她的疑虑，使她愉快起来；要把这些动人的事儿讲给你听，恐怕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我从哪儿说起呢？眼下，她是茫茫然的，什么也不放在心上，这倒是真正的要点。从我的感情上看，我送给她的花朵，我指给她看的远方一带，我告诉她的那些山岭和森林，就是我献给她的珍宝，目

的无非是想跟她亲近，而一般人则是用礼物来换取的。

“我们来到那位善良夫人住宅的门前，我发现痛苦的分别时刻就要降临，这时她已经摄走了我的全部生命。我又一次从上到下看遍她的全身，当我的目光落在她的脚上时，我禁不住伏身向下，似乎被一条带子拴住了一样，吻了吻她那只我有生以来所见到的最雅致的鞋，当然她并没有注意到我的举动。我扶她下了驴，三步两步跳到台阶上，向院门里喊人：‘伊丽莎白夫人，来客人了！’这位善良的夫人走了出来，我的目光越过她的肩头向院内望去，只见那美女登上了台阶，一脸优雅的哀伤神气，使人感到她的内心充满了痛苦，接着我那可尊敬的老夫人亲亲热热地跟她拥抱，把她引到一间陈设较好的房间里去。她们关上了门，我在门外站在我的驮驴旁边，就象一个卸去值钱货物的人，又跟往日一样变成了一个贫穷的拉驴人。”

百合花茎

“我又迟延了片刻，没有离去，因为我六神无主，不知道该去干什么。这时，伊丽莎白夫人刚跨步进门，她要我去把母亲找来，然后再四处走走，尽一切可能打听到那个少妇丈夫的消息。‘是玛利亚让你去探听的，’她说。‘我可以不可以再亲自跟她说几句话？’我接口说。‘这不行，’伊丽莎白说，于是我们就分别了。不一会儿，我就到了家；我母亲很想当天晚上就下山，准备多帮助帮助那位陌生的少妇。我急忙到平原地区去，盼望在地方长官那里得到最准确的消息。可是，就连他自己也一无所知；因为他认识我，就把我留在他那里过夜了。我觉得这一夜真是无限的漫长，那美人的形象总浮现在我眼前，好象她还骑在驴上摇来

晃去，一脸哀愁的神色，但却亲切地朝下望着我。每时每刻我都在盼望有消息来。我真心实意地希望那位好心的丈夫依然活在世上，可是我又忍不住想象她成了寡妇。四处流动的民军小支队慢慢聚集起来，反反复复地有了不少传言，后来终于得到了准信：那辆车是得救了，但是那位少妇的不幸的丈夫却因身负重伤死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了。我还听说，先前说好以后见面的，有几个人回来向伊丽莎白夫人正式报告了这个噩耗。我在那儿已经无事可做，也不会有所作为了；我急不可耐，不由得穿越山岭和树林，奔向她的门前。那是一天的夜里，院门关闭了，我见那些房间里还有灯光，人影在窗帘上动来动去，然后我就坐在对面的一条长凳上，总想去敲门，又总被涌上心头的思绪制止住。

“再细讲下去，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就这样，她们第二天早上也没让我进屋。她们得知了不幸的消息，已经不需要我了。她们打发我到父亲那里去干我自己的活；她们不回答我提的问题；她们是想摆脱我啊。

“我就这样熬了八天，伊丽莎白夫人才喊我进了院子。‘悄悄地进来吧，我的朋友，’她说，‘用不着有什么顾虑了！’她把我领进一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间，在那里我看见我的美人儿正端坐在屋里一张床上，床帷只掀开了一半。伊丽莎白夫人朝她走过去，好象是为了告诉她我来了似的，随后从床上抱起了个什么东西送到我的面前；原来那是裹在雪白的襁褓里的一个俊俏的小男孩。伊丽莎白夫人正好把他抱在我和婴儿的母亲之间，立在那里我忽然想起了那支百合花茎，在画上它是作为一种纯洁关系的产物在玛利亚和约瑟夫之间从地下生长出来的。从这个时刻起，我心中的一切重负就都解除了；我感到我的事正成功在望，我的幸福就在眼前。我可以随意到她那里去，跟她说话，任她用

美丽的眼睛对着我看，也可以随意抱起孩子，在他的前额上热烈的亲吻了。

"'您这么喜欢这个孤儿，我真太感谢了！'孩子的母亲说。我心情很激动，不假思索地高声说：'他以后就不是孤儿了，如果您愿意的话！'

"伊丽莎白夫人比我聪明，她从我手中把孩子抱过去，连忙赶我快走。

"每当我迫不得已非去翻山越岭、下山进谷不可的时候，总不免回忆起那次无限幸福的谈话。我很善于在想象中使那一切细节活现在眼前。几个星期过去了；玛利亚的身体已经复元，我能够经常见到她了，不过我跟她的交往只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效劳和关注罢了。她的处境不好，只好任意选择住地。起先，她住在伊丽莎白家里；后来她看望我们时，对母亲和我给她的多次热情帮助表示感谢。在我们家里，她很高兴，我也兴奋得不得了，当然多半也是为了我自己。当我把她领进这间被事先改建成起居室的小礼拜堂时，我心里原来想讲又不敢讲的话，就全用一种奇特而可爱的方式冲口而出了。我把那些画儿一张一张地指给她看，一边给她讲解，同时绘声绘色、一腔热情地大谈特谈做养父应尽的义务，结果弄得她泪流满面，我也没把画讲完。我相信她对我的爱慕是不容怀疑的，虽然我并不想让她这么快就从心中抹掉对她丈夫的怀念。按规矩，寡妇都要守孝一年；为了平复一次大丧造成的痛苦情绪，对一颗多愁善感的心来说，也的确需要这么一个地上万物更新换貌的时期。人们固然会看到百花凋谢，万木落叶，但也会看到果实成熟，新芽萌发。生命是属于活着的人的，谁活着，谁就必须对这种新叶催陈叶的更迭有所准备。

“我跟我母亲说了这件压在我心头的事。她告诉我，丈夫的死给玛利亚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她如何仅仅是想到必须为孩子活下去才又重新站了起来。我的爱慕之情，女人不是看不出来；对于跟我们一起生活的想法，她已经印入脑海。她还得在我们邻居家里住一个时期，然后才能上山迁到我们家里来；我们还要按照最真诚最快乐的订婚方式再生活一段时间。最后我们才能结婚。那第一次使我们产生结合的感情，一直活在我的心中。做义父和做父亲的义务和欢乐完全融成了一体；我们的小家庭就要扩大了，它在成员上虽然比一般的规模大，但爱情忠诚纯洁，所以这样的模范道德行为在我们心中始终被看得特别神圣。这样，我们的习俗在外表上也就显得格外光彩，这外表是我们偶然造成的，但它和我们的内心却十分吻合；我们大家虽然都很能走路，都是强壮的脚夫，但是我们需要翻山越岭去办事，或是去看望谁的时候，我们还是带着驮驴运这运那。您昨天碰上了我们，您也就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整个地区的情形了。我们很自豪，我们的所作所为对我们一心景仰的那个名字和形象没有丝毫损害。”

第三章

维廉致娜塔丽亚的信

我刚刚结束了一个半带神奇色彩的动听的故事，这是我从一个诚挚的人那里听来专门为你笔录的。如果故事使用的不完全是他的话语，如果我有时趁讲述他的种种看法的机会表达了

自己的思想观点，那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我感到跟他在这里仿佛有一种亲缘关系。他对他女人的尊重，跟我对你的感情不是一模一样吗？仅从这对恋人的相会情景来看，不也跟你我的会面有点相仿吗？不过，他可以幸福地走在驮着美丽无双的人儿的牲口旁边，他可以在傍晚时分进入这古老的修道院大门，他跟他的心爱的人总是形影不离，跟他的孩子永远在一起，在这一切方面，我恐怕还暗自嫉羡他呢。然而，我却从来也不抱怨自己的命运，因为当初你怨天尤人时我曾向你直说过要沉默，要忍耐。

还有一些跟这种诚实快乐的人共同相处的美妙情景，我只好略去了：怎么能把一切都写出来呢！我愉快地度过了几天时光，但第三天我想到又该上路了。

今天我跟菲利克斯发生了一次小小的争论，因为他甚至要逼迫我去违背我曾备加赞颂的良好诺言中的一条准则。霎时间，我觉得我周围的人增多了，我挑起了一副新的担子，这副担子从今以后我得担在肩上拖着走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一个不幸，真是命中注定。现在，在我的漫游生活里，是不可能再有第三个人成为我们固定的帮手了；我们只好两个人一起走，不再分离，似乎不可能跟谁结成一种新的令人不快的关系了。

这几天以来，菲利克斯跟这家的孩子玩得很快活，其中有一个格外活泼可爱的穷孩子；他们玩要时总少不了他；他很快就成了菲利克斯的朋友。从言谈话语中我觉察到菲利克斯已经为下一段路程物色了一个小伙伴。在这一带，谁都认识这个小男孩；因为活泼可爱，这孩子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有时还会得到一些施舍。但我却不喜欢他，于是我便请求这家的主人把他打发走。这件事果真办成了，但菲利克斯对此却很不满，结果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口角。

就在此刻，我发现了一件很惬意的事。在这间小礼拜堂或称客厅的角落里有一个装满各式各样岩石的箱子；自从我们越过这条山脉以来，菲利克斯就对岩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现在他一把拉过那个箱子，急忙打开乱翻起来。我看到里边有不少五颜六色的东西。我们的主人说：让孩子任意挑选吧。这块岩石是前不久一个外地人从这里寄出的一块岩石的剩渣。他管这个人叫蒙坦。你也许想象得出，我听到这个名字是多么高兴，因为我们的一个最好的朋友旅行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而对这个朋友我们是欠人家情的。问了问时间和情况，我便有了指望，相信不久就会在旅途中遇见他。

听说蒙坦就在附近，维廉不禁陷入了沉思。他想，他能否再看见这个难得的朋友，是不能靠碰运气的。于是，他便向主人探听是否有人知道这位旅行者朝哪条路走了。没有一个人知道得比较确切，维廉打定主意按原计划继续他的漫游，这时菲利克斯大声说道："要是爸爸不这么苛求，我们也许就能找到蒙坦。"

"你说该怎么办？"维廉问。

菲利克斯接口说："小费茨昨天说，他有办法找到那位先生。那位先生随身带着各种好看的石块，而且很了解它们的特性。"

争论了一阵子以后，维廉终于下决心要试一试，于是便对那个不受信任的小男孩另眼看待了。那个孩子很快就被找到了；当他了解到维廉的用意，他就找来了木槌和铁块，还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小锤子和一个小口袋，爬山时他身穿矿工服装，一直活蹦乱跳地走在前头。

上山的路又拐到了侧面。孩子们一道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跳过树桩和石块，跨过小溪和山泉；即使眼前连条路都

没有，费茨只要左右张望一下，就能快步爬上去。因为维廉，特别是肩背重物的脚夫，跟在后面走不了这么快，所以孩子们就一次又一次地跑前跑后，还唱着歌，有好几棵叫不上名来的大树的树身，引起了菲利克斯的注意；他现在刚刚认识了什么是落叶松和五针松，又被这些稀奇古怪的龙胆草吸引住了。但人们尽管不断攀登，旅途劳累，一路上却不停地说着话。

小费茨突然停住脚步侧耳细听起来。他向其他人招手，让他们过去。

“你们听见有人在敲打什么吗？”他说，“这是锤子敲打岩石的声音。”

“我们听见了，”大家答道。

“这是蒙坦！”他说，“要么也是一个能告诉我们蒙坦准信的人。”

当他们朝着那不时重复传来声音的方向走去时，他们来到了一块林中空地，看见一块直插云霄的光秃秃的陡壁高高地耸立在一切之上，参天的林木本身也显得低矮了。他们发现峰顶上有一个人。他离得太远了，影影绰绰的看不太清。孩子们马上动身沿着立陡立崖的羊肠小路往上爬去。维廉相当吃力地跟在后面，真有些胆战心惊啊；要知道，第一个登上悬崖的人，总是越走越稳，因为他是自己找到的这种方便；跟在后面的人只要看着前面的人走到哪里就行了，并不需要知道他是怎么到的那里。孩子们很快就到达了峰顶，维廉听到一声欢呼。“正是雅诺！”菲利克斯冲着父亲喊道。雅诺立刻走到一个险峻的地点，把手伸给他的朋友，把他拉了上去。他们在自由的天地里兴奋地拥抱在一起，亲切地相互致意。

但是，他们还没有分开，维廉就感到晕眩起来，既不是因为

自己的缘故，也不是因为他看见了孩子们高悬在那无底深渊的上边。雅诺发觉维廉晕了，就让大家立刻坐下来。他说："我们突然来到一个很大的景物面前，我们就会同时感到头晕目眩，这一刹那才可以说得上是一种真正的享受。"

"难道下边就是我们刚刚爬过的一座座大山吗?"菲利克斯问。"这些大山看上去是多么小啊！可是在这里，"他顺手从山峰上拿起一块石头，继续说，"不就又见到猫眼云母了吗？大概这里到处都有这种矿石吧?"

"这一带遍地都是，"雅诺答道，"你既然问起了这些东西，那你可要记住你现在是坐在最古老的山脉上，是坐在这个世界最早期的岩石山。"

"难道世界不是眨眼之间就造成的吗?"菲利克斯问。

"很难说，"蒙坦说，"好事多磨啊。"

"下边的山上可又是别的岩石了，"菲利克斯说，"那边又不同了，总是不一样！"他一边说一边从最近的山峰指向稍远的山岭，最后指向平原。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雅诺任凭他们一一欣赏这优美的风光。几个山峰散在各处，跟他们站在上面的那个峰顶别无二致。一个不高不矮的山脉仿佛就在近前，但离山顶还很遥远。再过去虽已变得越来越平展，但仍展现出不少高高隆起的奇形怪状的形体。最后，在远方则是隐约可见的湖泊和江河，那一片丰饶的土地伸展开去，犹如一片汪洋大海。如果再把目光收回，便可瞥见一些到处瀑布轰响、相互间迷宫般连接不断的可怕的幽谷。

菲利克斯一刻不停地问，雅诺则满心喜悦地回答他的每个问题；而维廉则认为这位老师并不是很好的老师，待人也不真

诚。因此，当那些好动的孩子又去爬山时，维廉对他的朋友说："你不应该随心所欲地对孩子们谈这些事。"

"这个要求未免太过分了，"雅诺答道，"谁也不能想什么就随口说什么；不过把能被对方接受的东西讲给对方，也是我们的义务。一个人只能理解他所能理解的东西。对待孩子们，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所看到的各种东西的名称都告诉他们。他们反正总想早一点知道一切的根底。"

"这不能怪他们，"维廉接口道，"事物的纷纭繁杂弄得每个人眼花缭乱；不去发挥它们，也不急于去探寻它们来自何处，又向哪里发展，是比较省心的。"

"当然，"雅诺说，"因为孩子们只从表面上看这些东西，我们也只能从表面上跟他们讲各种东西的形成和意义。"

"大多数人，"维廉应声说，"毕生只能停留在这个地步，达不到我们所说的融会贯通的高级阶段。"

"当然可以把这个阶段说得更动听一些，"雅诺答道，"因为它是绝望和崇拜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

"不要离题，我们还是谈这个孩子吧，"维廉说，"现在我最关心的就是他，从我们上路以来，他就在岩石身上找到了乐趣。你能不能多给我讲点东西，好让我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满足他的愿望？"

"这恐怕不行吧，"雅诺说，"接触任何一个新的领域，谁都得从头学起，必须以极大的兴趣投身于这项事业，先喜欢上它的外表，然后才会有朝一日深入它的核心。"

"那么就请你告诉我，"维廉接口说，"你是怎样获得这些知识、树立这些观点的，好不好？在我们分手之前不至于连这一点也讲不清楚吧！"

"我的朋友，"雅诺答道，"我们只能听天由命，即使不是永远，也要维持相当一段时间。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在这种环境里首先应该想到的，就是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在他看来，仅有新的事物是不够的，因为它们只能拿来当作消遣；他要求得到一个新的整体的东西，并立刻使自己处于这整体的中心。"

"可是，"维廉打断他的话，"你的这个爱好——这个最古怪最单一的爱好，是从哪儿来的呢？"

"唯一的原因，"雅诺高声说，"就是这单一的爱好可以使我远离人群。我总想避免跟人接触。他们简直是不可救药，每当你想自力更生，他们总要阻挠你。如果他们很幸福，你就随其自便，让他们去听信习以为常的胡说八道好了；如果他们不幸福，你就应该帮助他们，但不要因为愚昧无知而伤害他们。不过，什么时候也不会有人问你幸福还是不幸福。"

"他们的情况还不至于坏到这个地步，"维廉微笑着说。

"我不否认你有你的幸福，"雅诺说，"你尽管到处游历就是了，你这个新的狄奥根①！但愿你也大白天打着灯笼！走下山去，你将看见一个新的世界；但我敢打赌，那里的情形和我们背后的旧世界的情形不会有什么两样。如果你不会保媒拉纤，不能清偿债务，你在他们之间就毫无用处。"

"不过，照我看，跟他们交往总比跟你的那些硬梆梆的岩石打交道，要有趣得多，"维廉答道。

"一点也不，"雅诺说，"因为你一点儿也不理解这些岩石。"

"这是一种托词，"维廉回答，"因为这不是你研究那些无法理解的东西的态度。你坦率地告诉我，你在这些冰冷僵硬的玩

① 狄奥根（约公元前 412—323），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有一次，他在白昼点着灯笼，走进市场，说："我找一个人！"

艺儿上究竟有什么发现?"

"每一种业余爱好都是很难说清的,尤其是这一种。"他思索了一会儿,又说:"字母可以构成一种美好的事物,却不足以表达音调;音调我们固然不能缺少,但要透露原意,音调却又远远不够;最终,我们还得依靠字母和音调,可是这比之于我们完全没有它们也不过是半斤八两而已。凡是我们告诉别人的东西,凡是别人传留给我们的东西,永远是最普通的东西,根本不值得为它去费力劳神。"

"你想回避我的问题,"维廉说,"所有这一切跟这些岩石和尖石究竟有什么关系?"

"现在,"对方回答,"如果我把这些裂隙和山口当作一些字母试图加以辨认,用它们组成语句,学着把它们读完,你恐怕不会反对吧?"

"不反对,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得没有边际的字母表。"

"比你想象的要狭小一些,但我们必须了解它,象对待别的东西一样。大自然只有一种文字,我无须跟这么多花样繁新的字体周旋。在这里,我并不担心,象通常我长时间不胜亲切地研究写在羊皮纸上的古代文献时一样,会有人提出尖锐的批评,也不担心此人会向我保证把这一切都推翻。"

我们的朋友微笑着接下去说:

"就是在这里也有人针对你的不同说法辩个高低的。"

"正因为这样,"对方说,"我才对谁也不谈论这一切;对你也是一样,正因为我爱戴你,我才不能继续跟你讨论这个用枯燥词句写成的低劣的东西,我不能跟你虚伪地交换看法。"

第四章

两个朋友小心翼翼、相当吃力地下了山，来到孩子们的身边，两个孩子正躺在山下一块有阴凉的地方休息。几乎比寻找食物还要心急，蒙坦和菲利克斯先把收集来的岩石标本从皮囊里取了出来。菲利克斯问了很多问题，蒙坦一一回答。什么岩石的名称蒙坦都知道，菲利克斯非常高兴，赶快把这些名称记在心里。最后他又拿出一块石头来问："这是一块什么石头？"

蒙坦惊奇地细看了一番说："这块石头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

费茨连忙回答："这是我找来的，它就是这一带的产物。"

"它不是这一带的岩石，"蒙坦说。

看到这位学识渊博的人也被难住了，费茨觉得很快活。

"你要是能把我领到生成这块岩石的地点，"蒙坦说，"我就给你一个金币。"

"这不难，"费茨说，"可不能就去。"

"你来详细地给我描述一下那个地点，让我能十拿九稳地找到它。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一块对生岩石，它是圣·雅克布从坎普斯台拉带来的，原本是一个陌生人丢在那里的。说不定是你看它奇特，把它偷来了。"

"那么就请您把您的金币交给我的伙伴保管吧，"费茨说，"我愿意坦率地说出我是从哪儿弄来的这块石头。在圣·约瑟夫修道院的那座坍塌的教堂里，有一个同样倒塌了的祭坛。我在这个祭坛上层的横七竖八的破碎石头下边，发现了一块用来

铺设祭坛底层的石头，我就尽我所能从上边敲下来这么大的一块。要是有人把上边的石头推到一边去，我肯定会找到更大的一块。”

“把你的金币拿去吧，”蒙坦说，“这是对你的发现的报酬。你的发现无可厚非。如果这个无生命的自然物能使我们从中看见我们所热爱和尊重的事物，我们高兴也是理所当然的。它是以一个女预言家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它证明亘古存在、现在已成现实的事实。所以教士们就把他们的祭坛建筑在这块奇妙非凡的石头上了。”

维廉细心听了一阵，发现有些名称和叫法又一次出现了，他又提起他先前表示过的愿望：请蒙坦给他介绍一些知识，以便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

“你就死了这个心吧，”蒙坦回答，“一个教师还没有学生知道得多，这真是再可怕不过的了。谁想教别人，他就往往要把他所知道的最好的东西告诉别人；但他无权做一知半解的人。”

“可是到哪儿才能找到这样完美无缺的教师呢？”

“这样的教师你到处都能遇到，”蒙坦回答。

“到底在什么地方？”维廉带着几分不信任的神情说。

“你要参观学习的地方，就是最理想的教育处所，”蒙坦回答，“最好的教育总是来自整个环境。你学习外国语，最好的环境不就是在说这种语言的国家里吗？在这样的地方不是只有那些说他们本族语的人，没有别人干扰你的听力吗？”

“那么说，有关矿物的知识，你就是在山岭之间学到的了？”

“当然。”

“根本不跟人来往吗？”维廉问。

“只不过跟那些山里人交往，”对方回答，“因为在那里有迷

上了金属矿脉的俾格米人，他们钻通岩石，穿过地心，千方百计地试图解决最艰难的任务，那里就是一个求知欲强烈的善于思考的人应该去的地方。他看到的是活动，是行为，他可以有所作为，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他都乐天自好。在那些有意义的东西里边，有用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为了完全占有和掌握一个研究对象，你就必须按照它的特性去研究它。但是，当我谈到人们掌握很多知识才能达到的最高阶段的时候，在我们面前就会出现那些完全不同的孩子。每种活动孩子们都想尝试尝试，因为一切手艺仿佛都很好学。万事起头难！这个说法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符合实际的；然而人们更常说的却是：万事起头易，最后的阶梯才是最难攀登而且只有最少的人能够达到的。”

维廉边听边思考，对方话音一落便说：“难道你真的相信教和学全部的活动是可以分离的吗？”

“我不怀疑，”蒙坦回答，“一个人所从事的事业势必作为他的第二自我分离出来；他的第一自我不完全被第二自我所渗透，难道是可能的吗？”

“但大家一向认为进行多方面的教育是有益处的，必要的。”

“一切都以时间为转移，”蒙坦回答说，“只有那些拥有活动空间的专门人材才有可能接受多方面的教育。现在，单一知识的教育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对那些理解这一点而又为自己和他人的利益想干一番事业的人，只有好处。有时这种事一下子就会被人完全理解。一旦你成了一个好的小提琴手，那末，请你相信，不管哪个小乐队指挥都会重用你，给你安排一个好位置。要是你能变成一个多面手，象一把乐器可以发出多种多样的声音，那末，请你相信，一切善良的人都会在平凡的生活中为你准备你所喜欢的位置。我看，这个咱们不必多谈了。谁要不信，就让他走

自己的路好了，那也会成功的。但我以为，干什么行当都是从低到高，由浅入深。最好是专心致志地学习一种手艺。下等资质的人永远只适于学习一种手艺；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学习一门艺术；而资质最高的人，总是一通百通，为了避免费解，换一句话说，就是一件事做精了，他就能触类旁通，做好一切事。”

这次谈话一直延续到将近日落时分，在这里我们只能寥寥数笔简单扼要地重述。日落的景色虽然绚丽多姿，但却使大家不得不考虑该在什么地方过夜。

费茨说：“要想找一所房子，我可没法领你们去。你们要是愿意在一个善良的老烧炭工那里靠着暖和炭窑坐一夜，要么就躺一夜，我敢保证，肯定会受到欢迎。”

于是，大家便跟着他穿过一条条稀奇古怪的小径，来到一个安静的处所，谁都会很快感到就象到了家一样。

在一片不大的树林中央有一所很好的拱形炭窑冒着气，生着火，旁边是枞林看守人的小茅屋，那里闪动着明亮的小火光。大家坐下，刚安排好住处，孩子们就围着炭工的婆娘忙碌起来，这位女主人很好客，她把热面包片涂满黄油，使这些饿得直不起腰的人吃到满口流油的美味食品。

饭后，孩子们就穿过那些几乎见不着亮光的松树干玩起捉迷藏来了，他们大喊大叫，时而象狼嗥，时而象狗叫，就连一个坚强的漫游者听了也会不由得感到毛骨悚然。这时，两位朋友正在促膝谈心，思量着他们的处境。可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都不去谈论过去和将来，他们只关心当前的现实，——这是弃世者的一个特殊义务。

雅诺一心想着新矿山的开采和开矿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便满腔热情、详尽精确地向维廉列举了一切进益，说明由于各自

住在不同的大洲，在对这项实业达成协议后可以答应给他什么好处。

我们的朋友一直在人的心灵中探宝，根本不理解雅诺说的这套生意经。末了，他微笑着回答：

"到了成年时期你才开始去做本该在青年时代就着手去做的事，岂不是自找麻烦。"

"没有的事！"雅诺说，"小时候我是在一位担任矿局高级官吏的舅舅身边受的教育，是在碎石童工群里长大的，那时我常跟他们一起在矿山沟堑里坐小皮筏子，现在想起这一切我还感到很惬意，觉得年轻了许多。这炭窑冒出的轻烟你恐怕很难适应，我也一样，尽管我从小就把它当香烟闻惯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有过许多体验，但总是只发现这样一点：一个人的喜好取决于习惯；即使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令人不快的东西一但失去，我们也会有所怀念。从前我身上有一个伤口总不爱愈合，折磨了我很长时间，后来终于治好了，外科医生不来给我包扎，也不跟我一起吃早点了，我反而觉得很不痛快。"

"我倒希望我的儿子能够比较自由地去观察世界，"维廉说，"不受一个手工业者狭隘眼光的限制。你要是按照你的意志去限制别人，那么他也就只好在他生活的时代里来观察世界了。如果他不知道一些过去发生的事，他怎么能理解当今的时代呢？如果他不了解提供不可缺少的罕见调味品的那些国家，他一旦进了调味品商店，怎么能不感到惊奇呢？"

"如果让一个人只要象一切庸夫俗子那样读报，象所有老太婆那样喝咖啡就够了，"雅诺回答，"哪里还有这些麻烦呢？如果你坚持自己的看法，渴望一种完全的教育，那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会象个盲人似的还要长时间探寻下去，怎么没看见你就站在一

所出色的学校附近！”

“就在附近？”维廉说，然后摇了摇头。

“当然了！”雅诺接着说，“你看这儿是什么？”

“究竟在哪儿？”

“就在你眼前。”

雅诺伸出食指指点着，不耐烦地说：“不就是这儿吗？”

“原来是这儿啊！”维廉说，“那不是一个炭窑吗？它还能是什么呢？”

“好极了！一点不错，是一个炭窑！但要修这个炭窑，得做些什么呢？”

“把大块木柴一个挨一个、一个摞一个的码在一起。”

“码完了，接下去干什么呢？”

“我看，”维廉说，“你是想向我显示苏格拉底的风格，也就是当着我的面暴露我的愚蠢可笑，而且逼我自己承认这一切。”

“根本没有这个意思，”雅诺答道，“我说朋友，还是接着逐个回答我的问题吧。是的，要把木柴有规则地码起来，密集而又通风，然后干什么呢？”

“干什么？把它点着嘛。”

“现在木柴已经完全点燃了，火苗从缝隙里蹿出来，又该怎么办呢？难道让它继续燃烧下去吗？”

“不不！要赶快用草皮和泥土，用煤屑和手边用得上的一切，把到处乱窜的火苗盖住。”

“是不是要把火扑灭？”

“不是的！是把它闷起来，让它缓燃。”

“就是让它得到一些空气，足够使无焰火到处蔓延，最后把木柴烧成熟炭就行。然后堵住每个空隙，不再冒烟，使所有的木

柴都慢慢地自然而然地都熄灭，变成炭，冷却下来，接着一根根地抽出来当商品卖给铁匠和锁匠，卖给面包师和厨子。当可爱的基督教徒不多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木炭化成的灰还能供给洗衣妇和制肥皂工人使用。”

“喏，”维廉笑着说，“打个比喻吧，你把自己比作什么呢？”

“这不难回答，”雅诺答道，“我把自己看成一只旧筐，里边装着好山毛榉烧成的木炭，但我的特点则是只为自己燃烧，所以都把我当怪人看。”

“那么我呢？”维廉说，“你怎么看我？”

“对于你，我是这样看，”雅诺说，“特别是现在，我认为你就象一根旅人的木杖，也有自己奇妙的特点，插在哪里都能长出绿叶，但在什么地方也不能扎根。你只要好好想一想我的比喻，你就会明白你为什么不能给看林人和花匠，烧炭工和细木工派什么用场，也不能给任何一种手工业工人做什么材料。”

在谈话中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维廉忽然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那个东西又象信夹又象钱包，而蒙坦却一下子就象见到早已熟悉的东西一样谈起它来。我们的朋友坦率地承认：他是出于迷信心理把它当作一种偶像带在身边的，他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全仗着它来决定。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我们暂且还无权向读者披露。但我们可以说：从这次谈话中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维廉不得不承认他早就想献身一种特殊的事业，献身一种确有实际意义的艺术。但这里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蒙坦须在维廉的同道者面前替他说情，尽快解除不得在一处停留三天这项最讨厌的条件，给他自由，允许他为达到他的目的而在各处随意逗留。维廉郑重其事地说明了他对刚才直言不讳地说出的目的如何不断追求，他对

以前立下的条款如何忠实遵守之后，蒙坦便一口应承帮助实现他的要求。

在他们过夜的地方慢慢聚集了一个十分可疑的小集体；他们一边你一言我一语地详细讨论着这一切，天亮时分就走出森林，来到一片林间空地。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几只野兽，一向喜欢动物的菲利克斯高兴得不得了。大家预备分手了，因为眼前正好是一个岔道口。人们问费茨这几条小路通向哪里，但他显得很慌乱，竟一反常态，怎么说也说不清。

“你真是个调皮鬼，”雅诺说，“夜里聚在咱们周围的那些男人，你不是都认识嘛。好了，有几个是伐木工和矿工，稍后离开的那几个人我看象走私的和偷猎的，那个最后走的高个子老在沙子里作什么记号，别人对他还怀着几分敬意，我看他肯定是一个掘宝人，你不是跟他很投机嘛。”

“他们都是好人，”费茨赶忙回答，“他们能够餬口都很不易，如果说他们有时做了点人家不准做的事，对这些穷苦人也应该宽容一些，因为他们只是为了能活下去。”

但那调皮的孩子还是陷入了沉思；他看到朋友们正准备各奔前程，也不由得暗自想到自己，因为他一直举棋不定，拿不准跟哪拨人走好。他心中盘算怎样对他有利：维廉父子二人是毫不在意地寻找银矿，而雅诺则是全心全意地探寻金矿，最好不离开雅诺。因此他便立即抓住了眼前的机会；在临别时雅诺对他说：

“到了圣·约瑟夫教堂，我就要去找石制的十字架和坍塌了的祭台，看你是不是诚实。”

“您什么也找不到，”费茨说，“可我还是诚实的。石头本来是那儿的，但我把所有的碎块都带到这座山上保存起来了。这

是宝贵的岩石，没有它就谈不上财宝；人家买一小块都要给我很多钱哩。您是对的，不然我怎么能结识这么一个瘦得皮包骨的人呢。”

重新商量了一阵以后，费茨说再给一个金币他就可以到不远的地方替雅诺弄一块这种罕见的矿石来，并且劝别人不要到那座大殿里去，因为菲利克斯总是坚持不懈地嘱咐那个向导不要把过路人领到下面去，没有一个人在这些洞穴和深渊里不迷路的。大家跟他告别，而费茨则说愿同他们不久后在大殿的厅堂里再见。

向导在前面走，维廉父子紧跟在后面；但那向导刚上山没走多远，菲利克斯就发现他们走的并不是费茨指点的那条路。

向导回口说：“我比他清楚！前几天下了一场暴雨，附近那片树林有好些树被刮倒了；横躺竖卧的树一个摞着一个堵住了那条路。跟我走好了，我一定把你们带到就是。”菲利克斯偏抄近走那难走的小路，他跳跳蹦蹦地从这块崖石跨到那块崖石上，跳过巨大的花岗石，因为增长了见识心里感到格外喜悦。

他们就这样向山上走去。最后，那男孩来到一堆倒卧的黑石柱上停住脚步一看，忽然发现大殿就在眼前。在这孤零零的山峰上，象围栅一样矗立着无数大石柱，在一排排石柱构成的墙壁之间是数不清的门庭和廊道。向导严肃地警告大家千万不要掉到里边去，当他自己来到一片阳光充足的开阔地发现前面过路人留下的一堆灰时，就赶快把那劈啪作响的火星保护起来。他按照习惯在那里准备起简单的食物来，维廉看着四野广阔天地里的景色，正细心研究他先前预备游历的地区，菲利克斯却不见了。想必是掉到洞穴里去了；喊叫也好，吹口哨也好，这孩子全不应声，更没有马上出来。

旅行家应付一切情况的必备物品，维廉应有尽有。他从猎囊里取出一卷细绳，精心固定住一头，把它当作指路的引线放下去，打算靠它把他的小儿子从山洞里引出来。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吹着小笛。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结果。后来从深处传来隐隐约约的哨笛声，跟上面呼应。很快小菲利克斯就从他脚边一块黑色巨石的裂缝里往外望了一眼。

“就你一个人吗？”那男孩沉吟着小声说。

“就一个人，”父亲回答。

“快把那些树枝递给我！把那些木棍递给我！”男孩说。当他把木棍一接到手，就一边怯生生地喊着“再也不会有人掉到山洞里去了”，又不见踪影了。过了一会儿，菲利克斯又露面了；他想要一根长一点硬一些的木棍。父亲急不可耐地等着解开这个谜。终于，这个大胆的孩子敏捷地从缝隙里爬出来，手中还提着一个小箱子，这只箱子不比八开本的书大，看上去古香古色，好象是金制的，还装饰着彩釉的花纹。

“就让我来保管它吧，爸爸，谁也不给看！”接着，他一口气说完了他是怎么怀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爬进那个裂缝，在底下发现了一个半明半暗的山洞。他说里边有一个大铁箱子，虽说没锁，但盖子却打不开，简直掀也掀不动。他要木棍，就是为了对付它：有的塞在盖子下边打眼，有的伸进去当撬棍。结果打开一看，箱子是空的，只在一个角落找到了这个精致的书样大的东西。于是，父子二人都保证严守秘密。

已经过了中午，他们赶紧吃了点东西。费茨没有如约返回；菲利克斯心急如焚，总想离开这里，生怕地面或地下有什么人把财宝要回去。他觉得石柱子变得更黑了，山洞变得更深了。这个秘密象千斤重担压在他身上；占有这份财宝究竟合法不合法？

牢靠不牢靠？急躁的心情督促他离开此地，他以为换换地方就能消除他的忧虑。

他们踏上通向一个大庄园主的广阔领地的道路，关于这个庄园主的财富和古怪癖性他们已有不少耳闻。菲利克斯已经不象早上那样活跃了，三个人一个跟着一个走了好几个钟头。有好几次，他都想看一看那只箱子，父亲用眼睛扫扫向导，示意他安静。这时他是多么盼望费茨快来呀！费茨见到这个小淘气，肯定会大吃一惊的。菲利克斯吹了几声口哨，发出信号以后，马上又后悔了；他就这样犹犹豫豫地吹吹停停，直到最后费茨在远处听到了他的哨音。没有赶到大殿来，费茨觉得很抱歉；他跟雅诺来晚了，是因为飓风吹倒大树堵塞了他要走的路。然后他便仔细询问起他们在石柱和山洞一带的情况来，也问到他们钻入了多深的地方。菲利克斯胡编了一套瞎话说给他听，那神情是又兴奋又尴尬；同时他又微笑着注视他父亲，偷偷扯父亲的衣襟，暗示千万不要揭穿他的秘密和谎言。

他们终于来到了一条通向那座庄园的畅通无阻的大道。费茨硬说他知道一条更好走的近路，但向导却不愿意领他们走那条路，径直顺着宽广的大路向前走去。这两个漫游者竟相信了这个轻狂的孩子的话，以为万无一失，跟着他从陡峭的山坡上走下去，穿过一片长满挺拔落叶松的树林；越往前走树木越少，最后他们终于看到了一座美丽的庄园，到处是一片灿烂的阳光。他们心想：这恐怕就是那块领地。

一个大田园，看上去十分富饶，虽说到处都是果树，但仍清楚地展现在他们眼前，因为它是分成许多地段，有规则地伸展在一片虽然连成一体但却起伏不平的土地上。不少住房零零散散地点缀于其间，仿佛整个地区隶属于好几个主人；但正如费茨所

证实的那样，这个地区确属一个主人占有和使用。再过去便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郁郁葱葱的田野。湖河溪汊，也都依稀可辨。

他们走下山来，越走越近，仿佛已经置身于这个田园之中。这时，山脚下有一个陡峭的山涧出现在他们面前，维廉不由得猛的一怔，费茨则有些幸灾乐祸。山涧对面是一个到现在才看得见的耸入云霄的峭壁，尽管从里面看是一马平川，但从外面看却格外险峻。一条深沟把峭壁和田园分隔开来，他们可以一眼望见田园里面的情景。

“要走到通往田园的那条大路上去，”费茨说，“我们得绕很大一个弯子，得绕过这条山涧。我知道侧面还有一条通道，从那儿走可以少过一个田庄。那儿有一些拱形洞的顶口，下暴雨时山水就规规矩矩地从这些洞口向田庄里流；这些洞口又高又大，人从这儿可以顺顺当当地钻过去。”

菲利克斯听说有这样一些山洞，就急着要走这条通道。维廉跟在孩子们后边走，他们一起从那些引水洞里干爽的高台阶走下去。光线有时从侧面的缝隙里照进来，有时被石柱和石壁挡住，于是他们便时而走在亮处，时而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终于他们来到了一个相当平坦的地点，接着便慢慢地向前走，就在这时突然在他们附近落下一支箭，同时从暗处落下两片铁栅栏，把他们从两边挡在里面。当然挡在里边的并不是全体，只有维廉和菲利克斯被捉住了。因为费茨在箭一落地时就立刻往后跳去，往下关的铁栅只压住了他的袖头；他飞快地甩掉上衣，一刻不停地逃了出去。

两个被捕获的人还在发愣，就听见有人说话，那语声似乎在慢慢移近。紧接着就有两名手举火把的武士走近铁栅，好奇地察看他们抓到的是些什么人。他们立刻问被捕者肯不肯老老实

实地投降。

“现在根本谈不上什么投降不投降了，”维廉应声说，“我们已经落在你们手中了。倒是我们有权先问问你们想不想保护我们。我把我们带在身边的唯一的武器交给你们就是了。”

说着，他就把他的腰刀从铁栅缝递了过去；这扇铁栅立刻升起来，他们一声不吭地把新来的人带到前面去。他们领着维廉父子从一个盘梯走上去以后，很快就把他们送到了一个罕见的处所。那是一间宽敞、整洁的屋子，阳光从开在壁架底下的几扇小窗照进来，尽管装有粗铁条，这些窗户仍然可以透进足够的光线。凳子，床，以及一间低廉客房平时该有的东西，这里都很齐全，屋子里的人感到缺乏的仅仅是自由。

维廉一进屋就坐下来考虑他的处境；菲利克斯正相反，他惊魂稍定，便狂怒起来。这些陡壁，这些高大的窗，这些坚固的门，这种隔离，这种拘禁，他都是头一遭遇到。他往四下里瞧，他奔来跑去，顿足痛哭，摇门捶门，嗳，要不是维廉一把抓住他，用力抱住不放，他就要用头去撞了。

“孩子，你要冷静地对待，”父亲开口说，“急躁和蛮干，无助于我们脱离这个环境。这个秘密会揭开的；使我迷惑不解的是，或许我们并没落到坏人手里。你看这些题词：‘对无罪者予以解放和补偿，对误入歧途者给以同情，对有罪者施以正义的惩罚。’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这些机关都是必要的设施，而不是野蛮的藩篱。一个人总是有充足的理由去防范他人的。心怀叵测的人很多，为非作歹的人也不少，一般说，为了生活，总做好事是不够的。”

菲利克斯控制住了自己，一头倒卧在一张床上，不再发表意见，也不反对父亲的话。父亲仍然步步进逼，继续说：

“你这么小这么天真就遇上了这种事，就让这个经历向你生动地证明你是生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吧！人类发展到以温和反对负义人，以仁慈反对罪人，以人道反对非人道的阶段以前，必须经过多么漫长的道路！当然，那些首先教人这样做的人，那些为有可能和加速培养这种人而度过一生的人，是品格高尚的人。能做好事的人极少，能行善的人倒稍多一点。对于那些以极大的牺牲精神努力发展这种品行的人，我们该给以多么高的评价啊。”

但菲利克斯并没有听见这些坦率地说明这种隔离环境的目的的循循善诱的话；他已沉沉入睡，比平日睡得更香甜，更安稳；因为有一种平时很难攫住他的热情使他整个的内心感受都形之于色了。父亲正心情激动地站在那里望着儿子时，进来了一个颇有教养的年轻人，他友好地看了这个新来的人一阵子以后，就开口问他是怎么走上这条不寻常的路来到这个地点的。维廉简单地说了说情况，递给他几张可以说明他身分的纸片，接着又提到了那个向导，说向导很快就会沿着另一侧的正路走到这里来。当一切情况都问清楚了的时候，这位官员便请他的客人随他去。菲利克斯没有被唤醒，几个下人用一个很讲究的行军床把他抬到露天地里来，就象从前人们抬着昏睡的奥德修斯一样。

维廉随着官员走进花园里一间别致的房间，里边已经摆上不少小吃供他享用；而那个官员却向他的上司作报告去了。菲利克斯醒来时看见一张摆满食品的小桌，看见水果，葡萄酒，干面包片，看见门外晴朗的天空，觉得非常奇怪。他跑到屋外去，又跑回来，以为是做了一场梦。但很快他就吃上了美味的食品，沉浸在舒适的环境中，就象一大早忘记了一场沉重的梦一样，把刚刚过去的恐惧和烦恼忘得一干二净了。

向导到来了，那个官员同向导和另一位年长的人返回。这位年长的人待人比那个官员还要亲切。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个庄园主的慈善事业具有崇高的意义，他鼓励周围一切人进行劳动和创造，多年来一直从自己的林圃里散发树苗给大家：对勤劳的农夫免费供应，对疏懒的农人则收一定的费用，对转卖者当然也收钱，不过收得很少。后两种人也要求免费得到树苗，使应得到树苗的人一律享受免费待遇。遭到拒绝后，他们就想方设法来偷小树，往往从不落空。尤其使庄园主恼怒的是：他们不仅抢劫林圃，而且在仓皇中毁坏林圃。跟踪调查结果表明，有很多山头都可以从天然排水沟钻上去，从那时起就设了陷阱，一旦有人走近，栅栏便降落并自动鸣枪报警。那个男孩子总是一再寻求各种借口跑到公园里来四处张望，就是他大胆顽皮地领着这几个外地人走这条路，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这条路他从前干别的事时就探察到了。最好把他本人抓住，那时，他的短上衣也就成了他犯罪的物证。

第五章

在去城堡的路上，我们的朋友心中纳闷，怎么不见一处象老式花园，也不见一处象现代公园；一眼望去，面前是一块慢坡地段，他看见一行行栽植的果树，以及菜田和大面积的药草草场，一句话，全是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一个从四面罩满高大菩提树阴影的广场伸展开来，简直可以被看作那座高大建筑物的前厅。从那里延伸出来的一条长长的林荫大道，仿佛镶嵌在庄严魁伟的大树之间，一天到晚都可供人们游逛和户外谈天。走进城堡，

维廉发现廊道两壁的装饰别具一格；他看见了大幅的四大洲地图；沿着华丽的有梯级的墙壁挂着每个国家的简图。及至来到大厅，他发现四周全是最著名的城市的透视图，上下还配有各该城市地区的风景画；一切都是这样富有艺术魅力，每个细部，无一不呈现在你的眼前，同样又清楚地表现出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城堡主人，一个爽朗的小老头，出来欢迎客人，他指着墙壁，单刀直入地问维廉是否认识其中的某一个城市，是否到过那里？这位朋友对好几个城市都作了详尽的解释，从而证明他不仅到过不少地方，而且对这些地方的情况和特点了如指掌。

这位主人拉了拉铃，吩咐给两位新来的客人准备一个房间，然后领他们去进晚餐；尔后，一切都照办无误。在一层的大厅里，是两个女子在回答维廉的问话，其中的一个非常快活地对他说：

"您在这里发现的这个团体，虽然不算大，但很高雅。我叫海希利亚，是主人的小侄女；她是我姐姐，都叫她尤利埃特；这两位先生是父子，您已经认识了这两位官员，他们是这个家族的世交，都享有应得的信任。现在，我们坐下吧！"

这两个女人请维廉坐在她们中间，两个官员坐在两端，菲利克斯坐在对面更长的一侧，一坐下来他就移到海希利亚的对面，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寒暄一阵后，海希利亚便趁机说：

"为了使这位朋友尽快跟我们亲密无间，促膝谈心，我不得不坦白地说明：我们这里的人，书都读得很多，不过由于偶然的因素，爱好的不同，也许是由于矛盾精神的存在，我们又都各有各的学科。叔父研究意大利文；这位夫人嘛，如果您把她看成一

个地道的英国人，她决不会见怪的；我喜欢法国人，因为他们快活、可爱。这里的长官大人欣赏德意志古代史，而少爷，您可以料到，他是热爱最新文学的。以后您就可以对我们作出自己的判断了，以后您就可以同享我们的爱好的乐趣，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了；您不管站在哪一边，都会受到欢迎的。"

关于这个题目的谈话，变得越来越有生气。谈话间，英俊的菲利克斯的炽烈的目光始终没有从海希利亚的身上移开，她感到受宠若惊，赶忙送给他不少好吃的东西，他说声谢谢便高高兴兴地接受了。饭后用茶点时，他的目光越过一盘苹果朝她望去，她以为他想吃这些美味的果品。没怎么思索，她便抓起一个苹果，从桌子上面递给这个乳臭未干的追求者；他赶忙接住苹果，立刻着手削皮；但他仍然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个魅人的女子，竟把自己的大拇指割了一个很深的伤口。血不停地往外流；海希利亚跳起身来照应他，她把血止住了以后，就从医疗箱里拿出英国药膏绑扎了伤口。这时，那孩子一把拉住她，不让她走；人人都慌张失措了，一齐站起来，准备离席。

"睡觉前您还想读点什么吗？"海希利亚问维廉，"我给您拿一部手稿来，是我亲自从法文翻译的东西，回头您告诉我，这里有没有什么使您感兴趣的东西。这里写的是一个神经错乱的姑娘登台表演！这当然不是最好的介绍，可是如果象我常希望的那样也失掉理智的话，那么我倒愿意这样发疯。"

浪迹天涯的痴女

特·雷旺先生，一个无官无职的富豪，在这个地区拥用一大片最富饶的土地。他带着一儿一女居住在一座不比大公府邸逊

色的城堡里。事实上，如果说他的田园，他的渔场，他出租的土地，他的家庭经济，使周围六英里居民的半数得以餬口的话，那末，由于他的威望，他所做的好事，他倒真的成了一个大公。

几年前，他沿着他家公园的围墙在大道上漫步，发现有一片小树林旅行者都喜欢在那里逗留，他也很喜欢在那里休息。高大的树木耸立在茂密的小树丛之上；人们都在这里避风歇凉；一眼甘泉透过树根、石块和草地给人送来清水。出来散步的人往往随身携带着书籍和猎枪。他想读书时，常常被鸟雀的啁啾或行人的脚步声所吸引，精神不能集中。

一天拂晓，有一个年轻可爱的女子朝他走来。她离开了大路，看上去好象要到他停留的地方找一个清爽的处所休息一下，透透气。见此情景，他不禁一怔，书本也从手中落在地上。那个流浪女的眼睛极美，可说是世上难寻，脸蛋儿由于走路透着红润，显得十分可爱，身材、步态和举止都是那么优美，他不由得站起身来，朝大路望去，想看看她后边可能跟随的一切。接着，这个女子又一次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她是那么高贵地在他面前施了一礼，他也很恭敬地回答了她的致意。这个漂亮的过路女人在泉边坐下，没说一句话，只叹了一口气。

"同情的力量确实惊人！"特·雷旺先生讲到这次奇遇时提高声音说，"四周静得出奇，我无意回答她的这声叹息。我站在那里，无言以对，不知所措。她的形象十全十美，我的两只眼睛都不够使了。她舒展着双腿躺在那里，一只胳膊肘拄着地，这样的美女，你简直无法想象！看见她的鞋，我不禁陷入沉思：鞋上尽是尘土，这说明她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但她的长丝袜却特别干净，好象刚刚从抛光筒上取下来似的。她那撩起来的裙子没有一点皱痕；她的头发好象早上刚刚卷过；身上穿的是细麻木衬

衫，绣着美丽的花边；从衣着上看，她似乎是准备去参加舞会。没有一处让人看得出她是一个乡村流浪女，但她却是；不过，她是一个令人痛惜、值得尊敬的流浪女。

"最后见她望了我几眼，我才趁势问她旅途上是不是孤身一人。

"'是的，先生，'她说，'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孤独的。'

"'怎么？小姐，您难道没有父母，也没有亲戚？'

"'先生，我刚才可没这么说呀。父母，我有；亲戚，也不少。就是没有朋友。'

"'这倒不是您的过错，'我接下去说，'您长得美，当然还有一颗赤诚的心，可能您的身心蒙受过不少伤害。'

"她可能觉得我刚说的这句恭维话里有责备的意思，不过我看出她很有教养。她对着我睁开那两只清澈明亮、美丽动人的蓝眼睛，用一种庄重的语调说，象我这样一位高贵的先生，对路上偶遇的单身年轻姑娘发生怀疑，她是不能怪罪的，因为这种情况她经历过不止一次了。虽然她是一个陌生人，虽然任何人都无权盘问她，她还是要请求人家相信她出门远行的意图是光明正大的，这里有一些谁也讲不清的原因逼着她把她的痛苦带到各地。她认为，通常担心女子可能遇到的危险只是一种虚构，即使落到草寇手里，一个女人的贞洁也只有在她心软和放弃坚强信念时才会遭到蹂躏。

"此外，她还说到，她走上几个钟头，来到她认为安全的路上，也不跟任何人说话；往往是到了合适的地点，她能靠其所长挣到钱时才住上一阵子。说到这里，她放低了声音，垂下了眼帘，我看见有几滴眼泪从她的脸颊上流下来。

"我连忙说，我从来也没有怀疑她不是良家妇女，也从不怀

疑她那惹人注目的举止行为。我说，她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去受人差遣，我很同情，因为她是应该有仆人伺候的；尽管我很好奇，我也不愿意继续规劝她，我只希望进一步了解她，从而相信她随时随地都很注意保护她的名声和她的情操。这些话似乎又伤害了她，因为她回答说：她隐瞒姓名和国籍正是为了保持名声，可是名声归根到底往往是徒有虚名，与实际不符。如果她谈她受雇于人的情况，她可以举近来的几家为例：她在那里工作得满好，但无须隐瞒，她从来不谈她的国籍和家庭。接着我便断然表示：苍天在上，我完全相信她的话，相信她诚实可靠，她的全部生活都是无可指责的。”

这样的表白并没有使人怀疑这位美丽的流浪女的生活毫无理智。特·雷旺先生也决心走向广大的人间，但他并不大理解其中的意义，所以他猜想，可能有人想把她嫁给她不中意的人。后来他想，这爱情也许不是毫无希望的；要知道，怪事也是无时不有，他想，即使她在爱着别人，而他却爱上了她，所以他很怕她继续远行。他呆呆地凝视着她，她的脸罩在半明半暗的绿色光线中，显得更加美丽。尽管有山林水泽女妖出没，但在这片草地上还从来没有见过比她更美的女人半卧在这里；而这次多少有点浪漫色彩的相逢，也的确散发着一种他无力抵御的诱惑。

没有更深地考虑这件事，特·雷旺先生便劝说这个不相识的美丽女子跟他到自己的城堡里去。她没有表示为难，她同他一起走时，那神情完全是熟知大世界的样子。给她送来冷饮糕点，她就又吃又喝，没有虚假的客气，只是很有礼貌地说声谢谢。在等候吃午饭的时候，人们让她参观了一下各个房间。她只注意那些值得称赞的东西，那就是家具，绘画，也涉及到房间的恰

如其分的安排。她发现一个藏书室，她了解这些好书，而且很谦虚很有见地地谈论这些书。没有废话，也不显得尴尬。用餐时，举止也是同样的高雅而自然；谈话的语调也非常动听。直到这时，她谈的一切都是知书达理的，她的性格就象她本人那样令人喜爱。

饭后，由于一种小小的怪癖，她显得更可爱了：她转过脸朝特·雷旺小姐抿嘴一笑，说她总习惯在午饭后干点什么事来酬谢主人的招待，因为她没有钱，所以常常要求女主人让她做点针线活。

“请允许我用您的刺绣撑架绣一朵花吧，”她补充说，“这样您以后一见到它就会想起这个不相识的可怜女子了。”

特·雷旺小姐回答说，很抱歉，她没有撑绣花布的绷子，所以没法一饱欣赏她那一手好刺绣的眼福。这时，这个流浪女又把目光转向那架钢琴。

“那么，我倒想，”她说，“象过去的那些流浪歌手一样，用‘没有重量的钱币’酬答主人的盛情。”

她弹奏了两三小节音乐，试了试钢琴，短短的弹奏便使人感到这是一只多么熟练的手。谁也不再怀疑她出身高贵，具有上流社会一切必不可少的才能了。初时，她的演奏是昂奋的，明快的；接着便转向严肃的音调，过渡到一种深沉悲哀的音调，你同时可以从她的眼睛里发现她的哀怨。她眼里含着泪水，她的脸变了色，她的手停了下来；但是，突然她以世上最动听的声音活泼欢快地唱起一支滑稽歌曲，使在场的人无不绝口称赞。因为后来确有理由认为这个滑稽罗曼司的内容跟她的性格很相象，所以我在这里引用它，想必是会得到谅解的。

朋友，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东方还没有发白，你已经登程！
你是不是顶着刀割般的劲风
走进小礼拜堂去忏悔？
是谁拿走了你的帽子？
难道你愿意赤脚踯躅前行？
你是怎样走进这森林
爬上这积雪覆盖的野岭？

那可怜的朋友
一旦离开他那甜蜜的床，
一旦脱掉他那件大衣，
他就会羞臊无比！
是那爱打趣的人欺骗他，
打开他的行囊：
他脱去衣服，
象亚当一样赤身露体。

为什么他还要走这条路
向危机四伏的山顶攀登？
他待在磨坊里
象生活在天堂里一样满意。
他很难让这笑话增加新的内容；
他迅速地逃出屋去，
突然在旷野中
把一支痛苦哀怨的歌儿唱起。

“我在她那火样的目光里
竟从未读到过变心的旋律！
她似乎跟我一样的兴奋，
似乎愿意跟我秘密来往！
我躺在她怀里怎能梦见
她的心多么阴险毒辣？
她不准爽快的爱神离去，
天已破晓我们还在亲昵。

“在爱情的欢乐中
我把时光忘却，
清晨来临，母亲唤我，
夜才告终结！
十几个亲戚一拥而进，
那真是一个滚滚的人流！
弟兄们来了，姑姑们也在场，
父亲和一个叔叔站在一侧！

“人们吼叫，人们震怒！
每个人都象某一种类的动物。
他们吵吵嚷嚷地要求我
归还少女的贞洁。
破坏贞洁的不是我，——
婚礼只是虚伪的礼节！
我被这无理的行为激怒，

全是废话，没有半点用处！

“如果说这个美少年
懂得及时行乐，——
他怎能容忍一朵花
在磨坊里开放十六年！
他们夺去衣服，
还想拿走外套。
象一个该诅咒的浪子，
在这小屋里我的名誉遭到了污辱！

“我一跃而起，愤怒地向外逃，
当然要从人群中间挤过去，
我又看了一眼那邪恶的女子，
啊，他竟依然那样的美丽。
见我暴怒，他们都向后退避；
劈头喷来无数骂人的脏语，
我暴跳如雷，怨声冲天，
终于从这个地狱逃了出去。

“应该回避你们这些农村姑娘，
你们一点儿也不比城市姑娘强！
你们应该让有身分的夫人
高高兴兴地驱逐这些仆人！
你们都很练达机敏，
你们从不知道温柔的责任，

虽然你们总在变换着爱人，
你们决不会背叛他们。”

冬日里没有一棵草茎发绿，
我们的朋友此刻就是唱着这支歌。
我嘲笑他竟这般沉痛，
因为那确是罪有应得；
每个人都是这样：他白天
哄骗他心爱的情人，谎话足有一车，
夜间却带着磨坊主的小女儿
跑进爱神的伪善的磨坊藏躲。

令人担心的是，说不定这样一来她就给人忘记了，客人的这个意外举动也许说明她的头脑一直都很清醒。

“但是，”特·雷旺先生对我说，“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当时的一切感想我们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只有她表演戏谑歌曲时那种妙不可言的姿容还留在我们心中。她弹奏的曲调是热情的，但又是沉静的。她的手指绝对服从她的意志，她的声音也实在叫人着迷。演唱一停，她又象以前一样神情安详了，我们都觉得她原来是想为我们饭后解酒消食增添乐趣。

“过了一会儿，她便请求登程。我妹妹看了看我的眼色说，如果她没什么急事，对妹妹的接待还满意的话，她能在我们家里多住几天，我们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只要她同意留下来，我倒想建议她干点什么事。但头一天和第二天我们只领她围着庄园游览了一番。她总是很随和；她显得聪颖而优雅。她文思敏捷，性情温和，记性又好，常常吸引住我们所有人的注意力，令人赞叹

不已。对于高尚文雅的待人接物的一切规矩，她都十分谙熟，懂得怎样对待我们家的每一个人，也懂得怎样对待来拜访我家的几个朋友，我们简直不知道如何把这样良好的教养和她那些奇特的遭遇联系在一起才好。

“我现在也不敢提议，让她在我家做事了。我妹妹对她颇有好感，她认为，珍惜这个新交的感情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她们俩一起管理家务，那个小男仆常常无事可做，只好派去做那些超出仆人权利的财务和管理工作。

“在很短的时间里她就建立起了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直到今天在我们城堡里都没有被废弃。她是一个聪明透顶的女管家；因为一开头她就跟我们一起用餐，所以现在她坐在我们身边吃饭时总是无拘无束，决不故作谦卑。但是，不做完一切家务事，她决不去打牌，也不去弹钢琴。

“当然，不瞒您说，这个女子的命运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为我父母惋惜，他们怎么就没有这么一个女儿呢。这样谦虚的美德，这样高尚的节操，竟不得不徒然失去，我怎能不慨叹。她已经跟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了。我们想方设法取得她的信任，有了信任她最后就会吐露她心中的秘密。如有不幸，我们可以帮助她；如有错误，也可以指望我们从中调解和提出证明，使她往日的过失得到宽恕。但我们的友好的保证和请求本身都没有奏效。如果她发觉人家有意从她口中探听她的奥秘，她便说出几句格言，目的无非是为自己寻找挡箭牌，决没有想教训我们的意思。比方说，我们要是谈起她的不幸，她就说：‘不幸是对善与恶的判决。它是一剂烈性药物，能把养料和废物一起驱除。’

“我们要是试图找到她从父亲家里逃出来的原因，她就微微

一笑说：'小鹿离开母鹿，并无过错。'我们要是问，是不是有很多人追求她，就听到这样的回答：'有些出身好的姑娘一次一次地被人追求，那是命里注定。谁为了被人伤害而哭泣，谁就会遭到更多的伤害。'然而，她是怎么横下一条心，非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大批野人的威胁之下，或者说至少是非使自己的生命靠别人的慈悲怜悯来维持不可呢？听到这话她又大笑说：'穷人吃饭时去找富人，说明没有头脑。'有一次在谈话中开起玩笑来，我们跟她谈到情人的问题，问她是不是不了解她在恋爱时遇到的是一个薄情郎。这时我才明白这些话怎样刺痛了她的心。她对我眨了眨眼睛，眼光是那样的冷峻，我连看她都不敢看了。从此以后，只要谈起爱情，我们就会看到她那可爱的性格和她的乐观精神都蒙上一层暗影。她当即陷入沉思，我们都认为这只是一种空洞的遐想，不过这里也许就有真正的痛苦。但总的说来，她仍然很喜悦，只是不特别欢快，仍然很庄重，只是不骄矜，也不够坦率，沉着而不怯懦，与其说温柔，不如说善于忍耐，听见亲热话和恭维话时总是感激多于钟情。毫无疑问，她生来就应该是一个大家庭的管家闺秀；但看上去她不会超过二十一岁。

"就这样，这个征服了我的心的、不可捉摸的年轻女子在我们家里愉快地度过了两年。直到她做出了一件荒诞不经的蠢事，了结了这段生活，她的品格一直是超群出众、令人敬佩的。我的儿子——因为他比我年轻——还能心安理得；我却很担心我太软弱，将因失去她而终日发愁。"

现在我想讲一讲一个理智女子的愚蠢行为，以便说明蠢事往往也是合乎情理的，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诚然，不能不看到这位高贵的流浪女的性格和她所施展的可笑的狡计之间的奇特的矛盾；我们已经看到：她的流浪生活和这支歌曲的情趣是

多么尖锐地对立。

显而易见，特·雷旺先生爱上了这位陌生的女子。当然，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面容上，虽然他这个五十岁的男子看上去竟象三十岁的人那样容光焕发和勇敢坚毅，不过，他指望能博得她欢心的，可能是他的还保持着青春活力的健康，是他的善良、乐观、温柔和大度的性格，也许是他的财富，虽然他的感情特别细腻，他感到无价的东西无法买到手。

但是，特·雷旺先生的儿子却不象他父亲那样思前想后，而是以亲切、温柔、炽热的感情昏头昏脑地冲进了这爱情的漩涡。开初，他只是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征服这陌生女子的感情，由于父亲和姑妈的称赞和友情他才觉得她极为尊贵。他真心实意地拿出全副力量去争夺一个可爱的女子，他已如醉如狂，觉得这个女子简直有些高攀不上。她的一本正经的态度比她的品格和美貌更能撩拨起他的情火；他大胆地倾诉，追求，许诺。

而父亲，尽管不是出于本意，在这场爱情纠葛中却保持着一种父辈的威严。他很了解自己，当他发现他的竞争者是谁时，他便立即不再希望战胜对方了，因为他不想违背男子汉做人的本分而不择手段。尽管这样，他还是继续追她，虽然他并不明白，通常一个女子受善良甚至财产本身的诱惑都是有所盘算的，一旦爱情有了魔力而且还伴随着青春年少，前一种诱惑也就化为泡影了。何况特·雷旺先生又犯了别的错误，对此他事后一想起来就很懊悔。在一次最亲密友好的谈话中，他讲到要跟她保持一种永久秘密的合法关系。他有时抱怨她，甚至说出“忘恩负义”之类的话来。显然，他并不了解他爱上的这个女子；有一天他竟对她说什么有很多善人都是以怨报德的。这陌生女子直截了当地回答他说：“很多善人都想从那些受他们庇护的人那里

应得的一切权利。”

这个美丽的陌生女子被卷入了两面夹攻的境地，受着说不出的动机的左右，但是，他仍抱着使自己和别人都能从这荒唐的压力下得到解脱的心愿，想在这种暧昧的处境里找到一条绝妙的出路。儿子以他那个年纪所固有的鲁莽性情紧追不放，照例对这无动于衷的女人以生命相威胁。父亲虽然不象他那样冒失，却也同样是心急如焚；不过，两个人的感情都是真挚的。这个美丽的人儿很容易保住她应得的地位，因为父子二人都发誓要娶她为妻。

但女人们却从这个女子身上了解到，即使由于虚荣心和由于精神错乱而失去了理智，一个正直的人也不会加剧那难以治愈的心灵创伤。这个流浪女觉得她已立在悬崖的边缘，很难保住自己的安全。她受着两个情人的控制，他们俩都能用自己的心地纯洁来证明自己爱情的坚贞不渝，因为他们的意图是通过结婚仪式来掩饰自己的鲁莽行为。事情就是这样，她完全明白。

她本来可以请求特·雷旺小姐的保护；但她没有这样做，毫无疑问，这是出于对她的保护人的爱惜和尊重。她依旧泰然自若，她想出了一个办法：首先使人怀疑她的品行，从而使每个人都保住自己的美德。忠诚使他迷惘，而这忠诚是她的情人根本不配得到的，如果他没有感到她使他作出了多大牺牲，还是让他不知道这一切为好。

一天，特·雷旺先生非常清楚地回答了她所表示的友谊和感激之情，她眼里突然闪出一种纯洁无邪的目光，特·雷旺先生立刻就注意到了她的表情。

“先生，您的好意，”她说，“使我心里害怕；请您让我坦率地说出其中的原因吧。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您。不过……”

“好厉害的姑娘！”特·雷旺先生说，“您的意思我懂。是我的儿子使您动心了！”

“啊，先生！没有的事。我都给闹糊涂了，我也说不清。”

“怎么？小姐！难道您……”

“我想，这件事情嘛……”她说着，深深地鞠了一躬，落了一滴泪；因为女人在耍滑或为自己的过错辩解时，从来都少不了眼泪的。

不管特·雷旺先生怎样深地陷入爱情的狂澜中，他仍不能不对想做母亲的那些女人的这种纯真坦白的态度表示惊叹。他发现她正在鞠躬。

“但是，小姐，我一点儿也不懂……”

“我也不懂，”她说，眼泪不断线地流出来。

直到特·雷旺先生不耐烦地沉吟了片刻，又态度安详地说话时，她才止住了泪。他说：

“现在我全明白了！我看到了我的奢望是多么可笑。我不怪您。是您给我造成了痛苦，为了惩罚，我只能这样做：我答应从他的遗产中分给您一份，您需要多少就取多少，我们倒要看一看是不是他比我更爱您。”

“啊，先生，请您饶恕我的罪过吧！您千万别跟他讲这个！”

要求他不说，是一回事；他究竟说不说，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提出这个要求以后，这陌生的美人儿便期待着自己的情人怒不可遏地出现在眼前。他很快就来了，从他的眼光可以看出即将发生一场疾风暴雨般的谈话。但他竟结结巴巴地语不成句，他只说：

“怎么？小姐，这可能吗？”

“出了什么事，先生？”她微笑着说，这微笑此时此刻使人感

到很失望。

“怎么？还问出了什么事？小姐，您走吧，您真可爱！但是，至少合法子女的继承权是不容剥夺的；总之，他们是要怨您的。是的，小姐，我看透了您和我父亲的阴谋。您说要偷偷给我生一个儿子，但我敢说，那只是我的兄弟！”

这个美人儿有点昏头昏脑了，但她照旧快乐而又安详地回答他说：

“您的话毫无根据；既不给您生儿子，也不给您生兄弟。男孩太讨厌！我不想要男孩。我要有一个可怜的女孩子，带她走得远远的，远离人群，远离恶人，傻瓜和不忠实的人。”

接着，她把自己心里的话全掏了出来，继续说：“别了！别了，亲爱的雷旺！您天生心地纯洁；请您牢牢记住堂堂正正做人的准则。即使有牢靠的财富，这些准则也不妨事。对穷人您要慈善。谁鄙视受苦受难的无辜者的要求，谁迟早会自己向人乞求而无人理睬。谁昧着良心，轻蔑一个孤苦无告的弱女子的良心，谁就会成为没有良心的女子的牺牲品。对一个纯洁的姑娘，谁想得到她，而又不了解她应有的感情，他就得不到她。谁要违背一切理解，违背他家庭的意志和打算，单凭个人的热情去打各种各样的小算盘，他就不能得到任何结果，也不会得到家庭的尊重。我相信，您是真心实意地爱过我；亲爱的雷旺先生，猫还知道舔的是谁的胡须呢；如果您命中注定要做一个值得您爱的女子的情人，您就要记住那个不忠诚的人的磨坊。您就以我为例学一学应该怎样信赖您情人的坚贞不渝和守口如瓶吧。我是不是不忠诚，您是知道的，您父亲也一清二楚。我就是要在世上飘泊，去经历千难万险。毫无疑问，在这座房子里，大多数人对我都有威胁。因为您年轻，我才私下里跟您一个人讲：男人也好，女人也

好，他们的不忠诚，都是有意的。这话我也曾对我那个磨坊里的朋友说过，说不定我还会跟他见面呢！如果他心地纯洁，他会对自己失去的东西感到懊悔的。”

年轻的雷旺还在洗耳恭听，可是她已经说完了。象遭了雷击似的，他霍地站了起来；最后，眼泪模糊了他的眼睛，他忐忑不安地跑去找姑妈和父亲，对他们说：“那个小姐走了，她是个天使，确切地说，她是个魔女，她在世上游荡，到处折磨人的心灵。”

但这流浪女却总是十分谨慎地防备再被人找到。父子二人和解以后，谁也不再怀疑她无罪，不再怀疑她有才干和有些疯癫了。打那以后，不管特·雷旺先生花费多少心血，然而，对这个象天使般匆匆而来、如此可爱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美人儿，一直没有找到最起码的解释。

第　六　章

所有漫游者都需要充足的休息，菲利克斯睡了一大觉，眉开眼笑地从床上一跃而起，赶忙穿衣服，父亲却发现，这孩子比以前要稳重多了。虽然他本指望出现令人快慰的新局面，但他看出，眼下的一切都不顺利，不称心。只在半道上从仆人为客人送来的小吃中抓了一点东西，他便跳跳蹦蹦地跑进了花园，因为再过一小时小姐们就要到这里来了。

仆人已经知道该怎样伺候这些客人，知道在这所房子里让他们看什么更好；于是，他便领着我们的朋友来到一个画廊，那里只挂着和摆着一些肖像，全是十八世纪人数众多的优良社会的活动家，油画和胸像一般都出自杰出的艺术大师之手。

"整座城堡里，"画廊管理员说，"您找不到一张画含有一点点宗教、传说、神话、传奇或寓言的暗示；我们主人希望只促进那种能使人清楚地忆起真实景象的想象力的发展。'寓言故事我们编得够多的了，'他常说，'我们就是用肤浅的感人方式也能发展这种危险的智能。'"

维廉问什么时候可以去见主人，人们告诉他，主人习惯于一大早就骑马出门。他常说："生活就是兢兢业业！"

"您会看到，反映他性格的这个格言和其他格言，都写在各扇门的门楣上，就象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一样：'从有用出发，经过实践，达到美。'"

小姐们已经在菩提树下摆好早餐，菲利克斯围着她们嬉闹，想用自己顽皮的恶作剧吸引别人的注意，甚至闹到海希利亚不得不警告他，申斥他。姐妹俩态度诚恳，说这说那，想赢得受她们欢迎的默默无语的维廉的信任。她们讲到一个可亲的堂兄，他离家已经三年了，现在大家都盼着他归来，又谈起一位可敬重的姑妈，她就住在这个庄园的附近，简直可以被视为这个家庭的精神支柱。她们说她从身体上看衰老多病，从精神上看却旺盛健全；好象远古魔女的声音在她身上复活了一样，她能直截了当地发出议论人间诸事的神言。

这位新客人把话题转到眼前的事情上来。他说他希望过细地了解了解她们的高贵的叔父和他所从事的高尚活动。他想起了那条已暗示给他的从有用出发，经过实践，达到美的途径，试图按自己的理解来说明这句话，他完全成功了，幸运地博得了尤利埃特的赞许。

海希利亚一直默默地抿着嘴微笑，她表示反对：

"我们女人的情形是特殊的。男人的格言我们时常听到，而

且无可奈何地看到这些用金字写成的格言高悬在我们的头上，可是我们姑娘们却要把这个格言颠倒过来，这是适合我们这儿的情况的。美人总是先有崇拜者，然后是求婚者，最后才找到丈夫，接着才转入常常使人感到不快的实际生活；如果她聪明，她就会献身于有用的事，管理家庭，照应孩子，而且坚持不懈。这种情况至少我是常碰到的。要知道，我们女孩子有的是时间观察生活，不过发现的大都是出乎意外的情况。”

叔父的听差来了，说邀请全家到附近的一个猎舍去吃饭，可以骑马去，也可以坐车去。海希利亚选择了骑马。菲利克斯恳求也给他一匹马。大家都劝尤利埃特和维廉坐车；菲利克斯能装扮成小童平生第一次骑马出游，他真打心眼里感谢女主人的关照。

尤利埃特跟他的新友乘车穿过路两旁一眼望不到边的庄园附属设施，这一切都明显地说明全为生产所需和供人享乐而建，而数不清的果树则使人担心水果是不是吃得完。

“您经过一个奇妙的前室来到我们当中，发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我猜想您一定希望知道所有这一切之间的联系。一切都建筑在我这位杰出叔父的气质和思想基础上。这个高贵人的成年时期是在贝卡里亚和费兰热里时代度过的；一种普遍人性的格言当时还影响着各个方面。但由叔父的奋斗精神和顽强性格构成的这些一般原则总是同求实的观点一致的。在我们面前，他从不隐瞒他要改造自由主义的格言的想法：把‘给大多数人以最好的东西’改为‘给多数人以所需的东西’。你无法发现和了解大多数人；什么是他们心目中最好的东西，也无从谈起。而多数人就在我们的周围；他们想得到什么，我们知道；他们理应期望得到什么，也在我们的考虑之中。这样，就总能去着手办

和办成那些最重要的事。从这个意义上看，”她继续说，“您在这里看到的一切，都是栽种的，建造的，设置的，当然都是为近期的容易理解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造福于周围这一片广大的地区。

“这个有钱有势的卓越的人物，曾经表白过：‘这个山区的孩子都不能没有樱桃和苹果吃，他们理应得到这些美果。家庭主妇的锅里不能没有卷心菜和萝卜或随便哪一种青菜，哪怕是多多少少跟饭桌上可怜的土豆配搭一下也好。’他就是按照这种想法从事活动，他的财产给了他这么做的条件。多年以来这里就有不少男男女女担着水果到高山峡谷里去卖了。”

“我已经象孩子一般亲口尝过了，”维廉回答，“在悬崖和枞林之间我本来没敢抱这样的奢望；看到了新鲜的水果，我真比遇到一个虔诚的信徒还感到惊奇。精神的馈赠俯拾即是，而大自然的赐与在大地上则很吝啬的有所区别。”

“另外，我们可尊敬的土地主人从遥远的地方向这个山区引进了很多生活必需品，您可以在山脚下的这些大房子里发现贮藏的食盐和保存得极好的调味香料。至于烟草和烧酒，他就让别人去照管；他说这些东西不是必需品，而是嗜好品，中间人多得很。”

到达了指定地点，进了森林中的一座宽敞的木头房子，全家人又聚在一起了，一个小饭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

“我们坐下吧，”海希利亚说，“这儿虽然摆好了叔父的椅子，但按照惯例，他肯定还没有来。听说我们的客人不能久留，我心里倒也觉得比较合适；因为说不定跟我们这种人结识会使他感到厌烦呢。这在小说和戏剧里是屡见不鲜的：一位性情乖僻的叔父，一个温柔的侄女和一个调皮的侄女，一位聪明的姑妈，还

有一些通常不可缺少的全家的朋友和熟人；如果堂兄恰巧归来，那么他就会结识一个优秀的旅行家，也许他还会带来一个不寻常的同伴。于是，一个令人生厌的剧本就完成了，而且在生活中演出了。”

“对叔父的怪癖，我们是应该尊重的，”尤利埃特回答，“他的怪癖非但不给任何人造成麻烦，反而使每个人的生活感到轻松。他讨厌按规定的时间用饭。他很少遵守时间，硬说按菜单用餐是现代一种最优良的发明。”

谈话中间，她们也提到了这位优秀人物喜欢到处题词。

“我姐姐，”海希利亚说，“能解释每一幅题词，简直可以跟那个画廊管理员比高低；但是，我发现，每一条题词的意思都可以颠倒过来，这样做非但不会使它失色，反而会使它变得更正确。”

“我不否认，”维廉回答，“确实有些格言本身就包含着相反的意思；譬如，我在一个引人瞩目的地方看到写着‘财产和公益’的字样。难道这两个概念不是可以互相抵消吗？”

海希利亚打断他的话，说：

“就我所知，这些格言我叔父是从东方人那里学来的。在东方，每面墙上都有这种可兰经的格言，他们即使不全懂，也照样尊重。”

尤利埃特并没有被她的话引开，而是针对维廉的问话回答道：

“只要稍加改动，意思就容易懂了。”

让别人插了几句话以后，尤利埃特又继续解释起上面那个格言的含义来：

“虽然每个人都珍惜、保住、增加大自然和命运赐给他的财产，虽然他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扩充他的财富，虽然他想让别人

也参与他的各项创举，但别人都靠富人得到好处，只在这一点上这些富人才值得称赞。”

他们开始找起例证来，最后发现我们的朋友就有这种天性。在座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想要找到这些简短格言的真正含义。侯爵得到人们的敬重，不正是因为他鼓励每个人去参加生产，奖励他们的活动，为他们提供方便，使所有的人都跟他一样分享一份成果吗？所有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财主身上，不正是因为这个最大的需求者想使各处的人都能因他的富足而得到温饱吗？为什么所有的人都羡慕诗人呢？因为他天生就需要与所有的人同享欢乐，甚至可以说同享欢乐本身就是他的天性。音乐家比画家要幸福得多，因为他自己直接把令人愉快的赠品分送给每个人，而画家只要他的赠品脱手而出，就再也没有什么可送给任何人的了。

此外，一般还流行着这样一些论调：一个人为了使自己成为公共福利的泉源，就应该保住任何形式的财产；为了不变成利己主义者，他首先就应该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为了能够施舍，他应该有所储备。给穷人以财产和福利，这是什么意思呢？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使自己成为他们财产的经管人。这便是“财产和公益”这句话的意义。谁也无权侵犯资本，不管怎么说，它的利润在世界流通中人人都可以捞到。

谈话在继续，我们发现大家又责怪起叔父来，说他记在自己账头上的进项太少。他对此回答道：“我把征收不足的数额只当个人娱乐的费用看待，因为这样才能减轻人们的生活负担；这样我连支出账也不用记，收支也就平衡了。”

就这样，两个女子跟这位新友谈了很多很多事，越谈相互越信任，于是便讲到了她们眼下正盼着的堂兄。

“我们认为，他的行踪这么叫人捉摸不透，想必他跟叔父早有默契。几年来，他一直杳无音信，只在寄来的可爱的礼物上隐约可以暗示出他逗留的地点；现在突然从近处写来了一封信，但又说在我们不写信告诉他我们的情况以前，他不想回来。这种做法是反常的；不管这里有什么隐密，在他回来之前我们都非弄清楚不可。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给您一叠信，您可以从这些信里了解到别的事。”

海希利亚添加说：

“昨天我向您介绍了一个疯癫的乡间流浪女的故事，今天就让我给您讲一个发狂的旅行家的故事吧！”

“不瞒您说，”尤利埃特补充说，“我们讲这一切，不是没有用意的。”

海希利亚急切地问饭后在哪里喝茶，人们告诉她，叔父希望全家人跟他一起在大亭子里吃点心。在去那里的路上，大家发现了一些流动厨师，他们正在细心地玎玲当啷地捆绑那擦得发亮的锅碗盘盏。在一个宽敞的亭子里，他们看见这位老先生正坐在一张刚刚铺好的大圆桌旁，他们一坐下来，鲜美的水果、香甜的糕点和上等糖果便立即大量地摆到桌上来。叔父问他们看了什么，谈了什么，海希利亚连忙答道：

“我们的客人险些儿被您那些简洁的题词弄糊涂了，多亏尤利埃特帮忙，给他作了详尽的解释。”

“你要抓住尤利埃特不放，”叔父接口说，“她是一个学习勤奋、爱动脑筋的女孩子。”

“我倒想把很多学到的东西忘掉；我弄懂的东西，也没多大价值，”海希利亚俏皮地说。

维廉插进来谨小慎微地说：

“每条简练的格言我都很尊重，特别是那些把我的目光引向反面，把我的思路引向同感的格言。”

“对极了，”叔父回答，“但要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毕生所从事的就是这么一项活动。”

这时，桌子周围逐渐坐满了人，后来的人几乎连坐位也找不到了。来人中有那两位管事，还有猎人，驯马师，花匠，守林人，以及不能一眼看出职业的一些人。每个人都免不了讲一讲个人的近况，报告一些使老先生高兴的事，而这位老人则极力提一些使人感兴趣的问题，引得大家谈个不停。最后，他站了起来，并示意全家人无须离座，跟两个管事一起离开了大家。所有的人都津津有味地吃了水果，青年人都毫不客气地大吃糕点。随后，人们一个接着一个站起身来，跟留下的人告别离去。

姐妹俩见维廉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惊奇，便作了一大篇解释：

“您在这里所见到的一切，都是我们那位了不起的叔父的独特观点影响的结果。他不是强调说，本世纪最值得赞赏的发明，就是在饭馆里，特别是在小饭桌上，人们都按食谱用饭吗？他一知道这项发明，就试着把这一套搬到自己家里来了。如果他情绪好，他就会有声有色地描写一个家庭饭桌上的一切叫你乐不可支的情景：每个人坐在那里只想自己，不愿意听别人说什么，不是心不在焉地回答人家的问话，就是板着脸一言不发，如果不幸得很，恰好有孩子在场，刹那间就会听到怒气冲冲的训斥，不合时宜地使他们的情绪变得很坏。他说：‘人们往往不得不忍受这一切不快，而我却很会摆脱这种处境！’他很少跟我们一起吃饭，那把为他安排的椅子他只偶尔坐一坐。流动厨房总跟随着他，他习惯于一个人用饭，而让其余的人自己照料自己。一旦

他邀请大家吃早点，饭后茶或糕点，家里的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要聚拢来，就象您见到的这样高高兴兴地进餐。这样，他就高兴了；胃口不好的人是不准来的，每个人都要酒足饭饱才能离席；只有这样，叔父才相信在座的人都是心满意足的。有一次我听他说：'你要想使大家高兴，你就得时时想法给他们一些他们自己很少能得到的或者根本得不到的东西'。"

在归程中，一件意外的打击使大家顿时焦虑不安起来。海希利亚对跟她并辔而行的菲利克斯说："你瞧那是什么花？阳坡开满的那种花，我还从来没见到过呢。"菲利克斯听罢立即打马上山，采了一大把盛开的鲜花，他下山时老远就用手摇着它，不料竟突然连马带人都不见了。原来他跌进了沟壑。立刻便有两个骑马的人离开人群向出事地点奔去。

维廉想下车，尤利埃特拦住他说：

"他会得救的。遇到这种事，只有那些能救人的才能动，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外科医生肯定已经在现场了。"

海希利亚一拉缰绳，让坐骑停下。她说：

"是的，保健医生倒不常用，外科医生一刻也不可缺少。"

菲利克斯头上绑着绷带又骑马向他们跑来，手里高举着那束鲜花不停地摇动。他得意洋洋地把那个花束递给他的女保护人。海希利亚扔给他一个薄薄的花领巾，说：

"别在脸上绑白的东西，那多难看呀。"

大家一路上安安静静，相互照应着回到了家中。

天色已经很晚了，大家客客气气地道了声"明天见"，便各自回房了；但我们的朋友却没有睡，他又反复想了好几个钟头下面的这些来往信件。

雷纳多致姑母的信

亲爱的姑妈，一别三年，您终于接到了我的第一封信；这是我们说好了的，尽管如此，还是显得有点不可思议。我要观察世界，我要投身它的怀抱，所以在此期间我才决心忘记我的故乡，要知道，我从这儿离开，希望还回到这儿来。我要保持完整的印象，不让任何细节把我的思想引向远方。然而，二者毕竟都给我的生活打上了必不可少的烙印。钱我都收到了，可是您得到的却是一些要分给所有亲人的小礼物。从寄来的物件上，您可以看出我当时正在什么地方。女孩子们也会从那些花边，时髦的小玩艺儿和钢制品上猜到我从布拉邦特经由巴黎前往伦敦的旅行路线。这样一来，我也就可以从她们的写字台、缝纫桌和茶几上，从她们的晨服和节日盛装上，发现一些可以用来讲述我旅途故事的物件。虽然您不曾得到我的音信，但您却一直伴随着我，也许您并不急需详知我的情况。而我却渴望通过您的宽爱得知家中的情况，因为我正准备回到那里去。我真想象一个陌生人一样从异乡来到你们之中，而这个陌生人为了免添累赘，在没探听到家里的好恶，是不会空想人们会欢迎他，会因为他有一双漂亮的眼睛或一头秀发就迁就他的怪癖的。因此，请您务必写信告诉我那位好心的叔父，您可爱的侄女，您本人，所有近亲远亲，以及新老仆人的情况。总之，我希望您能拿起您长久没为您的侄儿握在手中的得心应手的笔，亲自写封信来。您的富有教益的信在我的心目中简直就是圣旨，一接到您的信，我就回来。您什么时候能够亲切地拥抱我，全取决于您了。我们所改变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得多，一切情况恐怕与以往大致相似。我希望

马上就知道，——没有任何变化，一切照旧，毫无增减；我希望再在那熟悉的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身影。请您向家里所有的人转达我的问候，请您相信我的来去都是奇妙异常的，我心中的热情始终都比相互间的经常关怀和亲切通讯时要多得多。向所有的人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附 言

敬爱的姑妈，请您别忘了简单地说一说家中管事人的情况，也谈一谈法官和佃户的情况。有个佃户在我离家前不久，叔父便把他赶出去了，虽然叔父认为满有道理，我却觉得过分强硬。这个佃户的女儿瓦莱丽娜有什么变化？您看得出，我还记得很多情况，我什么也没有忘记。您可以考查我对过去的看法，但您得先把现在的情况告诉我。

姑母致尤利埃特的信

亲爱的孩子，那个三年来杳无音讯的人终于来了一封信。这些怪人竟如此之怪！他还以为，他寄的东西以及包裹上的标记会象朋友对朋友当面说的或写在信上的唯一的一句问候话一样亲切呢。他真的把我们想象成他的债务人了，他希望我们首先去做他自己那么声色俱厉地拒绝过我们的事。我们该怎么办？至于我，只要我的头疼病不犯，我就打算立即写一封长信以满足他的愿望，可是现在我头疼得几乎连这一页信纸都写不完。我们大家都急切地盼望着见到他。亲爱的孩子，这件事就由你们来办吧。如果我健康恢复时你们还没有把事办完，我也要尽一分力的。按照你们的愿望有选择地写一写每个人和家里的情况

就行。你们自己也要分一分工。一切你们都会比我办得更好。你们马上写几句话交给送信人带回来，好吗？

尤利埃特致姑母的信

我们当即读完您的信，经过考虑便与送信人分别讲了我们的意见，但我们得向您承认，我们当中任何人也不象亲爱的姑妈您这样善待这个被宠坏了的堂兄。他的意图他三年来一直没有向我们暴露过，现在还在隐瞒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不要在他的面前把我们的想法和盘端出，公开摊牌呢？这样做是不合适的，所以只好做罢；最精细的人也常上当受骗，正是因为他们总觉得万无一失。我们意见的不同只表现在给他寄什么和怎样寄这样一些方式方法问题上。写信告诉他我们对至亲好友的看法，这恐怕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任务。只要他们在不同场合还会给人们带来欢乐或引起人们的烦恼，人们就会不时想到他们。况且，谁也管不了别人的事。亲爱的姑妈，只有您能够管束别人；因为您既有见地又极为公正。海希利亚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吗，她是一触即发的。他眼珠一转，便突然开玩笑似的在我们面前把全家人批评了一通。我把这些写在信上，只是为了在您病中逗您一笑，决不想让人把这封信寄给他。我建议把我们这三年来的往来信件向他公开；如果他有勇气，他可以读一遍，或是亲自来看看他在信中读不到的那一切。亲爱的姑妈，您给我的信都已整理就绪，我随时都可以遵命把信交出来。海希利亚不同意我的意见；她的借口是您给她的信件还没整理好，这她会当面对您讲的。

海希利亚致姑母的信

亲爱的姑妈，我迫不得已才写得非常简短，因为送信人表现得出奇的不耐烦。我认为把我们的信拿给雷纳多看，是过分心慈面软，实在不妥。他是需要知道我们说了他什么好话，还是需要知道我们说了他什么坏话？难道需要让他从坏话中发现更多的东西，从而证明我们待他如何之好吗？不要宽恕他，我请求您！在他的这个要求里，在他的整个人品中，那些从外国回来的男人所固有的狂妄高傲的态度极为明显。您向来不重视留在家里的人。您老拿偏头疼当挡箭牌。他反正是要来的；即使现在还没有来，我们也可以稍等一等。说不定他灵机一动，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我们中间偷偷了解我们的情况呢，象他这么聪明的人什么招数使不出来呀。这将是一种意想不到的皆大欢喜的情景！这样就会出现很多在他按既定礼节回家时绝对不会发生的新情况。

送信人，又是送信人在催！最好还是教育教育您的老仆人，不然就派一个年轻一点的人来。这个人真难对付，你说好话他不听，你让他喝葡萄酒他不要。衷心地祝您安康！

关于附言的附言

请您解释一下，堂兄在附言里提及瓦莱丽娜是什么用意。这个问题引起了我加倍的注意。这是他点名道姓提到的唯一的一个人。我们其余的人，他只称堂妹，姑妈，管事人；在他眼里，我们不是一个个活人，而是一般的符号。瓦莱丽娜，哼，就是我

们村长的那个女儿！当然，这个浅黄头发的孩子满不错，说不定我们的这位堂兄先生在出走之前就看中她了。她已经结婚了，生活得很幸福很美满。这我不说您也知道。但他并不知道，就象对我们的情况一无所知一样。请您不要忘了也在附言里告诉他，就说瓦莱丽娜变得一天比一天美，所以才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配偶。她现在是一个大地主的妻子。这个金发美人儿已经结婚了！请您对他直说好了！但这还不是全部，亲爱的姑妈。他对这个漂亮的金发女郎记得这么清楚，怎么会把她和那个不规矩的佃户的女儿——那个浅黑头发的野丫头弄混了呢，我真觉得不可理解，太奇怪了。那个野丫头叫纳霍狄娜，谁知道她现在跑到哪儿去了呢！我真算服了，我们这位堂兄先生老吹自己的记性好，却这么怪，竟把名字和人给搞混了。也许他也感到自己弄错了，只是希望通过您的回音来重温那已经淡漠的景象。我请求您不要宽恕他；但您要想办法弄清楚瓦莱丽娜和纳霍狄娜的情况，在他的想象中还有什么……伊娜呀，什么……特里娜呀，就是不记得什么……埃特和……伊利亚了。送信人！又是那个讨厌的送信人在催！

姑母致两个侄女的信（口述）

对待跟我们共同生活过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能以诚相见呢？雷纳多尽管性情古怪，却是值得信任的。我把你们俩的信寄给他；他可以从中更好地了解你们，同时我希望我们也能无意中找到机会很快地把我们的情况全都告诉给他。祝你们健康！我头疼得厉害。

海希利亚致姑母的信

对待跟我们共同生活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能以诚相见？雷纳多是您的宠儿。把我们的信寄给他看，实在令人不快。他不会从这里更好地了解我们，我只希望找个机会从另一方面介绍介绍我自己。您自己很烦恼，您盲目的爱又使别人感到烦恼。只要您很快恢复了健康，您就不会再烦恼了！仅仅靠爱是治不好您的病的。

姑母致海希利亚的信

我的意图是我这改不了的偏心、我的偏头痛和不想找麻烦的情绪促成的，如果我不是放弃了这个意图，我就会把你最近的一封信也包在一起寄给雷纳多了。你的信全没有寄出。

维廉致娜塔丽亚的信

人是好交际爱说话的动物。尽管结果可能一事无成，他也愿意把自己天赋的才能全发挥出来。正如社会上人们常常抱怨有人不准别人说话，人们也可以说有人不准别人去写，认为写不是一个孤独的人非做不可的事。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写！印成书的虽然很多，我不想谈。但有多少书信，新闻和故事，趣闻，用书信体或叙事长文写的有关某个人现实状况的作品，在秘密的流传，也只有象我现在这样生在有教养的家庭里的人才可能知道一个大概。处在我这样环境中的人，才会有这么

多时间来向自己的亲朋报告他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所从事的活动。尽管我的新朋友的写作热情使我有机会尽快地从各方面了解她们的情况，我还是要发表这样的意见，它已经在我脑海里盘旋好几天了。她们信任我，给了我一小叠信件，几本旅行日记，描写自己内心矛盾感情的材料，这样一来，我很快就了解了一切。我了解自己身边的人；我了解我将结识的人，我对他们的了解几乎胜过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受自己处境的限制，而我则凌驾在这一切之上，跟你携手并肩，不怕跟你谈这一切。在我取得信任之前，我的第一个条件仍然是与你分享这一切。这里有几封写给你的信；它们会把你引到我现在生活的圈子里来，但并不废除或绕过我的诺言。

第七章

一大早，我们的朋友便独自来到画廊，喜不自胜地观赏那些熟悉的形象；对于那些不熟的人像，总有一个标签使他得到满意的解释。肖像，如生平简历一样，本身便使人产生一种特殊的兴趣：人们在自己的周围想象不到的重要人物，都单独分出来，象摆在一面镜子前面一样放在我们面前，于是我们的主要注意力便被他吸引过去，象他自己愉快地照镜子时那样审视起他一个人来。这是一个统帅，他现在是代表着整个军队，他为之英勇奋战的皇帝和国王全隐没在他身后那阴暗的背景里。如果这个和蔼可亲的廷臣站在我们面前，好象在对我们阿谀奉承，那么我们就不会想到这个他为之成为一代风流人物的大世界。使我们的这位参观者感到惊奇的是，一些早已不在世的人跟现在仍然活

在人间、他们熟悉和亲眼见到的人，甚至跟他本人，竟如此相象！为什么象孪生兄弟一样相象的人一定是同母所生的呢？为什么神和人的伟大母亲就不能从他多产的怀里同时或间断地造出一模一样的造物呢？

最后，这位百感交集的参观者也心不由己地让一些引人注目的和惹人厌恶的面影从自己面前飘浮过去。

正在这样沉思时，主人出其不意地到来。维廉先是一惊，随后便信口跟他谈起这些画像；维廉觉得他的友好接待使自己受益非浅。因为主人十分亲切地把他领到里边的一些房间里去，使他有幸在那里看到十六世纪一些著名人物的精美肖像。这些肖像立在他周围，仿佛全是实体的活人，既不朝镜面也不朝这位看画的人看一眼，又冷静又满意，这种情感只不过仅仅是由于感到自己的存在而产生的，决不是出于任何心愿或企图。

客人高度评价了具有如此丰功伟绩的过去，主人非常满意，于是便让维廉看了看他们在画室里说到的那些人物的手迹；甚至还给他看了那些珍贵的遗物，大家都知道这都是去世的老主人使用过和触摸过的东西。

“这是我的一种诗，”主人面带微笑说，“我的想象力必须具有牢固的支柱；过去的东西，如果它现在不存在了，我也几乎不信。就是对于这些往日的遗物，我也要找到最严格的证明，否则我就不收藏它。对有文字记载的传说，我也要严加审核，我相信修道士所写的编年史；然而他们证实的东西我也很少信以为真。”

最后他把一张白纸放在维廉面前，请他写几行字，但不要签字，为此，这位客人穿过一扇也贴着裱糊纸的门走进大厅，来到画廊管理员身边。

“我很高兴，”管理员说，“看来主人对您有好感；让您从这个

门出来，就是证明。您知道他把您当成什么人了？他以为您是一位实验教育家，据他想，那个孩子出身名门，是家长委托您在他年幼时领他观察纷纭繁杂的世界，教他明了千古不变的习俗和法则。”

“他使我感到莫大的光荣，”我们的朋友说，“但我决不辜负他所说的话。”

吃早饭时他就发现他的菲利克斯围着两位小姐忙个不停。她们总是满足维廉的愿望：如果他不呆在这儿，他就到尊贵的姑妈马卡利亚那儿去，也许还会从那儿到堂兄那里去，以便弄清堂兄莫名其妙的迟迟不归的原因。这样，他就会马上变成他们家庭的一员，他可以表明他为他们大家效了不少力，无须费很大周折就能跟雷纳多处得亲密无间。

维廉回答说：

“您打发我到哪儿去，我都愿意；我走出去，是为了观察和思考；在你们身边我可以超过我的希望学到和知道更多的东西，我确信，这次出门我也会超过我的期望学到和知道更多的东西。”

“那么，你，你这个游手好闲的小家伙！你究竟要学什么呢？”海希利亚问。

而那个孩子俏皮地接口说：

“我学写字，好给你写信；学骑马，比谁都骑得好，好随时来到你身边。”

接着，海希利亚沉吟着说：

“跟同龄人中的崇拜者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走过运；跟比我小的一代人在一起，我做什么都能很快地成功。”

现在我们尽管跟我们的朋友都因感到分别在即而十分难

过，我们还是希望更明确地讲一讲这家杰出的主人的独特性格，讲一讲这位卓越人物的种种怪癖。为了不对他做出错误的判断，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这位德高望重的人物的出身和成长过程上。我们要追根问底的无非是下述情况：

他祖父曾做过驻英使馆的要员。那正是威廉·裴恩的晚年时期，这个杰出人物的高尚胸襟，纯正的动机，明智的活动，他因此而与世人发生的冲突，他所遇到的连他这个高贵的人似乎也不得不对之屈服的艰难险阻，——所有这一切都对他祖父的年轻敏感的心灵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与他祖父结下了不解之缘，促使他祖父自己去了美国。我们主人的父亲生在费城，父子二人都因在殖民地普及礼拜仪式有功而感到自豪。

这里流传着这样的格言：一个闭关自守、习俗和宗教协调一致的民族总是防范一切外来的影响和一切革新措施的；但对生活在新的土地上并努力把大家集中在一起的人们，既不能干涉他们为谋生而从事的必要劳动，也不能限制他们的习俗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十八世纪初，出现了一个奔赴美洲创业的高潮。因为每个在此地感到不舒畅的人都希望在那里成为自由人；向西方移民还在进展中的时候这种吸引力经久不衰，主要是因为去彼岸能够获得富饶的土地。在这片有人居住的地区边界上整个所谓伯爵领地还可以购买的时候，我们主人的父亲就在此地获得了大片的土地。

但在观点和志向方面父子两辈人常常发生的矛盾，这里也并不少见。我们的主人年轻时回到欧洲以后，在这里的感觉可就完全不同了；这里的已有几千年历史、不断发展和扩大、有时受压抑但从未被消灭、随后又复活和振兴并一如既往发挥无限

活力的高度文明，使他在人类将如何发展的问题上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宁愿在巨大的无限的收益中获取自己的一份，宁愿消失在人数众多的积极活动的良好团体中，跟他们一起劳作，而不愿意在过了很多世纪又在大洋的彼岸扮演奥尔弗斯①和吕库尔格②。他说："一个人在什么地方都应该有耐心，在任何地方都应该关心别人，如果要我向我的邻人让步，那末，与其为了赶走伊洛魁人③而跟他们厮杀，与其把他们骗进我以后要在那里备受折磨的泥潭，我还不如顺从授与我某种特权的国王，还不如同那些向我让步的邻人展开一次竞争。"

他管理家族的田产，善于用自由主义的思想方式加以处置，按经济法则加以调整，巧妙地把广大未被利用的邻区土地并归己有，在常被一般人称作荒野的垦殖地区以内争得并建立大片的独立区，这一切对那些谨小慎微的人来说简直只能是空想而已。

因此，在这个地区，宗教信仰自由是不言而喻的。公开的做礼拜被视为一种人们终生保持的自由的信仰；严格说来，谁都不能与众不同。

在每个居民区都可以看到相当多的高大建筑；这都是当地的地主出钱为每个教区修建的。年纪最老的人都凑到这里来会商，所有的人都聚集到这里来聆听教诲。但这个大厅还可以用来举行各种娱乐活动：举行结婚跳舞会，为节庆举办音乐会。

这一切很可能都是出自我们自己的天性。我们经常看得见老人在同一棵菩提树下开会，村民在聆听教诲，青年人在翩翩起

---

① 奥尔弗斯，古希腊神秘宗教奠基人。

② 吕库尔格，斯巴达立法者。

③ 伊洛魁人，北美印地安人一支。

舞。在严肃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乐趣也格外不同，严肃的生活态度和信仰的虔诚使人们的欢乐有所节制，唯其有所节制，我们才会保持身心健康。

如呆村民有别的想法，而且有足够的钱，那么他们就可以为不同的目的而建造不同的房屋。

如果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指社会生活和它的共同的道德准则而言，那么这特殊的宗教也就成了一种内心的甚至个人的感受，因为只有它本身在必要时才会鞭策和安慰我们的良知。如果我们的良知迟钝了，无所事事，没有作为了，那就需要受到鞭策；如果由于良心上的悔恨不安而使我们的生活很痛苦的话，那就需要得到安慰。因为良知是忧虑的亲姐妹，倘使我们由于自己的过错而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不幸，那么这忧虑就很可能转化为悲痛。

因为我们不能总是按照需要做自我反省，也不能总是由别人督促来做沉思的功课，所以就规定了礼拜天按照宗教和习俗或社会和经济的范围来讨论人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如果您在我们这儿呆上一段时间，”尤利埃特说：“您也会喜欢我们的礼拜天的。后天早上您会发现这里将是如何安静；人人都独自按照规定做自我反省。人是有局限性的造物，礼拜天就是用来反省我们的局限性的。如果有一种肉体上的病痛我们在一周的繁忙生活中没有发觉，那么我们就必须在下周初马上去找医生治疗；如果我们的不足是经济方面的或牵涉到市民的需要，那么我们的管理人员就应该召集会议研究；如果使我们苦脑的问题属于精神和道德范畴，那么我们就得去找一个朋友或主意多的人帮我们排忧解难；总之，原则上是不让任何人把那

些使他为难和痛苦的事拖到下个礼拜里去。只有一丝不苟的履行义务才能把我们从沉重的义务中解放出来。凡是我们无法解决的事，我们就只好托付给上帝，也就是托付给唯一能主宰一切的上帝。就连叔父本人也从不放过这样的考验机会；他甚至有时跟我们亲切地讨论他一时解决不了的难题；但他还是跟我们尊贵的姑妈商量的时候最多，他经常去看望姑妈。他习惯于星期日晚上问我们是不是都真心地作了忏悔，是不是一切都得到了解脱。您看得出，我们是千方百计地不使自己成为您那个团体的一员，不想参加避世的集体。

“多纯洁的生活！”海希利亚高声说，“我要服服帖帖地度过每个星期，那我就可以顺顺当当地熬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了。”

分别时，我们的朋友从那个年轻的管事那儿得到一个包裹，内附一封信，我们在这里引用几段：

“我以为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种心满意足的幸福感，这种感情甚至无论在什么人身上都能发现。当一个人的耳朵里灌满了悠扬动听的声音，并希望自己的精神和灵魂从中得到鼓舞时，我把一个名画家的优美图画放在他面前，他会对我表示感谢吗？一个绘画爱好者愿意用眼睛去看生动的形象，不喜欢人们用诗歌和小说来唤起他的想象力。有谁能够享受多方面的乐趣呢？

“但我觉得，您这位过路朋友正是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我相信，您是能够正确评价法国贵族的癫狂有多么美妙的，您不鄙视德国生活中单纯而可靠的善良意图。假如我按照自己的性格和思想方法，根据出身和地位，看不到德国中产阶级善于持家的优美的景象，我希望您能原谅我。

“但愿您对我的这一大篇描述感到满意，不要忘了我！”

第八章

是谁泄露了秘密？

“不！不！”他大声嚷着，一边激愤地匆匆走进为他安排的卧室，把烛台放在桌上，“不！这不成！可是我该向谁求援呢？我还是头一次跟他想法不同，头一回不顺从他的心愿。噢，亲爱的父亲！如果您能施展隐身法呆在这里仔细地观察我，您一定会相信我一点儿也没有变，我一直是您的忠实的听话的爱子。现在我竟不听他的了！我要违背父亲最殷切的宿愿！我该怎样吐露这一切？我该怎样表达这一切呢？不，我不能跟尤丽亚结婚。我说这话，我自己也感到惊奇。我怎样走到他面前，向他，向我亲爱的好心的父亲说这个话呢？他听了会目瞪口呆，连连摇头；这位有见地的聪敏博学的人，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真不幸！——啊哈，我知道我该向谁述说我的痛苦和烦恼，该去找谁替我求情了。只有你，柳琴德！首先我要告诉你，我是多么爱你，我要把我整个的心都献给你，接着我要恳求你：替我说说情！如果你爱我，你愿意做我的妻子，那你就替我们俩说说情吧！”

然而，要把上面这段心情激动的简短独白解释清楚，也确是颇费笔墨的。

N城的N教授有一个相貌出众的独子，八岁前父亲一直把他留给自己的妻子——一位尊贵的夫人去照管；这位夫人每日每时照料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教他做人的道理和礼节。夫人去世了，父亲立时感到由自己单独继续管教儿子实在无能为力。从

前，不管做什么，父母的意见总是一致的：他们为了一个目的费心操劳，一起决定近期要做的事，而母亲则善于把一切都办得妥妥帖帖。现在，这鳏夫的忧虑两倍三倍地增长了，现在他知道，而且天天亲眼见到，指望大学教授们教育好自己的儿子只能是奇迹而已。

处在这样的困境，他不得不去求助于他的朋友，R城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和这位长官早已谈妥为儿女联姻。这位朋友帮他出主意，劝他把儿子送进当时德国蓬勃发展起来的众多好学校中一所学校，使他在那里被培养成一个体育、德育、智育全面发展的人。

儿子倒是安置好了；父亲却又感到太孤独。他失去了妻子，心爱的儿子又远离在外；他只希望儿子能得到深造，而自己又不费什么心血。这当儿，又是那位行政长官的友谊帮了他的大忙。既然父亲喜欢换换地方散散心，两家相距再远，也不在话下。行政长官的家里也同样没有女主人，鳏居的学者发现自己的朋友有两个魅力各异的美丽的女儿；这一切都促使两位父亲越来越有信心地考虑两家的关系，指望有朝一日欢天喜地结成亲家。

他们生活在一个逍遥自在的侯国领地里，行政长官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相信自己终生都会担任这个职位，而且很有可能成为这块领地可心的继承人。现在，按照家庭和部里的计划，刘契多尔应该准备接替他未来岳父的职位。他也一步步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人们抓紧一切机会向他传授各种知识，培养他具备国务活动随时需要的办事才干：教他遵纪守法，让他学会在智慧和经验指导下行动时善于宽容；在不牺牲最高要求的情况下，考虑到习俗和惯例，使一切都适应生活的实际，这是生活的需要和生活的法则。

刘契多尔就是按照这样的要求完成他的学业的，现在，父亲和那位保护人正准备把他送进大学深造。在一切学科上，他都显示了出色的才干，此外，天资赋予他以罕见的幸运：由于热爱父亲，尊重朋友，人们怎样指导，他的能力就怎样发展；先是出于听话，随后才是出于信念。他被送到外地一个城市的大学里学习，不论从他自己的信上还是从他的老师和监护人写来的证明上看，他都是走在直接把他引到既定目标的路上。只有一点人们不以为然，那就是他有时过于激动，不能自制。父亲对此不住地摇头，那位行政长官则连连颔首。谁不希望有这样一个儿子呢！

这时，长官的两个女儿，尤丽亚和柳琴德，也都长大成人。尤丽亚是妹妹，顽皮，可爱，好动，跟她在一起决不会感到寂寞。柳琴德的特征就很难描述了，因为她纯洁，坦白，这是当时一切模范妇女身上的美德。两家经常互访，尤丽亚在教授家里找到了无穷的乐趣。

地理是教授的专业，他善于利用对地形的描绘把它讲得活龙活现。只要尤丽亚拿起霍曼印刷所发行的系列丛书中的一卷，她就立即开始比较所有的城市，作出判断，表明自己喜欢哪个，讨厌哪个；所有的港口城市她都非常喜爱；其余的城市，只有它们以许多塔楼、半球形屋顶和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引人瞩目时，她才能有几分喜爱。

父亲常让她一连几星期陪伴他那忠实可靠的朋友；她的知识和理解能力当真在加深和提高，她已经很了解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那当然只是根据所有的点和地形的主要特征。她也很注意其他民族的服装。当她的义父有时半开玩笑地问她：在这么多从窗前走来走去的漂亮小伙子当中有没有她看得上的人，

她就说："只要他外表确实出色，我就看得中！"——因为我们的年轻的大学生们置办衣帽从不缺钱，所以她常有机会饶有兴趣地看看这个，瞧瞧那个；有一次她看到一个人身着民族服饰走来，她全神贯注地端相一阵，立时想起某种外国的民族服装，最后断定，那一定是一个希腊人；她希望去参观莱比锡博览会，在那里的大街上她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服装。

在枯燥乏味、有时令人烦恼的工作之余，我们的教授除了喜笑颜开地教她功课，再也没有一刻别的快乐时光去安享。他为能培养这个如此可爱、活泼乐观、也终日使人欢乐的儿媳而暗自得意。此外，两位父亲谈妥，不让女儿猜到他们的意图；就是对刘契多尔也守口如瓶。

光阴易逝，转眼间就过去了几年。刘契多尔通过了各门考试，从大学毕业了，就连最高当局也很高兴，他们一心指望他能忠诚不渝地奉公效命，不辜负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公务人员的期望。

事情顺理成章地向前发展着，终于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刘契多尔担任下属官职干得很出色，现在由于功绩卓著如愿以偿，获得一个美差，职位的高低恰在大学教席和行政长官官职之间。

父亲跟儿子谈起了尤丽亚，从前只是给儿子一些暗示，现在则肯定地说她就是他的未婚妻和未来的夫人；父亲让儿子不要存半点怀疑，也不要讲什么条件，他绝口称颂能有这样一个有生命的宝贝儿只会安享幸福。在父亲的想象中，她早已是自己的儿媳；她不时到家里来住，欣赏那些地图、鸟瞰图和城市风景图。儿子却相反，他记忆中的那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在童年时代，由于调皮和友爱总是给他带来无限的快乐。现在刘契多尔需要骑马前往行政长官宅邸，仔细看看那个长大成人的美人儿，住上

几个星期，以便了解和熟悉整个家庭。如果两个青年男女能一如所望，情投意合，就让人给父亲捎个信，他会立刻前来给他们举行隆重的订婚仪式，使他们按父亲的愿望永结良缘。

刘契多尔来到行政长官家里，受到格外亲切友好的接待。主人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他进去换了换服装，就出来拜见主人。在他们中间，除见到了我们所熟悉的家庭成员外，他还第一次结识了长官家的半成年的小儿子，这少年虽然一向娇生惯养，但聪明和善，尽管都说他滑稽有趣，他却丝毫不动声色。此外，家里还有一位年事虽高但健康快活的老人，他安静、温和、聪明，风烛残年中仍愿随时帮助他人。紧随刘契多尔之后，又来了一个生人，这个人已经不年轻了，他仪表庄重，自命不凡，阅历丰富，到过远方不少国家，因而总是谈笑风生。他们都管他叫安东尼。

尤丽亚接待她的未婚夫，虽然很有礼貌，但未免过于殷勤；柳琴德尽力使客人喜欢全家，而尤丽亚却只盼着客人喜欢她自己。一整天大家都觉得过得非常愉快，唯独刘契多尔怏怏不乐；他一向沉默寡言，为了不致显得过分缄默，他不得不偶尔提些问题；不过他的这个举动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反响。

他的精神一点儿也不能集中，因为从第一分钟起他对尤丽亚的印象，就是既不嫌恶也不反感，只是感到疏远；相反，柳琴德却强有力地吸引了他，只要她睁大眼睛，用纯洁、安详的目光朝他一望，他的心就不禁一颤。

头一天晚上，他就是这样愁闷地走进他的卧室，一边一口气说出了故事开始的那段独白。但是，为了说明这段独白式雄辩词的激情多么符合我们所熟悉的刘契多尔的性格，我们有必要在这里作一简单的交待。

他是一个感情深沉的人，思路往往从眼下岔到别处去；因

此，在谈话和说笑时，他总显得很呆笨；他也感到自己不善应酬，所以只要话题不涉及他曾钻研过、现在正用于工作的学科内容，他总是默不作声。加之，他先后在中学和大学里屡屡受到同学们的欺骗，可叹他向他们倾吐的衷情全不顶用；因此，在他看来，任何真情的吐露都是可疑的；而猜疑又反过来妨碍着真情的吐露。他早已习惯于对父亲唯唯诺诺，因此，只要一人独处，他总用独白说出全部心里话。

第二天早上，他又振作起精神，但当尤丽亚更加愉快活泼、更加无拘无束地迎面走来时，他还是差一点没有失去自制力。她接二连三地问他作过哪些陆上和水上的旅行，问他在大学时代是怎样背着背包遍游瑞士全境，踏遍那里的高山，甚至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同时她还很想多知道一些南方大湖里那座美丽小岛的情况；而在归途中，刘契多尔肯定又是沿着莱茵河的源头经过凄清的高原，一边欣赏着千变万化的风光，一边向下走，最后自然来到美因茨和克布伦茨之间的那一片引人注目的地区，而莱茵河的河水则通过最后的障碍荣耀地流向广阔的世界，注入浩瀚的大海。

刘契多尔感到异常轻松，他兴致勃勃、娓娓动听地讲述着，尤丽亚不时兴奋地喊道：要是两个人在一起看到这一切该多好！这话又使刘契多尔心中不由得一惊，因为他感到这话简直就是对他俩未来共同生活漫步的影射。

但他很快就从故事讲述人的义务中解脱出来了：那个人称安东尼的陌生人一下子插进来说什么山泉、崖岸和时而被阻拦时而奔腾直泻的江河不足为奇，还不如直接到热那亚去观光。从那里再走不多远，就到了里窝那，这样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到这个国家的最有风趣的景致了；不见到那不勒斯，死也不能瞑目，

剩下的还有君士坦丁堡也不可错过。安东尼对远方国度的描述，使在座的人无不心驰神往，尽管他在讲述时并不怎么热情洋溢。尤丽亚激动得不得了，但还不满足。她想到了亚历山大，开罗，特别是金字塔，关于金字塔她已经从她意想中的公爹的讲课中获得了相当充足的知识。

第二天晚上，刘契多尔（刚拉上门，灯还没放下），就大声说道："你要头脑清醒！现在可开不得玩笑。要严肃对待，这你懂得，也深思熟虑过；但是，既然你不能象法学家那样去行动，那你研究的法律学又有什么用呢？你要把自己看成一个代办人，忘掉事情是有关你自己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象为别人办事那样！事情真是复杂得出奇！那个陌生人明明是在向柳琴德献媚，她面对他显露的神情，是那么美好高尚，那么亲切友爱；尤丽亚那个小傻瓜还想跟着每个人周游世界呢，真是蠢得不能再蠢了。另外，她还是一个小滑头，她对各个城市各个国家都很感兴趣，那只不过是故弄玄虚，逼得我们不得不沉默。然而，我为什么觉得一切都这么错乱混杂呢？难道行政长官本人不正是最理智、最明达、最可亲的调停人吗？你可以把你的感受和想法告诉他，他即使不能同情你，也会体谅你的。父亲对他是言听计从。两个姑娘不都是他的女儿吗？柳琴德凭什么要归这个安东·赖泽尔[①]所有？要知道，她生在这个家庭，本身就是一大幸事，她的目的也就是创造幸福。让那个水银一般躁动不安的毛丫头紧盯住那永远流浪的犹太人吧——她才是他最般配的伴侣哪！"

一早，刘契多尔走下楼来，决定跟她们的父亲谈一谈，为此他趁惯常闲暇的时刻直接去找这位长官。当他得知，长官已经

① 安东·赖泽尔，德国作家卡尔·菲利普·摩里茨（1785）的自传性小说的主人翁。歌德在罗马与摩里茨相识。

因公外出，后天才能回来时，他心里是多么难过，多么忐忑不安啊！尤丽亚好象正准备出去野游一整天，因此她一刻也不离开那位世界的漫游者；她把刘契多尔让给了柳琴德，而且笑她只配在家蛰居。如果说我们的朋友先前只远远地望望就对这少女十分钟情，那末，现在他来到她身边，便发现她的吸引力要比以往超出两三倍了。

长官家的那位好心的老友，现在顶替了外出的父亲；当初他也享受过生活，体验过爱情，而今生活已经把他压扁，他终于在自己青年时代的朋友身边找到一个安身的处所，重新振作起来。他大谈人们在选择丈夫上所干的种种傻事，讲了一些对误会解释得及时或太晚的妙趣横生的例子，使谈话充满了活跃的气氛。柳琴德显得极其妩媚动人，她认为生活中，包括恋爱结婚中，最美好的结局往往完全由各种偶然变故所决定。如果一个人可以无愧地说，他的幸福全仰仗他自己，全仰仗对自己一颗心的坚信不疑，仰仗意向的高尚和决定的及时，那就更美好，更振奋人心了。刘契多尔两眼热泪盈眶，对她的话连声表示赞同。随后，两个姑娘就都离去了。那个年老的当家人很想换个题目，讲讲别的故事；他在谈话中提到的一些有趣事例重重地刺痛了我们的男主人公的心，只有他这样有高度教养的人才会克制住自己而不致暴怒；但当他一人独处时，他的愤怒还是爆发出来了。

"我是控制住了自己！"他嚷道，"我不愿意让我那慈祥的父亲卷入这混乱不堪的局面，叫他为此伤心。我克制住了自己，因为我把这位可尊敬的老者看成两位父亲的代理人：我可以跟他谈，他肯定会把我的话转达过去，刚才他不是几乎说出了我的愿望吗。对他一般表示赞成的事，难道他会在个别场合加以谴责吗？明天早上我就去找他；我必须把我的强烈愿望告诉他。"

吃早点时，老人不在；据说，昨天晚上，他话说得太多，坐的时间太长，又比往常多喝了几口酒。大家讲了很多赞扬他的话；正是听了这些话，了解了这些事，刘契多尔才感到失望，知道不能立刻去求助于他了。当刘契多尔听人说，老人这么一犯病，七天都不能见人，他的不快心情就更加重了。

乡间的生活对社交活动大有好处，特别是当接待你的主人是有思想、有感受，而且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改善周围大自然环境的人们。幸尔这里正好具备这样的条件。行政长官本人很富有，又高居俸禄丰厚的职位，开始服务时还是单身，随后度过了多年幸福的家庭生活。设计和修建大大小小的花园，他总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夫人的爱好，乃至孩子们的愿望和奇想。后来，他发挥聪明才智，在花园里栽树修路，现在在一个游览者看来，这里处处都是各式各样独具一格赏心悦目的装修。这个家庭的年轻人也可以让他们的客人在这里一饱眼福：正如我们总喜欢把我们所建造的东西展示在陌生人面前，希望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的这一切引起他们的注意，给他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好印象。

远近地区的景色与他家朴素的设施和真正的乡村风格极为调和。丰饶的山岗和水分充足的草场纵横交错，你可以饱览整个地区的风光，决不会感到平淡无奇。虽然大部分土地都已开垦使用，此地却依旧不失令人心旷神怡的风貌。

除了庄园的住房和农田辅助用房外，还修建了一些休憩园，果木园和花草园。走出这些园子，你会突然消逝在一个小树林里，有一条能走马车的大道蜿蜒曲折地从这里穿过。在丛林中央一块相当高的山岗上盖了一个小房子，里边有一个带卧室的客厅。只要一走进房门，你就会在一面大镜子里看到反映在里

面的优美风景，为了观赏现实中这意想不到的景象，你准会急速掉转身来细看。靠近小屋的路径完全是人工铺设的，一切令人赞叹不已的景物做得那么精巧，你简直一点也看不出那是人造的。走进屋里来的，没有一个人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看看镜子里的映像，又转回身去瞅瞅大自然的风光。

在风和日丽、白昼漫长的一天，他们离开住地，围绕和穿过整个地区作了一次安排周到的野游。人们指给他看了已故慈母傍晚休息的场所，那里长着一棵挺拔秀丽的山毛榉，四周是一片空地。向前走不多久，尤丽亚指着夹在白杨和赤杨间的小溪附近那上下伸延的农田，半开玩笑地说柳琴德就喜欢在这儿做早祷。这里真美，简直无法形容！这样的风景你也许觉得到处都可以看到，但就质朴而言，别处可不会这样叫人开心，这样意味深长。然而，不管尤丽亚愿意不愿意，小弟弟却指给他看那些小凉亭和花园里幼稚可笑的设施：这一切都紧挨着一个人所共知的磨坊，不易被人发现。这一切都跟以往的岁月紧密相连，那时尤丽亚才十岁左右，她满脑子想着有朝一日当上磨坊的女主人，等两位老人去世以后，亲自上场，挑选一个好样的磨工学徒。

“那是以前的事，”尤丽亚大声说，“那时我对河边和海边的城市一无所知，既不知道热那亚，也不知道别的什么城市。刘契多尔，是您那位好心的父亲使我改变了主意，从那时起我就轻易不到这里来了。”

在形成篷盖的接骨木树丛下，她顽皮地坐在一个刚能容得下身子的小木凳上。

“嘿，这么蹲坐着，真是活受罪！”她大喊一声，腾身而起，跟她那个喜气洋洋的弟弟一起跑到前边去了。

落在后面的一对男女谨小慎微地谈着话，但处在这种场合，

他们越谈越投机，越谈越亲密。他们漫步前行，眼前交换着各种单纯的自然景物；他们冷静地观察到，明智聪敏的人类多么善于利用它们，它不仅能洞察现存的一切，而且知道自己的需要，它怎样据此创造奇迹，使这个世界能够居住，然后建立居民点，最后把到处变得人口稠密，——这时，二人的谈话已经轻轻松松地接触到了一切大小问题。柳琴德无一不给以回答，她尽管十分拘谨，却也直言不讳地说：能把远隔两地的一对男女愉快顺利地结合在一起，也是天意，是可敬的圣母指点、引导或促成的。

然而，漫长的白昼终于渐渐向晚，人们不得不想到返程。大家正打算绕道走好走的大路时，快活的小弟弟却提出走那条坎坷不平甚至有些艰险的近路。

他说："你们已经夸耀过你们的园林妙景了，你们说你们怎样美化和改善了这片地区，这里的一切都符合艺术家的眼光，都投合温柔心灵的喜爱。现在该我来夸夸口了！"

现在大家只好越过一块块农田，穿过崎岖不平的小路，甚至踏着那些偶然被抛在那里的大石块，跨过一片沼泽地带。他们看到远处仿佛杂乱地堆放着各式各样的农田机具。来到近处一看，原来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整个布置相当精巧，富有民间风味。这里，按照适当的距离排列着一个大摇轮（坐在大摇轮上，不论上去还是下来，总是处于相同的水平面上），一些别的摇荡器械，振索，跷跷板，九柱戏球道，此外，只要想得出来的可以在一个大草坪上适合多数人运动和游玩的各式各样整齐如一的器械和场地，应有尽有。

"这是我的发明，"他高声说，"这是我的园地。虽然是父亲出钱，还有一个能干的小伙子动脑筋想办法，但是没有我，智慧和金钱也不会结合在一起发挥这样的效果，可是你们还老说我

笨呢。”

一行四人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在夕阳的余晖中回到了家。安东尼已经等在那里了；然而，妹妹活动了一整天还嫌不够，又让人备好车，便乘车穿过田野访问女友去了，因为她已经两天没看见她，想得要命了。霎时间，剩下来的四个人都觉得十分困窘，甚至有人说，父亲不在家，家里的人总感到很不安宁。谈话中断了，这时快活的少爷一跃而起，走了出去，不大工夫他又带着一本书转回来，并自告奋勇为大家朗读一段。柳琴德忍不住问，他是怎么想起来要朗读的，这他一年都没做了；弟弟活泼地回答说：

“不论干什么事，到了必要的时候，我自然会想起来。别自傲，你们可没有这个本事！”

于是，他一连读了好几个地地道道的寓言，这些寓言唤起人们去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愿望，要求人们不要顾及那些即使在最幸福的时刻也约束我们的清规戒律。

“我可怎么办呢？”刚剩下一个人，刘契多尔就大声说道，“时间紧迫；我不信任安东尼；他是外路人，他是干什么的，他怎样到这个家庭里来的，他想做什么，我一概都不知道。从一切迹象上看，他是在追求柳琴德，要是这样，我对他还能抱什么希望呢？剩下的只有一件：我要向柳琴德吐露真情。我应该告诉她，她应该第一个知道。一开始，我就觉得该这么办；干吗我们非得卖弄机智转弯抹角不可呢？现在看来，开始就是终结；我希望能达到目的。”

星期六早上，刘契多尔天一亮就穿好衣服，在室内踱来踱去，反复思考着怎样跟柳琴德谈话；突然从门外传来玩笑般的口角声，紧接着门就开了。只见快活的小少爷把一个为客人送咖

啡和烤面包的男孩推在前面；他自己端着冷菜和葡萄酒。

“你在前边带路，”小少爷说，“应该先侍候客人，我习惯于自己照料自己。亲爱的朋友，瞧我今天这么早就闯到您这儿来，让您受惊了；咱们一起安安静静地吃顿早餐，然后再看看干点什么好，对别人未必能有什么指望了。小姑娘去看女友还没回来；要是不让她们分开，两个女孩子的心里话至少也得谈上两个礼拜。一到星期六，你就休想去找柳琴德了，她要按时向父亲报告家庭开支；我本来也应该参预的，上帝保佑，还是让我免了罢！一种食物，我要是知道是多少钱买来的，我就一口也咽不下去了。有一批客人明天到来，老人还没有恢复知觉，安东尼打猎去了；我们也去打猎吧！”

他们走进庭院时，猎枪、袋囊和猎犬都已备齐，于是他们便出发到田野里去了。在那里，他们只勉勉强强地猎获了一只小兔和一只可怜巴巴的小鸟。路上，他们谈起了客人、家里人以及他们之间的种种关系。也谈到了安东尼，刘契多尔不失时机地仔细探问了他的情况。快活的小少爷不无自负地担保说，这个怪人尽管做事诡秘，他还是把他看透了。

“当然，”他接着说，“安东尼是一个富商之子，他刚成年，正打算干一番大事业，准备尽情享受享受伸手可得的生活，他家就破产了。他从希望的顶峰跌了下来，但并没有气馁，他去为别的企业服务，终于为自己和家人作出再大没有的成绩。他就这样周游了世界，精细地认识了世界，透彻地了解了这个世界上错杂的贸易关系，不过什么时候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利益。他做事勤恳，为人老实可靠，所以他一直受到很多人的绝对信任。这样一来，他的朋友和熟人也就遍天下了；不难看出，他的财产也象他的熟人一样分布在世界各地，因此他就需要不时在世界四大

洲的各地逗留。”

小少爷再详细不过、再天真不过地讲述了这一切，讲述中他还穿插了不少戏谑的解说，仿佛在故意拖长自己编出来的故事。

“要知道，他已经跟父亲共事多年了！他们以为我什么也没看见，因为我什么都不管不顾；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看得更清楚，因为一切都跟我毫不相干。他把很多钱存在父亲手里，父亲呢，又很有把握地把钱用在有利可图的事业上。就在昨天他还交给那位老人一个装满珠宝的小匣；比这更大方、更美丽、更珍贵的东西，我还从来没见过，虽然只瞥了一眼，——因为这要保密的。大概这是送给未婚妻的礼物：眼下可以讨人欢心，对未来也是一个保证。安东尼是看中了柳琴德！但是，每当我看到他们俩在一起，我都不认为这是很般配的一对。那个厉害的小姑娘也许跟他更合适；照我看，她比姐姐更愿意嫁给他，有时她仔细地打量那个爱发牢骚的老头，眼神是那么热情那么兴奋，好象她已经准备好跟他一起坐到马车里，立刻远走高飞似的。”刘契多尔不想隐瞒真情，但又不知道怎样回答好，虽然他打心眼里同意他所听到的每句话。小少爷继续说道：“总之，那个小姑娘对老年人有一种反常的好感。我看，她宁愿嫁给令尊大人，也不嫁给他的儿子您。”

刘契多尔紧跟着他的同伴走，这同伴领着他在坎坷不平的地段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迈步向前；两个人都忘了打猎，反正也猎获不到多少东西。他们访问了一家佃农的庄院，在那里受到了殷勤的招待，两个朋友中的一个又吃又喝，废话连篇，十分开心，另一个却埋头沉思，考虑怎样利用新发现的情况，使自己得到好处。

听了这番讲述并发现其中的一些秘密以后，刘契多尔对安

东尼产生了莫大的信任。他一进庭院就问安东尼在哪儿，并且立刻跑到花园里去，以为一定会在那里遇到他。在灿烂的夕阳照耀下，他踏遍了花园里每一条小径，——但一无所获！什么地方也看不见一个人影。最后他走进了那个位于山头的大厅，落日的景象反映在镜面上，令人惊异不止，在耀眼的光线中他看到两个人坐在长椅上，虽然认不出是谁，却能分辨出：有一个男人在热烈地吻着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女人的手。定睛一看，眼前坐着的竟是柳琴德和安东尼，他不禁大吃一惊。他差一点没昏倒在地，但两脚却象扎了根似的，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了，这时，柳琴德友好而自然地对他表示欢迎，向里边移动了一下身子，请他坐在她的右边。他木然坐下，而当她开口跟他攀谈，问他今天白天都干了些什么，并且说她因家务缠身没能陪同，还要请他原谅时，他觉得她的声调几乎叫人难以忍受。安东尼站起身来，向柳琴德告辞；这时，她也站了起来，邀请这个留下来的人去散步。走在她身边，他一声不吭，感到很尴尬；她也显得困惑不安；如果他能稍微细心一些，他就会从她的一声深长的叹息中猜想到她是在努力隐藏自己内心的痛苦。他们走到房子附近时，她终于向他告退了；他转过身去；先是缓慢地，然后急急地向野外走去。他觉得花园太狭窄，于是快步穿过田野，只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根本无心欣赏苍茫黄昏的美景。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才静静地流着泪，把自己的全部感情流露出来，他大声说：

“我在生活中受过多少苦，可从没经受过这样撕心裂骨的痛苦！盼望中的幸福就要来到你身边，跟你手拉手、肩并肩地前进，但同时又宣告跟你永远分离。我曾坐在她身边，走在她身旁，她那飘动的长裙碰着我的身体，可是我已经失去了她！别叨念了，别老想这个了，还是沉默吧，下决心吧！”

是他自己闭口不再言语了，他默默地思考着，没有选择惯常行走的小路，而是穿过田野、草地和灌木丛大步向前走去。深夜，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高声说：

“明天天一亮我就走，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不能再忍受了！”

接着，他就和衣倒在床上了。真是幸福而健康的青年时代！活动了一天，已经筋疲力尽了，眨眼间他便酣睡了。然而黎明的曙光把他从快慰的晨梦中唤醒了；这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刘契多尔将感到这一天格外漫长。如果说他对令人欣慰的夜晚星空的优雅景色毫无觉察，是因为陷入了绝望，那么他现在敏锐地感觉到黎明时令人激动的秀丽晨光，也是因为感到前途渺茫。他认为，这世界永远如此美丽；在他眼里，这世界没有丝毫变化。但他内心的感觉却恰恰相反，周围的一切没有一样东西再属于他，他已经失去了柳琴德。

第九章

刘契多尔很快就打好了背包，但他并不打算把它带走。他没有写信，只想留几句话让马夫转告主人，就说他不回来吃午饭，也许连晚饭也不吃了，反正那马夫他是非去喊醒不可的。但他一走下楼，就发现那马夫已经在马厩前大踏步地走来走去了。

“您真的不打算骑马去吗？”那个一向性情温和的马夫懊恼地说，“我得告诉您，小主人没有一天不使性子，叫你实在受不了。昨天他出去逛了一大圈，大家想，感谢上帝，他这个星期天早上也许会歇一歇了。不料今天一大早他就跑到马厩里来大吵大嚷，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给您的马备了鞍、上了嚼，我怎么拦

也拦不住他。他飞身上马喊：‘瞧我要干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吧！都说这匹马只能慢腾腾地小跑，我要看看我能不能让它活蹦乱跳地飞奔。’他大概说了这么一些，另外还说了一些别的怪话。”

刘契多尔感到加倍的震惊，他爱自己的马，因为这匹马跟他脾性相投，和他的生活方式一致。当他知道这匹有灵性的好马竟落到一个冒失鬼的手里，他非常恼怒。他的计划破产了。在这困难关头，他本想到大学时代的一个知心朋友那里去避一避。他想起了他们往日的亲密友谊，因此朋友远在几十里以外，也不在话下了。他相信他这位善良而明智的朋友一定会给他劝告和安慰。然而，这个打算现在已经破灭了；不过，如果他有胆量，肯于迈开听从使唤的双脚，徒步走到目的地，那么这个打算也不能说是落了空。

他先得设法离开花园，进入旷野，踏上那条能引他奔向他朋友那里去的路。当他看见从左边小丛林中凸出一座奇特的木屋——人们早就告诉他那是一个神秘的所在——，他就弄不清该朝那个方向走了。然而使他最为惊异的，却是又在那中国式屋顶的长廊上，看见那位以为已经卧病多日的善良的老人正精神矍铄地在那里东张西望。老人亲切地问候他，热情地邀请他上去，他开始总找借口躲着不回答，打着手势表示拒绝。只是见到老人急急忙忙从那很陡的楼梯上摇摇晃晃地往下走，险些一头栽下来，他由于对善良的老人深表同情，才不得不迎面走过去，随老人上楼。他带着惊讶的神情走进一间舒适的小客厅；屋里只有三扇窗，从窗口望去，眼前是一派秀丽宜人的田野风光；其余的墙上全装点着或者说是覆盖着成百张铜版肖像和画像，这些肖像都是按顺序贴在墙上的，各个肖像都有一定的间隔，每个肖像还镶着彩色的花边。

“我的朋友，不是每个人都能象您一样受到我的欢迎；这是一个神圣庄严的处所，我要在这里安度晚年。社会迫使我做过一些错事，我要在这里加以弥补。我一向饮食失调，我要在这里加以调理。”

刘契多尔观看了所有的肖像，他很懂历史，因此一下子就清楚地看出，这里的一切都表现着居住者的一种历史癖好。

“在这上面的装饰线条里，”老人说，“您可以看到古代杰出人物的名字，下面是近代人的名字，所以要写上名字，因为他们的外貌是不易辨认的。但在主要位置上写着的名字，却与我的生活有直接关系，这些人的名字我在童年时就听说过了。杰出人物的名字一般是在人民的记忆中留存五十年左右，然后这名字就销声匿迹或变成传奇材料了。虽然我的父母都是德国人，但我生在荷兰，在我看来，威廉·冯·奥兰宁这位尼德兰的执政和英格兰的国王才是一切杰出人物和一切英雄的始祖。可是在他旁边，您看到的是路易十四，他是……”

要不是怕对我们的讲述人不够礼貌，刘契多尔真想打断老人的话！当他斜视了一眼腓特烈大帝及其将军们的肖像，他立刻意识到现在他又不得不洗耳恭听那些新奇的历史故事了。

纵使这个好青年尊重老人对上一代人和同代人的浓厚兴趣，纵使他不忽略老人观点的独特性，而且觉得有趣，但这些课程他实际上早在读大学时就听过了，而且以为只要听过一次就会终生不忘。他的思想飞向了远方，他不听，几乎一眼也不看。他正想毫不礼貌地冲出门外，噔噔噔地从那高高的已经糟朽的楼梯上跑下去时，突然从下边传来响亮的击掌声。

刘契多尔克制住了自己。老人把头探出窗外，听到下面传来十分熟悉的声音：

“老先生，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快从您的历史画廊里下来吧！停止您的斋戒吧，如果我们的朋友什么都知道了，那您就帮我安慰安慰他吧。我骑刘契多尔的马太不经心，马蹄铁掉了一个，我只好把它留在那边了。他会说什么呢？我这个人真蠢，尽干蠢事。”

“您上来吧！”老人说，然后转向屋里的刘契多尔：“喏，您要说点什么？”

刘契多尔沉默不语，那个任性的少爷走了进来。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好一阵子；最后大家决定立刻派马夫去把马侍弄好。

向老者告别后，两个年轻人就赶快回家去了。被拖回去，刘契多尔倒也并不怎么反对：总会有自己想做的事，至少在这四面墙里有他唯一倾慕的对象。处在这种绝望的境地，我们总是身不由己的，哪怕有人为我们出点主意或是强迫我们做点什么，我们都会感到暂时轻松一些。但是，不管怎样，刘契多尔走进自己的房间，还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奇异的感觉：好象一个人刚刚离开一家旅店的房间，由于车轴断裂不得不又返回似的。

快活的小少爷立即动手解背包，仔细地把里边的一切物件取出来放在一旁；把那些路上便于携带的节日服装堆在一起；然后，他让刘契多尔穿上长袜和鞋，帮他梳理了一下蓬乱不堪的褐色发鬈，把他打扮得百无挑剔。然后，他向后退了两步，一边从头到脚打量我们的朋友和他帮人完成的那粗劣的梳妆打扮，一边说：

“亲爱的朋友，您简直就象一个想故意招惹女性的人，甚至去会见未婚妻也够标准了。等一会儿！您会看见，到时候，我也很会炫耀我自己。这我是从军官们那儿学来的，要知道，女孩子

老是也斜着眼睛瞧他们；我已经有了军官的姿态，所以现在她们对我也要看个没够了，因为还有一个女孩子说过，我对她是多么合适。您会看到，在人们端相、惊叹和注目之余，会突然出现一些奇妙的现象，尽管它不持久，但为它消磨一点时间还是值得的。

“现在您就跟我来，帮我去体验一下这种生活！等您看见我一点一点地显出我的本性来，您就不会否认这个轻浮的孩子既有理智又有才干了。”

说完，他就拉着朋友穿过古堡里那又长又宽的甬道朝前走。“那后边，”他说，“我住过。不瞒您说，我宁可一个人孤单单地呆着，因为想讨好一切人实在太难。”

他们经过文书室时，一个仆人立刻走了出来，并给他们送来了一套祖先留下的又大又黑、完好无损的文具，纸张也没有忘记。

“我知道，他们又要在纸上乱涂什么了，”小少爷说，“到那边去吧，把钥匙给我！您到里边瞧瞧，刘契多尔！我去穿衣服，这儿会使您很开心的。一个法律顾问是不会象马厩的常客那样讨厌这种地方的。”随手他把刘契多尔推进了审判大厅。

这个年轻人立时感到又置身在一个自己十分熟悉的令人喜悦的环境里。他回想起以前的那些日子：那时他是那样酷爱事业，他也曾坐在这样的桌子旁边练习过听和写。他一眼就看出，这里原是以不同宗教信念修建的一座供奉特密斯①女神的古老庄严的家庭礼拜堂。在文卷橱里他发现了他早已熟知的文件和备忘录。以前他在首都曾管过这类事情。偶然打开一个卷橱，一份他亲手誊写的通告落到了他的手里；他所起草的通告则保存

---

① 特密斯，希腊神话中的法律女神。

在另一个卷橱里。写满字迹的纸张、公印和首席官的签字，——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回想起他那孜孜不倦钻研法律的青年时代。当他环顾四周，发现那把当初决定供他使用的行政长官的坐椅，当他想到，现在他竟敢于蔑视这个美好的位置，不怕得罪这些值得尊敬的人，他心里真是加倍的痛苦，而柳琴德的形象也仿佛离他更远了。

他很想到户外去，但他发觉他被禁闭了。那位异想天开的好友，不知是由于轻率，还是想开个玩笑，竟把他反锁在屋里了。好在我们的朋友被痛苦地拘禁的时间并不长，因为那位好友又回来了，而且请他原谅，甚至以其罕见的装束逗得他笑乐不止。他的服装的颜色和式样都很别致，透露着自然的美。此时此刻，我们再也无法否认印度人文身的美了。

“今天，”他说，“我们往日的枯燥烦闷，今天就要来一个改善了；来了好些朋友，那是一些活泼可爱的孩子，还有漂亮的少女——顽皮可笑的情种！我父亲也回来了，还有他——真是妙极了，你猜是谁？——您的父亲。现在就象过节一样，吃早点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已经在大厅里欢聚过了。”

刘契多尔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他好象透过浓重的迷雾观察这个世界，熟悉的和陌生的客人的形象在他眼中仿佛都是虚幻的影子；多亏意志坚强和心地纯洁，他才没有失去自持力，几秒钟后他又感到自己胜过所有的人。他迈着坚定的步子，紧紧地跟着他那个匆匆走在前面的好友，决心静候一切任其自然发生，决心找出产生这一切的原因。

然而，刚刚跨进大厅的门槛，他便惊呆了。他看到，在窗前那个很大的半圆形的圈子里，他的父亲正坐在行政长官的身旁，两个人都穿着节日的盛装。他以模糊的视线一个一个地观察那

两姐妹，安东尼以及其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客人。他步履蹒跚地走近父亲，父亲虽然极为和蔼可亲，但难免显得有些冷淡，不能说这不妨碍谈话时的相互信任。刘契多尔站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恨不得马上就为自己找到合适的位置；他本想坐在柳琴德的身边，但尤丽亚毫不拘谨地动了动身子，为他腾了一个座位，他只好朝她走去，而安东尼则一直留在柳琴德身旁。

在这关键的时刻，刘契多尔再一次感到自己正是掌握全面法律知识的受人委托的律师，为了证实精神的力量而重复着下列美好的格言："既然我们应该象处理自己的事情一样来处理陌生人所委托的事，为什么就不可以按照这个精神处理我们自己的事呢？"——由于在诉讼报告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他想说的话很快就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客人构成了一个平展的半圆形，刘契多尔好象就是集中点。对于自己要说的话他已成竹在胸，就是不知道该怎样开头。他发现桌子的一角放着一个极大的墨水瓶，旁边坐着一个记录员；行政长官做了一个准备说话的动作。刘契多尔想要抢先发言，但就在这一霎时，尤丽亚按住了他的手。刘契多尔一下子就泄了气，他心里明白：一切都有了定局，他是全盘都输了。

现在已经无须顾及什么目前的整个生活环境，家庭关系，社会风习和礼节了；刘契多尔两眼直视前方，从尤丽亚手心抽出手来，急速冲出门去，在场的人几乎没发觉他走了出去，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忽然到了外边。

在强烈阳光照耀下的白昼里他有些睁不开眼睛，他向前走着，躲避着别人的目光，一直走到花园高处的那个大厅。一到门口，他的双膝就不听使唤了，他冲进去，绝望地一头栽在那面大镜子下的沙发上：在这些和气而又讲规矩的人当中，唯独他心潮

澎湃，慌乱不安。过去的他和现在的他展开了搏斗，此时正是难以忍受的可怕的时刻。

他就这样在那里躺了一阵子，面颊紧紧地贴着坐垫，柳琴德的手昨天就是放在这个坐垫上。他的内心痛苦达到了极点，根本没有听见走近身旁的脚步声，只在感到有什么触动了他一下，他才霍地坐起来，这时，他看到柳琴德正站在他身边。

他猜测，她是别人打发来叫他回去的，她的使命无非是以姐妹般的柔情细语劝他回去接受违背他心愿的命运，想到这里，他高声说道：

"他们本不该派您来，因为把我从那里赶出来的，正是您，柳琴德！我不回去！如果您同情我，您就给我一个逃跑的机会，为我创造一个逃跑的条件吧！为了向您证明您是无法把我拉回去的，我要给您一把钥匙，让您打开我的心扉，看看我这样行事的秘密原因；您也好，别人也好，肯定都以为我是头脑发昏了。请您听听我的誓言吧，这誓言我早就在心里暗暗发过了，现在我要把这坚持不变的誓言大声说出来：我只愿意跟您一起生活，跟您一起度过我的青春，共享我的年华，我将对您永远忠诚爱慕，跟您白头偕老。我是一个最不幸的人，我就要离开您了，但我现在的誓言就象站在祭坛前发出的誓言一样，是这样的坚定，这样的不可摧毁。"

尽管柳琴德紧挨着他站在那里，他还是做了一个想要溜走的动作，但她温柔地把他搂在了怀里。

"您要做什么！"他大声说。

"刘契多尔！"她喊道，"不要把自己想象得这么可怜！您是我的，我是您的；我现在拥抱着您，您不要迟疑了，也拥抱我吧。您父亲对一切都表示满意了，安东尼决定和我妹妹结婚。"

刘契多尔惊讶地推推她，向后缩了缩身子。

“难道这是真的吗？”柳琴德微笑着点头。他从她的双臂里脱出身来。“让我再远远地看一看，离我这么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抓起她的双手，凝视着她的眼睛，“柳琴德，您真是我的吗？”

“一点也不错！”她回答，那充满爱怜的眼睛里闪着泪花。他把柳琴德搂在怀里，把头伸到她背后，就象一个海上的遇难者紧紧地抓住岸边的悬崖一样；大地依然在他脚下震颤。再睁开眼睛时，他那惊愕的目光落在那个大镜子里，他看到柳琴德正搂在自己怀里，他也被柳琴德搂抱着。他垂下眼睛，然后又朝镜子里看了一眼。这种感觉将终生留在一个人的记忆里。同时他也在镜面上看到了湖光山色，这风景他昨天还觉得那么可厌那么不祥，现在却觉得比任何时候都光辉灿烂。他们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吗！消除一切痛苦，这已绰绰有余了。

“我们俩并不是孤立的，”柳琴德说。他还处在惊愕之中，就看见来了很多衣着齐整、头戴花冠的女孩和男孩，他们手持花环堵住了门口。

“一切都完全变了样，”柳琴德大声说，“你瞧，安排得多么好，现在多么热闹！”

从远处传来欢快的进行曲的音乐，一大群人从宽广的大道上兴高彩烈地走过来。刘契多尔犹豫不定，没敢迎上去，好象没有柳琴德拉着他的手，他的两脚就不听他使唤似的；现在，柳琴德站在他身旁，他们等待着跟亲朋重新见面的庄严时刻，准备对家人的宽恕表示感谢。

但任性的诸神做出了另外的决定：从对面传来的喜气洋洋

的邮车号角声，突然打乱了全盘庄重的安排。

“是谁来了?”柳琴德说。刘契多尔见来的是一个局外人，不禁打了个寒噤，就是那辆车也似乎从未见过。那是一辆新的，简直是崭新的双座轻便旅行马车！马车一直驶到大厅的门口。一个风度翩翩的英俊少年从车后面跳下来，打开车门，但并没有人从车里走出来；车是空的，那个男孩爬到车里很熟练地用手拧了几下，就把车篷架推了回去，在所有走过来的客人眼里，这低矮的篷车真是一个良好的愉快兜风的工具。安东尼抢在别人头里，把尤丽亚领到车边。

“您来试一试，”他说，“看这辆小马车合不合您的心意，您将要跟我一起坐着这辆车沿着最好的道路去周游世界；我不会把您带到别的道路上去，必要时，我们会同心协力想办法的。翻山我们骑马，人家会把车子运过去的。”

“您真太好了！”尤丽亚说。

那男孩走过来，以魔术师的手法向他们展示出这部轻车的种种舒适方便的优点。

“在地上我不能感谢您，”尤丽亚提高声音说，“只有坐在这小小的带轮子的天堂里，我才能从云彩里向您表示衷心的谢意，是您把我托到这云层里来的。”说着，她跳上了车，并从车里朝他亲昵地一瞥，用手给了他一个飞吻。“现在您别进来，我要请另外一个人陪我去试车，他也应该经受一次考验。”她喊了一声刘契多尔；刘契多尔正在跟父亲和未来的岳父面面相觑，以无声的语言交流着思想感情，他很愿意坐进那辆轻便马车，因为他迫切需要离开片刻，随便怎么样去散散心。他上车坐在尤丽亚身边，尤丽亚高声告诉车夫怎么走。留下的人惊奇地目送着他们，眨眼间他们便驶出人们的视线之外，隐没在飞尘里。

尤丽亚往角落里挪了挪身子，坐得稳一些，舒服一些。

“请您背靠那个角落，亲爱的姐夫，这样咱们才好彼此看到对方的脸。”

刘契多尔：我很迷惑，很慌乱，这您是感觉到了的。我一直觉得好象是在做梦，请您帮我打破这个梦境吧。

尤丽亚：您瞧，瞧那些可爱的农民是多么亲热地向我们鞠躬致意。您到这儿来以后，恐怕还没有来过山上的这个村子。所有的人都很富裕，他们大家对我都很友好。但也没有一个人太富，因为没有谁发善心，多做一些对他们有利的事。我们坐在车上舒舒服服地走着的这条路，就是我父亲出钱修筑的，这个庄园也是他捐助建成的。

刘契多尔：我绝对相信您，也完全同意您的话。但这些小事怎么能驱除我内心的混乱呢？

尤丽亚：不要急躁！我想让您看一看世界是多么富饶和壮丽。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山上了。在山岭的背景下，这片平地显得多么豁亮啊！所有这些村落的发展都是父亲的功劳，当然也有母亲和女儿们的一份。紧挨着后面那个小镇的牧场就是地界。

刘契多尔：我发现您的情绪很怪。您好象偏偏不说您想说的话。

尤丽亚：您朝左下边看，那儿的布局多么美！高大的菩提树间的教堂，山村后面的杨树林里的公事房。所有的花园，还有那个公园，都看得一清二楚。

车夫更起劲地赶着马车。

尤丽亚：山顶上的那个小房子，您是熟悉的；那个小房子从这儿望过去，就象这儿的风景从那儿望过来一样的美。我们就

在这棵树下停下吧；现在我们的形象恰好反映在上边的那面大镜子里，他们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见我们，我们自己却不能观察自己。——往前走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不久前有那么一对男女就是在那儿清清楚楚地反映在那面大镜子里，双方对他们的亲密关系都感到很满意哩。

刘契多尔惆怅满怀，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他们默默地乘车走了一程。马车在疾驰。

“从这儿开始，”尤丽亚说，“就是难走的路了，但愿您什么时候也在这儿做件好事！下山前您再朝下边看一看：妈妈的那棵山毛榉的枝头比所有的树都高。你把车向前赶，”她接着对车夫说，“赶过这条难走的路。我们徒步抄小路穿过山谷，我们会比你先到那边的。”下车时，她提高嗓门说：“您得承认，就是那个永远流浪的犹太人，那个永无定居的安东·拉伊泽，也懂得为自己和他的同伙安排一次舒舒服服的远游，这是一辆挺漂亮挺舒适的车。”

她已经沿着山坡跑了下去；刘契多尔想着心事尾随着她，他发现她坐在一个完好的长凳上，那是以前柳琴德坐过的地方。尤丽亚请他坐在自己身边。

尤丽亚：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彼此毫不相干，——本来就该这样。象我这样一个好比水银珠似的一刻也安静不下来的人，跟您根本不相配。您不能爱这样一个造物，您觉得他很可恨。

刘契多尔越来越惊讶。

尤丽亚：您爱的当然是柳琴德！她既然是十全十美的典型，她那可爱的妹妹自然就老受排挤了！我看得出，您已经忍不住要问，是谁跟我们讲得这么详细。

刘契多尔：肯定背后有人泄密。

尤丽亚：说得对！确实有一个泄露秘密的人牵扯在里面。

刘契多尔：请您指出他是谁。

尤丽亚：马上就把他揭露出来。那就是您自己！您有一个习惯——我也说不出是好是坏——就是您总喜欢自言自语；我愿意以全家人的名义向您承认，我们都轮番地窃听过您的话。

刘契多尔（跳了起来）：竟然用这种方式让外来人上圈套，原来你们就是这样殷勤地招待客人！

尤丽亚：决不是圈套。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要窃听您和任何别的客人的话。您知道，您的床是放在隔壁的墙凹过来的墙边，墙那面有一个壁龛，通常用来当贮藏室。几天以前，我们让我们的老人到那儿去过夜，因为他的隐居室太偏僻，我们对他不放心。头一天晚上您就在那么激动的独白里说了些蠢话，那独白的内容老人第二天早晨就详详细细地讲给我们听了。

刘契多尔不想打断他的话。他拔脚走了。

尤丽亚（站起来跟着走）：解释这些，对我们又有何用！不瞒您说：即使您当初不讨厌我，等待我的命运也根本不合我的心愿。做行政官员的夫人，那太不可思议了！嫁的将是一个刚直不阿、精明强干的官员，而这个官员是应该站在一切人之上来裁决一切诉讼的，——可是他不能通过司法做到公正不偏，不管对上层还是对下层他都做不到，最糟糕的是，对他自己他也做不到公正不偏！我知道，由于父亲的正直廉洁、坚忍不拔，我母亲历尽了多少磨难。后来，可惜那已经是在母亲去世以后了，他的性情才变得温和了些，他好象置身于一个有人情味的世界，跟它和解了，这以前他可是一直徒劳无益地跟它进行着斗争。

刘契多尔（停住脚步，对所发生的这种怪事很不满意，对这种轻率的态度很气愤）：这种玩笑开一个晚上，未谓不可；但象这

样不光彩的白天黑夜的愚弄一个落落大方的客人，怎么说也是不可饶恕的。

尤丽亚：我们大家都有过错，我们大家都偷听过您的独白，但对这个过错的惩罚应该由我一个人承受。

刘契多尔：所有的人都偷听过！那就更不可饶恕了！你们在夜里施诡计捉弄我，既然自己也感到羞愧，感到不能容许，到了白天你们看着我，怎么能不拿我开心呢？我现在才看到：你们白天的活动是预先商量好了的，都是为了更牢靠地把我掌握在你们的手心里。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家庭！您父亲的公正的爱，跑到哪里去了？还有柳琴德！

尤丽亚：还有柳琴德！这是什么口气！您想说，把柳琴德想得太坏，把柳琴德拉到我们大家这个水平上来，您很痛苦，是不是？

刘契多尔：我对柳琴德很不理解。

尤丽亚：您是想说：这样一个纯洁高尚的灵魂，这样一个安稳温顺的少女，这样一个女性的模范，本身是这么善良，这么慈祥，竟也纠缠在这么一个轻浮的人群里，跟一个爱恶作剧的妹妹、一个被溺爱得不象样子的兄弟、还有一些相当神秘的人物串通一气，这是不可理解的。

刘契多尔：是的，这是不可理解的。

尤丽亚：原来您正是这个意思！跟我们大家一样，柳琴德也牵连在里边了。如果您能看到她很惶惑，注意到她几乎忍不住想把一切都告诉您，您就应该两倍三倍地爱她，不是一切爱情本身都具有十倍百倍力量的。我可以向您肯定地说：到头来，我们大家也对这个玩笑感到厌烦了。

刘契多尔：你们为什么不结束这恶作剧呢？

尤丽亚：这个我现在可以向您解释。父亲听人讲了您的头一次独白，很快看出所有的孩子都不反对姐妹掉换，马上就下决心找您父亲去了。这件事太重要了，他很忧心：只有做父亲的才懂得一个做父亲的应有的尊严。"他应该尽早知道这一切，"我父亲说，"我不希望他在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以后一气之下勉勉强强地表示同意。我非常了解他，我知道他一旦有了什么想头、爱好和打算，就很难改变，所以我很担忧。他已经习惯把他的地图、城市风景图跟尤丽亚联系在一起思考问题了，只要有一天这对年轻人在这儿定居，不再轻易地迁走，他就打算把他的地图集都放到这儿来；就连他本人也打算在我们这儿度假，总之他是一个很善良很快活的人。他应该尽早地知道，老天是多么能捉弄我们啊，简直一切都不可思议，一切都没有定准。"接着他又严肃地嘱咐我们好好照料你，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留住你。为什么父亲迟迟不归，他费了多少唇舌，花了多少心血，怎样坚持不懈地把你父亲说服了，这一切还是让他自己跟你讲吧。不说了，事情已经定了，柳琴德已经给了你。

刘契多尔和尤丽亚离开第一次歇脚的地点，缓步向前走去，中途有时停一小会儿，不过谈话始终未断；他们越过牧场，登上高地，走上另一条经过细心修筑过的道路。马车也很快地赶来了；这时，尤丽亚忽然指给她的同伴去看一幅奇异的景象：弟弟那样引以自豪的全部体育运动器械，都在那里热热闹闹地活动着，那些轮子正把很多人抛上抛下地转动着，秋千荡来荡去，每根爬杆上都有人在向上爬，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勇敢的人飞跃在无数观看者的头上！所有这一切都是少爷安排的，无非是为了让客人茶余饭后能尽情娱乐一番。

"你赶车让我们穿过下面那个村子，"尤丽亚大声说，"那儿

的人都很喜欢我，现在让他们看看我的情况是多么好。”

村子里空空荡荡，年轻人都跑到游艺场上去了，只有老头和老太太被邮车的号角声召唤到窗前和门外，所有的人都向他们鞠躬致意，为他们祈祷祝福，而且叨咕着：

“这是多么般配的一对！”

尤丽亚：这是对您的称赞！归根到底，我们俩还是很般配的；您现在反悔还不晚。

刘契多尔：但是现在，我亲爱的姨妹……

尤丽亚：说得多好听，现在您摆脱了我，又说什么“亲爱的”了！

刘契多尔：还有一句话呢！您现在肩负着重任啊。既然您已经了解，而且体察到了我的艰难处境，您为什么不跟我握握手呢？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被什么人这么不友善地捉弄过呢！

尤丽亚：谢天谢地！您已经悔罪了，现在可以饶恕您了。我不愿意嫁给您，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您压根儿就不想要我，这是任何一个女孩子也不能饶恕的。这一回握手，只是为了逗逗乐子，您要记住这一层！我承认，这不是郑重其事的，这仅仅是开个玩笑罢了。只有我原谅了您，我才能宽恕我自己。现在，大家都得到了宽恕，把一切都忘了吧！给您，我的手就在这儿！

他们紧紧地握手，表示言归于好，尤丽亚说：“瞧，我们已经回来了，又回到了我们的花园！我很快就要动身去周游世界了，以后还要回来的；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他们回到了山顶那间大厅的前面，看来大厅里已经没有人了；大家心怀不满地看到午饭的时间一再推迟，就都到外面散步去了。但安东尼和柳琴德从里边走了出来。尤丽亚从车里跳出来，奔向她的朋友，怀着感激之情跟他热烈地拥抱，高兴得忍不

住流出了眼泪。这位高贵的旅行者的脸颊一下子红了，他的表情也变开朗了，眼里闪烁着泪花，他袒露无遗地表现了一个青年的美好严肃的品质。

于是，两对情侣便追寻众亲友去了，心里的感情即使在最美的梦境里他们也没有经历过。

第十章

马夫陪同威廉父子经过一个风景优美的地区，刚一看到围住四周大片土地的高墙，就停下来，解释说：他们现在必须步行走到城门前面去，因为这一带不准骑马通过；他们拉了拉铃，城门就大开了，但一个人影也看不见；父子二人径直大踏步向一所坐落在山毛榉和橡树老林之间的闪闪发光的古堡走去。这座建筑物看上去很古怪：虽然建筑式样是古老的，却好象是新建的，似乎瓦匠和石匠刚刚离开此地；每个墙缝都象精心描绘出的装饰图案一样，很新，很完整，很悦目。

在一个饰以精美雕刻的侧门上有一个沉甸甸的金属环，它唤起他们敲门的念头，菲利克斯兴冲冲地重重地敲了敲；这个小门也自动地开了，起先，他们在一所房子的廊道里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正坐在刺绣架旁绣着一个图案美丽的织物。这个女人马上象早有通报似的起身欢迎他们，唱起一支快乐的歌曲，紧接着，从侧面的一扇小门里走出来一个女人；从她腰带上的饰物判断，人们一眼就看出她是这个家庭的决策人和精明强干的管理人。她也亲切地致意，领着这两个陌生人走上楼梯，给他们打开大厅的门；一进大厅他们便感到气氛肃穆，大厅宽敞，高大，四周的墙

上镶着木板，上方是一系列描写历史故事的壁画。有两个人迎面走来，一个是年轻的女人，一个是年事很高的男子。

那个女人立刻喜形于色地欢迎这位客人。她说："已经有人把你们当作自家人通报给我们了。我怎么向你们介绍这位先生才好呢？他是我们家的朋友，这是从最美好和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的，白天他的博古通今的交谈者，夜间他是天文学家和随叫随到的医生。"

这位朋友亲切地接口道："我也来向您介绍一下这位女子，她白天总是不知疲倦地料理家务，夜间只要需要也是随叫随到，而且永远是一个生活中乐天的伴侣。"

大家都管这个身材苗条、举止大方的美人儿叫安热拉，她接着就宣布了马卡利亚的到来；一个绿色的帷幕升了起来；两个年轻漂亮的侍女把一个轮椅推了进来，椅子上面坐着一位尊贵的半老的夫人；后边又有两个侍女抬进一张圆桌，桌上摆着可口的早点。在一个角落里沿墙围着几张坚实的橡木凳，凳上都铺了坐垫，先来的那三个大人就坐在这几个凳子上；马卡利亚坐在自己的圈椅里，面对着他们，菲利克斯却站着吃他的早点，他沿着墙壁四周漫步，好奇地欣赏着护壁上方那些骑士绘画。

马卡利亚跟维廉说话，就象跟知心朋友一样，她喜欢从精神方面绘声绘色地描述她的亲属；好象她能透过遮住每个人的特殊假面具看清他们的内心世界。维廉所认识的人，在他眼前好象变了样：这位罕见妇女的有见地的善意相待使他的健康的内核冲出了狭小的外壳，把他变得精神高尚，生气勃勃。

当这些令人愉快的问题在友好的谈话中得到完满的解决时，她对家里那位健谈的伙伴说：

"不要以为有我们的新朋友在场，您就可以借故离席。我们

约好的谈话，您不要再延缓了。我觉得，他完全有资格参加我们的谈话。”

对方反对她的意见：

“您知道，把这些事情谈清，是要花很大气力的。现在恰好正在谈那些采取巧妙的和普通的手段营私舞弊的问题。”

“我同意您的见解，”马卡利亚回答，“因为这里遇到了双重的困难。一谈到营私舞弊，似乎就要贬低手段本身的重要性，好象事情坏就坏在营私舞弊本身。你一谈起手段本身，就很难承认正是手段的彻底性和价值促使营私舞弊得以兑现。我们在此地自己的团体里，既不想最终确立什么秩序，也不想对别人发生任何影响；我们的愿望只是阐明自己的观点，所以谈话才能照常向前进展。”

“当然，”那位谨慎的先生接口说，“我们必须先问一声，我们的朋友是否有兴趣卷进这种相当复杂的问题里来，他是否愿意牺牲留在自己房间里的安静的休息。难道在既不了解全貌也不知道上次谈话结果的情况下，他愿意倾听我们的讨论吗？”

“如果我用类比方法来说明您刚才说过的这些话，那么这里的情况正象一个人攻击虚伪言行却被指责为攻击宗教。”

“是啊，您的类比很恰当，”这个家庭的挚友说，“这里说的正是很多重要人物的总的事业，是一种高尚的科学，一种重要的艺术，总之一句话，就是数学。”

“虽然我听你们讲的都是非常陌生的事，”维廉回答，“但是我总能从中理出些头绪；因为使一个人感兴趣的一切，也会在另一个人的心里引起反响。”

“但有个条件，”家庭的那个老友说，“这就是他的精神必须是自由的；我们相信您的精神是自由的，既然您坚持己见，我是

绝不会反对的。”

“不过，我们怎么安置菲利克斯才好呢？”马卡利亚问，“我看，他现在把所有的画儿都看完了，已经显得很不耐烦了。”

“请您让我悄悄地跟这位小姐说吧，”菲利克斯答道，接着小声地对安热拉说了句什么，她听后就跟他一起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她又一个人微笑着返回来；这时，家中老友正在说下面这番话：

人们在这种时候往往要表示反对或责难，甚至坦率地表示疑虑，我却不愿意首先发难。我要找到一个权威人物；有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我就可以大树底下好乘凉了。该赞扬我就赞扬，既然我高兴，我为什么非沉默不可呢？即使我说赞扬话有缺点，我看也没必要为此感到害羞。如果我发出责难，我所面临的可能就是拒绝高明的见解，这样一来，我就会招来另外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对此确实是比我理解得更透彻。我要是醒悟过来，我就会收回自己的意见。我带来一些书面材料，而且还有译文，因为我在这些事情上不大相信自己同民族的人，就象不相信我自己一样。我觉得来自远方和国外的赞同意见更为可靠。”得到了允许以后，他就开始读下面的摘录……

如果我们从自己的动机出发，不让这位可敬的先生读他的文稿，那末，我们但愿宽厚的读者不向我们诉苦，因为一切反对维廉参加这次谈话的理由在我们所处的情况下是更加有效的。我们的朋友们已经把一部长篇累牍的文件拿在手中，既然在很多地方这部东西似乎已经变得更有教益，我们认为还是不去再考验我们的恩人的耐性更为明智。摆在我们面前的稿子，我们打算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印行，现在不谈题外话，继续讲我们的故事，因为连我们自己对猜测这现存的谜也不耐烦了。

但我们还是不得不去谈及这个高贵的团体散去前非谈不可的一些事情。维廉细心地听了那段朗读以后，很随便地说："从这里我听到的是谈论天资、才干和能力多么伟大，而人们在利用它们的时候又是多么经常充满疑虑。如果要我用简短的话来概括的话，我会感叹地说：伟大的思想和一颗纯正的心，这不正是我们恳求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吗！"

所有在座的人都很赞成这明智的话语，随后他们就散去了。但那位天文学家却答应维廉在那个晴朗美丽的夜晚一起去观察星空的奇迹。

过了几个钟头，天文学家领客人沿着曲曲弯弯的阶梯登上了观星台，然后一个人离开观星台走到一个高高的圆形塔楼的很开阔的平面上去。这个观察者的周围是群星照耀和闪烁的奇妙的夜，他觉得自己真是第一次看到那显出全部壮观的高远的苍穹。要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撇开遮住太空使我们看不到亮闪闪群星的坏天气不算，妨碍我们观察的：在家里有屋顶和山墙，在户外有森林和山崖，最多的是随时出现的内心情绪的波动，而内心的不安则往往比阴天下雨和大雾弥漫的天气使人感到广阔的天空更加昏暗。

他又激动又惊讶，他闭上了眼睛。神秘莫测的东西已经不再令人感到难以捉摸了，我们的理解力远远达不到完全认识它的地步，我们真有被它消灭的危险。

"跟宇宙相比，我又算得了什么？"维廉自言自语，"怎么能跟它相比呢？我怎么能成为它的中心点呢？"沉吟片刻，他又自顾自地说："我们今晚谈话的结论可以说是揭破了这一瞬间的谜。一个人怎么能跟这无限的时空相比呢，除非他把分散在多方面的全部精神力量都集中在他本人的最深的内心，并向自己提出

这样的问题：‘如果在你自己的心中不是同时也产生某种围着一个真正的中心点旋转的永远活动的东西，你会有权设想自己是在这永远有生命的秩序的中心吗？即使你很难在自己的内心中找到这样一个中心点，你也同样会从它自身产生并由它加以证明的良好作用来认识它。’

“有谁会，又有谁能追溯往日的生活而不感到迷惑不解呢？因为他一般总会发现：他的愿望是正确的，而行为却是错误的；他的渴念应受指责，而达到的结果却是令人羡慕的。

“你常常观看星光闪烁，——难道它们不是每次都发现你各不相同吗？但它们却永远都是一样的，永远说着同样的话：‘我们始终处在等速运动中——它们会反复地说——我们测出每一天和每一小时；你不妨自问你每日每时都在干什么。’这回我倒可以这样回答：‘我没有必要为我眼下的状况感到害羞；我的意图是以适当的方式把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团结在一个高尚的家庭中；我的道路是早已确定了的。我应该研究一下这些高尚的人是怎么分开的，我要扫除障碍，不管是什么障碍。’面对这些天兵天将，你可以承认这一点，如果它们注意到了你，它们尽管会哂笑你的缺陷，但肯定会尊重你的意图，并帮助你实现这个意图。”

说着这些话，或者说转着这些念头，他环顾了一下四周。他突然看到了朱庇特，——那颗幸福的星座比任何时候都亮；他把这看作好的兆头，愉快地静观了一会儿。

紧接着，天文学家就喊他下去，象指给他看奇迹似的让他用一个放大倍数极大的精致的望远镜来看他刚才发现的那颗星座和四周的卫星。

我们的朋友在这次观察中沉醉了很长时间，然后转过身来对他的那位热爱星象学的朋友说：

“您使我逾越了一切距离，这么近地看到这个星座，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从前看这颗星的时候，我总觉得它可以跟天空中其余无数颗星相比，也可以跟我自己相比；现在，在我的想象中，它简直是不可比拟的了，所以我也就不知道我需要不需要同样近地观察一下其余的星座。它们会使我感到亲切，也会使我感到惊讶的。”

我们的朋友象往常一样继续说下去，结果说出了一些人们意想不到的话。听了天文学的一些不同意见，维廉答道：“象我在这儿观察行星这样把巨大的天体渐渐拉近，想必是你们天文专家的最大快乐。但请您允许我直说：一般说来，在生活中，这些给我们的感官以帮助的工具，往往不会在精神上给人以良好的影响。谁使用望远镜进行观察，谁就会认为自己比实际上更聪明，因为他的内心感觉和外部判断能力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文化，只有那些有能力把内心的真的东西同从外部拉近的假的东西相比较的杰出人物，才会具有这样的文化水平。我一使用望远镜进行观察，我就会变成另一个人，而且对自己很不满意；我看到的东西比我肉眼能看到的越多，这个被清晰地观察到的世界就跟我的内心越不和谐，因此，一旦看到了遥远太空的不同事物，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我就赶快把望远镜放在一边。”

听了天文学几句诙谐的解释，维廉接下去说：“我们并不想把这些望远镜或任何一种仪器排除在世外，但是对一个风俗观察家来说，重要的是研究和了解一些大家抱怨的东西是怎样潜入人类的。譬如，我相信，使用天文望远镜的习惯正是我们青年人的自命不凡的主要原因。”

谈话中已经不知不觉地过了大半夜。这位习惯彻夜工作的

天文学家建议比他年轻的朋友躺在行军床上睡一会儿，以便在日出前用清亮的眼睛来观察和迎接转瞬即逝的维纳斯星座，它恰好今天最明亮。维廉本来直到此刻为止还强撑着不睡，一听到这位好心的老人的关怀备至的劝说，立刻感到十分疲倦，于是，他往床上一倒就沉沉入睡了。

当维廉被天文学家唤醒时，维廉便猛地跳起来，奔向窗前；一时间他竟被惊呆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心情激动地高声说："多么壮观！多么了不起的奇迹！"接着，他又说了一些别的感叹的话，但他总觉得整个景色是一个奇迹，一个伟大的奇迹。

"我早就预料到，这颗可爱的星很少象今天这样满，这样亮，它肯定会使您感到惊奇的，但我不怕大家指责我太冷淡，我要大胆地说一句：我看这不是奇迹，根本不是奇迹！"

"您觉得应该怎么看呢？"维廉回答，"要知道它已经留在我心里了，我无时无刻不跟它在一起，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请您让我先怀着惊奇的心默默地观察观察，然后您再听我怎么讲吧！"停了一会儿，他又继续说："我躺得很舒服，睡得很香，我梦见我在昨天的那个客厅里，但只有我一个人。绿色的帷幕升了起来，马卡利亚的轮椅朝前移动，好象是一个有生命的动物在自动向前走；轮椅闪着金光，她穿着袈裟一般的衣服，目光很温柔；我准备跪在她的面前。云彩围着她的双脚翻卷，象把那位神圣的妇人放在翅膀上一样向上飞去；就在她那张庄严的脸浮动的地方，云团分开的中间，我看见一颗不断向上升的星，这个星穿过裂开一条缝的苍穹就跟整个星空合为一体，整个星空好象在不断地扩大，把一切都包在当中了。就在这时，您把我叫醒了；还没睡醒，我摇摇晃晃地奔向窗口，一眼就看见了那颗星，啊，我看到了什么呀？不是在梦中，是在眼前出现了那颗晨星，它是那

么美，尽管不象梦中那颗星那么亮，那么庄重！这颗真实的，在上空浮动的星，正好处在我梦中看见的那个星的位置上，它在消耗自己的光辉。我看着，不眨眼地看着，您也跟我一起看，直到眼前的景物象随着梦中的云雾一齐消逝为止。”

天文学家大声说：“这才是奇迹，真正的奇迹！您自己也不知道您说得多么妙。但愿这一切不是向我们宣告这颗闪亮的星要跟我们离别，要知道最后的离别迟早要出现。”

第二天早上，威廉急匆匆地奔向花园去寻找菲利克斯，这孩子一大早趁大家还熟睡的时候就悄悄溜出来了。令人惊奇的是，他竟在花园里看到了很多少女在干活；所有的姑娘，虽然谈不上美，但也并不丑，看上去没有一个够二十岁。她们穿着各色各样的衣服，仿佛来自各个不同的村镇，都在起劲的干活，见了他，愉快地打个招呼，又继续干自己的活。

他遇到了安热拉，她正在跑来跑去安排活茬儿，又检查又指点；客人告诉她，他是多么惊奇地看见了一群勤劳、可爱的移民。

“我们的移民，”安热拉说，“是永远都会有的，因为总要不断更换，但总是这么大的一些姑娘。因为这些姑娘一到了二十岁就跟我们这个保护地的所有居民一样，开始独立生活和劳动，大多数都嫁了人。邻乡所有想找一个勤快的好妻子的年轻人，都眼巴巴地盯着我们这儿姑娘的成长。我们的女学生也不是不准出门的，她们早就不止一次在年市上露过面，可能已经有人见过她们，相中她们，爱上她们了；有些人家呢，是眼睁睁地盼望我们家里有了位置，好把自己的女儿送到我们这儿来。”

谈完了这个情况，客人再也不能对他的新女友隐瞒自己想再看一看昨天晚上听读过的材料了。

“谈话的内容，我已经知道了个大概，”他说，“现在我还想详细了解一下谈话所涉及的每个细节。”

“幸好，”安热拉回答，“我可以马上就满足您的愿望。您这么快就了解了我们家的内情，我应该告诉您：那些材料就在我手里，我已经把它们跟别的材料放在一起，细心保存起来了。”她继续说，“我的女主人坚信眼下的谈话非常重要；她说：随便说的东西，说过就不见了，你在什么书本里也找不到；最好的东西只能到书本里去找。所以她给了我一个差事，让我从内容丰富的谈话里收集一个个好的想法，这些思想就象种子变成有枝有叶的稻谷一样从人的脑子里冲出来。她说：‘只有坚持不懈地巩固现在的东西，才能在忠实于过去的东西里找到欢乐：那时你就会发现，最好的思想已经有人说出，最美的感情已经有人表达。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种为人公认并应与之相适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常常要违背个人的意志，人总喜欢把世界想象成一开始就跟自己同时存在的。’”

安热拉又告诉客人说，这样就产生了一套丰富的档案，在多少不眠的夜里她不是给马卡利亚念念这一份，就是读读那一份；而在读的过程中又会在眼前涌现出成千的细节，就象一些水银落在地上，变成无数的小水银珠向四处流动似的。

问起这些档案的保密程度，她毫不隐瞒地说，当然只限家里最知近的人知道，但她又说，如果维廉有兴趣，她倒可以马上让他看几本，一切责任由她自己来负。

谈着谈着，他们已经离开了花园。来到了主人的府邸。他们一边向侧楼的一间房间里走，她一边微笑着说：“趁这个机会我还要告诉您一个秘密，这您恐怕想都不会想到。”她说完，就掀起一个帘子让他往一个小屋子里看；他不胜惊讶地看到他的菲

利克斯正坐在一张桌子的旁边写字，他实在一时猜不透菲利克斯这种出人意外的勤奋精神。但是，安热拉马上告诉他说：这孩子当初趁他不在的时候对她说过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写字和骑马；这时，维廉才恍然大悟。

接着，我们的朋友被引进了一个房间，屋里四壁的书橱里整整齐齐地摆着许多文献。分类栏目清楚地说明各种不同的内容，编排和序列都很醒目。维廉对这些出色工作大加赞赏，安热拉则说这里的功劳应该归于她们家的老友：他不仅单独想出了方案，而且由于眼界开阔很善于在很困难的情况下确定材料的分类。说完，她就找出了昨晚宣读过的那份手稿，而且对这位有兴趣的客人说，他不仅可以看这份材料，也可以看别的材料，不仅可以看，也可以抄。

看材料时，我们的朋友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感情，因为在这里有很多引人入胜和有价值的东西；他尤其认为那些写着一些短句，甚至连不成完整意思的句子的本子价值更大。每个短句都只是最后的结论，如果不知道它们的起因，还会以为这是奇谈怪论呢，但是每个短句又促使我们回过头来重新思考并想出个结果，促使我们从前后左右掌握产生这一系列思想的继承性。但是，基于上述原因，我们不能在这里多谈摘录材料。不过我们不能错过头一次出现的机会，我们知道应该在适当的地方把在这里得到的材料有选择地呈献在读者面前。

第三天早上，我们的朋友来到安热拉面前，不免有些局促不安。

“今天我就要告辞了，”他说，“我应该从这位尊贵的夫人那里接受最后的委托，但遗憾得很，昨天一整天都没人让我去见

她。我觉得总有点什么东西压在我的心头，触动我的思想，对这些东西我希望能得到解释。如果可能，就请您费心给我解释一下吧。”

“我想我是理解您的，”这位可爱的女管家说，“请您往下说。”

“我做的一个奇怪的梦，”他继续说，“那位可敬的天文学家说的几句话，在一个可以让人看的柜子里写着‘马卡利亚的怪癖’字样的特别加锁的抽屉，——所有这些情形都使我的内心里响起一个声音，它反复地对我说：对天上闪光体的强烈兴趣，这不只是对科学的强烈爱好，想努力认识星空；可以设想，在马卡利亚和这些星体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联系，我认为了解这种联系非常重要。

“我既不是出于好奇，也不是喜欢纠缠，这是一个精神和风俗研究家值得了解的情况，我憋不住要问，既然已经对我这样信赖了，能不能给我以特别的优待。”

“这您尽管放心，我敢向您保证，”尽人满意的女管家回答说，“虽然您的稀奇的梦对马卡利亚说来还是一个秘密，但我跟我们的朋友谈过您的惊人的洞察力，谈过您对这些深藏的秘密的出人意料的理解能力，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我们可以大胆地使您理解得更深刻一些。现在就先让我打个比喻吧！遇到难以理解的事物，人们大概都需要这样的帮助。

“讲到诗人，现实世界的最初的诗篇是隐藏在他的天性的深处，只可能从他的天性中逐渐发展和显形，在这世界上凡是诗人没有预感到的东西，诗人就什么也看不见；事实上，马卡利亚对我们的太阳系学说的态度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起初毫无表示，接着逐渐有所理解，最后才明确而肯定。开始，这些现象引起了

她的痛苦，接着使她感到快乐，而且这种喜悦又在一年年增长。但她不是在得到这位朋友之前才心平气和，感到欣慰，这位朋友的功劳您是知道的。

“作为数学家和哲学家，他一开始就不大相信，而且在很长时间里他一直怀疑这个观点是否真有根基；因为马卡利亚自己承认她早年就上过天文课，热心研究过这门学问。同时，她告诉他，她一生中有很多年把自己内心感到的东西和在外界看见的东西进行对照比较，但从来也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一致。

“那时，我们这位学识渊博的朋友就请求她准确地描述过她所看到的东西和逐渐几乎完全弄清楚了的东西，于是他稍加整理就从这里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马卡利亚心中对日心说虽然不全了然，但这个学说却很快就成了她精神活动的一个不可能缺少的组成部分。从这个前提出发，他继续进行自己的计算，马卡利亚所说的一切令人难以置信地证实了这些计算。

“我暂且只能对您谈这么些，就是关于这些我也要恳请您对任何人都只字不提。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聪明人，不管心意怎么好，难道能不把这一切看成幻想，不把这一切解释为对早年学到的科学知识的颠倒是非的回忆吗？就是家里的人也不都知道得这么详细；这些秘密的观照，这些奇妙的幻想，往往被亲人看成一种病态，有时会妨碍马卡利亚去参预社会生活，享受生活的娱乐。我的朋友，对这一切您千万要守口如瓶，就是对雷纳多也什么都不要透露。”

傍晚，我们的朋友又被请到马卡利亚面前；她说了不少令人愉悦的很有教益的话，我们这里只能选录下面几段：

“就天性而言，我们没有一个缺点能不变成优点，也没有一个优点能不变成缺点。第二种情况更加令人忧虑。最初促使我

这么想的，是我的那个性情古怪的侄儿。那个青年人，关于他您在我们家里已经听到了很多不寻常的情况；我待他，正象我所有的亲人说的那样，过于溺爱，超过了应有的限度。

“各种手艺，他从小一学就会。他埋头钻研手艺，很幸运地学到了不少知识和高超的技术。后来他在旅行中寄到家里来的，都是些最艺术、最精美、最细腻、最可爱的手工艺品，这些工艺品总能透露他正在什么地方，或是可以叫我们猜得到他的行止。

“从这里你可以断定，他好象一直是一个枯燥、冷淡、浅薄的人；就是在谈话里人们似乎也不用一般的道德观念来议论他。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有一种善与恶、美与丑的极微妙极实际的尺度，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违背过这个尺度，不管对待老人还是对待年轻人，不管是对待官员还是对待下人。但这种天生的违反常理的一丝不苟，却往往变成了他的癖性古怪的弱点：他在那些根本没有需要或不必自认应该赎罪的地方为自己想象出一种应承担的义务。

“他怎么会出去旅行，特别是他怎么准备返回，对于这一切我只能这么推测：根据他信中提到的情况看，从前他好象伤了我们这里一个女人的心，他对她的命运现在还很不放心，只有他知道她现在过得很好，他才会心安，才会感觉自己得到了解脱。其余的情况安热拉会告诉您的。请您带上这封信，求您尽力促成我们家庭的愉快的团聚。坦白地说：我很希望我在世时再和他见上一面，就是临死我也要衷心地为他祝福。”

第十一章

褐姑娘

维廉忠实而完满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以后，雷纳多面带微笑说："承蒙您使我得知家中的一切情况，我非常感激。不过我还要再提一个问题，我的姑妈最后没有让您向我转告一个看来不很重要的情况吗？"

维廉想了想，说：

"对，我想起来了。她提到过一个叫瓦莱丽娜的女子。她让我告诉您，这个女子嫁了一个好丈夫，现在生活得很幸福。"

"您使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雷纳多接口说，"我现在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因为我不必担心由于回忆起这个姑娘而触景伤情，感到内疚了。"

"也许我不该问，您和她是什么关系，"维廉说，"只要您能随便怎样关怀关怀这个姑娘的命运，您就可以不必于心不安了。"

"这是世界上少见的奇妙关系，"雷纳多说，"但跟一般人的想象相反，这决不是一种爱情关系。我完全信赖您，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您，尽管所讲的事并不完全与此有关。如果我对您说，我迟迟不归，我害怕回到我们的宅院，还有我想要了解家里情况的奇怪的办法和问题，这一切的目的无非都是为了顺便弄清这个孩子的处境，您会怎么想呢？"

"请您相信我，"他继续说，"我知道得很清楚：您认识的那些人我可能离开他们很长时间了，但不会发现他们有丝毫变化；因

此我估计回到家里很快就会同亲人们和好如初。我唯一挂虑的是，一旦谁的状况起了变化，上帝保佑，但愿变得更好。”

“您这么一说，倒引起了我的好奇，”维廉说，“是您要我等着听一个不平凡的故事啊。”

“至少对我说来，这一切是很不寻常的，”雷纳多回答，接着便讲起自己的故事来：

“在青年时代按习惯在全欧洲的各个文明国家旅行，我很小就有这个打算，只是象往常那样一拖再拖总没有实现。最近的经历吸引着我，紧紧抓住我的心，而遥远的事我从人口中听到或从信中知道的越多，它就越失去自己的诱惑力。最后，由于叔父的鼓励和朋友们催我及早走向世界的激动人心的信件，我在一切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毅然下了决心，匆匆地走了。

“我的叔父也只好立刻同意，不得不为我的旅行做了不少准备。您认识他，也了解他的个性：他总是单打一，手上的一件事不完成，其余一切都谈不上；尽管这样，他还是做了很多事，而且似乎超过了他个人的力量。我的旅行在他看来也是相当突然的；但他马上就想通了。他计划修建的，甚至已经动工了的几所建筑，停建了，因为他从来不想动用储蓄，他作为一个聪明的理财者是想另寻途径。最简单的办法是收取逾期未还的贷款，特别是欠交的租金；对债务人很宽容，不到万不得已决不索债，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名单总是交给管理人；而事情的办理则由管事人全权裁夺。细节我们一无所知；我只是偶然听说，我们庄园有一个佃农，我叔父对他欠租宽容了很长时间，最后才把他赶走，扣了他的保证金作为这次损失的微不足道的赔偿，把这块田地转租给了别人。这个人是‘田间宁静派’的一个成员，但不象他们大家那样聪明和勤劳；他由于虔诚和善良而受人热爱，又由

于有管家的弱点而被人辱骂。妻子死后，身边有一个女儿，大家都管她叫褐姑娘，虽然她有希望长成强壮而刚毅的女子，但当时却过于年轻，还干不了什么事；一句话，这个人的处境很坏，就连叔父的宽容态度也不能使他的命运变得更好。

“我打定主意去旅行，而且不得不同意采取任何手段。一切都准备好了，行李也准备就绪了，动身的日子就在眼前。一天傍晚，我又到花园里去散步，最后再看一眼那些熟悉的花草树木，突然迎面走来了瓦莱丽娜；那个少女就叫这个名字；另一个名字是绰号，那是人们根据她脸上的肤色叫开来的。她堵住了我的去路。”

雷纳多若有所思地停顿了片刻。“我是怎么了？”他说，“她是叫瓦莱丽娜吗？对，一点不错，”他继续说，“不过，还是绰号叫起来更顺口。总之，这个褐姑娘挡住了我的去路，恳切地请我在叔父面前为她和她父亲求求情。因为我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而且清楚地看到在当时为她做点什么不但很难，简直没有可能，就把这一切跟她直说了，而且把她父亲个人的过错数落了一番。

“她在回答中，态度是那样鲜明，显得那么天真可爱，表现出兄妹间的宽容，我的心被她的友情打动了；如果事情跟我的财产有关，我立刻就可以满足她的请求，使她转忧为喜了。但所牵涉的却是我叔父的进款；他已经采取了措施，下了命令；根据他那种思想方式，再说一切已成事实，你就别指望他有转变的可能。从此以后，我就觉得诺言永远是神圣的。不论谁对我提出什么请求，我都感到非常为难。我已经习惯于拒绝一切请求，即使对那些可以设法满足的要求，我也从来不答应。这种习性，这一次也表现出来了。姑娘的请求是出于她个人的意志和癖性，我的拒绝是根据义务和理智的约束，不瞒您说，这种约束在我心中未

了已经变成最严格的信条了。她提出请求，我表示拒绝，同样的话我们俩各自重复了好几次，谁也没把谁说服；灾难使她变得能言善辩，只是当她看到失败已经不可避免，她才忍不住落了泪。她那沉着镇定的性格并没有完全丧失；但他说话时却很兴奋，很愤激，因为我一直装得冷若冰霜，无动于衷，她的情绪便一股脑儿发泄出来了。我本希望结束这个场面；她却突然扑倒在我脚前，抓住我的手吻起来，抬起头来用那么善良、那么感人的充满恳求的目光望着我，弄得我一时不知所措。我赶忙把她扶起来，说了句'你尽管放心，我的孩子，我要尽可能去办！'便转身奔向旁边的一条路。'请您尽一切可能办！'她在后边大声对我说。我不知我想说什么好，只说了声'我打算'，就说不下去了。'请您办成！'她又喊了一声，显得很快活，心中充满无限的希望。我向她点了点头，就匆匆走开了。

"我不想马上去找叔父，因为我知道得非常清楚，他只要投身于整桩事，你就不能使他分心去想这件事的细节。我去找管事人；但他骑马出去了。当天晚上来了很多客人，都是给我送行的朋友。我们宴乐，直到深夜，第二天他们没有走，消闲的生活把那个求情的少女的形象从我的脑海里抹得一干二净。管事回来了，他东跑西颠，比往日繁忙得多。人人都找他问这问那。他没有时间听我说话，但我还是试着把他拦住了；我刚提到那个忠厚的佃户，他就直截了当地打断了我的话：'上帝保佑您千万别向您叔父谈这件事，免得自找烦恼。'我动身的日子已定；我需要写信，会客，拜访毗邻庄园的主人。家里的人虽然已经花了不少气力，但都笨手笨脚，一点也不能减轻我准备旅行的负担。什么事都得我亲自动手；可是，管事最后在夜里为我留出一个钟头来安顿我的银钱事务时，我又壮起胆来为瓦莱丽娜的父亲求了一

次情。

"'亲爱的男爵,'这位机智的管事人说,'就这么点小事,您何必如此挂怀不下?今天您叔父还责怪我了呢;因为您这次出走所需的费用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估计。尽管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们却很为难。事已至此,而且后患无穷,老主人很不高兴;但这种事常常难免,后果总要我们别的人承担。对于为收回拖欠债务而采取的严厉措施是他自己定的法规;他对此始终坚持不渝,想说动他,使他让步,那是很难的。请您不要干这种事,我请求您!那完全是徒劳。'

"我开始打消为人说情的念头,但并没有完全死心。因为一切成败全取决于这个管事,我就催逼他办事要温和些,公正些。一切他都答应照办,这种人的特点就是这样:答应了,他眼时也就得到安静了。我不再惹他生厌了;正事和娱乐都变得越来越繁忙!最后我坐在车里,便把家中引起我兴趣的一切都抛在脑后了。

"一个生动的印象,就象另一道伤;得它时,你对它毫无感觉。后来它才开始作痛,化脓。我觉得花园里发生的事跟这一样。每当我空闲下来,孤身一人的时候,那个找我求情的姑娘的形象就浮现在我眼前,还有那整个环境,每一棵花草树木,她下跪的地点,我从她身边跑开时所走的路,所有这一切都象一幅栩栩如生的图画在我的灵魂前面展现。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它可能被别的形象和景物蒙上阴影,完全遮住,但决不会被消灭。一到寂静的时刻,它就重现,时间越久我的原则和惯例给我带来的罪过就使我越痛苦,虽然当时态度暧昧,吞吞吐吐,第一次显得那么狼狈。

"在头几封信里我就没忘记抓紧任何一次机会向我家的管

事询问这件事的情况。他迟迟不予回答。接着他答应以后告诉我；后来他的话一直模棱两可，最后就干脆沉默了。我离家乡越来越远，中间又插进来越来越多的变故。有很多东西要我去观察，有很多有趣的活动要我去参加。那个姑娘的形象消失了，甚至连她的名字也给忘记了。想起她的时候越来越少。我跟家里人联系不是通过信，而是通过一些标记，这种怪癖没少促使我几乎把早年的处境和一切情况都忘得精光。只是现在我离家很近了，想以重利补偿家里至今的损失的时候，这种莫名其妙的懊悔——我只能说这懊悔是莫名其妙的——才又猛烈地向我袭来。那少女的形象，连同家里人的面影，都在我心中复活了，怕只怕我所造成的不幸会毁了她。我总觉得我的疏忽会导致她的毁灭，会给她带来悲惨的命运。我千百次对自己说，这种感情，说到底，只是一种软弱性的表现，我过去坚持决不应允任何事的准则只是出自害怕后悔，决不是出自什么高尚的感情。现在，恰恰是我躲避过的那种懊悔对我实行了报复，然而这种懊悔仅仅利用这个机会折磨了我一次，而不是千百次。同时，那使我痛苦的想象中的情景现在是这样甜蜜，这样迷人，我真想停留在这个想象中。我一想到那个情景，她在我手上的亲吻，我就感到热血沸腾。”

雷纳多沉默不语了，维廉赶忙高高兴兴地说：

“除了我的使命，我又作了口头的补充，所以我已经尽最大的可能为您效了力；要知道，信中最有趣的东西往往是在附言里。固然，瓦莱丽娜的情况，我知道得很少；因为关于她我只是偶然听到一点点；但她现在确实是一家富有的地主的夫人，日子过得很美满，这都是您的姑妈在我辞行时告诉我的。”

“好极了，”雷纳多说，“现在对我什么阻拦都没有了。您使

我知道我是无罪的，我们马上就回家去吧，家里的人已经等得太久了。”

维廉没有同意：

“可惜我不能陪您了；因为有一条特殊的规定我必须遵守，那就是：在任何地方不得停留三天以上，我离开的地方在一年内不准再去。我无权向您说明这个特殊规定的原因，请您原谅。”

“我感到非常遗憾，”雷纳多说，“我们竟这么快地失去了您，我呢，又不能为您做点什么。不过，您已经开始为我做好事了，如果您去看望看望瓦莱丽娜，亲自了解一下瓦莱丽娜的真实情况，然后书面的或口头的把详情告诉给我——自然当面讲，那是需要找一处第三地点来会面的——我会十分愉快的。”

又进一步讨论了这个建议；人们把瓦莱丽娜现在的住址告诉给了维廉。他一口应承去探望她；第三地点也定下来了，男爵到那儿去要带着菲利克斯，这孩子此刻还留在那两位女子的身边。

雷纳多和维廉骑在马上谈着话并辔前行，他们在喜人的草场上走了一段路程，踏上公路以后才追上男爵的马车，这辆车总算可以载着它的主人重返家园了。两个朋友决定在这里分手。维廉告辞时又亲切地说了几句话，再度答应很快就向男爵报告瓦莱丽娜的消息。

“如果说我已经考虑到，”雷纳多接口说，“我陪您一起走，只要绕一小段路就成，我为什么不亲自去探望瓦莱丽娜呢？为什么不亲眼看一看她的幸福生活呢？您对待向导都这么和蔼可亲，您怎么会不愿意跟我同行呢？我必须有一个护送者，一个道德上的辩护人，就象人们认为自己不善于处理法律事务时通常聘请法律上的辩护人一样。”

维廉说，家里的人正在盼望久别的亲人回去，要是马车单独归来，会给人留下一个可怕的印象，诸如此类等等，这些反对意见一点儿也没有打动雷纳多的心，最后维廉只好决定充当雷纳多的护送人，虽然他因担心这次拜访会产生不良后果而并不情愿。

告诉仆人到达时如何通禀后，两个朋友便踏上通向瓦莱丽娜住地的那条路。这个地区简直就象天赐的良田，极为富饶。瓦莱丽娜丈夫的田庄隶属的区域也同样富庶，农田全都是精耕细作。维廉有充裕的时间细细地观赏周围的风光，因为雷纳多始终一言不发地骑马走在他的身边。

雷纳多终于开口说：

“换另一个人处在我的地位，恐怕接近瓦莱丽娜也要装出不相识的样子哩，因为站在被自己伤害过的女子眼前，总会感到很痛苦。但我却宁愿送上门去，甘受谴责，我担心她的第一瞥目光就是对我的责备，我决不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而伪装和说谎。说谎并不能比不说谎更使我们心安。如果我们权衡一下说谎还是不说谎对我们有利，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永远不说谎总是更有好处。我们尽管放心朝前走就是，我可以自我介绍，就说您是我的朋友和旅伴。”

他们来到了那个庄院，一进院区他们就下了车。一个仪表堂堂、衣着朴素的男人迎面走来，他们都把他看成佃户了，他却自称是这家的主人。雷纳多作了自我介绍，那个庄园主好象特别高兴见到他，结识他。

他大声说：

“我妻子又要见到她恩人的侄儿了，她会说什么呢！她和她父亲欠男爵叔父的情，她会说个没完的。”

有多少奇妙的思想在雷纳多的头脑里交差盘存。“这个人看来这样能说会道，是不是他把自己的苦衷隐藏在笑脸和好言的后面了呢？他能给他的怨言披上一层这么好看的外衣吗？要不然，就是我叔父不曾使这个家庭遭到不幸？也可能是他一直蒙在鼓里？还是——”他怀着急切希望弄个水落石出的心情想，“难道事情真的不象你想象的那么糟？唉，你从来都没得到过一个准信。”这些思虑在雷纳多心中翻来覆去地出现，而这家的主人则在忙着派人去接他夫人回来，夫人到邻近的庄园作客去了。

“夫人回来以前，我只能照我的方式来接待你们，同时也可以继续干我的事，请你们跟我一起到地里去走走，看看我是怎样经营我的产业的；你们明白，作为一个大地主，我最关心的就是农业这项高尚的经济和高尚的艺术。”雷纳多不反对；维廉更高兴受教；这个乡下人占有和经营一大片土地，一切都井然有序；他做的每件事都有一定的目的；他撒的种，栽的苗，也都跟地力完全相符；这一切的处置方法和理由他都讲得头头是道，谁听了都会明白，并且认为这么做和取得这样的成果完全有可能，你会陷入一种遐想：只要发现一个专家，一切都会顺利成功。两个客人很高兴，只能夸奖和赞同。他又感激又兴奋地听了客人的观感以后，却补充说：“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们我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当然这种缺点你在任何一个一心扑在事业上的人身上都会找到。”

他带他们走进他的场院，让他们看他的工具，工具库，以及储存一切必备农具和农具附件的仓库。“人们常指责我走得太远了；”他说，“但我自己却不因此而怪罪自己。把自己的事业当作寻欢作乐的玩偶的人，乐于承担环境赋予自己的责任的人，总

是幸福的。”

两个朋友不是问这就是问那，向他提了不少问题。维廉特别满意他所作的一般介绍，而且对主人的问话一一作答；雷纳多越发陷入自己的思虑中，虽然微微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快，心情却很安定，因为他认为在这种环境里瓦莱丽娜肯定会很幸福。

当主人的妻子乘车来到门前时，大家已经回到屋里。所有的人都立刻赶出来迎接她；但雷纳多看见她走下车来，又是多么诧异，多么吃惊啊！原来不是她，不是那个褐脸姑娘，恰好相反，虽然也是一个身材修长的美丽女子，却是一个金发女子，具备金发女郎的一切优点。

她的美丽容颜和优雅举止，使雷纳多大为吃惊。他的眼睛搜寻的是褐姑娘；但面前出现的却是另一个少妇。这个少妇的特点他也没有忘记；她的言谈举止很快使他完全确信：这是在叔父身旁享有很高威望的那个法律顾问的女儿，所以她才会得到很多嫁妆，这新的一对夫妇才会得到资助。所有这一切以及别的一些情况，都是见面寒暄时这位少妇兴致勃勃地对他讲的，因为意想不到的重见简直使她欢喜若狂了。女主人和客人互问是不是见了面立刻就认出了自己：他们谈到形象都有一些变化，在这个年纪上这些变化还是相当明显的。瓦莱丽娜本来就招人喜欢，快活的心情把她从惯常的冷漠心境中拉出来以后，她就更可爱了。所有在场的人都交谈起来，而且谈得那么热烈，雷纳多只好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极力掩饰自己的灰心失望。这位朋友赶快向维廉示意，让他明白这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维廉也竭力帮助他；男爵还没见到家里的人，就想起了她，先来探望她，瓦莱丽娜一想到这一层就喜出望外，她一点也不怀疑客人有别的意图或发生了误解。

大家一直聚到深夜，虽然两个朋友很想谈谈知心话；他们一进客房，单独在一起时，才谈起知心话来。

“我觉得，我的痛苦简直没法摆脱了。我发现，由于把名字搞混了，我又加倍痛苦起来。我常看到这个金发的漂亮姑娘跟那个谈不上漂亮的黑发姑娘在一起玩；虽然我比她们大几岁，我自己也跟她们在田野和花园里跑来跑去。两个姑娘都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只记得一个女孩子的名字，结果就张冠李戴了。现在我发现，一个跟我无关的女孩子过上了在她看来最幸福的生活，天晓得另一个被抛到世间的什么地方去了。”

第二天早上，两个朋友几乎比勤劳的村民起得还早。与故人重逢的喜悦使瓦莱丽娜也早早地醒来了。她万想不到他们是抱着什么目的来吃早餐。维廉大概看出了雷纳多因为没得到黑发少女的消息非常痛苦，便把话题引向往日，引向那些儿时的游戏，引向他自己熟悉的地方，引向别的回忆，瓦莱丽娜最后很自然地提到那个黑发姑娘，说出她的名字。

还没听她说出纳霍蒂娜这个名字，雷纳多也完全想起来了；那个向他求情的少女的形象也随着这个名字回到他的脑海，强有力地攫住了他的心，他都不忍心听下去了：瓦莱丽娜深表同情地谈到那个忠厚的佃户的财产怎样被强制扣押，他怎样退了佃，搬了家，靠女儿过活，女儿只好背上这个小小的包袱。雷纳多好象失去了知觉。所幸，瓦莱丽娜的境遇是很特殊的；尽管这种境遇撕裂着雷纳多的心，他还是能在旅伴的帮助下表现得很有克制力。

分手时，主人两夫妇诚心诚意地恳求客人不久能够再来，两位客人却是半心半意地虚假地应允。一个人真心行善，一切都会成为他的幸福的预兆：根据这个道理，瓦莱丽娜总是从对自己

有利方面来解释雷纳多的沉默，雷纳多临别时明显的心不在焉和离去的匆促，虽然她是一个憨厚村民的忠实可爱的妻子，他不能不因想到男爵心中对她又复活或新产生的倾慕之情而感到喜悦。

这次奇特的会面结束以后，雷纳多说：

"本来抱着美好的希望，但我们在离码头不远的地方翻了船，现在只有一个念头使我感到安慰，使我可以暂且安安宁宁地回家去见亲人了，这就是上天把您派到我这里来，您为负起您的独特的使命不计较为了什么目的，也不计较到什么地方去。请您费心找一找纳霍蒂娜，然后捎个信给我。要是她很幸福，我就满意了；她要是不幸，您就用我的钱帮她一把。请您不要瞻前顾后，不要怕花钱。"

"我究竟应该朝哪个方向走？"维廉微笑着说，"如果您一无所知，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请您听我说！"雷纳多回答，"昨天夜里您曾看见我多么绝望，一筹莫展地走来走去，真是头昏脑胀，心乱如麻，就在那时我想起了一个老朋友，一个可尊敬的朋友，他从来没板起面孔教训过我，但他对我青年时代的成长却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他不是由于收藏了不少艺术珍品和古玩不能长期离开他的邸宅，我一定会很高兴地请他作我的旅伴的，哪管是一起走一段路程也好。就我所知，他交际极广，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能通过高贵的渠道联络的人他都认识；您到他那里去，把我刚才提出的要求讲给他听，就有希望得到他的同情，他会告诉您到什么地方或在哪个地区能找到纳霍蒂娜。我正无可奈何的时候突然想起她的父亲，他应该算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我自己一时也变得够虔诚的了，我面向讲道德的世界秩序，恳求它破例为我发一次善心。"

“还有一个困难需要解决，”维廉答道，“把我的菲利克斯放在哪儿好？在这不知去向的旅行中我不想把他带在身边，又舍不得让他离开我。我总觉得，儿子成长时期最好是跟父亲在一起。”

“不对！”雷纳多表示反对，“这是一个好心的父亲的迷误：在儿子面前，父亲总保持着一种类似专制的特权，他不承认儿子的人格，反倒对儿子的错误幸灾乐祸。因此，老人常说：‘老子英雄儿无用’。我本人对世界做过周密的观察，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道理。所幸我的老朋友也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好的答复，回头我给他写一封短信由你带去。几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对我讲了很多关于一种教育团体的问题，不过我认为那只是一种乌托邦；我觉得，面对现实的情形总有一系列理想、看法、建议和计划，它们虽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按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却又未必能够实现。因为我了解他，因为他喜欢用看得见的方式介绍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所以我对他的话从不吹毛求疵，他的话反正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肯定会给您出个好主意：您把孩子留在一个地方，不但可以放心，而且可以指望在名人指导下受到最好的教育。”

就这样骑在马上边走边谈，他们看见一个高贵的别墅，建筑的格调庄重而又清雅，房前有一个露天前厦，显赫的广阔环境里是茂密的古树；门窗紧闭，看上去一切都是那么孤寂，但并没有衰败的迹象。一个老人好象正在门前干什么活，他们从他口中探知：这是一个青年人的一部分遗产，由他不久前寿终正寝的老父亲那里继承而来。

细问下去，才知道，在这位继承人看来可惜这里的一切都已经完结，他在这里已无事可做，坐享其成不合他的性格；因此，他

便在山脚下找了一个地方，在那里为自己和他朋友修造小茅屋，还想盖一个类似猎人歇脚用的小木棚。至于向他们讲述这一切的那位老者的身份，他们也问清楚了：他是随别墅一起留下来的管家，他需要精心看管和清扫，要使祖父的产业和爱好在任何一个角落都保持不变，跟他生前留下来时一样。

他们默默地继续走了一阵子，雷纳多颇有感触地开口说：想要从头开始，是这个人的特点；他朋友反驳他说，这是不难理解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准确地说，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从头开始。

“要知道，”他提高声音说，“谁也摆脱不了前辈人受过的折磨！一个人不想抛弃眼前的娱乐，怎么能就因此责备他呢？”

雷纳多答道：

“听了您的话，我才敢承认，我自己就是只对自己创造的东西感兴趣。不是我从小培养出来的仆人，我不愿意用；不是我亲自驯的马，我不爱骑。我还要向您承认，这样想的结果是：原始的生活条件强烈地吸引了我，到文明国家和民族中去旅行也没有减弱我的这种感觉，我的想象力使我把希望寄托在大海的那一边，在那里的一些原始地带有一份先辈们忽略了的财产，就是这份财产促使我产生了实现我暗自筹措、逐渐成熟的可心的计划。”

“这个我一点儿也不反对，”维廉回答，“这种致力于新的未知的事业的想法，很不寻常，也很伟大。不过我请您还是考虑考虑：这样的事业只有依靠一个团体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您奔赴那里，依我看，您是有现成的遗产的；我的同事也有过同样的打算，他们已经在那里定居了。请您和他们联合起来，他们都是一些谨慎可靠，精明强干的人，这样一来，双方的事业才会更顺利，更有发展前途。”

就这样边谈边走，两个朋友来到了分手的地点。二人坐下来写信：雷纳多把他的朋友介绍给上面提到的那个杰出人物；维廉向他的同事报告他的新友的情况。这样自然就写出了一纸荐函；最后，他在信中又讲了讲他跟雅诺谈过的事，再一次阐明了自己希望很快从那个打着“永远流浪的犹太人”烙印的恼人的条件下解放出来的理由。

相互交换信件时，维廉忍不住又一次劝他把新的危难放在心上。

“处在我的地位，”他说，“我认为，能使您这位高贵的人摆脱内心的不安，能把一个人间的造物从他所遭受的苦难中解救出来，这是最符合我心愿的使命。这个目标可以看作人们航行时的一颗指路星宿，尽管人们并不知道在中途会碰到什么情况，遭遇什么风险。我不否认，有一种危险随时都会降临到你的头上。如果您肯信守诺言，那么我就要求您答应我不再跟这个对您如此宝贵的女人见面，我给您带来的关于她生活美满的消息您会很满意的；当然前提是我发现她确实已经很幸福或者她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幸福。但是，我不能够，也不愿意从您那里得到什么许诺，所以我要以对您说来宝贵而又神圣的事物的名义恳求您：为了您自己，为了您的亲人，也为了我，您的新交，不管有什么借口您也不要企图和您失去了的这个女人接近，您不要要求我明确指出或透露我找到她的地点，和我逗留过的地区。您要相信我所说的‘她生活得很好’这个话，您尽管卸下重负，心安神爽就是了。”

雷纳多微笑着回答说：

“那就请您费心为我去办吧，我会感谢您的。一切都委托给您了，您想怎么做就尽力去做好了。您就把我交给时间、理智或

智慧来安排吧！”

“请您原谅我，”维廉答道，“但谁知道一种爱好总会以某些可怕的形式偷偷钻到我们心里来，那么，当他看出一个朋友能够预料到不幸和慌乱势必在他的处境下给他带来的一切，他一定会很不安的。”

“我希望，”雷纳多说，“等我知道这个姑娘生活得很幸福的时候，我一定摆脱对她的思念。”

两个朋友分手后，各自走上自己的行程。

第十二章

走了一小段很舒适的路，维廉来到信里指给他的那个城市。他发现这个城市安适而又美丽；仅从城里崭新的建筑便可清楚地看出这个城市不久前遭受过一次大火灾。他按照信上的地址来到那个最后幸免于难的小区，走近一所庄重的古老房屋，从外表上看，它简直是完好无损，格外洁净。装在美丽窗框里的乌玻璃，使人从里边可以看到令人喜悦的壮丽色彩。实际上，一切东西从里面看和从外面看都是完全一样的。在这些一尘不染的房间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好几代人用过的老家具，夹杂在内的新家具很少。主人就在一间有这样陈设的房间里亲热地接待了他。室内的那些钟表为很多人的生和死打过点，它们沿墙四周摆放着，使人联想到今天正是由过去演变而来。

新到的人呈上了信，但收信人却不启封。他把信放在一边，就跟客人高高兴兴地攀谈起来，他是想直接从客人的口中了解内情。他们很快就成了好友，当维廉一反常习，仔细观察室内四

周时，这位善良的老人说：

“我家的环境使您发生了兴趣。您在这里可以看到有的东西已经保存了很多年；我们同时也不能不看到，这些东西好象是和世上一切迅速转换和变化的东西在作对。这把茶壶是我父母用过的，而且是我们每晚家庭聚会的见证。这个铜的壁炉罩一直保护着我烤火，我就用那个又老又大的钳子拨火；这里的一切情况就是这样。我的兴趣和精力所以能用在很多别的东西上，是因为我不再想改变那些夺去了这么多人的时间和精力的用在外在需要上的东西。对人所占有的东西的浓厚兴趣，使他变得富有起来，他是积聚了一份使人回忆起无关紧要东西的财富。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跟自己心爱的姑娘分手时偷了她一支别针，天天用它别胸衣，后来远出多年又把这个珍藏着的可爱的宝物带回家里来了。这在我们这儿的年轻人看来也可算是一种好品德了。”

“也有人作了这么一次长时间的远程旅行，”维廉回答说，“却心里结着个疙瘩回来了，当然，不摆脱它，他是不会快乐的。”

老人好象对雷纳多的情况一无所知，虽然他已拆封看过了信；他又把话题转回先前的感想上。

“保存占有物的顽强精神，”他继续说，“常常赋予我们最大的力量。我能使自己的住宅完好地保存下来，就应该归功于这种顽强精神。全城火起时，我家里的人也想带了东西逃走。我制止了他们，命令关上门窗；我亲自跟邻人一起去断火道。多亏我们奋不顾身地抢险，城市的这一端才保存了下来。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家的一切都跟您现在看到的一个样，跟将近一百年来一个样。”

“谈到一切，”维廉说，“您会承认，人是不能对抗时代给他带

来的变化的。”

“当然，”老人说，“但一个人活得长久一些，总会有些成就的。甚至在我们的生存范围之外，我们也能保存和守住很多东西；我们传授知识，象对待物质财富一样把它遗留给后代，因为我最关心物质财富，所以长久以来我就非常重视珍奇物品，而且想出了一些特殊的预防措施；到了晚年，我才真正看到我的愿望实现了。

“儿子往往把父亲收藏的东西散尽，自己收藏别的东西，或是采取别的方式进行收藏。但是，如果您寄希望于孙子们，寄希望于新的一代，您就会又看到同样的爱好，同样的观点。我终于在一位教育界朋友的帮助下物色到了一个能干的年轻人，只要可能，他会比我还珍视继承下来的财产，他会专心致志地收藏珍奇物品。救火时他尽全力保护了我家的住宅，所以他已经最终赢得了我的信任。他有双倍的资格占有我想遗赠给他的那些贵重东西。那些东西已经转交给他了，从那以后，我们的储藏就在奇妙地增长。

“您在这里看见的一切，不都是我们的。相反，正象您往常在典当的人那里可以看到很多不知名的宝石，在我们这里我也可以让您看到不少珠宝，这都是人家为了更好的收藏它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存在这里的。”

维廉想起了那只精致的小箱，他早就不想把它带在身边走来走去了，他忍不住把小箱拿出来让这位朋友看。老人细心地看了看这个小箱，说了说做成它的大概时间，还拿了些相似的东西给他看。维廉问起能不能把小箱打开。老人的想法可不同。

“我想，这个箱子虽然可以打开，而且不会弄坏，”他说，“但是，既然您在一个偶然机会上得到了它，您就应该再碰碰运气。

如果您生来有福，如果这个小箱不无意义，那把钥匙自然会找到的，而且就在您意想不到的地方。”

“这种事也是有的，”维廉回答。

“我就亲身经历过这种事，”老人应声说，“在这里您可以看到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在这个耶稣受难像上，身体连同头和双足是一块象牙雕成的，三十年前我就得到了；因为这是一个光辉的形象，一件艺术品，我便把它精心地保存在一个很珍贵的小匣里；大约十年前我得到了这个原有的带题词的十字架，我一时兴起，就让当代最杰出的雕刻家给他安上了胳膊。但是，这个可怜的人，他的水平跟前人相比，真是相差太远了！我可以把它摆出来，不过那并不是为了欣赏艺术的匠心，而是为了在它面前作拯救灵魂的沉思。

“现在，您可以想象得到我是多么高兴！不久前，我得到了雕像上原有的真正的胳膊。已经把它们复位了，您瞧，整个看来真是惊人的和谐！这样幸福的结合使我大为惊异，我不由得从这里看清了基督教的种种遭遇，它尽管分多少宗多少派，但最终每每在十字架前会合在一起。”

维廉啧啧有声地赞赏着这个雕像和全像奇异的聚合，添加说：

“我听从您的劝告，就把小箱子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一直放到钥匙自然而然地出现，哪怕是一直放到我的生命的终结。”

“谁的寿命长，”老人说，“谁就会看到更多的悲欢离合。”

这时，年轻的收藏家走进屋来，维廉说他已打定主意，把自己的小箱子交给他们保管。主人拿来一个黑厚的本子，把寄存的财物登记上去；按照格式和要求给存放者填写了一张领收证，但存放者主要是根据同收藏者预先讲好的特殊暗号来取物。

这一切都办完以后，他们才考虑信的内容。首先商量小菲利克斯的安置问题，老人趁机直截了当地谈了一些作为一切教育基础的原则：

“在走向生活以前，在从事任何一种事业、任何一种艺术以前，首先要学会一门手艺，而要学好它又必须限定一个范围。谁学会并掌握好一种手艺，谁就会比在一百行中都是半瓶醋更有才干。我介绍您去的那个地方，一切活动都是分科的；每一阶段都对学生进行考核，这样，每个人才会知道自己的天资究竟适合于做什么，虽然他的愿望很广，时而要干这个，时而要干那个。聪明的教育者总是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让孩子们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行业，使他们不致因为脱离个人天资误入歧途而走很多弯路。”

“另外，”他继续说，“我相信，到了那个建设得极好的教育中心，人们就会指给您前往那个善良少女家的路，她给您朋友留下了那么强烈的印象，他竟出于道义上的思想和感情，把一个无辜者不幸的价值提高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他不情愿地把她的存在变成了自己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我希望您能搬掉他心头的这块石头；因为预言有无限的力量，它能使倒下的人站起来，使弯腰的人挺起胸膛。有时，我们的命运就象冬天的一棵果树。看着它凄凉的外表，谁能想到，第二年春天，就是这僵硬的树干和七扭八杈的枝条竟会重新变绿，开花，最终结出累累的果实！我们希望会有这样的景象，我们知道必将出现这样的景象。”

第二部

第一章

远方的客人踏上人们指引的路，顺利地来到了预定地区，他们在那里将会得到很多稀有的见闻。他们面前突然展现出一个富饶的地带，那里的缓坡可以种地，稍高的山上可以养羊，山谷中宽阔的平原可以放牧。正值收获的前夕，所有的庄稼都成熟了。最先使他们感到惊异的是既看不见妇女也看不见男人，只有一些青少年在忙着准备收割，筹备愉快的丰收节庆。旅行者一一问候他们，询问头领在什么地方，但没有一个人说得出准确的地点。信上的抬头是："头领或三号收"。这里的男孩们也说不出；但他们把那个正准备上马的管事指给了他们。旅行者把自己的目的告诉了他；他觉得菲利克斯的爽朗性格很讨人喜欢，于是，他们三人便一起骑马走上了大路。

维廉已经发现，孩子们穿的衣服不仅样式各不相同，而且颜色也多种多样，这一切都给这里的少数民族平添了一种特异的外表；他正要向他的临时陪同者发问，另一番更惹眼的景象突然吸引了他的注意：所有的孩子，不管是做什么活儿的，都停止了工作，他们转过身来，在过路人面前摆出各种各样的特异姿势，不难理解，这奇异的姿态肯定是管事教给他们的。年龄最小的

孩子们双臂交叉在胸前，愉快地仰面望着天；半大不小的孩子双手放在背后，微笑着瞅着地；第三部分则笔挺地、毫无惧色地站在那里，他们双手下垂，头侧向右，站了一排，不象刚见到时那样分散在田间。

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停下来，翻身下马时，又见不少孩子摆着各种姿势站在那里接受管事的检阅；维廉问起这些姿势的意义，菲利克斯插进来兴冲冲地说：

“我应该摆哪种姿势呢？”

“不论如何，”管事回答说，“首先应该双臂交叉在胸前，严肃而愉快地、目不转睛地朝上看。”

这孩子顺从地照着做了，但不一会儿他就大声说：

“这个我不很喜欢，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要看很久吗？啊，不！”他快乐地喊道，“两个鹞鹰从西飞到东；这是一个好的预兆吧？”

“那就看你怎么解释，怎么做了，”管事答道，“现在你就到他们中间去，跟他们站在一起吧！”

他发出信号，孩子们便收了式，去做原来的活儿，或象先前那样去玩耍。

“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惊奇，您能不能给我解释解释呢？”维廉接着说，“我看这姿势和表情都是向您表示敬意的。”

“对极了，”对方回答，“一看这些问候，我就知道每个孩子处在哪个教育阶段。”

“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各阶段教学的意义？”维廉说，“要知道，既然一个人看见了它，深入了解它也就不难了。”

“按说这个要求超出了我的能力，”管事说，“但我敢向您担保，这决不是做无谓的鬼脸，其中的含义对孩子们来说虽然不

是最高尚的，却很重要，很容易理解；我们作为美德所宣讲的一切，人人都知道应该很好地保持；关于这一切既不准他们跟朋友说，也不准他们一起谈，这种教育已经修改了上百次。此外，这种秘密有很多优点；因为，如果我们一下子就把一切根据都告诉给一个人的话，他就会认为再也没有隐秘的东西了。有一些秘密，即使已经不成其为秘密了，也应该留一部分不讲出来，保持它们的隐秘形式，因为这样有助于人们养成顾惜廉耻的好品德。”

“这我懂，”维廉回答，“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也把体力训练上不可少的东西运用在智力训练上呢？也许您在别的方面会使我的好奇心得到满足。我一眼就发现了这里服装样式和颜色的花样繁新，但我还是没看到全部颜色，我只看到了从最浅到最深的一切色彩层次的几种。既然从一个样式和一个颜色的服装上分不清年长还是年幼，他们向您致敬时又在外表上采用同样的姿势以示区别，我看这外表是不能明确指出这些受教育者在年龄和学业上处在什么阶段的。”

“关于这一点，”同行者回答，“我无权说得更多。但是，我可以告诉您，您在离开此地以前一定能对您想知道的一切得到满意的解释，这话未必有错。”

他们现在把注意力转向看来已经寻到了的头领的踪迹。这位外地人不能不注意到那悦耳的歌声，他们越深入这个地区，迎面飘来的歌声就越响亮。那些男孩子，不管是做什么的，也不管是干什么活儿的，他们都在歌唱；很明显，那些歌都跟他们从事的活动相吻合；不管在哪里，只要从事同样的工作，都可以唱这些歌。如果一些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就按各自的队列相互伴唱；傍晚还可以看到有人翩翩起舞，那舞步在合唱的配合下显得那样富有活力，那样节奏分明。菲利克斯也下马相当愉快地加入

他们的合唱。看到这种使这个地区充满生气的娱乐活动，维廉真是从心底里感到愉快。

"看来，"维廉转向陪同者说，"为练唱，教师花了不少心血，否则唱歌的能力不会这么普及，这么全面。"

"是的，"对方答道，"在我们这里，唱歌是教育的第一阶段，其他一切都跟它衔接并借助它去完成。在我们这里，唤起最简单的欢乐，教授最简单的知识，都是通过唱歌来实现；甚至我们要灌输的有关信仰和道德观念的知识也借助于唱歌来传授。有助于自觉素养培育的其他优点，都跟唱歌紧密相联。我们总是教孩子们用符号把他们要唱的调写在黑板上，接着唱谱，然后在歌谱下面填上调，这样他们就可以同时训练了手、耳和眼，出人意料的很快就学会了工整而正确的书写；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按照正确的度量和准确的计算来进行和表达的，所以他们这样掌握的测量和计算的高超技能比用任何其他方式学到的要熟练得多。因此，我们经过深思熟虑，选定音乐作为我们教育的基础，从音乐分出向一切方面发展的老路。"

维廉一心想继续求教，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心理，探问为什么没有乐器的演奏。

"乐器演奏，我们并没有忽视，"对方说，"不过，那是安排在一个特别的地区，在最优美的山谷里，与外界隔绝进行练习；在那里，还考虑到了按各种乐器分类，分别在不同的地点加以教授。特别是那新学者的吱吱嘎嘎的刺耳声音只能让它们到荒野里去响，免得让人听了感到失望。就是您自己也不能否认，在秩序良好的市民社会里，没有什么比得上听邻舍笛子和提琴新手的吹奏更令人难以忍受了。

"我们的初学者也不愿干扰任何人，就是出于这种好心的考

虑，他们都自愿到荒野里去或长或短地住一段时间，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下苦功夫，尽力争取重返有人居住的世间；为此，每个人都必须经受考验，但经受不住的极少，因为在那里和在别处一样，我们总在自己的受教育者身上培养高度的自尊心。您的儿子有一个好嗓子，我很高兴，这样一来，其余的事就好办了。”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菲利克斯就要在这儿逗留，而在人们正式接受他之前他必须经受新环境的考验。他们已经听到了远方传来的欢乐的歌声。那里正在做游戏，男孩子们休息的时候都喜欢玩这种游戏。一个普通的大合唱开始了，一大圆圈人群里各音部的每个成员都顺从地按照指挥的动作发出欢快、洪亮而熟练的声音。但指挥却常常向歌唱者发起突然袭击，他一个手势就让合唱戛然而止，用指挥棒点着某一个合唱队员，要求他唱最后一个音符，并由此开始唱一支新的符合曲意的新歌。菲利克斯还是个孩子，所以一下子就混进去跟着合唱了，不过唱得很吃力。接着就让他按照第一种方式表示致意；他马上把双手放在胸前，抬头望着上面，但表情却毫无意义，不难看出，他还很不体会内中秘密的含义。

美丽的地方，热情的接待，活泼的伙伴，——这一切都使这孩子非常满意；看着父亲离去，他心里也没怎么难受；目送那匹被牵走的马，他反倒觉得更痛苦哩。但他了解到在这个地区他不能把这匹马留在身边，他也就安心了；人们告诉他，他以后会意外地得到一匹相同的又欢实又驯良的马。

既然一直找不到头领，管事只好说：

“现在我不得不向您告辞，去办自己的事；我想把您领到三人院去，他们领导着我们的圣物；您的信也是写给他们的，他们全受头领的领导。”

维廉本来就希望尽早地看一看圣物，但对方却表示反对：

“您把您的儿子留在我们这里了，为了感谢您的信任，三人院肯定会按照明智而合理的天职把一切最必要的东西都告诉您。那些可见的珍贵物品，就是我称为圣物的，全被集中在一个特别的地区，不准任何人插手，不准任何人干预。每年只在几次规定的时间里准许受教育者进来接受直观的历史教育，他们要在这里汲取感性知识，要为尽自己的义务在这里消磨一些时间。”

现在，维廉来到了一圈高墙的大门前，墙里是一片布满山谷的树林。便门接收了某种信号，自动地开了；一个老成持重的人出来迎接我们的朋友。维廉突然置身在一块巨大的绿光闪烁的空地，各种各样的树木和灌木丛把光遮得严严实实，他甚至无法透过这茂密而高大的天然植物看清那高大的围墙和宏伟的建筑。三人院的老人陆续出现，维廉受到了他们亲切友好的接待，接着便转入了一次各抒己见的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我们只能简单扼要地加以概括。

“您把儿子托付给我们，”他们说，“我们有义务使您深入了解我们的教育方法。您已经看到了一些外在形式，但看到了并不见得就立刻理解了，您想先知道些什么呢？”

“那些端庄的、罕见的问候姿势，我看到了；我很希望知道它们的意义。在您这里，外在的形式肯定是与内在的含义相联系的，反之也一样；就请您给我说明一下这个联系吧！”

“出身高贵、身体健康的孩子生来就具有多方面的天赋：大自然赋予每个人以长时间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的义务就是使这些天性得到发展，当然这些天性往往也可以自发地发展得更好。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有的，这种东西是一个人

立身的根本。如果您自己想到了它，您也会这么说的。”

维廉思索了片刻，然后摇了摇头。

三位长者出于礼貌的要求又等了一会，才大声说：“那就是敬仰！”

维廉突然愣住了。

“敬仰！”他们又重复了一遍。“所有的人生来都没有它，大概您也如此。三种致敬的姿势您已经看到了，我们是传授了三种敬仰方法，只有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它们才会有最强的力量，发挥最大的作用。第一种是对上空神明的敬仰方法。这种姿势是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以愉快的目光凝视天空，我们教未成年的孩子这么做，同时要他们相信天上有一个上帝，而上帝的形象就反映和显现在他的父母、师长和首领身上。第二种是对我们脚下的地灵的敬仰方法。倒背着的象捆在一起的双手，微笑着的低视的目光说明人们必须快活地仔细观察大地；它向我们提供活命的食粮；它赋予我们说不尽的欢乐；但也给我们无比的痛苦。如果一个人的身体负咎或无辜地受到损伤，如果是别人有意无意地伤害了他，如果地上无意志的东西给他增添了一种痛苦，他就应该好好想一想这一点：要知道这一切危险将伴随他一生。只要我们确信，这一阶段的课程学员已完全掌握，我们就尽快地把他们从这种姿势中解放出来。然后我们鼓励他振起精神，把目光投向自己的伙伴。这时，他笔直地无所畏惧地站在那里，已经不是自顾自的了，因为只有在团体中他才能跟整个世界相抗衡。其他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现在我全明白了！”维廉答道，“一大批人所以会胡作非为，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居心叵测和造谣中伤全是人的天性。谁执迷不误，他对上帝的感情就会开始冷漠，他就会蔑视世界，憎

恨自己的同类；而我们所固有的真正的自尊心就会蜕变为高傲自大。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指出这一点：难道不是有很多人都把野人对威严的现象和无法解释的突然变故的恐惧当作产生更高级的感情和更纯真的思想的种子吗？"

三位长老答道：

"畏惧是人的天性，但敬畏却不是。面对一个威严的事物，不管是了解的还是不了解的，人们都会心怀恐惧。强者跟他斗争，弱者极力回避，二者都想摆脱它；只有在短时间内把它铲除，只有他们的天性哪管是部分地重新获得自由和独立，他们才会感到幸福。天然的人一生中总要千百万次地重复这种活动；他力图摆脱恐惧而获得自由，随后，失去自由就又被恐惧所束缚，如此往复，没有休止。

"畏惧，这很容易，但令人苦恼？敬畏，这很难，但使人心安。人是不甘心情愿表示敬畏的，或者确切地说，人根本就不想这么做。敬仰，这是更高级的感情，本应该把它赐给人的天性，但这种感情只有在格外被恩赐的条件下才能自生自长，因此人们一直把这些条件视为神圣的和神明的。一切的价值都在这里，所有真正的宗教的要义都在这里，按照所尊崇的对象来说只存在三种宗教。"

三位长者中止了谈话。维廉默默地思考了一会儿；但是，因为他内心里并没有感觉到有勇气来解释这些奇妙的话语，所以他便请求继续作些解释。三位长者立即慷慨地满足了他的要求。

"建立在恐惧基础上的宗教，在我们这里决不会得到承认，"他们说，"如果一个人心中产生的是一种敬畏，那么他就会由于尊敬别人而受到别人的尊重，因为这不同于前一种情况，所以他

保持着内在的统一。建立在敬仰上天神明基础上的宗教，我称之为非基督教，这是各民族的宗教，是人从低级恐惧得到解脱的幸福的开始。不管名称如何，一切异教都属于这一类。第二种宗教是敬仰与我们相同的人，我们称它为哲人的宗教，因为处于世界的中心点上的哲学家必须把一切较高的东西拉低，把一切较低的东西提高，否则他就不配享有哲学家这一智者的称号。因为他能洞察他和自已的同类的关系，也就是他和全人类的关系，以及他和地面上周围环境的必然和偶然的关系，所以从宇宙意义来看只有他是生活在真理之中。现在我们来谈第三种宗教，它所敬仰的是我们脚底的地下的东西，我们称它为基督教，因为在基督教中这种思想表现得再清楚不过。这是人类所能达到和必须达到的最后阶段。但从属于它的都有什么呢？大地上除去出现了更高的祖国的概念以外不仅没有多少改善，而且还把卑贱和贫穷，嘲笑和鄙视，侮辱和灾难，痛苦和死亡一律看成神意，甚至罪孽本身和犯罪行为也不被当作障碍，而是被当作促进神圣的东西受到尊崇和爱护。诚然，在一切时代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痕迹，但痕迹还不是目的；目的已经达到，人类不会倒退，可以说，基督教既然已经产生，就不会再消失了，因为它是神的化身，不能解体。”

“您到底最信仰哪一种宗教呢？”维廉问。

“三种宗教都信，”三个人回答他说，“因为它们合在一起才能产生真正的宗教，从这三种敬仰中会涌现最高的敬仰，对自身的敬仰，而那三种信仰会再从这一种信仰中发展起来，这样，人才发展到他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地步，就是上帝和自然赋予的最好的地步，甚至可以说是他可能停留的这种高度，不会再被高傲和自负带到鄙俗的田地。”

“对这种信仰，也就是对这样阐述的信仰，我并不感到陌生，”维廉接口说，“它跟我们在生活中常听到的很多东西完全一致，不同的只是使别人分开的东西，却使你们结合起来。”

他们回答他说：“这种信仰现在已经被人类的大多数所接受，只不过是不自觉的罢了。”

“什么时候？表现在哪里？”维廉问。

“表现在信仰的象征上！”他们高声说，“因为第一信条是非基督教的，这是属于一切民族的；第二信条是基督教的，这是属于那些跟苦难作斗争而又在苦难中被人颂扬的人的；最后，第三信条，是向我们宣扬充满神圣村社精神的学说，也就是最高级的善人和智者的学说。这三个神人的名字既然是表现他们的信仰和应许的象征，难道就不能公正地认为他们是最高的统一体吗？”

“谢谢您的讲解，”维廉说，“我是一个成年人，而且对这三种思想并不陌生，您还给我作了这么清楚这么详尽的解释，因此，我一想起您向孩子们灌输这高深的学说时最初是通过感性符号，然后用象征性的类比手段，最后才做高深的讲解，我真是由衷的赞成。”

“不错，”三位长者回答，“但现在您应该多知道一些，您才相信您的儿子是托付给最理想的人了。不过，这只能留待明天早上去做了；您休息吧，好好养养精神，明天早上好精力充沛地跟我们一起去探一探这个奥秘。”

第二章

我们的朋友和那位最老的长者手拉着手穿过一个富丽堂皇

的大门，走进一个圆形的或者说八角形的大厅，那里绘画琳琅满目，客人看了不禁大为惊疑。他心里很清楚，他所看见的一切肯定有重要的意义，虽然他一时还不能理解。他刚想问一问他的陪同者，这位老者却请他迈步跨入一间画廊，那画廊只有一扇门可以出入，四周是一个花草繁盛的大花园。但是更惹人注目的并不是这令人喜悦的天然的装饰，而是那面画满了绘画的墙壁，客人不要浏览很久就会发现，这里的绘画全取材于以色列人的圣书。

老人说：

“我们就是在这里传授我简称为非基督教的宗教。它的内容来自世界史，但它的表现形式却是一些个别事件。只有以各民族的各种命运的重演为例才能理解这种宗教。”

“我发现，”维廉说，“您非常敬仰以色列人民，它的历史是我们叙述的基础，确切地说是我们叙述的主要对象。”

“正象您所看到的，”老人答道，“您将发现，从墙脚到柱顶所列举的是同时发生而又同等重要的情节和事件，因为在所有的民族中都有同等重要和意义相同的传说。”

参观者继续向前走。维廉看到的大多是熟悉的内容，但刻画得比他往常见到的更生动，更有意义。他只对很少的几幅画请求给以解释；实在憋不住了，他才又问人们为什么不选取别的民族的历史，而选取以色列的历史。

针对这个问题，老人答道：

“在基督教以外的一切宗教中——以色列的宗教也在此列——这种宗教有很多优点，我这里只能讲一部分。在异教的法庭面前，在各民族的上帝的裁判面前，不能问它是不是最优秀的民族，只能问它是不是延续下来了，它是不是保持了自己的民族

特性。以色列民族远远不符合这一条件，它的首领、法官、乡长和预言家曾千百次地就此提出责难；它不具备别的民族的优点，却具有跟他们相同的缺陷，但那是从独立性、坚定性和勇敢性来看的，如果说它缺乏这些特性，但就坚强性来说任何民族也比不上它。它是世上最刚毅的民族，为了世世代代赞颂耶和华的名字，它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世界上最刚毅的民族。因此我们树它为楷模，把它当做主要图象，把其他民族当做镜框。”

“同您争辩，是很不礼貌的，”维廉回答，“因为我应当聆听您的教诲。请您再给我讲讲这个民族的其他优点，或者直接谈谈它的历史和它的宗教的优点。”

“最主要的优点就是它有一本极好的圣书的集子，”对方回答，“这个集子编得很出色。它排除了外来的部分，形成了一个虚假的整体。它的完整性足以使我们感到满意，它的残缺不全足以引起我们更大的兴趣；其中的粗野足以激起我们的愤怒，其中的温柔足以抚慰我们的心；这些书里，又有多少相互矛盾的东西同样值得称赞！”

主要绘画的顺序以及上下较小的配画与主画之间的关系，使这位客人产生了很多联想，以致他连那些重要的讲解都没有听到，这样一来，他的陪同者便不得不首先想方设法转移他的注意力，而不是去引他看这看那。

那位最老的长者趁机说：

“以色列宗教的另一个优点我也应该在这里提一提：它不赋予它的神以固定的形象，它准许我们随意把尊贵的人的形象加之于它的神，相反，也可以通过野兽和怪物的形象来表明低级的偶像崇拜。”

在浏览整个大厅的短短时间里，在我们的朋友的眼前又一

次展现了全世界的历史，不过，对问题的看法有不少地方在他看来都是新的。绘画的排列和陪同者的讲解，使他产生了不少新的看法；此外，想到菲利克斯可以通过这些有价值的形象的材料接受对他终生起作用的影响，完整的思想和以普通形式出现的各种事件，就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他亲身经历似的，维廉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最后，他竟然以孩子的眼光来观察这些绘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对此是百分之百的满意；就这样，观赏者们来到了悲苦的混乱的年代，终于到达了城池和庙宇的毁灭，全民族的被屠杀，被流放和被奴役。这个民族此后的种种遭遇都以机智的方式写成了寓言，因为同样遭遇的一种历史的、现实的描述是可以超出高贵的艺术界限之外的。

这时，他们正在观赏的画廊突然关闭了，维廉发现已参观完毕，不由得感到很诧异。

"我发现，"他对引导他的人说，"这个历史进程有一个漏洞。你们破坏了以色列人的寺院，驱散了那里的人民，但并没有指出那里不久前曾有一个神人布过道，不过谁也没有听见过。"

"象您所要求的这样做，恐怕是错误的。那个神人的生活同他所处时代的世界历史没有任何联系。他的生活是个人的生活，他的学说只是针对个别人的学说。同整个民族及其成员共同发生的事件，才属于世界史和世界性的宗教，我们认为这个宗教就是第一宗教。只在个人内心发生的东西属于第二宗教，即智者的宗教；耶稣在世时四处提倡和传播的就是这种宗教。因此，外在的东西到这里就结束了，现在我请您去看内在的东西。"

一扇门开开了，他们走进一个同前者相似的画廊；维廉一眼便认出了圣经第二部的绘画。这些画与第一部分不同，好象出自另一个人的手笔。一切都显得更加柔和，不管是形象、动作、

环境，还是光线和色彩。

“您会发现，”从绘画的一个部分前面走过去以后，陪同者说，“这里既没有行动，也没有史实，只有奇迹和譬喻。这里所描绘的，是一个新的世界，用的是新的外部表现与新的内在思想相结合的手法，在前一个画廊的那些画里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思想的表现。这个新的世界是通过奇迹和譬喻建设起来的。第一批绘画是使一般的东西变成特殊的东西。第二批绘画则是使特殊的东西变成一般的东西。”

“我有个请求，”维廉接下去说，“希望您能三言五语简单说明一下背景情况，这一点我觉得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它们的意义虽然很深刻，但却很自然，”对方说，“有了例子，您就会很快理解它。再也没有什么比吃和喝再一般，再平常的了；相反，不平常的是把贪杯看得高贵，把饭食复杂化，以致难以满足。再也没有什么比疾病和身体上的缺陷更平常的了；但通过精神的或类似精神的手段使它消失，减轻，那就是不平常的事了，正因如此才出现了令人惊奇的奇迹，结果使平常和不平常，可能和不可能都合二而一了。在譬喻里，寓言里，我们看不到任何自相矛盾的东西，在这里只有高尚的，不寻常的，无法企及的东西，也就是只有意义，理解和概念。如果这意义体现在一个一般的、平常的、可理解的形象中，如果它因此而在我们的面前变成活生生的、现实的、真正的东西，使得我们能够吸收它，抓住它，理解它，能够象对待自己同类一样的对待它，那就是出现了一个堪与第一个奇迹相媲美的，甚至可说是更高一筹的奇迹。这里所说的是一种活的学说，一种不会引起任何争论的学说；没有人谈论它对还是不对；对还是不对，它都从不自相矛盾。”

画廊的这一部分比较简短，确切地说，这只是围绕内庭的画

廊的第四部分而已。只要浏览过第一部分，就会很想在这里逗留；人们喜欢在这里踱来踱去。绘画的情节并不复杂，也不怎么吸引人，但同时却很能引起人们研究它们深刻的隐秘意义的兴趣。两人走到头又转身往回走，这时维廉表示了自己心中的疑虑，他认为在圣晚餐前教师与学生们告别之前未必能把这个问题研究透。他于是问及历史的其余部分在哪里展示。

“教导学生和向他们传授知识的时候，”老者回答，“只要可能，我们总是分开进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年理解什么是本质的东西，什么是非本质的东西。生活总是杂乱无章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就把这个杰出人物的生活和他的结局分开来讲解。在生活中，他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但愿这种提法不引起您的惊奇——一个最高的智者。他信仰坚定，勇往直前，总关心低于自己的一切，总把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财富和自己的力量分给无知者，贫困者和病弱者，从而使自己和他们站在同等的地位上来，因此，他没有背弃他的神的出身的另一个方面；他敢于和上帝并列，甚至宣称自己便是上帝。因此，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使他周围的人感到惊异，他取得了一些人的拥护，也招来另一些人的反对，他向所有的人表明：不论在信仰上，还是在生活中，他都比他们高出一筹，这是他们早就期望在世间出现的事。因此，他在人间所走的道路，对人类的高贵者说来，比他的死还有教益，还有用处；因为，前者的体验，人人都可以有，后者的经历，只有极少的人才能遇到。为了使我们不去注意从这个见解引出的一切结论，您应该好好看看圣晚餐动人的情景。跟常见的情形一样，这位智者把自己的亲人孤零零地抛下不顾，却去照顾那些善良的人，而且还跟他们一起给那个后来加害于他和他的最好学生的叛徒饭吃。”

老者一边这么说着，顺手打开了一扇门。维廉发现自己又来到了第一个大厅的入口，突然呆住了。他现在才知道，他们已经在庭院里整整绕了一圈。

“我本想，”维廉说，“您会把我引到终点的，谁知您又把我带到了起点。”

“这回我就什么也不指给您看了，”老者说，“我们让学生看的，给学生讲的，并不比您现在浏览的多；外在的一般世俗的东西从小就讲给每个人听，内在的特别是精神和心灵的东西只给那些被精心培养的人讲解，其余一年开放一次的东西是教给我们准备打发走的那些人的。由对我们同类人的敬畏产生的第三种宗教，对讨厌的人、可恨的人和遁世的人的尊重，这一切我们只好让每个人到人间去领略，为的是让他们知道，一旦有需要，他们在什么地方才能找到这一切。我请您过一年再来参观我们全民的节庆，看看您的儿子有多大的长进；那时您将象一位圣徒一样被引入耶稣受难的圣地。”

“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维廉接口说，“你们把这位神人的生活树为楷模，难道也把他的受难和他的死同样尊为高尚忍耐的榜样吗？”

“毫无疑问，”老者说，“我们从不把这事当作秘密；要知道，我们在这痛苦上蒙了一层面纱，正是因为我们尊崇它。我们认为，听任太阳曝晒那行刑的支架和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圣者，是一种该诅咒的可耻行为，当一个邪恶世界迫使太阳目睹这一罪行时，连太阳也要把脸埋藏起来，怎么又能卖弄和炫耀这些隐藏在这神人痛苦内心深处的秘密呢，只要最有价值的东西没有变成庸俗乏味的东西，一切以这些秘密为消遣的企图都是枉然。我想，这回您总可以对您的儿子放心了，不会怀疑他总是在可心的

气氛中受教育，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迷路，不会失足。”

维廉迟疑了一下，因为他正在第一个大厅里欣赏绘画，而且希望对方能给他讲一讲这些画的意义。

“让我们把这笔债留到一年后偿还吧，”老者说，“在日常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我们是谢绝外人参观的；但在节日您可以来听讲，我们的最好的演说家把公开宣讲这些内容看做自己应尽的义务。”

刚交谈到这儿，就听见有人敲那扇小门。昨天的那个管事前来禀报：他已经把维廉的马牵来了；于是，我们的朋友便与三老告辞，三老送别时这样向管事介绍这位朋友说：

“从今天起，这位先生就是我们的最好的朋友了，你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他的问题；要知道，对在我们这里看到和听到的很多东西，他肯定希望人们给他作些讲解；讲解的目的和方法你心中有数。”

维廉心里确实有一些问题，他马上就把这些问题提了出来。他们所经之处，孩子们仍然象昨天那样摆出一定的姿势；可是今天在一些地方——虽然这样的地方很少——却遇到一些孩子不向路过的管事致意，他们一味埋头干活，就象什么也没看见似的任凭管事从旁经过。维廉问起原因，问这个例外说明什么。

管事回答说：

“这里的意义是极大的：这是我们对学生最严厉的惩罚；他们被宣布为没有资格向长者表示敬意的人。他们必须表现得粗野而无教养；但他们都在尽力摆脱这种处境，尽快回来执行自己的义务。如果有谁顽固不化，不想办法改过，就写一封简单明了的短信，打发他回到父母身边去。谁不愿意服从这个地区的法律，谁就必须离开这个地区。”

象昨天一样，今天的另一幅景象引起了这位漫游者的好奇；孩子们的服装，式样翻新，颜色各异；这里好象没有等级的区别，那些以不同姿势致意的人穿的是一样的服装，而以相同姿势致意的人却穿着不同的衣裤。维廉问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是什么原因。

对方回答说：

“解答只能是：对我们说来，这是了解每个孩子性格的一种方式。在保持另一种严厉和制度的情况下，我们这里容许人们享有某种自由。孩子们可以从我们储存的布疋和绲边等装饰品里任意选择，喜欢什么颜色就拿什么颜色的，也可以在规定的范围内挑选款式和裁剪式样；这一点我们都清楚地看到了，因为从颜色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方式，从裁剪式样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不过，仅从一个人的天性独具的特点来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也是相当难的；这是模仿的精神，是同多数人接近的倾向。很少发见一个学生会想到还不存在的全新的东西，他们大都选择眼前某种熟悉的东西。然而，就是这样的观察印象对我们说来也是不无用处的：学生通过表面的区别而结成不同的团体，参加不同的党派，从而表现出自己的普遍情绪；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每个人的爱好是什么，每个人以什么人为榜样。

“我们看到过这样一些情况：有时是一种普遍的倾向战胜一切，有时是一种时新的东西传播开来，占据所有人的心，每一种特殊性都力图消失在一般的统一性当中。我们总企图阻拦这种转变：我们让他们把一切库存都拿去用完；这样的材料，这样的装饰品，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我们让新的东西，吸引人的东西流行起来，我们通过鲜艳的颜色和短瘦的剪裁吸引那些欢快活泼

的人，通过严肃的浓淡的色彩和多褶的舒服的式样吸引那些沉静多思的人，从而逐渐建立起一种平衡。

“对于制服，我们压根儿就讨厌；制服掩盖性格，剥夺孩子在教师眼中的特性，胜过任何一种假面具。”

谈着谈着，维廉来到了这个省的边界，也就是来到了他的老朋友所指点的他应该离开这个省份的地点，从这里他就可向自己的目的地前进了。

分别时，那位管事嘱咐维廉等待那个大的节日到来，所有参加者事前都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得到通知。所有的父母都将受到邀请，成绩好的学生将被准许走向外界自由自在地去经受各种锻炼。那时，人们就会准许他随意参观其余的地点，每一门功课都是按照本身的规律在这些地点通过完备的环境渲染来讲授和演习的。

第三章

尊贵的读者长久以来就喜欢一段一段地听故事，为了适应他们的习惯，我们打算把下面的故事分成几段来讲。但思想、感情和故事本身的内在联系却要求连续不断的叙述。但愿这一叙述能够达到目的，最后清楚地指明，这表面孤立的故事里的人物跟我们所熟悉和喜爱的人物是怎样天衣无缝地联系在一起。

五十岁的男人

少校骑马来到庄园，他的外甥女希拉丽亚早就站在外面通

往宅邸的台阶上迎候他了。他几乎认不出她来；因为她又长高了，而且更美了。她迎着他飞跑过去，他象父亲般和她紧紧拥抱，接着他们便快步登上台阶去见她的母亲。

他的姐姐男爵夫人，也同样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当希拉丽亚急急忙忙出去准备早点时，少校愉快地说：

"这一回，我可以简单明了地告诉你：我们的事情已经办完了。我们当元帅的哥哥，看得很明白，他既应付不了佃户，也对付不了管家。他决定自己在世时就把财产转让给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给他留下的年金，当然要丰厚；但我们有能力永远付给他，因为我们眼下收益就很多，将来一切都是我们的。新的安排很快就可以就绪。我虽然在等待着不久之后的退休，但我看到有一种奋发生活的可能，这种生活将会给我们和我们的亲人带来极大的好处。我们可以坦然地看着我们的子女怎样长大成人，至于加快他们的结合，那就要靠我们和他们自己了。"

"有一个秘密我也是刚刚听到的，"男爵夫人说，"要是我不把它透露给你，也许他们的结合会相当顺利的。希拉丽亚的心已经不自由了，你的儿子对她恐怕不能抱什么希望了。"

"你说什么？"少校大声说，"我们正在设法获得经济上的保障，这桩突如其来的爱情故事竟跟我们开了这么一个玩笑，这怎么成呢？告诉我，亲爱的姐姐，快告诉我，是谁拴住了希拉丽亚的心？难道我们的事情就坏到这种地步了吗？也许，这只是一时的迷恋，还有希望把它消除？"

"你还是自己想一想，估计一下吧！"男爵夫人回答；这话只是更加增添弟弟的焦虑。他的焦虑已经达到了顶点，这时希拉丽亚带着送早点的仆人走了进来，结果这立刻就要解开的谜又给耽搁下来了。

少校觉得，跟刚来时相比，自己对这个可爱的女孩子已经是另眼相看了。他甚至感到他好象对她的那个意中人有些嫉妒了，想不到那个人的形象竟会使这个美丽姑娘如此铭刻在心。早饭他吃得一点滋味也没有；就连食物的烹饪甚至也全是按照他的喜好，全是按照他往常的愿望和要求安排的，他也没有注意到。

由于沉默不语，由于谈话时断时续，希拉丽亚素有的天真快活的神气也几乎不见踪影了。男爵夫人觉得很尴尬，就让女儿去弹钢琴；然而，她那才气横溢、感情充沛的演奏也没有博得少校多少赞许。他只希望早饭赶快结束，这个可爱的女孩子早点离去，于是，男爵夫人便不得不站起身来，建议弟弟到园子里去散散步。

他们姊弟二人刚刚单独在一起，少校就急不可待地重复他饭前提过的问题；他的姐姐沉吟片刻，微笑着说：

“如果你想找到希拉丽亚看中的那个幸运儿，你不必走出很远，他就近在眼前：他是爱上了你。”

他不胜惊讶地停住了脚步，然后说道：

“说实在的，这真使我感到又尴尬又不幸，如果你打算劝导我这么做，这个玩笑可开得太不是时候了！虽然我的这种惊讶的心情需要过一些时候才能平复，但我还是可以预见到，由于发生了这么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我们的事受到了多么大的干扰。唯一使我感到安慰的是：这种类型的爱往往是虚构的，因为隐藏在它背后的是自我欺骗，象她这样一个真正纯洁、美好的人儿是会很快从这种迷惑中解脱出来的，或者是靠着自己的觉醒，或者是凭借明智人的帮助。”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男爵夫人说，“从一切征象上看，占据希拉丽亚整个心灵的，是一种很严肃的感情。”

“她是一个极纯朴的人，我不相信她会有这种虚假的感情，”少校回答。

“这里不见得有什么违背自然的东西，”姐姐说，“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也对一个年纪大的男人产生过感情，那个人当时比你现在还要老。你今年五十岁；这个年纪对德国人来说并不算老，因为德国人不象其他好激动的民族那样容易衰老。”

“你能用什么证实你的猜想呢？”少校说。

“这不是猜想，而是事实。你会慢慢看清的。”

希拉丽亚跟他们走到一起来了，少校的感情一反他的意志，竟然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他看来，她比刚才更可亲更合意了；她的言谈举止，他也觉得更带柔情了；他渐渐开始相信姐姐的话了。他内心中充满莫大的愉快，尽管他既不愿承认也不愿任其自流。希拉丽亚的确异常迷人，在她的仪态中，对待情人的温柔而羞答答的表情跟对待舅舅的无拘无束的感情水乳般融为一体，因为她是真心实意地爱他呀。花园里春意正浓，少校看见这么多老树都生出了绿叶，他觉得他生命的春天也随之复返了。跟这样一个迷人的姑娘在一起，有谁会不动心而产生这样的想法呢！

他们就这样形影不离地度过了这一天；他们认为家里老少各辈都生活得极为快乐安适。晚饭后，希拉丽亚又坐在钢琴前；音响传到耳朵里，少校也觉得跟今天早上完全不同。弹了一个乐曲又是一个乐曲，唱了一支歌紧接着又唱一支歌，这个小小的团体到了半夜时分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少校走进自己的房间，发现一切摆设都是按照他的老习惯安排得舒舒适适；甚至连他喜欢欣赏的那几幅铜版雕刻画也从别的房间里取来挂在这里了；细心看过一番以后，他深信这一切

操持，包括其中的细枝末节，都是为了讨好于他。

这一回他只睡了几个小时就觉得睡足了，生命的活力一大早就在他心中跃动了。但他突然意识到，新的生活秩序招来了诸多不便。又当仆人又当内室侍从的那个老马夫，少校已经多年没对他说过一句重话了，因为一切向来都依照他的习惯安排得井井有条；总是准时备好马，刷干净衣服。但是今天主人起得过早，一切都无法适应他的需要。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引起了少校的不安和愤懑。从前他觉得他本人和他的仆人都没有变；但是现在，当他站到镜子前面的时候，他才觉察到他的样子跟他理想中的情形完全不同了。两鬓已经长出斑白的头发，他对此无法否认，另外脸上也有了一点明显的皱纹。尽管他梳妆打扮比往日更加用心，白发和皱纹却依然如故。就是对服装和服装的整洁程度，他也很不满意。一眼就可以看到外衣上的皱褶和靴子上的灰尘。老人不知说什么才好，他见到主人完全变了一个样，不由得怔住了。

尽管有这么些碍手碍脚的事，少校还是早早地来到了花园。他盼着见到希拉丽亚，他也果真见到了她。希拉丽亚给他带来了一束鲜花，可是他却没有勇气象平日那样吻她，拥抱她。他心中洋溢着常人的喜悦，有些不知所措，一任自己的感情驱使，根本不去想这感情会把他带到哪里去。

没耽搁多久，男爵夫人就赶来了。她一面举着信差刚送到的便条给她弟弟看，一面大声说：

“你猜不到这张小小的纸片通知我们谁来了。”

“马上就会知道的！”少校回答。姐姐告诉他，那是一个演戏的老友从庄园附近路过，打算到这里来看望一下。

“能跟他再见一面，倒也很有意思，”少校说，“他已经不年轻

了，我听说，他一直在演青年角色。”

“他比你总要大十岁吧，”男爵夫人说。

“肯定有这么大，”少校回答，“我不会记错的。”

没过多大工夫，一个身材匀称，讨人喜欢的快活的男子走了过来。双方一见面，不禁都愣住了。很快地，两个朋友就认出了对方；对往日生活的各种回忆，使谈话充满了生气。紧接着便转入叙述各自的情况，相互探问和回答。彼此知道了眼下的情况以后，都感到他们好象一直没有分开过一样。

从私下的传闻中我们得知：这个人年轻时风度翩翩、惹人喜爱，曾有幸或不幸被一个高贵的夫人爱上过，他当时为此感到十分困窘难办，就在这悲哀的命运威胁着他的时候，是少校趁机把他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他从心底里感谢少校和他的姐姐，因她及时提出了忠告，劝他凡事都要小心谨慎。

饭前，两位男友单独在一起待了一会儿。少校朝老朋友的面貌细细地端相了一阵子，不仅觉得诧异，简直有些不敢相信。他的样子似乎没有一点变化，怪不得他能在舞台上一直扮演年轻的情人。

“你这么死死地盯着我看，可不够礼貌啊，”他终于对少校这么说，“我真害怕你会看出我跟从前相比变化太大。”

“恰恰相反，”少校回答，“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你看上去比我还要精神，还要年轻。我记得，我还是一个鲁莽的小伙子大胆地帮你解脱困境的时候，你已经是成年人了。”

“那是你自己的过错，”对方应声说道，“你们这种人的性格都是这样的；虽然不能指摘你们的行为，但是可以责怪你们本人。你们只想到应该怎么样，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去想看上去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只要你还是你那老样子，那也并不坏。但

是，如果最后把实质和外观加以比较，而外观要比实质还要脆弱，那谁都会看到，为了灵魂而不忽视肉体，并不是什么大的罪过。”

“你说得很对，”少校接口说，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也许不全对，”那位上了年纪的青年角色说，“因为干我这一行，如果不尽可能长久地保持自己年轻的面容，那是根本不能容许的。你们是必须更多地观察别的更重要、更带本质性的事物。”

“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少校说，“就是当你内心感到精神焕发时，你也非常希望外貌变得满面春风。”

新来的人猜不透少校的真实心绪，便以士兵为例做了解释；他详详细细地说明在军队里外貌多么重要，一个军官不仅必须注意服装，皮肤和头发也同样需要加以注意。

“譬如，”他继续说，“象你这样，两鬓斑白了，满脸都是皱纹，头顶也快秃了，那是不能原谅的。你好好看看我这个老年人！仔细瞧瞧我保养得怎么样？这里没有任何魔力；我们每天所耗费的精力绝不要过多，不要超过损伤自己的身体的界限，至少不要使自己因无聊而感到疲倦。”

少校发现自已从这次偶然的谈话中受益非浅，就没有急忙打断他的话头。但他还是对自己的老朋友陪着小心，慢慢地把谈话引上了正题。

“可惜我已经错过了时机！”他说，“补救已经来不及了；我现在只好顺其自然了，你不要对我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我看什么也没耽误！”对方说，“只要你们这些老成持重的先生不这么夜郎自大，不这么目空一切，只要你们不把重视外表的人看成爱虚荣的人。要知道，你们这样做，实际上是有损你们

这些快乐的人和快乐的团体的，是自找没趣。”

“如果说你们能使自己保持青春常在而又不施魔法，”少校微笑着说，“那么这当中必有秘诀，要么至少也是用了报上常常大肆宣传的某一种秘方，这类东西你们总会选出效果最好的拿来试验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开玩笑，”那位朋友回答，“不过你倒是说在点子上了。外貌总比内心容易衰老，我们以前试用过的那些营养我们外貌的美容品当中，的确有非常贵重的品剂，有简单的，也有合成的：一部分是艺术界的同寅告诉我的，一部分是我花钱买的或偶然弄到手的，还有一部分是凭我自己的经验制作的。我一直采用这些东西，尽管我并没有放弃新的研究。我只能对你说这么一些，我不夸大其词：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小化妆匣。如果我们能在一起呆上两周，我就让你试试它的效验。”

恰好在这最需要的时刻，少校了解了这种可能性；这种想法振奋了他的精神，他看上去果真更年轻更活泼了；由于抱着使头和脸能跟心一样重返青春的希望，他全身充满了活力；由于心怀即将进一步认识这种品剂效应的不安，他变得很激动。午饭时他好象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镇定自若地接纳希拉丽亚在他面前做出的一切亲昵的表现，十分信任地望着希拉丽亚，而这种信任的心理他今天早上是丝毫也没有的。

如果说现在这位演戏的朋友要通过回忆、故事和种种愉快的玩笑促使少校保持甚至加强了他被鼓动起来的喜悦情绪的话，那么，在饭后，当这位朋友准备道别离去、继续赶路时，少校就变得更加忐忑不安了。他要设法挽留他的朋友，哪怕只住一夜也好，他要答应明天一大早就给更换马匹，而且增加拉帮套的

马。说到底，就是在没有详实地了解到那个神秘的梳妆匣里装的东西和它们的使用方法之前，决不能让这个梳妆匣出屋。

少校看得很清楚，现在不能再耽搁时间了，因此他决定饭后马上单独跟他的老朋友谈。他无法单刀直入地表达自己的愿望，他转弯抹角地向正题上引，他重新提起前面谈过的话题，便明确地说，就他个人而言，如果人们不把每个重视外貌修饰的人看成爱虚荣的人，如果他们在伦理方面对他的尊重不但不减弱，而且对他在五官方面的保养还加以赞扬，那么他本人就很愿意花更多的精力去注重外表。

"你就别说这种话惹我生气了！"那位朋友答道，"这是惯于信口开河的人们说的话，严格说来，他们所表达的是人的丑恶的天性。只要仔细想想人们所鄙视的虚荣是什么就够了。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乐趣，谁能享受到个人的乐趣，谁就是幸福的人。只要体味到这种乐趣，他怎么能不流露出喜悦的感情呢？他生活在现实中，又怎么能把生活的欢乐隐藏在内心里呢？如果是在一个好的团体里——我们谈的正是这样一个团体——，人们所指责的只是对这种乐趣的过甚其词的说明，当一个自得其乐的人一时兴起，竟阻挠别人享受和表露他们的欢乐时，那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认为，指责首先就应当针对这种过火行为。但是，干吗要用这种古怪的倔脾气来反对必然要流露的感情呢？如果一个人能够允许自己或多或少逐渐表露个人感情，那他为什么偏偏认为这种感情在别人身上表露出来，便是不适宜的，不可容忍的呢？做不到这一点，所谓好的团体也就不可能存在。自得其乐，要求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别人，总是使人愉快的；不管是谁，只要他本人激情满怀，他就会引起别人的激情。上帝保佑！如果所有的人都爱打扮，那么，打扮也就是明智的，恰当的，正确

的了；这样一来，我们这些生活在文明世界的人也就成了最幸福的人了。至于女人，她们是天生喜欢打扮的，不过她们越打扮，我们越喜欢她们。如果一个青年人不爱打扮，那又怎么培养他呢？即使是一个天性愚钝、毫无价值的人也懂得修饰外表，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则能很快地把外在的美转化为内心的美。说到我自己，我完全有理由把自己看成最幸福的人，因为我的职业要求我打扮，因为我越打扮，我才越能给人带来快乐。对别人加以指责的地方，在我身上却受到称赞；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有幸在这把年纪上还能感动观众，取悦于观众，别人到了我这个年纪，不是被迫离开舞台，就是降低身分跟人同台演出。”

少校十分不悦地听他发完这一大套议论。“注重外表”这个词在他口中不过是以巧妙的方式向朋友表达自己愿望的一种拐棍罢了，现在他怕再谈下去对方离题更远，就赶紧直截了当地转入正题。

“谈到我自己，”少校说，“我已经决心加入你的行列了，因为你认为这对我还不算太晚，你不是说我还能把耽误的事追回来吗！那你就把你用的染料、发油和香膏告诉给我吧，我想试一试！”

“这种学习，”对方说，“可比你想象的难多了。要知道，这不只牵涉到我得把这些小瓶子里的东西分给你一些，把我化妆匣的配料留给你一半；最难的是正确地使用它们。口头上谈谈，你不能立刻掌握。这种配料合适，还是那种配料合适，应该在什么条件下按什么顺序使用这些东西，——这一切都需要一边试验一边动脑筋。如果你对我说的这种事天生就格格不入，那么所有这一切甚至一点效果也不会有。”

“我看你现在是要变卦了，”少校答道，“你给我设下重重的

障碍，无非是为了使你那些神话般的见解免遭破产。你简直就是不想给我一点机会和条件，让我到实践中去检验你的话。”

“我的朋友，”对方应声说，“如果我不是一开始就对你有好感，把这一切都向你作了介绍，那末，你无论怎样激我，也不会说动我来满足你的要求的。朋友，你想想看，一个人能使别人改变信仰，力求使别人相信他心中所重视的一切，使他们对他感兴趣的东西发生兴趣，从而在他们身上看到与自己相似的表现，——这在他是多么大的乐事啊。诚然，如果说这是一种利己主义，那么这也是一种最值得爱、最值得称赞的利己主义，正是这种利己主义把我们造成了人，并使我们始终能成为人。抛开我对你的友谊不谈，仅从人这个意义来说，我也很愿意使你成为返老还童术方面的学生。但是，因为绝不能叫人看到大师培养出来的居然是技艺拙劣之辈，所以我很不安，简直不知从何入手才好。我说过，香料也好，口授单方也好，都是不够的；仅靠一般讲解你根本学不会使用它们。为了使你满意，也是为了实现我传授知识的愿望，我准备作出任何牺牲。眼下我能为你作出的最大的牺牲是：我把我的用人留在你这里。他是一个内室侍从，也象一个魔术师，虽然他不能单独制作各种药剂，也不掌握一切秘密，但他能很好地进行全部的美容处理，在开始阶段对你用处很大，等你自己可以做的时候，我就把更深一层的秘密告诉你。”

“怎么！”少校高声说，“你的返老还童术还分阶段，有等级？你对在内行的人还保守秘密？”

“那当然了！”对方接口说，“要知道，一蹴即就的艺术，一入了门便可识破最后秘密的艺术，不见得是好的艺术。”

没耽搁很久，那个内室侍从就被带来见了少校，少校答应一定优待他。他让男爵夫人给准备了一些小盒、小罐和小杯子，她

也不知道都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各自分开活动，愉快而机敏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当迟升的月亮悬在天空时，这位客人才离开庄院，临行时他答应过些时候就回来。

少校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回自己的房间。他今天起得很早，一天都没怎么休息，现在很想赶快上床。但这时他看见的并不是一个仆人，而是两个。老马夫照老习惯赶忙帮他脱衣服；就在这时，那个新用人走了进来，他说：夜间是施用防衰老剂和美容霜的最适宜的时间，安安静静地睡过一觉以后这些霜剂的效果会更加可靠。少校只好欣然同意，让他给自己的头上涂了油膏，脸上抹了霜剂，描了眼眉，涂了口红。此外还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禁戒；就连睡帽也不准直接戴在头上，而应该先在头上罩一个网或一顶极软的细皮小帽。

少校躺在床上时感觉很不舒服，但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楚究竟怎么样不舒服，就安然入睡了。如果要我们说他心里是什么滋味，那么可以说他是觉得象往他身上涂了一层防腐剂，他本人介乎病人和被涂香料的尸体之间。只是希拉丽亚那充满种种最高希望的可爱形象很快把他引入神爽志清的梦乡。

第二天早上，马夫准时来到少校身边。少校该穿的服装，象往常一样准备停当，搭在椅子上；少校要起床，那个新仆人走了进来，并坚决反对少校这么性急。说如果你想成功，让你花的气力和费的麻烦给你带来快乐，那么你就应该安安静静地躺着，千万不要急于下床。他对少校说，少校过一会必须起床，先吃一点点早点，然后就到准备好了的澡盆里去沐浴。这些安排一样也不能避开，必须样样做到，而这一切要进行几个小时才行。

少校缩短了沐浴后的休息时间，打算赶快穿上衣服；因为他天生好动，此外他还想尽早见到希拉丽亚的面。就连这个，他的

新用人也表示反对，而且明明白白地告诉少校必须改变做事匆忙的习惯。做什么事都要慢悠悠的，舒舒服服的才行，特别是穿衣服的时间，必须把它当作跟自己谈话一样花上那么个把小时。

这个用人的活动特点和他的话语完全一致。因此，少校每当站在镜子前面看用人怎样替自己梳妆打扮时，都觉得比任何时候穿着得都好。毫无疑问，就连服装的式样这个用人也给弄得更时髦了一些，因为他为此整整花了一夜的工夫。对这么快就使自己变得年轻起来的方法，少校十分满意，他觉得自己从内心到外表都充满了生机，恨不得马上就能见到他的亲人。

他看到他姐姐站在一个家谱的前面，这个家谱是姐姐让人挂起来的，因为前一天晚上他们曾谈起几个旁系亲属，其中有一些人是没有妻室的，有一些人住在外省，有一些人下落不明，他姐弟俩和他们的孩子有希望获得一份丰厚的遗产。他们就这个问题谈了好一阵子，然而并没有提到直到现在一切家庭的忧虑和努力都只是为了他们的孩子。由于希拉丽亚的意中人有了变化，整个看法都起了变化了。但少校也好，姐姐也好，此刻都不愿意继续去想事情发展的后果。

男爵夫人走了，少校一个人站在那张简明的家族各代人的图像前。希拉丽亚来到他身边，象孩子一样靠在他身上，看着那些图像问他这些人是不是都认识，有谁还活在世上。

少校开始描述他自童年起模模糊糊记得的那些最老的人。接着，他又讲述了不同的父辈的性格，子女跟父辈的相似点或迥然不同之处，他发现，祖父的禀性往往在孙辈身上重现，他有时也说到母亲的影响，他们都是从外姓家族嫁过来，常常使后代完全失去本家族的特征。他颂扬某些先辈和旁系亲属的道德品格，对他们的缺点也毫不隐瞒。遇到那些使人感到脸上无光的人，

他便默不作声地避开。最后他来到最后那排画像前。那里站着他自己和他的充任大元帅的胞兄，以及他的姐姐，再低一排便是他的儿子，旁边是希拉丽亚。

“瞧，这两个人恰恰是面对面地望着呢，”少校说，但没有进一步说明他的意思。

片刻之后，希拉丽亚叹了一口气，陪着小心，用半个嗓门说：“可也不该责备眼睛望着高处的人呀！”一边说着，她一边朝上看了他几眼，这目光透露出她的全部爱慕的心情。

“我真的了解你吗？”少校转向她问道。

“我说不出你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希拉丽亚微笑着回答。

“你使我变成了人世间最幸福的人！”少校大声说着，跪倒在她的脚前，“你愿意嫁给我吗？”

“天呀，快起来！我永远属于你。”

男爵夫人走进屋来。她虽然不觉得奇怪，还是木然站在那里了。

“如果发生不幸，”少校说，“姐姐，那都要归罪于你。要是幸福，我们会永远感谢你的。”

男爵夫人自幼爱她的弟弟胜过爱一切男人，也许希拉丽亚的爱与此有关，即使她的爱不是完全来自她的母亲，肯定也受母亲很大的影响。

现在，三个人紧密地联结在一种爱的链条上，沉浸在一种幸福里，他们就这样在一起度过了几小时最幸福的时光。只是他们终究还是察觉到了他们的周围世界，而这个世界与他们的这种感情竟很少和谐一致。

他们又想起了少校的儿子。希拉丽亚已许配他为妻，这他是再清楚不过的。本来一跟自己的担任大元帅的长兄办完交涉，

少校就应该到驻地去看儿子，跟他谈妥这一切，使婚事圆满成功。现在，一件意外的变故改变了整个议程；原来亲密无间的父子关系似乎变得势不两立。很难预见事情会有什么样的转机，整个家庭会出现什么样的气氛。

在这种情况下，少校不得不下决心去探望他的儿子；儿子早就得到了通知。犹豫了好长时间，少校才怀着一种奇异的预感上了路，因为要离开希拉丽亚一小段时间心里不知有多么痛苦。他把马夫和马匹都留在了姐姐那里，只带着他已经离不开的那个内室侍从，乘车朝着他儿子逗留的那个城市驶去。

久别重逢，父子热情地相互问候，热烈地拥抱。二人都有很多话要说，但又一时说不出哪件事是心中最重要的事。儿子一心盼着早日被擢升；而父亲则照样很详尽地把家里老人谈成的事，把全部财产状况和每个田庄的分配决定都告诉了他。

谈话一开始就相当不顺，儿子壮着胆子，微笑着对父亲说：

"亲爱的父亲，您对我太客气了，我感谢您。您跟我讲了家里的田庄和财产，可是没提到在什么条件下我才能得到我那一份；您对希拉丽亚的名字闭口不谈，您大概是期望我自己说出她的名字，让我告诉您我是多么渴求赶快跟这个招人爱的孩子结合吧。"

听儿子说了这么一番话，少校感到很狼狈。但是，按照他的性情和习惯，他跟别人谈话时总是反复琢磨对方说话的含义，所以他一直沉默不语，只是面带令人莫解的微笑望着自己的儿子。

"父亲，您不必去猜测我打算向您说些什么，"少尉继续说，"我只是恨不得一口气把什么都告诉您。您为我费尽了心血，当然您也都是为我的幸福着想，我相信您的好意。我非说不可的，

现在就要说出来的是：希拉丽亚决不会使我幸福！我会把希拉丽亚当作最可爱的亲属牢记在心，我愿意终生跟她保持最友好的关系；另一个女人燃起了我的热情，攫取了我的心。这种爱慕是不可抗拒的：您千万别造成我的不幸。”

少校好不容易掩饰住马上就要流露在脸上的内心喜悦，他慈祥地板起面孔问：那个如此牢固盘踞着他心灵的女人究竟是谁。

“您应该见见这个女人，爸爸！她是无法形容，难以捉摸的。只怕您见了她也象别的接近她的人一样被迷住了。天呀，我现在就感到了醋意，我看您好象成了您儿子的情敌了。”

“她到底是谁？”少校问，“要是你不能描述她整个的人，那你至少可以向我讲一讲她的外貌嘛，这总是容易说的吧！”

“当然，爸爸，”儿子答道，“不过，即使外貌，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情况也完全不同，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会产生另外的影响。她是一个年轻的寡妇，是不久前去世的一个年迈而富有的丈夫的财产继承人；她是独立的，也配称是独立的，有很多人围着她转，有很多人爱她，追求她，但是，如果我不食言，她的心是属于我的。”

见父亲一直沉默不语，也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儿子又兴高彩烈地继续说到这位美丽的遗孀待他如何之好，他极口赞扬她那非凡的可爱之处，她对他的种种温存的柔情蜜意；从这些方面，做父亲的自然会看到一个女人在被人追求时随便表示的好意，那就是在她还没认定谁好时就在很多人当中先爱上一个。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他不仅对儿子，就是对朋友，也要提醒对方注意此时此刻可能出现的自欺；但这一次他对此非常重视，巴不得儿子没有受骗，那个寡妇是真心爱上自己的儿子，而且尽快作

出有利于他的决定，这样一来，父亲既不要忧虑重重，也不要心怀狐疑了，或许，还是干脆默不作声的好。

“你使我很为难啊，”沉默片刻后父亲开口说，“我和其他家庭成员达成的协议，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得跟希拉丽亚结婚。如果希拉丽亚和外人结婚，那么，唾手可得的一笔可观财产的好端端的协议就要成为一张废纸，特别是你名下的那一份就无法考虑得太周全了。当然，有一个办法可以补救，但这个办法听起来太叫人感到吃惊，即使那么办，你还是不会多得些什么；这办法就是我这土埋半截的人跟希拉丽亚结婚，不过，这样我就很难给你带来多大快乐了。”

“不，我将得到人世间最大的快乐！”少尉失声嚷道，“只要一个人内心中对谁产生了爱慕，只要一个人正在享受着爱情的幸福，或者希望能享受到爱情的幸福，那他就不会把这一切分给任何一个朋友，哪怕某一个值得分享的人！您并不老，爸爸；希拉丽亚不是很可爱吗！即使是心中闪过这么一个向她求婚的念头，也就足以证明您还有一颗年轻的心，您还是血气方刚，勇气百倍的。您就让我们认真地反复考虑一下您这个一时想到的念头和提议吧！只有我知道您生活幸福，我才会感到真正幸福。您为了照顾我的命运，您自己也得到了如此美好高尚的奖赏，我真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现在我才有勇气胸怀坦荡地把您带到我的美人儿那里去。您会赞成我的感情的，因为您自己也有所感受。您不会在您儿子的幸福大道上设置任何障碍的，因为您正在准备迎接您自己的幸福。”

尽管少校很想提出一些疑问，但儿子坚定而不动摇，他不给父亲说话的机会，就急急忙忙陪着父亲到那位孀居的美人家里去了。那个女的在一间陈设讲究的大房间里接待了他们，那里

正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上流社会的人热烈地谈论着什么。她的确是那种叫人一见就着迷的女人。她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巧妙方法一下子就把少校捧成当晚聚会的主角。其他人好象都是她家里的人，唯独少校一个才是她的客人。尽管她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她很善于不露声色地一一询问，好象她很想从少校口中听到这一切一样。每个在座的人也都对这位新来的客人表示一定程度的亲热态度。这个人说认识他的哥哥，那个人说知道他的庄园，第三个人又谈到了解别的什么。这样一来，少校便感到自己在这热烈的谈话中成了中心人物。同时他坐得离那个美人儿最近；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一直朝他微笑；一句话，他有些得意忘形了，甚至把来这儿造访的原因也抛在了脑后。那个美人儿对他的儿子只字不提，尽管这个年轻人也跟着一起有说有笑；在她眼中，他象其余所有的人一样，今天晚上只不过都是他父亲的陪客而已。

妇女的手工有客人在场时也都做一点，不过一般总是心不在焉；这些手工在女人那里往往因为个人的聪颖和风雅才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美人儿要是泰然自若、孜孜不倦地做自己的手工，装出旁若无人的样子，往往会引起周围人的默默的不快。但是，稍过片刻，只要她说一句话，抬头看别人一眼，她就会又回到众人中间，重新受到人们的欢迎。如果她干脆把编织物放在怀里，细心地听谁说话，听谁作男人们深感兴趣的有意义的讲演，那么谁首先受到她的厚遇，谁就会感到受宠若惊。

我们的这位美丽的孀妇就是这样在绣一个又漂亮又精巧的信夹，而这个信夹还因为比较大而显得与众不同。现在，这个信夹正好成了众人谈话的对象，坐在她身边的一个人已经把它拿在手中，然后一个传给一个，人人赞不绝口；而这位手工大师却

在同少校讨论严肃的问题。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世交过甚其词地夸奖了一番这个即将完工的刺绣，但是，等到这个手工传到少校手里，女主人好象很想不让这个微不足道的小物件转移他的注意力，但是少校却相反，他接着别人的话也极口称赞了手工技艺的高超，这时，那位世交仿佛从这个手工中看到了珀涅罗珀①那件织物的迟迟不能完成。

人们在各个房间里踱来踱去，某几个人只是偶然地碰在一起，谈上一阵。少尉走近我们的美人儿，问：

"您对我父亲印象如何？"

她微笑着答道：

"照我看，您可以拿他作榜样。您瞧，他的穿着多么简朴！难道他的举止不是比儿子文雅得多吗！"她赞美着父亲，夸他为儿子作了多大牺牲；她的话使这个年轻人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满意和嫉妒相混杂的感情。

不大一会儿，儿子跟父亲碰到了一起，他原原本本地向父亲重述了美人儿的话。父亲对待这个寡妇越发亲热了，而这个美人儿跟少校说话，那腔调简直是又撒娇又充满信赖。总之，我们可以说，到了分手的时候，少校已经跟其他所有的客人一样进入了她的圈子，成了她的人。

一场倾盆大雨给人们造成了障碍，大家不能象来时那样回家了。有几辆华丽的马车先走了，人们把步行者分在各辆车里搭车；唯独少尉借口车里太挤，让父亲先走，自己却留了下来。

少校一走进自己的房间，就感到头晕，象一个人突然旋转了半圈身子站都站不稳，象一个人刚走下船感到大地仍在移动，象

① 珀涅罗珀，希腊史诗《奥德修记》主人公奥德修之妻，她等待他从特洛伊归来，达二十年之久。

一个人突然迈进黑暗里感到烛光还在抖动一样。因此，少校依旧觉得那个美丽的女人还在自己的身旁。他很想再见她一面，再次听到她的声音，他恨不能时不时地跟她见面，听她说话；思考了片刻之后，他宽恕了自己的儿子，甚至认为儿子确实幸福，因为他有权要求占有这一切好处。

是儿子打断了他的思绪；儿子兴高彩烈地闯进门来，张开双臂跟父亲拥抱，同时大声说：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又这样喊了几声以后，父子之间的交谈才开始进行。父亲问，那个美人儿跟他谈话时怎么一个字也没提到儿子呢。

"这正是她的惯用手法：有时沉默，有时对某件事避而不谈，有时又含含糊糊地透露点什么。向她求爱的人从这里虽然可以认为自己的愿望很有把握，但要彻底铲除疑虑又往往办不到。直到今天她都是这样对待我；爸爸，您这一去，可真是创造了奇迹。不瞒您说，我留下来，只是为了再观察观察她。我发现她在自己那些灯火通明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很清楚，客人散了，不让熄灯，这是她的习惯。每当她把她召来的这些客人打发走，她就沿着她那似有魔法的廊道踱步。她认为我返身留下来是理所当然的。她殷勤地跟我说话，但谈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我们穿过所有房间一扇扇开着的门，走过去又走回来。我们有好几次来到房子的尽头，走进那个灯光昏黄的小房间。如果说她在枝形灯架辉煌的烛光照耀下是美丽的，那么她在微弱昏暗的灯光中就显得不知有多么美了。我们又来到那里，在返身走回时，停住脚步，站了一会儿。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迫使我如此鲁莽，我不知道我怎么会这样勇敢，竟在谈话中间突然抓住她的手，在这温柔的手上吻了一下，就把这只手拉过来放在我的心窝

上。我抓得很紧，谁都休想把它扯开。'我的天仙，'我大声说，'不要再在我面前隐藏你内心的秘密了！如果你那美好的心里对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确有所爱，就不要再掩饰了。你就公开说出吧，你就承认了吧！现在是最美好最崇高的时刻。要么把我赶走，要么让我投入你的怀抱！'

"我不明白我怎么会说出这么些话，我不知道说这些话时我是什么样的举止表情。她没有离开，没有抗拒，也没有回答。我大胆地把她抱在怀里，问她愿意不愿意成为我的人。我疯狂地吻她；她推开了我。'当然，那还用说！'她只用半个嗓门，慌乱地说着类似的话。我离开时，大声说：'我要让父亲到您这儿来，让他为我说！''这儿的情况你一个字也不要跟他说！'她一边回答，一边追了我几步。'您去吧，您要把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忘掉！'"

少校想了些什么，我们不想赘述。他只对儿子说：

"你认为现在应该怎么办？我觉得，事情虽然来得很突然，但我们总算可以按正规去办了。我明天去拜访她，为你求亲，这才合乎礼节。"

"看在上帝的份上，父亲！"儿子大声说，"这会把事情全搞糟的！她的那种态度，那种语气，是任何正规的礼节也不能动摇和改变的。父亲，您只要在场就能促进我们的结合，您一句话也不要说。是的，我的幸福全仰仗您了！我爱人对您的尊重已经使她心中消除了任何怀疑，如果父亲不为儿子周旋，儿子一辈子也不会享受到这样幸福的时刻。"

就是围绕这一类话题他们一直谈到深夜。他们共同制定了双方满意的计划；少校只想以辞行为借口去拜访一次，然后就回去跟希拉丽亚结婚；儿子的婚事只好留给儿子去尽快加紧促成了。

第四章

一大早，我们的少校就去拜访那个美丽的寡妇，目的是向她辞行，如有可能，就巧妙地促成儿子的婚事。他发觉她穿着华丽的晨装，还有一个年长的夫人陪伴着她，这位夫人那受过良好教育的和蔼可亲的态度立即使他产生了好感。年轻夫人的美丽动人，年长夫人的礼貌得体，使二人达到了极为令人满意的均衡；她们的一言一行都充分说明她们彼此是相依为命的。

年轻的夫人很勤苦，那个我们昨天见到的信夹好象刚刚完成；在惯常的热情迎候和说过她多么高兴这位客人来访之后，女主人转向她的女友，把这件工艺品递过去，好象又接上被打断的谈话，说：

"您瞧，我总算把它绣完了，虽然因为一再耽搁，它简直没有个样子了。"

"您来的太巧了，少校先生，"年长的夫人说，"您可以对我们的争论作一个裁决，要么至少也说说您是站在我们俩的哪一边；我认为，一个人不是心里想着她的意中人，是不会动手做这么费事的手工的，一个人没有这种思绪，决不会把它做成。您自己看一看这件工艺品——我觉得称它是工艺品很合适——没有目的一个人能不能去制作。"

我们的少校自然是对这件作品绝口称赞了一番。那上边有编织有刺绣，在赞叹之余同时也使人产生了一种想知道它是怎么制做出来的要求。主要用料是五颜六色的绸子，然而金线也不缺少，真叫人很难断定，究竟是赞美装饰的华丽呢，还是称颂

它的格调。

“这里本来还应该加一点什么，”那个美人儿又打开缠在一起的带子的蝴蝶结，调理着衬里说。“我不想争辩，”她接下去说，“不过，我倒想讲一讲我是怎么有兴致做这种手工的。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习惯了用手指干些灵巧的活，同时让思想随意遨游；我们一直保持着既干活又畅想这两种习惯，就是我们逐渐学着做最难最细的活计时，也照旧。我不否认，我在做每件手工时总伴随着一些思想，想着人，想着环境，想着欢乐和痛苦，因此，这个手工开始时对我说来是有价值的，而完成时可以说就很宝贵了。根据这个理由，任何无价值的东西在我看来都不是无价值的，最容易的手工也有价值，而最难做的手工则因为其中包含丰富而完美的回忆获得更宝贵的价值。所以，我总觉得应该把我的手工品赠送给朋友和亲人，赠送给值得尊敬的高尚的人；他们会承认我有这个权利，他们知道我给他们的毕竟是属于我自己的一点最珍贵的物品，这件喜人的赠品包含着许多言语难以形容的东西，你接受它总象怀着喜悦的心情接受一种友好的问候。”

对这样一个使人感到亲切的自白，几乎无言以对；然而，那位女友却用悦耳的言词添加了几句。但少校一向赞赏古罗马的作家和诗人的优雅和智慧，喜欢背诵他们那些闪光的诗句，他此时此刻想起了几行完全适合这个场合的诗，不过为了不以迂夫俗子的面貌出现，他并没有念这些诗，甚至连提都没有提；为了避免沉默和显得愚钝，他即席以散文的形式作了些解释，但这些解释并不成功，结果弄得谈话几乎完全中断。

年长的夫人趁机抓起这位朋友进来时撂在一边的那本书；这是一本诗集，两位夫人立时饶有兴味地谈起这本书来。这本

书造成了一个干脆谈论诗艺的机会，不过关于抽象问题的谈论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因为两位夫人很快就坦率地承认她们很了解少校的诗歌才能。少校的儿子很想得到诗人的光荣桂冠，他对此从不隐瞒，此前他就谈起过父亲的诗，甚至还朗诵过几首呢；实际上，他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炫耀自己是出身诗书之家，他怎样自小就受诗歌的熏陶，并且谦虚地说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使父亲的诗才得以提高和完善的后继者。但少校一心想往回退缩，他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喜欢舞文弄墨的文学爱好者，然而到了无路可退时，他还在设法回避，说他所采用的诗体是次要的甚至不值一提的；他不否认他也做过几次尝试，但那只是人们所说的描写性的和某种训戒性的诗歌。

二位夫人，特别是年轻的那一位，能够领会这种教育诗；她说：

"我们都想生活得明智而平静——说到底这也是每个人的愿望和目的——，然而，凡是能使我们激动的东西，都会自然而然地感染我们，而那种能使我们不受干扰的安静却一点儿也没有；没有诗歌，我就不能生活，这种诗可以把我带到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快乐地方，它会使我牢牢记住乡间纯朴风物的基本价值，让我穿过一堆堆小树丛进入一座树林，不知不觉地走上山顶，从那里望得见一个内湖，对面恰好是一片种植庄稼的小山丘，再望过去便是林木茂密的山岭，最后是那些蓝色的层峦叠嶂构成一幅令人赏心悦目的图画。只要我陶醉于这一切的抑扬顿挫的节奏音韵之中，我坐在沙发上，竟能在自己的想象中清楚地看到诗人所描绘的使我由衷高兴的图画，比我经过艰苦跋涉在旅行中所看到的景色还要动人，我是非常感激的。"

少校只把这压倒一切的谈话看作接近他的目的的手段，他

试图把话题再引到抒情诗上来，他儿子在这方面确实很有才华，写过一些好诗。她们没有直接反驳他，但总设法把他从他所走上的这条道上拉回来，特别是当他好象提到那些他儿子为了表达自己不可动摇的心迹曾相当巧妙相当强烈地渴求向这位非凡的夫人朗诵的热情的诗歌时。

“情歌，”那位美丽的夫人说，“我既不喜欢听人朗诵，也不喜欢听人歌唱，霎时间，一个人会对幸福的情人产生嫉妒，而不幸的情人又总使我们感到厌倦。”

那位年长的夫人转向他可爱的儿子，接着这个话题说：

“在我们尊敬和爱戴的男人面前，我们干吗要转弯抹角地说空话，浪费时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直说，他在他的一首优美的诗歌中表达了他大胆追求各种事物的热情，我们已经很愉快地部分地了解它，现在就请他把全诗讲一遍呢？您的儿子，”她继续说，“他凭记忆热情地给我们朗诵过几行，我们很想看到它的全貌。”

当父亲又夸大其词地称赞儿子的才能时，两位夫人不但很不想听，而且宣称，事情很明白，他的明显意图是在间接地回避，不想满足她们的愿望。少校毫无办法，只好答应把这首诗寄来，接着便转了话题，他只好不再去谈儿子的长处，何况儿子又劝过他不要操之过急呢。

看来该告辞了，但我们的朋友正要起身，那位美人儿竟变得有点心慌意乱，在慌乱中她显得更加美丽。她细心地展平信夹上那条刚刚系好的带子，说：

“遗憾的是，早已风闻诗人和文学爱好者的诺言全不可信。请您原谅我的傲慢无理，我竟敢怀疑一位贵人的话，我现在不向他要什么担保的东西，却要先向他付一份定钱！请您把这个信

夹拿去，它跟您的游猎诗很相似，那里边编织进了很多回忆，为了把它编织成功花去了我多少时间，请就把它当作我们转递您那优雅的诗歌的信使来用吧！”

得到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赠品，少校委实感到惶惑不安；这件赠品如此高雅美观，可说与他身边的常见的一切、跟他所使用的其余的一切东西很不协调，尽管把它送给他，他也觉得不能据为己有；然而，他还是振作起了精神，所学的东西他并没有忘，他立即想起了一段古典诗歌。尽管他引用这段古诗时有些学究气，但这段诗却使他产生了一种欢快的思想，他把它巧妙地意译出来，表达他的衷心的谢意和文雅的恭维；于是，这一场戏便在所有谈话人满意的气氛里告终。

最后，他不无惶惑地发觉自己已经置身于一种令人愉快的环境；他答应给她寄诗写信，认为这是自己的义务，即使这个倡议使他感到不快，他也必须把与这个女人保持无拘无束的关系看作一种幸福，他很快就要和这位具备很多优点的女人结为至亲了。他心满意足地走了；我们这位诗人精心创作的作品如此之久地默默无闻，现在却意外地受到了如此亲切的重视，他怎么能不感到欢欣鼓舞呢！

少校一回到他的住所就坐下来写信，向他那善良的姐姐报告一切，在他的叙述中很自然地流露出一种兴奋的心情，这他自己也有所觉察，然而，在不时干扰父亲的儿子的规劝后，这种心情却变得更加强烈了。

这封信带给男爵夫人的是一种相当混乱的印象。虽然弟弟和希拉丽亚的结合有可能发展和加速实现也使她感到很满意，但她怎么也不能喜欢那个美丽的寡妇，不过她并想不出什么理由来。趁这个机会我们不妨解释一下。

人们从来不把对某一个女人的热情告诉另一个女人，因为她们彼此非常了解，谁都认为对方不配得到这样至高无上的崇拜。男人们出现在她们面前，就象顾客来到商店一样，商店老板熟知自己的商品，总是处于优势地位，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夸他的货好；与此相反，顾客总是很天真地走进商店：他需要某种商品，就打算买它，很少以行家的眼光去观察它。店主清楚地知道他给的是什么货，而顾客却往往不知道他得到的是什么货。然而，这种情况在人类的生活和交往中非但是不可改变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不可缺少的，因为所有的求爱和说媒，买卖和交换，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男爵夫人观点虽不这样明确，但她的感受却同上述情况十分相似，因此不论是对儿子的热情或是对父亲的好意的描写，她都不满意。整个事情向值得欣喜的方向转变，虽然使她感到惊异，但她仍然预感到两对情侣的年纪都相差太悬殊了。她觉得，希拉丽亚跟弟弟相比实在太年轻，而那个寡妇跟少校的儿子相比又有些嫌老；事情又是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在进展，看来谁也无法使它停顿。伴随轻声的叹息在心中升起的是一个真心的愿望：但愿一切按理想向前发展。为了减轻自己内心的负担，她拿起笔开始给那位世情练达的女友①写信。说完了事情发展的经过，她继续写道：

"这类年轻的诱人的寡妇我们见到的多了；她好象拒绝同女人交往，只容许一个女人留在自己身边。伴女对她毫无危害，事事逢迎她，如果她的默不作声的优点表现得不那么明显，那伴女

① 世情练达的女友——指书中的马卡利亚。

使用花言巧语和绝妙的心计使她惹人注目。这种交际场的观众和参加者只能是男人，因此有必要把他们吸引过去，牢牢握在自己的手心。我对这个漂亮的寡居者并没有什么坏的想头，她好象很正派，很谨慎，但她这么喜欢卖弄风情，也总会造成一些麻烦，我认为最坏的是：她的行为不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并具有一定的意图，是有一种快乐的天性在引导她，保护她；就她卖弄风情的本性而言，再危险不过的便是她天真无邪的大胆作为。”

少校来到各个田庄，一天到晚忙着参观和考查。现在他才有机会发现，即使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制定的正确的计划，在实行中也要遇到重重的障碍和许多错综复杂的偶然情况，甚至连最初的设想都几乎会完全消失，有时仿佛已经彻底破产，直到在一切思想混杂中有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再现，我们才能看到时间会作为坚忍不拔精神的最忠实的同盟者向我们伸出手来。

如果人们不靠眼光锐敏的经济学家明智的指点预见到，要把垂死的一切复活，使停顿的一切运转，最后通过秩序和辛劳来实现既定的目标，只需清醒而踏实地利用几年时间就足够了，那末，这些被荒废被滥用的美丽壮观的田庄那凄凉的景象就会变得使人完全绝望。

那位一向使人愉快的元帅也来到了那里，而且还带来了一位干练的律师。然而这位律师在少校心中引起的忧虑，比那个毫无生活目的的人引起的忧虑要少得多，因为这个人即使看到某一目标，也不会采取一切手段去实现它。终日逍遥自在是他生活的必不可少的要求。犹豫了很长时间，元帅终于认真决定摆脱他的债权人，解除管理田庄的辛劳，整顿好杂乱无章的家务，无忧无虑地享受正当可靠的收入，但以前习惯上的最小开销他一项也不放弃。

总的说来，他同意由他的弟弟和妹妹独自占有全部领地，包括领主的庄园；但对那个怜近的园亭他并没有完全放弃他的要求，他每年都在那里邀请世交和新友庆祝他的生日，此外，对紧挨园亭的那与主屋相连的小花园，他也要求照旧使用。所有的家具都要留在别墅里，各面墙上的铜雕依旧挂在那里不动，树栅枝头的水果仍归他所有。精选品种的桃子和草莓，又大又香的梨和苹果，特别是他多年来一向奉献给那位孀居公爵夫人的那些金灰色的小苹果，全都给他。此外又商定了一些别的不很重要的条件，但这些条件却给家主、佃户、管事和花匠带来了很多麻烦。

此外，元帅是一个性情极为随和的人。他总认为一切最终都不会违背他的意愿，这是他早年轻率性格的一个突出的表现，所以他所关心的是一餐美味的宴席，以不费力的游猎去做几个钟头的必要活动，一个接着一个地讲着故事，整日面带快乐的微笑；他同样笑容可掬地跟大家告别，对少校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因为他是那样念念不忘手足之情，他还要了一点钱，让人把今年丰产后收藏起来的金灰色小苹果仔细地装了一筐，然后就带着这份准备奉献给那位公爵夫人的最宝贵的礼物，乘车到她的那个独居处所去了，不用说，在那里他又受到了宽厚而亲切的接待。

至于少校本人，他在离别后的感受则与此完全相反，因为当他希望扭转混乱的局面，享受自己的成果时，如果感觉不到往往使做事的人欢欣鼓舞的帮助，横在他面前的种种限制就会使他陷入绝望的境地。

值得庆幸的是，律师为人正直，他因为还有很多别的事务要办，很快就给办完了签定契约的手续。同样幸运的是，元帅的一

个贴身侍从也参预了契约的签定，他答应按照合适的条件一起办好这件事，这样一来，双方就可以指望取得圆满成功了。不管这个希望多么使人愉快，少校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却在签订这次契约时感到有些突然的变化，觉得为了正当的目的往往需要采取不正当的手段。

只有事情稍有间歇，他才会腾出一点空余时间，这时他便赶忙奔回自己的田庄。在那里，他找出了他那些保存完好的诗稿，因为他对那位美丽的寡居者的许诺一直牢记在心，一时一刻也没有忘怀。同时他还找到了一些纪念册和笔录本，其中包括阅读古代和近代作家时的摘录。他突然想起，因为他偏爱贺拉斯和罗马诗人，所以这里大部分都是对逝去的年代、一去不复返的环境和感情表示痛惜的诗句。我们这里不打算引用很多，只想引用一段诗句：

"Heu!
Quae mens est hodie, cur eadem non puero fuit?
Vel cur his animis incolumes non redeunt genae!"①

我今天的心情到底怎么样？
是这样的愉快，这样的开朗！
而在鲜花初放的少年时期
我的感情却那么狂乱，那么阴郁。
即使我的心无比平静，
我仍深感岁月是多么无情。

① 这是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公元前65—8）的诗句。

我想念你，青春的红颜，
我希望你能重返。
嗨！为什么今日这个心不再象他少年时代的心一样？
为什么这些脸颊又回复了他们灵魂的健全和安宁？

我们的朋友一下子从这些整整齐齐的纸张里把那首游猎诗找了出来；看着那细心誊写的正本，他十分高兴，原来他那么多年前就能在这八开的纸上写这么秀丽的拉丁字母了。这个尺寸如此之大的精美的信袋能很平整地把这作品装进去，一个作者很难看得见自己的作品被装订得如此精致。这里有必要再补充几行；但采取散文的形式却未必可行。他又想起了奥维德的那段诗，现在他打定主意，要采用诗体形式来整理他从前用散文写成的意译稿了。下面便是这一节诗：

"Nec factas solum vestes spectare juvabat,
Tum quoque dum fierent; tantus decor ad-fuit arti."①

看到这灵巧的双手缝制的衣裳，
我多么缅怀那美好的时光！
只要利用能创造奇迹的织物，
无比美丽的花纹便应运而出。
如今它虽已为我所有，

① 这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7）的诗歌：欢乐不仅涵藏在欣赏那些已制成的衣服上，还涵藏在它们制作过程中；在艺术中反映了多美的东西！

但我的脑际却萦绕着这样的思想：
我希望这衣裳至今尚未完工，
因为美的显现莫过于缝制过程之中。

但我们的朋友对这段改作颇为满意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他责备自己不该把dum fierent这个具有完美形式的动词变成败兴的抽象名词，他很恼火，因为他怎么绞尽脑汁反复思索也不能把它改得更好。忽然，他对古老语言的偏爱又在心中复活了；他觉得，他暗暗努力攀登的德国巴那萨斯山①的光辉，已经黯然失色。

最后，当他发现这句令人快活的赞美诗句虽然无法与原文相比，但也还独具一格，并深信一个女人也许会高兴地接受时，他又产生了第二种想法，那就是，如果他在诗里不善于有分寸地表达她的爱慕之情，他这个未来的公爹在这里就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然而，归根结蒂，最坏的还是：奥维德的那首诗是一个熟练、美丽而小巧的纺织女工阿拉赫娜②讲出来的。如果心怀嫉妒的米奈尔瓦③把她变成了一个蜘蛛，那么，把一个美丽的女人比作蜘蛛，而且把它放在一个张开的网中央浮动，即使从远处望去也够可怕的了。可以想象得到，在我们这位女士周围的这个才高智广的团体里，会有一个博学的人能懂得诗里比喻的含义！至于我们的朋友是怎样摆脱这个窘境的，我们就不得而

---

① 巴那萨斯山，位于希腊南部，古为太阳神与文艺女神的灵地，泛指诗坛、文坛。

② 阿拉赫娜，是吕底亚的一个少女，她同米奈尔瓦比赛纺织技艺，结果遭到惩罚，变成了一头狮子。

③ 米奈尔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知了，我们只好认为这是缪斯女神跟人们打趣，大胆地加以掩饰了。总之，这首游猎诗是寄出去了；关于这首诗，我们还得补说几句。

那首诗的这位读者感到喜悦的不仅有这种奋不顾身的狩猎狂热，而且包括有利于这种狂热的一切；令人愉快的还有那每每以独有的方式唤起和激发这种狂热的季节的更迭。人们所猎捕和想杀死的一切野兽的特性，有兴致从事于狩猎的猎人的性格，促进或损伤这种狂热的各种偶然变故，所有这一切，特别是那些有关家禽的事宜，都是带着饱满的感情描述的，样样都讲得各有特色。

从山鸡的交尾期到鹬的第二次群飞，从这次群飞到猎人小屋的建造，什么也没有被忽略，一切都可以看到，一切都有明确的说明，热情的叙述，轻松、诙谐而又常带幽默的描写。

然而，在前一首诗里，哀歌的主调仍然贯穿全篇；这情调不亚于向一种欢乐生活的依依惜别，虽然它充满着快活的阅历深广之士的感情特色，而且感人至深，但归根结蒂，正如格言所说，它还是使人产生一种享乐之后内心空虚的感觉。不知是因为自己翻了翻这旧日的诗歌，还是由于别的一时的心神错乱，——反正少校心中没有产生一丝快乐的感情。站在他眼下所处的分水岭上，他突然清醒地感到：岁月总是首先把一件件美好的赠品送来，然后又一点点把它们收回。到浴场的旅行没有去成，夏天过得毫无乐趣，缺乏常日的坚持不懈的活动，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感到身体很不舒适，他以为自己真的有了病，他已经无法忍耐下去了。

如果说对女人来说，对她们的一向无可争辩的美发生怀疑的那一瞬间是无比痛苦的，那末，对于那些已有一把年纪但仍精

力充沛的人说来，哪怕是对力量不济稍有感触，也是极不愉快，甚至相当可怕的。

然而，另一种本来应该使他不安的新情况，却使他异常快乐。他的那个专管美容的内室侍从也一直留在乡间，没有离开过他，这侍童好象这一向已经改变了做法，仿佛少校早上起床，每天骑马外出和遛弯儿，一些办事的人到来，或无所事事的元帅在场时，都少不了他。至于一切除非演员才需要细心去做的琐碎小事他已经有好一阵子不拿来烦扰少校了；他更警觉地把注意力放在主要事情上，这些事从前由于他巧施小计一直使人摸不着头绪。他恳切地劝导说，要注重的不是健康的外表，而是有益于保持健康本身的一切：特别是一切都要适度，要适应环境的变化，然后才是细心地保护皮肤和头发，眉毛和牙齿，手和指甲，至于那指甲的娇美的外形和合适的长度这个十分在行的侍从早就关照过了。同时，常常使人失去均衡的一切禁戒又向少校作了必要的介绍，于是这位美容师就请求离去了，因为他觉得他对主人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可以想象得到，他大概是希望回到他从前的主人那里去，继续为戏剧生活的种种欢乐服务。

又能无拘无束地生活了，少校真的觉得很舒心。一个明智的人是需要有所节制的，要知道，他已经很幸福了。现在，他又能自由自在地骑马，打猎，从事有关的活动了，总之，他可以恢复惯常的活动了。在这孤身独处的时刻，希拉丽亚的面影又欢快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情不自禁地进入了未婚夫的角色，这也许会在符合道德规范的生活中给我们留下最愉快的印象。

几个月来，家里的所有成员都相安无事地生活，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新的信息可以交流。少校忙于在首府办交涉，签订某些有决策性的协议和认定书。男爵夫人和希拉丽亚的活动主

要是准备一份令人愉快的丰富贵重的妆奁；儿子把全部热情都奉献给了他的美人儿，似乎把其余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冬天来了，笼罩着所有乡间住宅的，是使人烦恼的凄风苦雨和过早的昏暗暮色。

有谁在今天这十一月的阴暗夜里，就在这座贵族庄园附近迷了路，借着浮云遮蔽的月亮放射出的微光看到眼前的田野、牧场、树林、山冈和灌木丛全是阴暗模糊的一片，但在急转弯时却忽然发现一个很长的建筑的所有的窗户都亮着明亮的灯光，他肯定以为会在那里遇到一大群身穿节日盛装的男女。如果他被很少的仆人引上灯火通明的楼梯，看见只有男爵夫人、希拉丽亚和贴身侍女这么三个女人暖暖和和、舒舒服服地拥坐在四壁生辉的明亮的房间里，身边仅摆着一些小巧的家庭用具，他势必感到无比惊奇。

既然我们猜想男爵夫人此刻似乎是处在一种节日的情绪中，那么就有必要说明：这种灯火辉煌的情景在这里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现象，这是女主人在早年生活中养成的一种怪癖。她是女侍从长的女儿，在宫廷里长大成人，因此，在一年四季中她最喜欢冬天，她惯于把耗费巨资燃起壮丽的灯光当作自己一切享受中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娱乐。各式蜡烛，家里从不短缺，而且，她的一个最老的仆人酷爱人工制作的灯烛，因此没有一盏新式的灯烛不是他费尽心血在邸宅各处装置起来的。虽然到处都很亮堂，也难免时而有什么地方处在局部的黑暗中。

男爵夫人出于内心的倾慕，又经过深思熟虑，自愿同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庄园主和志向远大的农艺师结了婚，从而放弃了宫廷夫人的职位。由于她开初对农村的环境很不适应，她那位想事周到的丈夫，征得邻人的同意，又根据政府的规定，在周围修

筑了好几英里平坦的大路，毗邻庄园的联系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这里通畅；当然，修建这个值得称颂的设施的主要意图，却是使这位夫人能在美好的季节里乘走出游。但在冬天，她却愿意跟他呆在家里，夜里他便把灯蜡点燃起来，照得屋里如同白昼。丈夫去世后，悉心照料女儿几乎占去了她全部时间，对她说来，弟弟的不时看望成了内心的慰藉，惯常的灯光通明继续保持着一种快适的感觉，所有这一切都好象给生活带来了真正的心满意足。

此刻，又恰巧赶上了亮如白昼的夜晚；因为我们在一个房间里看见了类似赠送圣诞节礼物的场面，一切物品都是这样的光彩照人，吸引住我们的视线。聪颖的女仆打发男仆去想法把房间照得更亮一些，她自己则把至今为希拉丽亚所准备的一切嫁妆收在一起，摆了出来，当然她的用意是乖巧的，她不仅要人们看已经有了多少东西，更重要的是要说明还缺什么东西。一切必要的东西都有了，料子最美和做工最细自不必说，就连意想不到的东西，也不缺少，但阿娜奈特总还很善于让人们在这么优美这么齐全的东西当中看到漏洞。如果说陈列在那里的漂亮的全部麻织品，使人眼花缭乱，亚麻布、平纹细布以及能叫得上名字来的一切细软衣料都在周围闪着光彩，那末，就可看出缺少各种颜色的绸缎，当初看绸缎时她们灵机一动就没有急着买，因为她们在那些变化多端的商品品种当中总想把最新的品种当作最好的东西增补进去。

快快活活的把东西看过一遍之后，她们又去进行惯常而又多种多样的晚间娱乐。男爵夫人清楚地知道：一个年轻的女子，不管命运把她引向何方，当她外表显得高兴时，是什么使她打内心里显得优美，是什么使她的存在显得令人向往。男爵夫人在

这种农村环境里已经很善于引导人们进行多种多样有教益的娱乐了，所以，不管希拉丽亚多么年轻，她对很多事情也已经很在行了，无论谈什么她都不感到陌生，她的接人待物总是符合她的年龄的。要描述这事的发展过程，那就太冗长累赘了。总之，这个晚上所反映的一切也还是她们以往生活的典型场景。一小时一小时的时光在精神充实的朗读中，在优美动听的钢琴演奏和感人肺腑的歌唱中流逝过去，虽然一切都象平素一样按步就班、令人愉快，但却更有意义；因为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那个第三者，人们爱他，尊敬他，做这做那都是为了亲切友好的接待他。不只是希拉丽亚一个人心中充满了要做新娘的甜蜜感情，母亲也以细腻的感觉从她那里分享到应有的愉快，就连一向聪明能干的阿娜奈特也陶醉在某些遥远的希望之中，她在想象中看到一个离去的男友又返回家乡，来到她的身旁。这样，三个独具风彩的女人的这些感情，便同她们周遭明亮的灯光，同一种天赐的温暖和令人愉快的环境，融为一体了。

第五章

大门外咚咚的敲门声和大喊大叫，威胁和催促语调的一问一答，庭院里的灯笼火把，打断了轻声细语的歌唱。人们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这嘈杂的声音已经缓和下来了。但并没有完全平静，可以听到上楼的脚步声和男人们杂乱无章的问语和答话。没有通禀，门就开了，女人们都惊呆了。弗拉维奥闯了进来，那样子十分可怕，蓬头垢面，头发有的乱糟糟地竖在头上，有的湿漉漉地向下垂着，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就象刚从带

刺的灌木丛里钻出来一般，一身污泥，仿佛从泥潭和沼泽里跋涉而来。

“父亲，”他大声呼叫，“父亲在哪里？”

女人们惊慌失措地站在原地。

老猎人，他早年的仆人和可亲的保护人，紧跟在他身后走进屋来，朝他喊道：

“父亲不在这里，您要安静点；您好好看看，这是姑妈，这是表妹！”

“不在这儿？那我走了，我去找他。让他本人来听听我的话，然后我就去死。我要离开这里，就是这灯光，这白昼，使我瞎了眼，把我从这世界上驱除。”

家庭医生走进屋来，拿起他的手，细心地诊脉，有好几个仆人屏心静气地站在周围。

“我怎么能踩在这地毯上呢？我会把它弄脏，把它弄坏的。我的不幸会在它上面留下痕迹，我的被人抛弃的命运会玷污它的。”

他朝门口冲去，人们趁势扶他走出这个屋子，把他送到远处的一间他父亲常住的客房里。母女俩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她们看到了俄瑞斯忒斯①被复仇女神紧追不舍，就是经过艺术加工，他也不会变得更高尚，他是生活在令人悚惧恼怒的现实中，同一间灯烛通明的舒适喜人的房间相比，这现实只能显得更加可怕。女人们呆呆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人人都相信在另一个人的眼里看见了深藏在自已心中的恐惧。

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男爵夫人便一个一个地差遣仆人去

---

① 俄瑞斯忒斯，希腊传说中国王阿伽美侬的儿子，曾弑母为父报仇。

询问病人的情况。她们知道了人们帮他脱掉衣服，拿去烘干，对他照料得很好，她们的心才平静下来。他半醒似睡地让人们看护他。再开口询问情况时，人们便嘱咐她们耐心等待了。

最后，两位满腹焦虑的女人得知，医生给他放了血，还使用了一切可能采用的镇静的治疗方法；他已经安静下来，很可能已经睡着了。

进入了午夜，男爵夫人提出，如果弗拉维奥睡着了，她想去看看他。大夫表示反对，但他又让步了。希拉丽亚跟母亲一起立即走了进去。屋里很暗，只有一支蜡烛在绿色的灯罩下透出一点微光，能看见的东西很少，几乎一点声音也听不到；母亲走近床铺，希拉丽亚迫不急待地拿起蜡台照了照睡在床上的人。他面朝里躺在床上，但一只好看的耳朵，一侧圆胖的苍白的面颊，从又打成卷的发鬈下露出来，显得特别高雅，一只一动不动的手和又长又细的有力的手指叫希拉丽亚看得出神。希拉丽亚屏住呼吸，似乎听到那青年的轻轻的呼吸，她把灯烛移近他，她的冒失真好象普赛克① 要搅扰颇有疗效的安睡。医生从她手中拿走灯烛，给母女二人照着路，把她们送回各自的房间。

这两位有资格关心病人一切的好心人是怎样度过她们的长夜的，对我们说来一直是一个秘密；但第二天一大早她们却表现得格外的不耐烦。她们问这问那，没完没了，她们婉转而迫切地表达了想看病人的愿望；快到中午了，医生才准许她们探视一小会儿。

男爵夫人走到弗拉维奥身边，弗拉维奥迎面伸过手去。

---

① 普赛克，罗马作家阿皮乌利乌斯（公元二世纪）的著名童话《阿摩尔和普赛克》的主人公之一。据云，普赛克持灯走近阿摩尔睡眠的房间，不小心惊醒了他。

"原谅我，亲爱的姑妈，请您忍耐一些时候，我想用不了很久。"

希拉丽亚走过去，他也把右手伸给了她。

"你好，亲爱的表妹！"

这话刺痛了她的心，弗拉维奥始终不放她走，他们相对而视，这真是无与伦比的美好的一对。那青年的一双闪亮的黑眼睛，跟他那深色的蓬乱的发鬈，配搭得极为和谐；她站在那里却象天使一般安静，显然这使人震惊的事件跟此刻心中的预感已融成了一体。"表妹"这个称呼唤起了她心中的一切回忆。男爵夫人问：

"亲爱的侄儿，你觉得怎么样？"

"还好，不过他们对我太坏。"

"怎么了？"

"他们给我放了血，这是野蛮的；他们把血拿走了，太没良心了：要知道，血不属于我，是属于她，只属于她。"说着这些话，他的脸好象都变了样，他含着泪把脸埋在枕头里。

母亲发现希拉丽亚的面部表情很可怕，好象地狱的门在面前被打开了一样，这可爱的孩子第一次但又是永远把目光投向那怕人的场景。她痛苦地急步穿过大厅，走进最后那间小屋子，一头栽在沙发里，母亲追过来问她究竟觉察到了什么。

希拉丽亚茫然若失地抬眼望着母亲说：

"血！他的血是属于她，只属于她！可是这个'她'是不配的。可怜的人啊！不幸的人啊！"

一边说着这些话，那痛苦的眼泪一边不住地流，而这颗被压抑的心却轻松了一些。

有谁能揭开盖在这往事发展而来的情绪上面的面纱，把第

一次见面就使女人们产生的这内心的不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呢?就是在病人看来,她也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至少这位医生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会常来报告病况并带给她们安慰的,他觉得他有义务禁她俩继续接近。这时,他发现她们都很愿意听从他的劝告;女儿再也不敢要求去做母亲可能不同意的事,所以,大家都很遵守这位明智的男人的规定。相反,倒是他给人带来了使人放心的消息,他说弗拉维奥要过纸和笔了,而且写了一些东西,他写的东西就放在床上自己的身边。现在,在残留的焦躁不安中又加进了好奇心理;那真是令人难熬的时刻。过了好些时候,医生才拿来一张小纸片,上面的字迹虽然潦草,字却写得漂亮,潇洒;原来是下面几行诗:

可怜人的诞生只是一个奇迹,
他总在奇迹中迷路以至不见踪影,
脚步在没有道路的地面上犹疑,
不知迈向哪一个看不见的奇妙门槛?
我抬头仰望天空,注视着那光辉的中心点,
我看到的是黑夜,是死亡,是地狱。

在这里,高尚的诗艺又一次显示了它神奇的疗效。和音乐紧密结合在一起,它将治愈一切内心的痛苦,因为它能使痛苦激化,把它从内心深处呼喊出来,使一切在缓解下来的痛苦中消散。医生确信,这个青年不久就会复元;只要压在心头的痛苦消除了,或减轻了,他就会变得精神愉快,身体也就会健康起来。希拉丽亚很想怎么回答他;她坐在钢琴前,打算为病人的这几行诗谱曲。她没有成功,在她的心灵里根本没有这么深的痛苦,在

尝试着谱曲时，节奏和韵律总向她本人的情思靠拢，于是她便用微弱的欢乐对那首诗和上了一首，她抓紧时间，经过反复推敲写了下面的几行诗：

尽管你深深地陷在痛苦烦恼中，
但你应该为青春的幸福而再生；
振作起来吧，快迈出稳健的脚步，
来吧，投入这光辉灿烂的友谊怀抱，
你会感到你正处在忠诚善良人的中心，
那里有一眼生命的欢乐之泉向你喷涌。

那个充当医生的家中常客为她传递了诗稿，这诗稿起了作用，那个青年人已经沉静地回复了她；希拉丽亚继续生活在同样平和下来的心境中，这样一来，渐渐地也就云消雾散，天青气朗了。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有幸向读者报告这全部不可思议的治疗过程哩。简短地说，就是在这样你来我往的通信中，他们愉快地度过了一段时光；医生不久前还认为有必要推迟的一次心平气和的相见已经临近了。

这期间，男爵夫人已经把那些旧稿收集起来，整理停当。这项完全适应当前情况的活动，对她那被激励起的精神发生了奇妙的影响。她回顾自己生活的往昔年月，沉重的痛苦和巨大的灾难已经成为过去，只要想到这一切、面对眼前的不幸就会勇气倍增；她尤其回忆起了她和马卡利亚之间的友谊，特别是在那艰难岁月里的友谊。那位独一无二的伟大崇高的女人又出现在她的眼前，她当即下定决心这回再找她谈；因为，不然的话，她还能对谁倾吐她此时此刻的感受呢？她能向谁公开承认自己的忧虑

和希望呢？

在整理诗稿时，她从中发现了弟弟的一张小幅的半身画像；看少校跟儿子那么相象，她忍不住叹了一口气，露出一丝微笑。这时，希拉丽亚瞧着她发怔，等把画像要过来一看，自己也不免对那父子的相象感到格外惊诧。

又过了些时候，弗拉维奥终于取得医生的同意，在医生的陪同下到饭厅里去吃早饭了。见他第一次露面，母女俩心里都有些怕。但在重要的甚至可怕的时刻里，往往要发生一些快乐的甚至可笑的事情；幸好在这里也碰到了这样的事。原来儿子穿的全是父亲的衣服，因为他的服装里没有一件是能用的，所以人们只好在少校的外出和家用服装里替他找衣服穿，少校是为了打猎和家用的方便把那些衣服留在妹妹这里保存的。男爵夫人微微一笑，振作起精神；希拉丽亚不知为什么，却感到很窘迫，一句话，她把脸转了过去，而那青年人非但说不出一句温柔的话，就连一个措词也找不到。为了使全体在场的人摆脱这种窘境，医生开始把父子二人的身材作了一番比较。据他说，父亲长得高，所以上衣显长；儿子的肩比父亲的宽，所以上衣的肩显窄。由于这两个原因，这个装束看上去显得很可笑。

多亏这小小的插话，开初的难堪局面总算被打破了。当然，对希拉丽亚说来，父亲年轻时的画像和儿子精神焕发的活生生的形象如此酷似，一直都是令人不安，甚至叫人愁闷的。

现在我们也许很希望在下面的情节里看到对于女人的娇嫩小手的描写，因为根据我们的文风我们只能作最一般的描述。这里有必要再谈谈诗艺的影响。

不能否认，我们的弗拉维奥是有一定的才具，然而必须有炽热的感情作基础，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正因如此，几乎所有献

给那迷人孀妇的诗歌，才那么感人，那么值得称颂；现在只要满怀热情地在另一个坐在身边的美女面前朗诵这些诗，一定也会在她心中造成强烈的印象。

一个女人，当她看到另一个女人被人热恋着，总希望自己也充当一个知心人的角色，她会有一种神秘的、几乎意识不到的感觉，认为看到自己被悄悄地提到被人追求的位置上，也不一定就是不愉快的事。他们淡话中的每句话都变得越来越有意义。这痴情的青年很愿意写这种相互传情的诗歌，因为不管怎么少，他总还能从他的美人那儿得到一点回答，而那内容正是他希望知道的，但他又几乎无法亲耳从她那漂亮的小嘴里听到。为了用诗歌与希拉丽亚做这样的交谈，弗拉维奥当着她的面读起诗来，因为诗稿出自他们之中一个人的手笔，二人为了同声朗诵不得不从两边扯住这个小稿本看，他们并排坐着，彼此越靠越近，手也相碰了，膝头也自然暗暗地挨在一起了。

但是，无论这种关系多么美好，无论从这种关系中产生了怎样的快乐，弗拉维奥还是体验到了他掩饰不住的恼人的忧虑，他心烦意乱地等待着父亲的到来，他声称，他只能把最重要的事告诉给父亲。此刻的这个秘密，只要稍加思索，也不难识破。很明显，那个迷人的寡妇是在这青年执拗地要求给以最后的答复时断然拒绝了这个不幸的人，把他一向坚信不疑的希望驱散和打破。象这样的场面，我们是不敢描写的，因为我们害怕缺乏青年人的激情。简单地说，弗拉维奥已经失去了自制，连假都没有请，他就急急忙忙离开了驻地；为了寻访父亲，他不分昼夜，顶风冒雨，怀着绝望的心情，来到姑母的田庄，那样子我们在前面的描述中已经见到了。现在他头脑清醒了，他生动地想象着走到这一步的结果：既然父亲是他唯一的靠山，父亲一去就是这么长

时间，他怎么能控制住自己，他怎么能找到出路呢。

团队上校写的一封信送到了他手里，他不胜惊讶，惶惑。他迟疑了片刻，才胆战心惊地揭开信上那熟悉的火漆封印。在信中，上校表示了友好的问候以后，通知他假期还可以延长一个月。

虽然这份恩惠似乎无法解释，他还是感到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这块压抑着他的心绪的石头，现在真比那不屑一提的爱情还要沉重。他现在完全体验到了，能在心爱的亲人之间找到可靠的避难所，是多么幸福；他可以享受到希拉丽亚留在身边的愉快了，没过多久，他那喜爱交际的特点就全恢复了；由于有这些特点，不论是那个美丽的寡妇，还是她周围的人，都觉得少不了他；只是因为过分勉强地追求那美丽的寡妇，这些特点才变得黯然无光。

他就是带着这种情绪等待父亲的到来。这时发生了一次自然灾害，他们的生活再也不象一泓死水了。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弄得他们只好躲在邸宅里闲坐。末了，到处暴雨成灾，河水猛涨，堤坝决了口，邸宅下面的地区成了一片汪洋，就连坐落在高冈上的村镇，有围墙的庄院，大大小小的田地，从城堡上看去，也都象位于小岛上一般。

他们在家里为着这种虽属罕见但并不难想象的状况做了各种准备。主妇发令，仆人们立即行动。起初是做了最必要的救援，然后又烤了面包，宰了几头公牛，渔民的小帆船往返穿行，救济物资被送到四面八方。一切都非常顺利，受灾的人怀着喜悦和感激的心情接受了友好的馈赠。人们只对一个地方的分发物资的乡长，表示很不信任；弗拉维奥只好亲自去办，他带了一满划子物资很快就平平安安地到达了那里。他大刀阔斧、直截了

当地把事情办得很出色；接着，我们的这个青年又乘舟前行，去办理临行前希拉丽亚托他去办的事。恰恰在这些不幸的日子里，有一个希拉丽亚特别同情的妇女分娩了。弗拉维奥好不容易找到这个产妇，随后他便带着这个产妇的衷心谢意和村民的厚谢回家了。当然他也带回了各种各样的见闻。虽然没有死一个人，但有关他们的奇迹的救援，有关那些罕见的戏谑的甚至可笑的事件却十分引人入胜；一些免为其难的情形更是被描写得妙趣横生。归终，希拉丽亚突然迫切要求坐船去看望那位产妇，给她送点东西，在她身边愉快地待上几个钟头。

好心的母亲一再表示反对，但希拉丽亚前去冒险的充满喜悦的意愿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我们承认，根据我们对情况的了解，在这次航行过程中也难免产生某些忧虑：这里可能发生一些危险，诸如搁浅，翻船，美人儿遭遇生命危险，这位青年为加固他们之间已经不甚亲密的联系而勇敢地跳水抢救等等。但是，关于这一切，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谈的；行船十分顺利，看望了那个产妇，礼品也送给了她。医生随行，起了很好的作用，尽管偶尔也出现一次小小的障碍，尽管发生危险的一瞬间划船的人似乎有些慌乱，事情还是在嬉笑戏乐中完结了，那场面总是一个人学着另一个人的恐惧的表情、极度的不安和胆怯的手势。相互间的信任在这当儿大大地加强了；彼此关心和同舟共济的传统得到了发扬，而那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即弗拉维奥和希拉丽亚因为是亲戚又相互爱慕而更亲近并永结良缘，却变得越发使人担心了。

此后发生的一切，越来越诱导他们在热恋中欢度时光。天又转晴了，随着季节的变化袭来了一股强冷空气，洪水还没有退尽就结了冰。大自然的面貌突然变了样；凡被洪水分开的地段，

现在又都被僵硬坚固的地面连结在一起，随即一种优美的技艺充当了理想的往返媒介，这技艺是遥远的北方人民发明的，它把转眼即逝的初冬装点得更加壮丽，使新的生活进入麻木不仁的状态。储藏室的门被打开了，人人都想寻找自己的那双有标记的冰鞋，即使有些危险，也渴望争当第一个踏上这光洁冰面的勇士。在家庭常客中有不少动作轻快的溜冰爱好者；这样的娱乐几乎每年他们只能在邻近的湖面和相连的运河上进行，而今年，却可以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享受到。

弗拉维奥现在才渐渐觉得身体结实起来，希拉丽亚从小就受过舅舅的指导，现在在新结的冰面上显得那么轻巧，那么强壮；他俩时而欢天喜地的跑到一起，时而又各自单人活动，总是时散时聚。分离也好，回避也好，平时总是压在心头的一种负担，如今在这里却变成了小小的调笑；他俩彼此躲避，正是为了转瞬间又汇合在一起。

但在从事这种欢乐的运动的同时也考虑到了生活的需求；到现在为止，还有几个地方没有得到充足的供应；现在最需要的物资就是被放在套了壮实牲口的雪橇上迅速地运来运去，这样，人们从一些离通衢大道较远的地方迅速地把农副产品运到附近小城镇的商栈里去，返程时把各式各样的商品运回来，给这个地区带来了更大的好处。现在，经济窘困、物资奇缺的地区，一下子就摆脱了困境，又得到了供应，而且因为有这些轻捷面勇敢的人来往穿梭被坚硬的冰面连成一片了。

年轻的一对虽然想得更多的是欢乐和满足，但并没有忘记爱护亲人的义务。他们探望了那个产妇，给她送去了一些必需品；同时也一一登门看望了其他人：对老年人，是照料他们的健康；对教士，人们习惯于从道德方面同他们作一番有启迪性的谈

话，并从而发现他们在这次考验中显得更加值得尊敬；那些小地主，他们很多年前就大胆地把庄园建在容易受灾的低洼地上，但这一次却因为有坚固的堤坝的保护，整个庄园都没有遭受损失——经历了无穷的忧虑之后，他们幸得生存，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每座田庄，每所房屋，每户家庭，乃至各家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每个人在自己和别人的心目中都成了重要的人物，因此一个人常常不假思索地打断另一个人的话，插进来说他的。但是，说话和做事，走来和离去，人人都是急匆匆的样子，因为灾害依然存在：一旦冰雪突然融化，愉快交往的整个美满的团体就会遭到破坏，主人面临着威胁，客人也就跟主人断绝了联系。

如果说白天是在紧张的活动和引人入胜的事务中度过的，那末，晚上就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使人安享的最愉快的时光，因为晚上可以滑冰，这是优于一切体育运动的一项活动，用劲滑也不出汗，时间长也不疲乏。四肢好象变得更加柔软了，每一用力就会产生新的力量，最后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宁静，这宁静无休止地呼唤我们陶醉于其中。

我们这年轻的一对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这光滑的冰面了；邸宅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每当他们朝着灯火通明的邸宅滑去时，他们就会突然掉转头，宁可返身向着辽阔的原野奔去；他们不能分离，他们害怕迷路；为了确保安全，他们一直手拉着手。但最妙的却是把手搭在对方的肩上，不自觉地用纤细的手指玩弄对方的发鬈。

一轮满月升在星光灿烂的天空，使周围环境充满了魔力。他们彼此又看得清清楚楚的了，他们都象往常一样在对方的布满阴影的眼睛里寻找答案；但这个答案好象不同于往常的答案。从他们眼睛的深处仿佛射出一道光，点明这缄默不语的两张嘴

里所包藏的深谋远虑的内容，她们二人都感到似乎处在节日般欢乐的心境之中。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渠边所有枝干挺拔的白柳和赤杨，高冈和小丘上的所有低矮的灌木丛；繁星在眨着眼睛，冷气已经增强了；对于这一切，他们全是漠漠然无所知觉，他们只顾沿月亮反光照射着的道路对着星体在冰面上滑行。他们抬头望了一眼，才看见有一个男人的身影在闪烁不定的月光下飘来浮去，他好象是在跟踪他的影子，本身也在暗影中。周围是闪射的冷光，正朝他们跑来；他们无意中掉头离去；他们不愿意碰到任何人。他们一直在躲避这个向前运动而来的人影，而那人影似乎并没有看见他们，他只是跟着他们的这条直路奔向邸宅。但他突然离开了原来的方向，围着这惊恐万状的一对转了好几圈。这一对年轻人机警地设法把他的背影引到光亮之中，一落入月光的照映下，那人便朝他们滑去，眨眼间站在了他们的眼前，距离那么近，他们不可能认不出那正是父亲。

希拉丽亚由于心惊胆战，冷不防一停步，竟失去平衡，跌倒在地，弗拉维奥立时单腿跪下，把她的头抱在自己怀里。她捂住自己的脸，她一点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了。

“我去找一个雪橇来，下边刚好有一个人经过这里，但愿她没伤着哪儿，回头我就在这三棵大赤杨树下找你们！”父亲边说，边向远处滑去。

在那年轻人的搀扶下，希拉丽亚强撑着站立起来。

“咱们逃了吧！”她大声说，“这个人真叫我受不了。”

她弯腰甩臂，快速地顺着邸宅的反方向跑去，弗拉维奥费了好大劲儿才追上她。他只好对她好言相劝。

要淋离尽致地描述这三个月夜冰面上精神恍惚的浪游者的

心境，那是根本办不到的。总之，他们很晚才回到邸宅。这对青年是分头进来的，他们不敢碰头，也不敢接近；父亲则是带着空雪橇回来的，他曾带着这个雪橇在广阔的田野上东奔西走，随时准备接人，哪曾想竟空跑了一气。乐声悠扬，舞蹈已经开始，希拉丽亚借口摔得太重仍感疼痛，藏进了自己的房中。弗拉维奥情愿把舞蹈指挥的角色让给另外几个青年人，实际上他们趁他不在早已捷足先登。少校没有露面，他发现他的房间好象有人住过，这虽不出他之所料，他仍不免感到惊异；他的衣服、衬衫和用具摆得到处都是，不象他所习惯的那样放得井然有序。女主人尽职守责，总要礼貌周到，她很高兴，因为把客人巧妙地安顿好以后，她终于找到了向弟弟作一番解释的机会。解释倒是很快就做了，但平复惊诧的心境，理解这突然的变故，消除怀疑，缓和忧虑，是需要时间的。至于解开疙瘩，使精神得到解脱，当下是连想也不能去想。

我们的读者也许相信，从这个情节开始，讲述我们的故事时，再也不能使用描写的笔法，只能边叙边议了，因为我们打算深入观察主人公的心灵——现在正是这样做的时候——，把他们的心理状态展现出来。

我们首先要报告的是，少校离开我们以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忙于办理各种家事交涉，事情虽然简单而且办得很顺利，但在某些个别问题上仍难免遇到意外的障碍。要使混乱不堪的旧事振兴起来，要把这么多绞得一团糟的线理顺并缠成一个线团，谈何容易。因为他为了在不同的地点跟不同的人交涉事情，行踪总是飘忽不定，所以姐姐的信总是很晚才到达他手里，而且毫无次序。他首先得知的是儿子的精神错乱和患病情况；接着，他又听说儿子获得了一种叫人困惑不解的假期。希拉丽亚的爱来了一

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关于这件事他还蒙在鼓里，你想，他姐姐怎么能告诉他这个呢？

一听到洪水泛滥的消息，他便加速往回赶。但上冻以后他才来到一片冰封的田野附近，他置办了冰鞋，打发仆人带着马匹绕道返回邸宅，自己便快速滑冰朝那里奔去。现在，已经可以从远处望见一扇扇灯火通明的窗口，而在这亮如白昼的黑夜里他却亲眼看见一个那么令人不悦的情景，他自己顿时心烦意乱，感到极不舒服。

一旦外在的现实同我们内在的信念发生矛盾，向现实过渡总是令人痛苦的。为什么分离总要战胜相爱？但是，每当信念和现实背道而驰的时候，人的心灵必然会受到巨大的伤害，已经有不少人因此走向毁灭了。甚至幻梦，只要它还在延续，也有一种坚不可摧的信念，而精明强干的男子总是吃一堑长一智的。这个发现把他们提高到超越自己之上的高度，而被提高以后，他们便可以从高处观察一切了，老路已经堵死，他们必须赶快寻找新路，以便沿着它精神抖擞地勇往直前。

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刻所遇到的困惑，是不可胜数的，但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人依靠本身内在力量发现的办法，也是不可胜数的，如果力量不够，他也会宽厚地加以暗示。

值得庆幸的是，少校已经在内心深处做好了应付事情突变的准备，当然他是半自觉的，并非出于本心所愿。自从他跟那美容侍从分别，中止了梳妆打扮，又过起正常的生活以来，他觉得体力和健康都大大地下降了。他体验到，由希拉丽亚的第一个情人摇身一变而成为她的慈祥的父亲，心里真不是滋味，但他却不得不越来越被逼着扮演这个角色。细心关怀希拉丽亚和自家亲人的命运，一直在他的思想里占着首位，只是后来才出现爱情

和眷恋的感情，希望她留在身边以及和她接近的要求。每当他想到把希拉丽亚搂在自己的怀里时，他想的更多的是他可能给予她的幸福，而不是占有她。甚至为了在想到她时体验到最纯真的享乐，他也是首先回想起她象天使般亲口说出的对他的钟爱，他总不免想起她那样出人意外地决心委身于他的那个时刻。

但是现在，他在月明如昼的夜晚看到一对心心相印的年轻爱侣出现在自己的眼前，那可爱的少女跌倒后被抱在那青年人的怀里，两个人都不尊重他所许诺的热心的援助，都不在指定地点等候他，而擅自消失在夜色中，弄得他只好一个人去唉声叹气，试想，谁有同样的感受，会不从内心深处感到绝望呢？

这个素来亲密无间而且渴望更加亲密无间的家庭，突然变得四分五裂了；希拉丽亚执拗地留在自己的屋里，说什么也不出来，少校已经打起精神，他已从儿子口中了解到此前发生的一切。所有灾祸的根苗都是那个美丽孀妇的居心叵测的女性怪癖。为了不把她爱情上的崇拜者弗拉维奥让给另一个主动追求他的可爱的女子，他假仁假义地向他表示超过他应得的好感。他受了挑动，壮起了胆子，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作的试探竟超出了礼貌应有的界限，从而引起了争论和口角，终于导致二人全部关系的无可挽回的彻底破裂。

留给宽厚的父亲的，只是痛惜和尽可能地弥补孩子们的错误，尽管这些错误造成了悲惨的后果；事情的处理比想象的宽大得多，那便是宽恕和不予追究。经过不多的考虑和商议，弗拉维奥便代替父亲到刚接管的田庄上料理事务去了，他要在那里待到假满，然后返回团队，当时他的团队已经移防他处了。

少校外出较久，姐姐处的信件和包裹已经堆积如山，为了清理信件和包裹他忙了好几天。他在一堆信件里发现一封那位谙

熟美容术的朋友——那个保养得很好的演员——寄来的信。这位朋友说，那个辞别少校返回身边的美容侍从已经向他报告了少校的情况和结婚的打算，他虽然十分高兴，但也不得不摆一摆一个人做这种事时应该正视的种种疑虑；处理这种事他有他自己的方式，他只希望人们能够理解，对于已有一把年纪的男人来说，最好的返老还童补剂是必须戒除女性，以享受受人称颂的舒畅安适的自由。少校微笑着把这封信拿给姐姐看，虽然有些讪笑的意味，但也相当严肃地指出了这个内容的重要性。此刻他又想起了一首诗，诗的节律我们现在记不准了，但诗的内容却由于具有不少优美的比喻和绝妙的词句而显得超群出众：

"迟落的月亮还照耀着夜空，在冉冉上升的太阳面前现出苍白的面孔；老人的爱情幻梦，随着充满热情的青春，消失得无影无踪；松树在冬天是那么清秀、挺拔，而在春天里，同翠绿的桦树相比，却显得这么暗，这么老。"

在这里，不论哲学或者诗歌，我们都不想把其中的哪一个当作能下最后断语的坚强有力的救护神来称颂。正如一件小事也能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小事也能决定一切，如果思想摇摆不定，天秤必然是不偏向这边就偏向那边。不久前少校掉了一颗门牙，他唯恐第二颗门牙也保不住。他根本没有想到要装一颗假牙，他带着这个缺陷来追求年轻的恋人，这就使他大失风采，特别是现在他跟她住在同一幢大房子里的时候。以前也好，以后也好，也许这种事儿不会发生什么影响，但恰恰在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意外，任何一个向来健康的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感到很头痛的。他觉得，他的机体的主要构件已经松动了，其余的零件也渐渐临近崩溃了。

不管怎样，少校还是很快明智而有远见地跟他姐姐谈了谈

这件看来混乱不堪的事；他们俩都不得不承认，他们只能迂回曲折地达到目的，可是就要接近目标的时候，他们又由于受到外界的影响，由于受到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的过错的干扰，而意想不到地突然离开了这个目标；他们认为再自然不过的是：坚持这条道路，促成孩子们的婚姻大事，随后以做父母的身分真心实意地长期细心地关怀他们，好在各种条件他们都已经具备了。跟弟弟取得了一致意见以后，男爵夫人便走进了希拉丽亚的房间。希拉丽亚正坐在钢琴前面，边奏边唱，她带着喜悦的目光点了点头，好象以此表示邀请来访者静听似的。这是一支平静而欢快的歌，充分表达着歌唱者再好不过的情绪。歌声一停，她便站了起来，没等这位持重的中年妇人表述自己的心意，她抢先开口说："亲爱的母亲！对于那件最重要的事我们沉默了这么久，真太好了！直到今天您都没有拨动这根弦，我感谢您。但是，您要是高兴的话，现在倒是该解释的时候了。您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

男爵夫人发现女儿的心情这么平静，态度这么温和，心里非常高兴，她立即明明白白地对前一段的事做了一番解释，说明了弟弟的为人和功绩；在她看来，他是亲朋中唯一值得一个年轻的女子亲近并把一颗纯真的心奉献出来的男人，从这里产生出来的不是孩童对长者的敬畏和信赖，而是一种表现为爱情和情欲的倾慕。希拉丽亚聚精会神地听母亲说，不时以肯定性的表情和姿态表示完全赞同母亲的话；当母亲把话题转到侄儿身上时，女儿把她那长长的眼睫毛垂了下来；母亲为那位父亲说了些赞词之后，由于找不到同样打动人心的论据来赞颂年轻人，便把话题集中在父子面貌的相象上，说这是青春赋予儿子的优势，说他是百里挑一的生活伴侣，人们可以指望他会恰逢其时地成为父亲形象的完美的化身。希拉丽亚好象也有此同感，虽然她那严

肃的目光和不时低垂的眼睑透露着一种此时此刻极为自然的内心活动。随后，话题又转向幸福美满但需承担义务的外界环境。已完成的财产的分配，目下相当可观的进益，从多方面看大有发展的前景，——所有这一切都合情合理地出现在希拉丽亚眼前，这一切最终又自然而然地促使希拉丽亚回忆起早年跟她一起长大的表兄，尽管相互是开玩笑，当初也是彼此以身相许的。从上述谈话中母亲得出这样一个坚信不疑的结论：现在，在取得她和舅父同意的情况下，两个年轻人的结合应该刻不容缓地实现。

希拉丽亚的眼光和言语都毫不动情，她说她现在还不能承认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她温文而雅地列举了她反对的理由；既然每颗温柔的心无疑都会产生这样的情感，我们也就不能用语言贴切地表达这种感情了。

明智的人们，一旦想出聪明的办法，便能克服重重的困难，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论据也都是那么明确，那么有条理；如果遇到那些只顾自己幸福的人突然发表完全不同的意见，并从内心深处找出种种理由来反对必要的忠告，这些明智的人就会感到惊愕，极为不快。她们各说各的，谁也说服不了谁；理智不能渗入感情，感情也不能顺应需要和必然。谈话变得相当激烈，理性的触角碰到了那颗有创伤的心，这颗心再也沉不住气了，它慷慨激昂地暴露了自己的真情，最后，当那少女振振有词地说这种结合不但不适宜，甚至有罪时，连母亲也被她的高傲与尊严惊呆了。

读者不难想象得出，男爵夫人是怎样困恼地转回弟弟那里，尽管不是全部情况，可能也会体察到，少校和姐姐单独谈话时，听到希拉丽亚断然拒绝了儿子，少校不禁从内心深处渗出一丝快意，虽说不抱希望，却颇感欣慰，觉得自己已经摆脱了羞愧感，

那件涉及自己名声的极其微妙的事已得到了弥补。但他在妲媪面前还是暂时把这种情绪掩藏起来了，他掩饰着这充满痛苦的喜悦，说了在当时情况下极为得体的话：说什么不必操之过急，应该给女儿留下一点时间去考虑怎样心甘情愿地走上现在摆在她面前的这条路。

我们很难要求读者从这些动人的内心体验转向现在已经变得更为重要的外界环境。这时，男爵夫人索性听凭女儿随意活动，希拉丽亚弹琴唱歌，画画刺绣，愉快地度着时光，有时自己读书，有时给母亲朗读，少校则在这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忙着把家中的大小事务整顿得停停当当。他的儿子把自己视为未来富有的地产占有者，并且坚信不疑地把自己视为希拉丽亚的幸福的丈夫，现在最大的想望是正在临近的战争一旦爆发便去争取立功受勋。人们在暂时平静的时刻里可以满有把握地预见到，这个看来只由怪癖引起的哑谜，很快就会揭晓和破解。

可惜，在这虚假的平静中并找不到安宁。男爵夫人天天都在等待女儿改变主意，但没有一点儿结果，因为希拉丽亚的性情虽然谦逊，古怪，但听到任何借口时都断然让人明白她是坚持不变，就象一个有了不可动摇的信念的人坚持自己的信念，决不受外界赞同与否所左右。少校感到内心很矛盾，如果希拉丽亚真的决定嫁给他儿子，那么他会终生感到受辱；如果希拉丽亚决心嫁给他本人，那么他也必定拒绝她的以身相许。

我们不能不对这个善良的人深表同情，现在，这忧虑，这痛苦，在他面前就象一块不停地浮动的云雾一样，它时而形成一个背景，使那迫在眉睫的现实和各种事实都突现出来，它时而又向前移动，遮住现存的一切。在他的灵魂的眼睛前面不停运动着的，就是这样一种东摇西摆、飘忽不定的东西。如果在忙忙碌碌

的白天，他敏捷而有成效地从事实际工作，那么当他在夜间醒来时，一切已经成了形并且还在不断变化的讨厌的事都变成了令人极不愉快的圈子在他心里翻转。这个永远返回脑海、不可驱逐的东西使他陷入一种几乎可以称作绝望的境地，因为一向被认为是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包治百病的灵药的行动和创造，现在几乎根本不起任何镇静缓解的作用，至于使之平复那就更谈不上了。

就是处在这样的心情中，我们的朋友收到一封陌生人写来的信，对方邀请他到附近小镇的邮局去会见一位匆匆的过路人。由于在处理众多家务人情上已经习惯于类似的事情，他一点也没有耽搁就去赴约了，因为他总觉得这陌生、潦草的字迹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等他象往时一样的沉着冷静地来到了指定地点，在一间常见的高大的农家住房里，迎面走来那美丽的孀妇，她看上去比他离开她时更美更优雅。如果说我们的想象力不足以把握住她的美点，不能把它完全生动形象地再现出来，或者说真的是由于感情激动她才显得更有魅力，那么他就需要竭力控制自己，为了表示应有的礼貌而掩饰自己的惊诧和慌乱。他很有礼貌的向她致意，但情状却又尴尬又冷漠。

"不必这样，亲爱的，"她高声说，"我还从来没有把您请到环境这么鄙陋的雪白四壁当中来过呢，这里的家具也都很粗笨，在这里您说话不必这么客气。现在我可以解除我心中的一个负担了，我应该坦白地承认，我给您的家庭带来了不少不幸。"少校听了，吃惊地向后倒退了一步。

"我什么都知道了，"她继续说，"我们彼此无须解释；您和希拉丽亚，希拉丽亚和弗拉维奥，还有您的心地善良的姐姐，对你们所有的人我要表示我的歉意。"

说到这里，她说不下去了，那娟人的眼睫毛再也收拢不住涌上来的泪水，她的脸颊刷的红了，她的模样儿比任何时候都要美。她的高贵的人儿心慌意乱地站在她眼前，一种说不出的激情袭上她的心头。

“我们坐吧，”那可爱的人儿一边擦眼泪一边说，“请您原谅我，请您可怜我，您看得出我是有罪的。”她又把自己刺绣的手帕挡在眼前，不让人看见她哭得多么伤心。

“请您把情况说明一下，我的尊贵的夫人，”他急匆匆地说。

“不要说什么尊贵的！”她反驳说，甜甜地一笑，“就把我称作您的女友好了，您不是还没有忠实的女友吗。噢，朋友，我什么都知道，全家的情况我了如指掌，一切思虑和痛苦我无所不晓。”

“是谁向您讲得这么详细？”

“靠自白。这个手笔您不会感到陌生的。”她把几封展开的信递给他看。

“好多封信呀，从这歪歪邪邪的字母来看，我相信这是我姐姐的手迹！您一直跟她保持联系吗？”

“没有直接的联系；间接的联系倒有些时候了。这儿是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信是写给……”

“这又是一个谜，原来是写给马卡利亚的，在所有的妇人当中她是最能保持沉默的人了！”

“因此也是一切受压抑的灵魂的信赖者和听忏悔的人，是一切失魂落魄但想找出路而又不知出路何在的人的信赖者和听忏悔的人。”

“上帝保佑！”他大声说，“竟然找到了这样一个中间人；我觉得，自己去求她是不合适的；我要为姐姐祝福，因为她为我做到了这一点；我也知道有这样一些事：那位杰出的女子手里拿着一

面道德的魔镜让某一个不幸的人儿一照，这个不幸者就可以通过混乱的外部形体看到自己纯真美丽的内心，突然对自己表示满意，从而努力走向新的生活。”

“她也对我行过这样的善举，”那个美人儿接口说，我们的朋友虽不甚明确但很自信地感觉到，这位素常内向莫测的可尊敬的夫人竟然变成了一个有同情心和乐善好施美德的人。

“以前我不是不幸，而是不安，”她继续说，“我是不属于我自己的，这就是说，归根结底，我是不幸的。我对自己也不再满意了，我很想站在镜子面前整整衣装，我总觉得我好象已经打扮停当正要去参加一个假面舞会。但自从她让我照过她那面镜子以来，从我知道一个人也可以从内心美化自己以来，我觉得我又果真变美了。”她含着眼泪微笑地说，你不能不承认，她真的比以前可爱多了。她那样子非常值得尊敬，她是值得一个人永远忠实于她的。

“噢，朋友，我们简单地说吧：信都在这里，读一读这些信，反复读一读这些信，仔细想一想，做一做准备，您总得用上一个小时，您要是愿意，也可以多花些时间；然后就可以三言五语地对我们的状况下一个判断。”

她离开他，到花园漫步去了；他把男爵夫人和马卡利亚的来往信件打开，我们这里综述一下信的内容。男爵夫人埋怨这个美丽的孀妇。就象一个女人紧紧盯着另一个女人，对对方总是吹毛求疵，尽作尖刻的评断。当然谈的都是表面的一切，至于内心如何却一字不问。

下面是马卡利亚所作的温和的评断。她从内心素质上描绘了另一个女人。外表的一切只是一种偶然的结果，不但无可指责，而且可以谅解。男爵夫人随后又报告了侄儿的失意和癫狂，

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发展，父亲的到来和希拉丽亚断然拒绝同弗拉维奥结合。随处都可以看到马卡利亚恰如其分的回答，她的回答里充满一种坚强的信念，她认为无论如何也必然会达到一种道德的改善。最后她把全部来往信件都转递给这位美丽的孀妇了，现在，这个美人儿的天使般美好的心灵已经显示出来，她的外貌也变得更加动人了。整个故事以写给马卡利亚的一封感谢信而告终。

第六章

维廉致雷纳多的信

尊贵的朋友，我终于可以对您说：她被找到了。为了使您放心，我得补充一句：这个美人儿生活在一个再美不过的环境里。请允许我只一般地讲一讲。现在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给您写信，我要向您报告我亲眼看到的一切。

这个家庭虔信宗教，因勤劳而兴旺，因有秩序而安定；不太拘束，也不太自由，职责和力量与能力之间保持着极为理想的关系。在她周围活动的都是从最纯粹最原始的意义上来讲的手工业工人；各方面都是境界有限而影响深远；有先见又有节制，纯朴而又勤勉。我很少有机会置身于这样一个令人愉快的环境中，这里人们对近景和远景的展望都充满了喜悦。总起来看，这一切足以使关心它的人感到快慰。

但想到我们二人谈好的一切，我要不揣冒昧地恳切地请求我的朋友能对这纸一般描述表示满意，能想象到这里的情景，而

放弃作进一步研究的意向，请他振作精神，把他的全部力量投入他已几乎完全献身的重大的生活事业。

我将把这封信的副本寄给海希利亚一份，另一份寄给阿贝先生，我估计，他一定知道您在什么地方。对这位久经考验的、公开的和秘密的都可以与之倾诉的朋友，我还要另写几句话给他，这些他会告诉您的。我特别请求您既要谅解我，又能提出发自内心的真诚要求以促进我的计划的完成。

维廉致阿贝的信

如果我没有弄错，雷纳多这位最值得尊敬的人现在就在您这里，所以我把一封信的抄件寄给您，以便此件准确无误地到达他手中。但愿这个杰出的年轻人在您那里已经投身于连续不断的重要活动之中，因为我希望他的心已经得到安宁。

至于我，我是在事业上经过长期考验的，我现在可以更郑重地重复我先前通过蒙坦提出的要求；我心中更冷静更坚定地度过漫游岁月的愿望越来越迫切。我坚信我的请求能够得到满足，我已经料理了一切，作好了一切准备。办完我高贵朋友的事，我就要在既定的条件下无牵无挂地继续我的生活的旅程。再去朝一次圣，我就到……地方来。我希望能在那里收到您的信，并在一切方面按照自己的心愿从头开始。

第七章

把上面的信发出去以后，我们的朋友便又上路了，他翻过一

个又一个山岭，不停地向前走，直到一片绚丽多彩的谷地展现在脚下。在他开始一种新的生活里程前，他才打算对自己过去的许多事作一个总结。在这里，他意外地遇到了一个使他旅途中的追求和乐趣倍添光彩的年轻活泼的旅伴。

维廉发现自己原来是和一个画家呆在一起，这个人跟在外界四处游荡的许多人和在小说戏剧中经常遇到的一些人一样，这一回是以杰出艺术家的面貌出现的。二人很快就成了好友，能够推心置腹地相互倾诉自己的爱好、意愿和计划；可以看得出，这位优秀的艺术家善于以深刻的意境和巧妙的笔法创作水彩风景画，他完全陶醉在迷娘的命运、形象和性格里了。他先是多次地描绘了她的形象，又上路后他便投身在她曾生活过的环境，描摹大自然；这个可爱的女孩在这里才被表现在幸福的和不幸的不同环境和时刻里，她那活在一切温柔的心灵里的形象又活现在人们的视觉中了。

两个朋友不久便来到一个大湖的岸边，维廉竭力一个一个找寻人们让他去的那些地点。他们遍访乡间的豪华建筑，高大的寺院，渡口和小港湾，地峡和码头，连勇敢善良的渔民的住宅，岸边一座座玲珑剔透的小镇和附近高山的小宫殿也没有漏掉。这位艺术家很善于捕捉这一切，并借助于光线和色彩烘托出当时情人心境所引起的情绪，这样一来，维廉便每日每时都处在极为兴奋的心境中。

在好些画上，迷娘都位于前景，被描绘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那是因为维廉擅于通过准确的描述唤起他朋友的丰富的想象力，使他从一般的特点掌握个别人物的狭小的界限。

因此，无论从位置还是从内容上看，这个小女孩的形象都是千变万化的。有时，她站在富丽堂皇的建筑里高大的廊柱下，若

有所思地观赏前厅的那些雕像。在这里，她置身于拴在岸边的小船里随着哗啦哗啦的水声摇摆，在那里，她正在向桅杆的上端爬去，简直就象一个勇敢的水手。

在其余的绘画中，有一幅画与众不同，这是这位艺术家与维廉相遇前在旅途中画的，这幅画说明他那时就掌握了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一切手法。在崇山峻岭间，那想象中的优美的男孩，光华照人，悬崖绝壁环抱着他，瀑布的水花向他身上喷洒，他已陷入一群难以名状的寇匪的包围之中。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到处是巉岩峭壁的原始山岭和峡谷，被装点得这样优美，这样富有意义，恐怕还从来没有见过。那是象吉普赛人似的一簇无所不包的人群，粗野而又荒诞，古怪而又鄙俗，太放荡，但并不叫人担心，太奇特，有些使人无法信任。强壮的驮马，有时走在圆木铺成的路上，有时从斧砍的石级上向下走，马背上驮着五花八门的乱成一团的行李，行李旁摇摇晃晃地挂着一切器具，这些器具只能奏出喧闹的音乐，它们一路上时时发出粗重的响声，刺激着人们的耳膜。在这一切当中，那可爱的孩子竟毫不抗拒地反身自省，虽然并不甘心毫无反抗；他是由人领着，而不是被人拖着。谁看了这幅如此惹人注意的绘画能不高兴呢？这条巉岩间的骇人的狭路如此富有特色；切断了一切的黑沉沉的深谷重叠在一起，威胁地阻断了所有的出路，恐怕就是有一条英雄的桥也不能使人相信有可能跟另一个世界建立联系。这位艺术家也用巧妙的诗歌般的真理启示使人看到一个地狱，你可以把它视为巨大结晶体的天然工场，也可以把它视为一群童话式可怕的龙雏的住地。

两个朋友怀着崇高的敬畏心理，不无端庄的羞色来造访侯爵的府邸。老人外出，还没有回来。但在这个地区，他们由于对

神职机构和世俗当局都很恭谨，到处都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接待。

然而，主人不在，维廉反倒觉得很惬意；虽然他很愿意跟这位尊贵的主人再见一面，虽然他衷心地欢迎主人的归来，他还是有点害怕难以应付这位主人为感谢他而表现出的慷慨，害怕因为他坦率而亲切地规劝过雷纳多而强使他接受报酬，其实为了这件事他早就取了一份优厚的报酬了。

两个朋友坐在一只精致的小船上，漫无方向地在湖里划来划去，从这岸划到那岸。在这最美好的季节里，他们迎面见到了既不是日出日落，也不是千变万化的色彩，天上的光就是用这样的色彩慷慨无私地装点着苍穹、湖海和大地，并在回光反照中显得更加壮丽。

他们周围是一个天然撒种、人工栽培的蓊郁的植物世界。最先遇到的栗树林已经把他们欢迎了进去，而现在，当他们躺在柏树枝下休息，看到月桂在拔节，石榴在变红，橙树和柠檬树在开花同时从暗绿的叶子里结出累累的果实时，他们竟忍不住露出了一丝苦笑。

这个活泼愉快的年轻人给维廉带来了一种新的享受。大自然没有赋予我们的老朋友一双画家的眼睛。对于视觉所及的美，他只能通过人的形象才能感受到，现在他突然觉察到，一个志趣相投但在爱好和活动方面具有完全不同教养的朋友使他看到了周围世界。

对这个地区的千变万化的美景，也通过语言来说明，更多的却是通过聚光形象的模仿，于是，他的眼睛变得更敏锐了，他本人也摆脱了以往死抱住不放的一切怀疑。他过去对意大利地区的复制品一向抱着怀疑的态度，他总觉得天太蓝，那迷人的远方的紫罗兰的色调虽然极可爱，但却不真实，一些鲜绿又显得太

杂；但是现在，他和他的新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学着象朋友那样敏感，用朋友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大自然便展现出了它的美的公开的秘密，人们不禁对艺术和那值得尊敬的女解说员产生了不可遏止的渴望。

这位画家朋友出人意料地暴露出另一种爱好，维廉很高兴；这位画家时不时地哼唱一支快乐的歌曲，以这种知心的伴奏使湖边漫步的宁静时刻充满了生气。恰巧，这时他在一座宫殿里偶然找到了一件稀奇的弦乐器，一把小巧的琉特，它发出的声音强劲而完美，携带十分轻便。艺术家很快就能定弦，可以熟练地弹奏它，引得在座的人格外开心；他简直就象一位新奥尔弗斯似的，感动了那一向严峻冷漠的守卫，使守卫亲切地同意他把这把乐器拿去为歌唱者伴奏一段时间，但离开此地之前必须原物归还，当然在这段时间里，他可以随便在星期日和节日时到这里来，为全家增添快乐。

现在，湖上，岸边，生气盎然，面貌一新：小船和游艇缱绻缠绵，依依不舍地伴随他们摇荡，就连货船和市场运输船也都在他们附近流连，一排排人沿着湖岸陪着他们前行，他们一靠岸，就被一簇欢乐的人群围住了，而船儿离去时，所有的人都满意而又依恋地向他们祝福。

最后，任何一个第三者恐怕都会发现两个朋友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所有跟迷娘有关的地区和处所全描绘下来了，一部分亮暗分明，涂了彩色，一部分是在一天最炎热的时刻忠实地摹写出来的。为了写生，他们不得不以独特的方式从一个地点移到另一个地点，因为维廉的誓约常常成为他们的障碍，然而他很善于绕着圈子作这样的解释：这个誓约只适用于陆地，在水里它就无效了。

维廉自己也觉得他们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了，但也不能否认，还有一个愿望必须实现，那就是见一见希拉丽亚和那个美丽的寡妇，只有办完了这件事，他们才能毫无挂虑地离开此地。她们的故事他早就对他朋友讲了，这位朋友也为好奇心所驱使，很想见见她们，而且很愿意在他的一幅画稿上留出一个显眼的位置，以便利用艺术方法把她们的优美形象装点进去。

现在，他们又开始乘船在湖上漫游，一边欣赏着陌生人常常踏入的洞府天国般的地方。他们告诉船夫，说他们希望在这儿看朋友，于是，不大工夫，他们便看见一艘装饰一新的货船划到了旁边，他们开始追赶它，忍不住展开了一场划船竞赛。两个女人被激怒了，这时维廉拿出一张小纸条给她们看，她们俩毫不迟疑地承认那上面的箭头是她们画的，于是，她们才完全镇静下来。接着，两个朋友接受了恳切的邀请，登上女人们的船，船便划走了。

读者现在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四个人是怎样面对面坐在那间极精致的船舱里，周围的世界怎样充满着欢乐，温柔的轻风拂面吹来，船儿在闪光的碧波上摇荡。你不妨根据我们的上述描写来想一想这两个女人，根据同我们一起度过了好几个星期旅途生活的情况来想一想这两个男子。我们作了些观察，发现他们的处境尽管很危险，但总的说来还是令人满意的。其中三个人，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都属于遁世者之列，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最艰难的事叫人担心；但第四个人很快就看到自己是加入了一个受誓约束缚的宗教团体。

他们在湖上转了几圈，向两个女人介绍了最有趣的地点，包括岸上的和小岛上的，然后就引导两个女人把船划向当晚过夜的处所，这里恰好有一个善于为这样的旅行安排一切生活起居

的熟练的向导。在这里，维廉的誓约成了一个适宜的，但又令人不快的司仪。因为两个朋友不久前恰巧就在这一站度过三个昼夜，把周围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作了详细的研究，那位不受誓约箝制的艺术家请两位女士容许他送她们上岸，但她们说什么也不答应，于是大家在离码头不远的地方就分手了。

这位歌唱家刚刚跳到自己的船上，船就很快离了岸；这时，他操起琉特，温柔地奏起那奇妙的哀怨的曲调，一支威尼斯水手们从陆地到海上，从海上到陆地时常哼唱的曲子。这样的演奏他是很熟练的，这一回弹奏得尤其温婉而富有表现力，他随着离开码头距离的增长而加强弦音，使得岸上的人觉得离去的人似乎总在同等距离的近处。接着，他丢开了琉特，独自歌唱，这时他高兴地看到，两位女士并没有走进屋去，她们依旧站在湖岸上。他十分激动，不知怎样收场才好，虽然夜和距离使人们看到的对方不那么清晰。直到那位比他镇静的朋友提醒他，他才发现他们的船早就离开了歌声能达到的地区，尽管在黑暗中歌声传得极远。

第二天，他们又如约在开阔的湖面上相见了。船在飞驶，周围的风景使他们完全陶醉了，这美丽的风景时而依次伸展开来，可以一眼望穿，时而相互排斥，重重叠叠地映入水中，沿岸飘流的形形色色的人看了无不心旷神怡。凡是在今天水上飘游时不能直接看到的一切，在纸上的艺术描绘中都可以揣测得出和隐约感觉得到。娴静的希拉丽亚对这一切都具有细微的感觉和难得的鉴赏能力。

但将近中午，又出现了很不寻常的现象：两位女士单独登陆了，男人们在码头前来回划着船。现在那位歌唱家力求选出最适合这样近距离的歌唱方式，在这里，最可人意的，能给人留下印

象的不仅需要软绵绵的富于感情的抑扬婉转的音调，而且应该发挥某种引人心醉的作用。我们应当唱《学习时代》里那些可爱的动听的歌曲，现在这歌声全都自然而然地通过琴弦和歌手的双唇在空中飘荡，但他出于个人不可缺少的洞明事理的考虑而控制住了自己；他的梦想已经消逝，转变成另一些形象和感觉，忽然琴声压倒了歌声，原来歌声听起来更带谄媚的柔情。他们就这样封锁了码头，要不是细心的女友送来了可口的小吃，外加一杯香醇味美的上等葡萄酒佐餐，他们就想不起来还要吃喝。

每一次离别，每一个阻塞我们的萌发热情的界限，都在加强这些热情而不是将它扑灭；因此，现在完全可以想见，短暂的分别在两方面都激起了相同的渴念。一点不假！你看，她们不是很快就又乘坐光彩夺目的小游艇向这边驶来了吗?!

不过，我们使用“小游艇”这个词，并不带威尼斯人的悲凉意味；在这里，这个词儿代表一种有趣—舒适—悦目的小船。即使我们这些人再增加一倍，这种船也显得很宽敞。

就这样，大家在相见和分手，团聚和分离的交替变换中度过了数日。他们享受着好交往的莫大欢乐，每个人的激动的心都隐约看见了永久的分离和怀念。有新朋友在场，他们脑海里便浮现老朋友的形象；当新朋友不在场时，他们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同样对回忆具有强烈的要求。只有一颗象我们的这位美丽的寡妇那样的经过磨练而又能自持的心，才能在这样的时刻完全保持平衡。

希拉丽亚的心受到过严重的伤害，它已经失去了感受新的纯真印象的能力；但是，如果一个明媚地方的美好风光包围着我们，犹如我们打了一针镇静剂，如果感情丰富的朋友们的温情陶冶着我们，那末，就会随着我们的精神和感情的变化而出现一种

奇异的变态心理：我们象做梦似的回忆起往事和远离身边的一切，眼前的事犹如不可理解的怪现象，竟幽灵般地离我们相当遥远。就这样交替的变来变去，时而爱慕，时而疏远，时而见面，时而分离，他们一天又一天地乘着船在湖上飘荡。

那位聪颖而富有经验的向导，虽然没对这些关系作过深入的研究，却发现这篇故事的女主人公那娴雅的举止上有了某种变化。当他终于弄清了造成这种处境的奇思妙想时，他也就知道怎样把这里的一切安排得令人满意了。当他们有一次想把这两位女士请到一个地方去赴宴时，他们偶然见到另一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船紧靠她们的小船泊在那里，船里有一张铺了台布的桌子，桌上摆着节日盛宴的一切美味佳肴，显然是两位女士在准备请客；这样，他们大家便可以聚在一起度过几个小时的时光了，只有夜色才能强迫他们接受惯常的分别。

幸好，出于某种怪念头，男朋友们先前在湖上乏舟荡漾时，恰恰忘了登上那个人工装饰的美丽小岛，现在也没有想到，在看遍世界上的一切美景之前，向她们展示那里的绝不是保存得最好的能工巧匠的创作。但他们忽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私下跟向导谈了谈，他立刻就加快了行船速度，他们都认为这样航行才是最快乐不过的事。他们现在有权希望和期待，在这些时断时续的愉快交往之后，到一个四周无人的地区度上三整天天堂般的幸福生活。

在这里，我们应该好好夸奖夸奖这位向导；他是属于那些头脑灵活，办事干练的人之列的，这些人时常同时护送几个主人走这条水路；沿线哪里好走，哪里不好走，他们都了如指掌，他们善于利用一些地方，而回避另一些地方；在不忽略个人利益的同时，他们知道怎样护送雇主穿过这片地区，比雇主自己撑船过去

更省钱，更满意。

与此同时，服侍两位女士的那个女子，头一次出来表示愿意效劳，那位美丽的孀妇趁势提出：两位朋友住在她家里，她肯定会以极普通的招待使他们满意。在这里，一切也都办得极为圆满，因为那位聪明的代办象以往一样，抓住这个机会巧妙地利用了这两位女士的推荐信和付款凭单，趁主人不在家任意使用起宅邸的花园和厨房来，甚至指望把地下室也派上一些用场。一切都是那么和谐，他们从第一分钟起就感觉是到了家里，好象他们生来就是这个天国的主人一样。

四个旅行者的全部行李很快就运到了岛上，这样一来，这个小小的团体便感觉方便得多了，而最大的好处则在于：那位杰出艺术家的全部画稿夹第一次集中到了一起，这就使他有可能系统地向这两位美人儿展示他所经历的全部创作道路。他的作品大受赞扬。当然绝不象业余爱好者和艺术家那样相互称颂；这里有的是对一个杰出人物的热情的有见地的称赞。但是，要想不引起怀疑，一如我们想把一般的短句塞给轻信的读者，以代替我们不能直观展现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要援引这样一个专家的判断，这个专家在多少年后见到那些有关的和同样的或类似的作品时仍然会赞叹不已，久久伫立在绘画的前面。

“他出色地描绘出湖上风光的令人喜悦”的恬静安谧，沿岸儿所令人感到亲切的住宅，映照在清亮的水流中，仿佛在那里沐浴；绿叶掩映的山冈蜿蜒伸展在湖岸上，绿林覆盖的山岭和山头上终年不化的冰冷的积雪耸立在山冈的后面。远处似乎是灌满了轻柔的烟气，那烟气从那些被无数急流冲断的平地和山谷里向上升起，它象雾一样灰蒙蒙的，包围着一切，暗示着这些平地和山谷的九曲婉转。看了由高山脚下的山谷构成的画图，你对

这位大师的艺术也不能不连声称奇：葱郁的山坡步步下降，清澈的江河在巉岩脚下滚滚地流过。

他善于通过前景上的一些浓荫蔽日的大树，巧妙地表现整个树干和所有分枝的各种类型的不同性格，令人满意地暗示出树叶的单一局部；而在树叶上，又是使用的各种各样浓淡相间的鲜艳的绿色，其间仿佛有温柔的轻风微微地吹动，从而引起发光的斑点的闪烁。

中景，那活泼的绿色在逐渐减弱，远山的峰顶上弱紫色和天空的蓝色合而为一。但是，胜过一切的，是我们的艺术家画成了不少阿尔卑斯山高原地区的绘画；你可以看到它们那单纯的雄浑而肃穆的性格，山坡上长满鲜嫩青草的广阔的牧场；一株株傲然屹立的暗绿色的枞树从草野中高高地耸起，一条条泛着泡沫的溪流沿着岸壁倾泻而下。如果他能在牧场上画上吃草的牛，或一条狭窄的绕巉岩盘旋而上的山间小道，小道上走着负重的驮马和骡子，他也一定会画得同样好，同样闪着智慧的光辉；它们总会被安排在适宜的地方，而不会被摆得太拥挤，它们会把画面装点得更好，使绘画更有生气，既不会干扰，也不会减弱这些画的静寂和安谧。

一切都是轻而易举的，只消熟练地画上几笔就完成了，这足以证明艺术大师的手法的大胆。因为他着色时用的是英国的有亮光的牢固颜料，所以这些画具有极明显的欣欣向荣的色调，显得明快，有力而充实。

在他的那些描摹巉岩深谷的绘画里，四周是死的岩石在呆呆地相望，而无底深渊的上空则悬着一架凶险的软桥，桥下那条怒涛汹涌的大河正在奔腾咆哮，这些画虽然不象前面说的那些画那么招人喜爱，但它们的真实性却使我们心向神往，我们赞赏

整个画面巨大的感染力，而这一点画家只花了极小的气力就达到了，因为这里只画了很少的几笔，只涂了些许的彩色。

他同样善于表现高山地区的典型特征，这里既不长大树也不长灌木，只在峭壁尖和雪山顶之间有些日照的平野上长些小草。尽管他给这样的地点着色也这么美，这么绿茵茵，这么惹人爱，他还是故意没在这里画上吃草的畜群，因为这些地区只向羚羊提供饲料，只向荒山刈草者提供有生命危险的生计。

我们现在要用三言两语解释一下“荒山刈草者”这个词，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不想尽可能近地把这荒野的状况呈献给读者诸君了。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高山地区敢于在动物难以接近的草地上刈割青草和晾晒干草的贫苦居民。他们借助于脚底下的登山铁钩攀登最峻峭最危险的绝壁，只要可能就跃身沿着绳索从高山向下跃入上面所说的那种草野。割了青草，晒成干草以后，他们就把这些草抛到深谷里去，然后再到下面把草搜集起来卖给有牲畜的人，因为草质好，这些有牲畜的人都很愿意买。

那些画虽然吸引着每个人，使所有的人感到赏心悦目，希拉丽亚还是要特别聚精会神地细看；从她的议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她本人对绘画艺术很在行；至少，这一点对这位艺术家是一个秘密，他是从来都不希望得到任何人的承认的，现在也不希望得到这位出类拔萃的女子的承认。那位年长的女子因此没有沉默很久，就开口责备希拉丽亚，说她不该象往常似的迟迟不显露自己的才干；要知道，事情不在于她会不会受到人家的夸奖，而在于她可以从中得到教益，这样的好时机恐怕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

看来希拉丽亚现在有必要把自己的画页拿出来，让别人看看在这个安静的脆弱的女子身上蕴藏着什么样的才干；勤苦的

练习使她天赋的才能得到了发展。她生就忠实的眼睛和精确的手，这样的手在一般妇女那里从事缝纫和刺绣肯定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诚然，人们会发现画上的线条还不稳，因而对描绘对象的特征也就表现得不够充分，但对这极勤苦的劳作却无不备加称赞，不过，整个画面还没有从最有利的角度去把握，还没有进行艺术的整理。看得出，她是害怕玷污崇高的事物，唯恐有一丝一毫的不真实，因此便总是小心翼翼地沉湎在细节里。

现在她只感到，这位艺术家的伟大的不受约束的才干强有力地激发和唤醒了她心中蕴育着的情感和兴趣；她懂得了：他必须更大胆些，必须严肃认真地遵循这位艺术家以亲切的态度反复教导她的那些原则。于是，线条变得更沉稳了，她学会了为照顾整体而牺牲局部，结果意想不到地把最美好的能力转化成了熟练的技巧：好比一个玫瑰的蓓蕾，昨天我们从它旁边走时并没有注意到它，早上太阳出来时它突然在我们面前开放了，于是我们似乎亲眼看见了生命的颤动，这美丽的花就是以这生命的颤动迎接新的一天。

这种美学素养的提高，并不妨碍道德影响的发挥；因为她为得到重要教育而对他表示的深切谢意，对一颗纯洁的心发生了奇异的影响。这是隔了很长时间第一次在希拉丽亚心中产生的欢乐的情绪。壮丽的世界整天都呈现在你眼前，现在你突然感觉到，你有了比较完美地描绘它的才干！通过线条和彩色竟把难以形容的东西勾勒出来，简直叫人欣喜若狂。她惊奇地感到有一种新的青春活力在自己身上跃动，不能不对那个使她获得这种愉快的人产生一种格外倾慕的心理。

他们就这样并排坐在那里，谁也分不清：是他向希拉丽亚传授绘画技巧呢，还是希拉丽亚弄懂了什么，正在作画。一种师生

间罕见的极为愉快的竞赛出现了。有时好象她的朋友想添上有决定性的一笔以纠正她的画稿；但她总是温和地拒绝，马上匆匆地把理想的和必要的东西画上去，永远使他惊讶不已。

这时，那位美丽的孀妇则同威廉一起，时而靠近葡萄园，时而靠近有梯级的橙子林，向柏树和伞松下走去。最后，她竟忍不住满足了这位新朋友悄悄暗示的愿望：她不得不向他透露她们的奇特的命运，那就是两个女友都是被赶到外界来的，他们二人现在已经告别了从前的环境，结成了亲密的友谊。

维廉因自己没能清楚地发现这一切而十分难过，事后他把这一切都记了下来。他是怎么写的，又是怎样通过海希利亚把这份东西寄给了娜塔丽亚，我们打算以后再告诉读者。

最后的一个夜晚来临了，一轮满月闪着明亮的光辉，人们一点都没有感到已从白昼进入了黑夜。这个小团体聚在一起，露宿在一块最高的台地上，从那里可以看到四面八方闪烁辉映的湖水，顺着水流看，只能望见湖长的一部分，横着看，宽宽的湖面则一览无余。

此时此景不论谈到什么，总免不了要再一次谈起那些千百次谈过的东西，谈起这里的一切绮丽风光：这里的天，这里的水，这里的烈日照耀下的土地，这里的温柔的月亮，甚至认为这一切美景确是绝无仅有，富于抒情的意味。

但是，谁也不向对方表露的，各人心中都承认的，正是那深刻的痛苦，它总在或强或弱、但却同样真实而轻柔地搅动着所有人的心。离别的预感在每个人的心中蔓延，逐渐弥漫的沉默变得很恼人很难堪。

这时，那位歌唱家振作起精神，把先前审慎的爱怜抛在脑后，奋然抓起琉特弹了几句序曲。迷娘的形象连同这个可爱女

孩的第一个柔情的歌声浮现在他的眼前，飘荡在他的耳边。热情冲破一切界限迸发出来，从满弦上奏出一个依恋的和音，他随即唱道：

“你知道那地方，柠檬花儿开放，
香橙在绿荫深处闪金光，
……”①

希拉丽亚心情激动地站起身来，把面纱蒙在额头上走开了；我们那位美丽的孀妇打了个手势，让歌唱家停止歌唱，一边用另一只手抓住维廉的胳膊。那位委实心慌意乱的年轻人跟在希拉丽亚的后面走，这位冷静得多的女友搀着维廉走在那两个人的后面。当他们四个人面对面站在清朗的月光中时，一切忐忑不安的心情就都再也隐藏不住了。两个女人互相拥抱，两个男子互相搂肩，月神便是那最崇高最纯洁的眼泪的证人。刚刚逐渐恢复了一些知觉，他们就默默地，怀着不存一线希望的奇异的感情和心思分开了。在明朗的天空下，在庄严美好的夜晚时刻，我们的这位被朋友带到这里来的艺术家，觉得自己深知第一流遁世者的一切痛苦，其余的人已经经受住了对这些遁世者的考验，但现在感到又要遭遇新的危险了。

夜深了，年轻人才躺下休息。第二天一大早按时醒来后，他们就下决心在离开这块天堂般的地区时表现得坚强些，尽管他们仍在冥思苦想地打主意，准备尽一切可能在不破坏誓约的情况下到附近找一个可心的地方逗留下去。

① 这两行译诗，采用的是钱春绮先生的译文，见钱译《歌德诗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8月。

他们正想提出自己的建议，便惊奇地听到了消息：两位女士天一亮就走了。我们心中女王的一封亲笔信报告了详情。很难确定信里的着重点在哪里：是理智，还是善良；是倾慕，还是友谊；是承认功绩，还是难说的怕见人的成见。遗憾的是信的末尾竟提出了这样一条强硬的要求：不准再追随这两个女友，也不准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她们，甚至偶然相遇也要无条件地回避。

象遭了妖魔的一击，两个朋友觉得，这个天国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沙漠；如果他们此刻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怎样不公正，怎样不可思议地突然反对起如此美好如此可爱的地方来，他们肯定会暗自觉得好笑的。没有一个自私自利的臆病患者会如此尖锐如此刻毒地责备和叱骂建筑物的倒塌，围墙的失修，塔楼的被剥蚀，道路上长满青草，大树的朽死，人工岩洞被青苔腐蚀，以及诸如此类可能发现的事物。然后，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克制了自己。我们的艺术家细心地把自己的作品整理停当，两人就上了小船，维廉一直把他送到高岸上。遵循往日的契约，他被打发登上找寻娜塔丽亚的路，为的是让这些美丽的风景画把她带到她一时还来不了的地方，维廉又准许他直言不讳地讲述他的意外遭遇，正因为这样，他才有可能在那些遁世者中间受到最友好的接待，他们的亲切的接待虽不能治愈心灵创伤，却也能使人得到安慰。

雷纳多致维廉的信

我的最尊贵的朋友，收到您的信时，我正在从事一项我称之为“骚乱”的活动，它的目的虽不伟大，成功却是有保障的。跟您的同道者建立联系，比双方所能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关于这一

点我无须多写，因为很快就可以看到，整体是怎样不可忽视，局部的联结是怎样难以说明。只做不说，现在应该成为我们的口号。万分感谢您半明半暗地从远方向我透露这样一个迷人的秘密；我为这个善良的姑娘能有这样真正幸福的境遇而感到高兴，我虽然终日杂事缠身，但并没有失去方向。阿贝会替我把详细情形告诉您的，我只应该想那于事有补的一切，然而这一渴望已经消逝在做和行动中了，我现在不想再同您说什么了。倘使有很多事情要做，就没有时间去发议论。

阿贝致维廉的信

尽管您的好心的信完全违背您的心愿极大地伤害了我们，这也没有什么。关于被找到的那个姑娘的叙述，是这样有趣，这样感人；所以我们想，即使我们今后的计划不那么伟大，不那么有远见，这位奇异的朋友也会为了找到她而把一切都放在一边的。他果真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事实证明，这件重要的事完全占据了他的心，他把其他的一切都抛在一边，专办这件事。

我们感谢您对这一新情况的介绍；只要进一步研究，就可以看出，这种新的情况对我们双方都比我们想象的远为有利。

事情是这样的：前不久制定了一个开凿运河的规划，这条运河恰恰穿过一片很少得到大自然恩赐的地区，叔父转让给他的农庄有一部分就位于此地；这条运河也将穿过我们的地产，如果我们联合起来，地产的价值就会不可估量地提高。

同时，他的“一切从头开始”的主要志向也可以获得顺利发展的机会。在那条水路的两侧可以找到足够的未被开垦、无人居住的土地；可以让纺纱和织布的女工迁到那里去住，也可以让

瓦匠，木匠和铁匠在那里为自己也为他人开设小型的作坊；一切都让他们亲手去创立，我们自己则要去解决那些更复杂的难题，并且要善于促进生产活动的高涨。

这就是我们朋友的最近的任务。从山里听到无数怨言，人们抱怨少吃缺穿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应该大量地向边远地区移民。在那里，他必须自己去观察去判断人和一切情况，把真正能干的人才、对己对人都有用的人吸收到我们的行列里来。

此外，我还必须向您报告一下罗塔里欧的情况，他的事已经全部结束。现在他到教育家那里聘请有才干的艺术家去了，当然只聘请几个就够了。艺术是大地的盐；艺术对手艺的关系，就象盐对食物的关系一样。我们从艺术中吸收养料，只是为了不使手艺变得淡而无味。

总的说来，同那个教育机构建立经常的联系，对我们将是很有用、很有必要的。我们必须做，什么时候也不要想着教；但把受教育者培养成材，却是我们最高的职责。

关于这一点，出现了千百种不同的见解。请允许我按照老习惯说一句一般的话，这是由您写给雷纳多的一封信里的某一字句联想到的。我们不想剥夺人们对笃信家庭的应有的赞颂；个人的信心建筑在笃信家庭的基础之上，归根到底，整体的稳固和价值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但仅只笃信家庭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建立笃信世界的观念，必须把我们真正人道的观点散布到一切实际的范围里去，不仅要支持我们的亲人，而且要关怀全人类。

您已经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了；您只要随时告诉我们您在什么地方就行了。我以全体的名义向您再说一遍：您虽然没有说出您的目的，但因为我们信任蒙坦和您，所以对这个目的我们

是赞成的。您尽管作您的旅行，尽管随意逗留，移动，长住好了！您的成功必将是美好的；我们只希望您成为我们这个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最后，随信附上一个小表格，从这个表格上您可以看到我们相互通讯的流动地点。您一眼就可以找到一年四季里您应该往那里寄信；我们认为，您最好还是通过信差把信直接送来，我们要把各地的信差告诉您，而且要告诉您足够的数目。同样，您可以通过特殊的符号得知您在什么地方可以造访我们的哪一个人。

插　话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预先通知读者需要暂时休息，也许一歇就是好几年，原因是：如果现在已经出现了与印刷成书相符的条件，我们很愿意就此分为一集。

但是，为了跳过这想象中的时间间隔，也可以在两章之间留出足够的空白，因为我们早就习惯于坐在圈椅里让这类时间间隔在幕落幕启之间跳跃过去。在第二章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之间的关系发展得多么快，我们同时又有了新的朋友；展望未来，每个人只要在生活中不迷失方向，就有希望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我们只要稍加等待，我们就会在生活的那些已被踏成和不曾开辟的，时而交织在一起时而四散分离的道路上又一个一个地同他们相遇。

第八章

如果我们再次探访我们的这位已有相当时间不受任何约束的朋友，我们就会知道他是怎样从平原地区走进这个教育省的。他穿过田野和草地，从干燥的草场绕过一些小湖，一眼望去，多数山冈湮没在灌木丛中，有森林的山冈很少，到处都可以看到没有丘陵起伏的一马平川。在这些小路上他没怎么迟疑，就来到了养马区；他看到这里那里尽是大群小群不同年龄的牝马和牡马。突然远方的地平线上飞起了大片的烟尘，这烟尘越来越近地急速滚动过来，遮盖了横向的整个空间，但过了一会终于被侧面刮来的凉风吹散，遮在里边的骚动的人群才依稀可见。

一大群骏马飞驰而来，骑在马上的牧人控制着它们，把它们集合在一起。一大批熙熙攘攘的人群从这位漫游者的身边涌了过去，在牧人簇拥下的一个美丽的男孩惊奇地看着他，然后便翻身下马，走过来和父亲拥抱。

接着就开始了询问和叙谈。儿子说，他在接受考验的第一阶段吃了不少苦，老是因为失去了自己的马而难过，在田野和草场上都得徒步走来走去；因为正象他预先宣告的那样，即使在这种安静的艰苦的耕者生活中他也不能有特别的表现；他最喜欢丰收的节日，其次是耕种，对犁田、翻地和静候收获一点也不感兴趣，必要的和有用的牲畜他虽然也饲养，但总是不经心不乐意，直到让他参加了快活的骑马活动他才心情舒畅起来。看管母马和小马驹的差事，虽然有时也很无聊，然而出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马，它会使你开心三四年，所以这完全不同

于跟牛犊和猪崽打交道，因为在那里生活的意义就是把它们喂好，养肥，然后运去出售。

孩子已经长成了标致的少年，父亲对儿子的成长，对他的健康的体魄，对他的无拘无束、欢快活跃乃至可称内容充实的谈吐，都很满意。他们现在是骑着马跟在向前急奔的马群后面，从一些孤零零的宽阔的田庄旁边驰骋而过，向举行大集市的村镇奔去。那里是一片令人难以置信的骚乱景象，谁也分不清是货还是人掀起了一股股烟尘。所有商店里的顾客都聚集到这里来购买细心培育的良种马。在这里似乎可以听到世界上的各种语言。这时又传来了音阶最高的吹奏乐器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声音，不过一切都充满了活动，力量和生命。

我们的漫游者现在又遇到了从前认识的那位管事。这位管事正与另外几个能干的人安静地、似乎不被察觉地维持纪律和秩序。维廉以为在这里又一次发现了这独一无二职业的榜样，以为再次发现了他在一切领域里感到的那种受限制的生活趋向的样板，他希望知道，在喂养和训练马匹的这种粗野工作中怎样教育学生，才能使他们不致于变粗野。他很愿意听一听，是什么竟把语言训练和语言教育这种最精细的活动恰恰跟这种看来如此粗野无情的活动联系在一起。

这时，维廉发现儿子已经不在自己身边了；他看到他的儿子从人群的空隙钻了过去，正在就一些小商品跟一个年轻的小贩热心地讨价还价。转眼间，他就再也看不见他了。当这位管事问起维廉为什么这么困窘，有什么心事，当听到维廉说这都是由儿子引起的，管事便安慰这位父亲说："您不要担心，他不会丢；您不妨看看我们是怎样把自己的学生召集到一起的，"他用劲吹起挂在他胸前的小哨；立时，便有十个哨音从四面八方与之呼

应。这位管事继续说道："现在我所发出的还只是一种信号：就是说明管事在附近，他想大体了解一下有多少人能听到他的呼唤。对第二个信号，他们的回答是沉默，但意思是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对第三个信号的回答是赶快聚拢过来。此外，这些信号还可以有多种变化，具有特殊的用途。"

突然，他们周围变得开阔起来，现在他们可以向附近的高山漫步，随意地交谈了。

"我们在这里，"这位管事接着说，"语言的学习是由环境促成的，这里聚集着从世界各地来的青年。在异乡，一国同胞往往抱成一团，不与别国人往来，以致建立各种党派，——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发生，我们尽力促使受教育者自由地使用多种语言交往，从而使双方结成亲密的友谊。

"但最必要的却是各种语言的一般练习，因为在这样的年市上每个外国人都希望能找到懂得自己的口音和用词的人，以便顺畅地讲价成交。为了不因语言不通而产生混乱，不使事情半途而废，一年规定有一个月的时间只说一种语言；原则是除了这种非学不可的基础课以外什么也不准学。

"我们把我们的每个学生都看作游泳能手，他们惊奇地感觉到，他们好象处在迫使他们消耗精力的自然力之中，身体变轻了，被那自然力托着升了上来；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情况都是这样。

"如果某一个学生对某一种语言特别感兴趣，那末，即使处在这种看来杂乱无章的，同时又含有不少安静、孤寂甚至无聊时刻的生活中，我们也能找到适当的方式为他安排切实有效的课程。在这些留胡子和不留胡子的半马半人的怪物当中，您很难认得出我们那些骑马游学的语法学家，甚至老学究。您的菲利

克斯偏爱意大利语，因为他那悦耳的歌声浸透了我们机构的一切，正象您听到的那样，他是多么善于以歌声排遣牧人生活的忧闷，他的歌唱又是多么优美，多么有感情！充实的训练是比我们想象的更符合实际的活动和有用的工作。”

因为每个地区都在欢庆自己的节日，人们便把客人引到器乐演奏区域去了。这片毗连平原的地区尽是亲切动人的旷野，匀整的丛林，静静的河流。河流沿岸的草丛中到处都有长满苔藓的悬崖峭壁不露声色地显现出来。可以望见山冈上零零散散的四周围以灌木的住宅，而在平缓的谷地里，房舍与房舍都挨得很近。那些高雅的单独的草顶房屋相互之间距离都很远，彼此既听不到悦耳的声音，也听不到烦人的噪声。

随后，他们走近一个四周栽满果树、罩在大树荫影中的宽阔场地；那里有很多人密集在一起，仿佛在紧张地等待着什么。客人一露面，一切乐器齐鸣，奏起一支大型的交响乐，维廉情不自禁地高度赞扬这一切乐器所表现的刚劲有力和柔情蜜意。在这支大规模的交响乐队的对面是一个较小的乐队，特别引人注意；这个小乐队里有年龄较小的，也有年龄稍大的学生，虽然人人都手持乐器作好了演奏的准备，却不演奏；这是一些还不能够或者说还不敢参加全体演奏的学生。在场的人高兴地看到，每个人好象都想悄悄地走过来；可以听到人们以赞赏的口吻说，在这样的节日里，不突然出现什么天才是罕见的。

和着乐曲，响起了歌唱的声音，毫无疑问，这种艺术在这里也是很受尊敬的。我们的漫游者问，这里还有什么东西跟音乐关系密切，人们回答说：那就是诗艺，就是其中的抒情诗。在这里，决定一切的是：这两种艺术开始是各自独立地发展，接着是在比较中发展，最后才相互联系着发展。学生首先是按照各自的

内在规律来认识诗和音乐，接着要教他们了解二者怎样互为条件，最后又怎样互相独立。

“音乐家是拿节奏的分节和节奏的更替与诗的韵脚相对照，但在这里很快便出现了音乐对诗歌的压倒优势，因为如果后者是企图遵守正确和必要的原则尽可能纯地保持一切音节的长短，那么对音乐家来说只拖长很少几个音节就很有意义了，他总是任意破坏精心设计的音韵学结构，甚至把那在此显示巨大可能性的散文变成歌曲，而诗人，当他不能从自己方面用抒情的温柔和傲慢引起人们对音乐家的尊敬，不能时而用逐渐过渡的平稳，时而用更替的急剧，在他心中唤起原本不存在的感情，他很快就会感到自己已被消灭。

“人们在这里看到的音乐家，本人也大都是诗人。这里教授的舞蹈基础，也是为了能够在整个地区逐步推广。”

当客人由人引导经过最近的一道边界线时，他忽然发现建筑的式样变了。房舍不再是分散的了，也不是茅屋式的了；这里的房舍是有规则地排列在一起，外观优雅而美丽，内部宽敞，舒适而雅致；整个看来，简直就象一座视野开阔、到处都是漂亮建筑的城市。这儿的住宅里，造型艺术以及同它有血缘关系的手工艺到处可见，整个的空间是一片奇异的寂静。

造型艺术家的想象虽然总离不开人间发生和活动的一切，但他的工作是孤独的，由于处在这样特殊的矛盾中，他们比谁都更需要充满生活气息的环境。人人都在这里无声无息地创造那引人注目的一切；节日的宁静笼罩着全城，要不是处处可以听到石匠的斧凿声或木匠的和缓的锤击声——他们正在为修建一座华丽的大厦孜孜不倦地劳作——空气中就没有任何响动了。

那里的庄重气氛，那里对待初学者和深造者的出奇的严厉

态度，吸引了我们的漫游者的注意；好象谁也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做成什么，但又仿佛有一种神秘的精神使他们大家充满了生气，向着一个唯一伟大的目标迈进。根本看不见图纸和线形，但每一个线条又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砍凿出来的，当我们的漫游者请求他的陪同者解释整个方法时，那位陪同者说，想象力本是一种不确定的不久长的能力，而造型艺术家的整个功绩就在于他越来越学会了确定它，抓住它，乃至最终把它提高到现实的高度。

人们想到，其他艺术也必须具有坚定不移的原则。"难道一个音乐家能容许学生粗暴地在琴弦上抓来抓去或单凭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来为自己创造任意的音程吗？在这里必须看到，绝不能听任学习者为所欲为：他在其中活动的自然力是永恒的，他必须掌握的工具已交在他手中，甚至连他使用的方法都规定好了，——我想，运指法也有了指南：每一个手指都及时为另一个手指让路，给下一个手指留出恰当的去路；由于合乎规则的协作，最后连不可能做到的也做到了。

"这些严格的要求和这些不变的规则是正确的，我们在哪里才能找到最重要的证明？天才，生就的干才，能首先理解它们，心甘情愿地服从它们，便是证明。只有半呆子才喜欢用他的有限的特点来代替无条件的整体，并以自己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创见和独立精神为借口来掩饰他的错误的指法。这种行为在我们这里是通不过的，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学生，使其不受一切错误判断的影响，免得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有时甚至是整个的一生被搅乱打碎。

"我们喜欢谈论天才，这是因为天才具有优越的才智，他一眼就可以看出对他有用的东西。他懂得，艺术所以称为艺术，就

是因为它不是自然。甚至对人们称之为条件性的东西加以尊重，他也不感到是一个负担，因为这种条件性难道不就是杰出的人物一致把必然和必要视为完美的保证吗？难道它不是到处都把一切引向成功吗？

"为了减轻教师的负担，象我们各处一样，这里也采用三种致敬方式，不同的只是这里根据劳作的特点对致敬姿势做了一些改变。"

当我们的漫游者由人们陪同着向前走时，他感到很惊奇，因为这座城市好象老是在扩大，每条街都在分出新的街来，眼前展现出各色各样的景象。这些建筑雄伟庄严，与其说是豪华，不如说是美丽，从外观便可看出它们的用途。城中心的房屋都比较高雅，比较威严，邻近的房屋则显得欢快，喜人，安适的城郊一直延伸到田野，城郊的建筑具有文雅的风格，最后是稀疏的带花园的住宅杂陈其间。

我们的漫游者在这里不能不注意到，前一地区音乐家的房子决不象眼下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住的房子这样漂亮，这样宽敞。人们回答他说，这是很自然的。要知道，音乐家需要不断的自我深化，他只有提高自己最内在的素养，才能使心声转化为外在的作品。"他不必讨好视觉感官。眼睛很容易压倒耳朵，使内在精神转化为外在精神。相反，造型艺术家必须生活在外在世界里，必须不自觉地通过外界和根据外界来揭示自己的内在本质。造型艺术家必须住得跟国王和神仙一样，否则他们怎么能愿意为国王和神仙建造和粉饰房屋呢？他们必须使自己居于一般水平之上，只有这样，全体人民才能在他们的作品中和从他们的作品上感觉到自己也变得更为高尚。"

随后，我们的朋友请求解释另一个矛盾现象：为什么在这些

节庆的日子里，到处都那么活跃、那么喧嚣，这里偏偏是出奇的寂静，连工作也不停呢？

“一个造型艺术家是不需要节日的，”人们说，“对于他来说，全年都是节日。如果他创作出什么优秀作品，那么一切必定照旧：不但他看得见，世上的一切人也都能看得见。他不需要重复，不需要再付出劳动，不需要新的成功；而音乐家则要为这一切劳心伤神，因此必须为他安排人数众多的庆祝活动。”

“但在这些日子里，”维廉接下去说，“最好能举行一次展览，让大家高高兴兴地参观和评价成绩优异的学习者在这三年中取得的进步。”

“这种展览，”对方回答说，“在别的地方也许有必要，在我们这里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整个的活动和存在就是一个展览。您在这里可以看到学员亲手建造的各式各样的建筑物，当然建筑图纸事前都经过上百次的讨论和思考，因为建筑者无权盲目地进行试验。一座建筑，只要修建起来，就牢固地立在那里，即使不能永久使用，也能使用很久。如果说做其他事都容许犯错误的话，在建筑上却不准许出半点差错。

“对待雕刻家要宽容一些，对待画家则最宽容，他们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只要都表现各自的艺术特点就行。他们可以在房中屋内，建筑物的外墙上，广场和街道，随意选择自己想要加以装饰的地点。他们可以表现自己的思想，只要这个思想有可赞许之处，人们就会同意，不过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或者得到特许，当一项工作不合艺术家的心意时，他有权或早或迟地放弃它；或者按照要求，把已定方案原原本本地付之实施。多数艺术家选择第一种方式，保证条件是同意事先进行充分的讨论。第二种情况很少，人们看到，采取第一种方式，艺术家就不会太

自信，总要长时间地跟同事和专家商讨，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成功地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值得永久保存的艺术品。”

听了这一切，维廉并没有忘记了解这里还上什么课。人们回答他说，那就是诗艺，而且是史诗的诗艺。人们补充说，这里不是让学生阅读或朗诵古今诗人现成的诗歌，而是只给他们讲很多神话、传说和传奇，这时，我们的朋友不禁感到大为惊奇。过一会，人们就可以从学生们作画或写诗中了解献身不同艺术的天才的独特的生产。诗人和雕刻家的创造为取自同一个源泉，每一方都努力从这源泉中为自己汲水，把水导向于己有利的地点，以不同的方式达到各自的目的；这比他把已作成的东西加以改作要好得多。

我们的漫游者得到了一个观赏这一切如何进行的机会。一些画家聚集在一间屋子里作画，一个欢快活泼的年轻人详详细细地给他讲了一个相当简单的故事。看起来，他原原本本地用言语表达它，不见得比画家所用的笔墨少。

人们以肯定的口吻对维廉说，这些同事在一起工作时总是亲密地交谈，因此往往产生善于以双重方式热情地体现同一主题的即兴作者。

我们的朋友现在又转而问及造型艺术。“你们没有办展览，”他说，“难道也没有设作品奖吗？”

“从字面上看是没有的，”对方回答，“但我可以让您在附近看到我们这里大家认为什么方式更为合适。”

他们走进一个从上边巧妙采光的大厅；首先看到的是一大圈正在工作的艺术家，他们中间儿高高地露出一大堆排列整齐的形象。摆出一副紧张动人姿势的雄伟形体，使人们想起那英雄少年和亚马孙族女豪杰之间的壮烈战斗，最后仇恨和敌意全

部消融在相互爱慕之中。虽然形体总是极为错综复杂的结为一体，但这个雕像从哪一个角来看都是一样的美好。造型艺术家有坐有站的围成很大的一个圈子，分别干着自己的工作；画家前面是绘画架，制图师前面是绘图版；有的在塑造立体塑像，有的在做浮雕；甚至连建筑师也在设计底座，预备以后把这些艺术品立在上面。每个参加者都以自己的艺术方式重现这一切：画家和制图师把这一组形象变成平面图，他们精细入微地去做，不但不破坏原有的形象，而且尽一切可能保存原作特点。塑像的工作也是如此。只有一个人是在缩小整组图像，好象他是真的从某些动作和比例上超出了原形。

很清楚，他就是创造原形的大师，他正在为这一原形雕成大理石而事先做一次试验，这次试验并不是判断性的，而是实践性的，他能够准确地发现并能够在再次思考时利用他的同事们按照他们的观点和思想方式所看到、所保存和所改变的一切，——这样一来，一旦这个高大的艺术品雕成大理石立在那里，尽管它是由一个人设计、塑造和完成的，但看起来却是属于大家的。

这个大房间里也是出奇的静，但管事却提高声音说："这里有谁能够根据面前这个静止的艺术品用几句精辟的话唤起人们的想象力，使我们在这里凝神注视的一切都不失原有特征地变成活的东西，让我们确信艺术家们在这件作品上坚持的一切正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大家异口同声地喊着一个名字，于是，一个英俊少年离开他的工作，走出来安详地作了一篇似乎只描述面前这件艺术品的报告；但他很快便投身于真正的诗的领域，沉浸在情节的中心。奇迹般成功地驾驭着这个自然力；慢慢地，他的描述由于变成了堂皇的朗诵而上升到了这样的高度，仿佛这组木然不动的雕像

真的围绕着一个轴转动起来，人物的数目增加了两三倍。维廉听得着了迷，最后竟高声喊道：

“听了这支音韵铿锵的歌，有谁按捺得住不放声歌唱!”

“按我的心愿，我禁止这样做，”管事接口说，“因为如果我们的雕刻家很坦率的话，他就会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诗恰恰是他的累赘，因为这两种艺术家差别最大；相反，我愿意打赌，看看哪个画家能掌握某种生动的笔法。

“我倒很想让我们的朋友听一支温柔愉快的歌曲，这支歌你们是可以唱得又虔诚又动听的。这支歌唱的是艺术的整体性，我每听到它，都觉得很有教益。”

在短暂的休息时，大家点头、挥手，相互交谈了一阵，尔后便从四面八方响起了下面这支提高人的心智的有价值的歌：

挖掘主题，立意布局，
诗人往往靠自己；
为了完成你的作品，
赶紧愉快地走进群体！
在那里人们才会承认你个人的经历。
你的朋友中间保留着无数多年的回忆。

沉思，观照，
众多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
一切都需要顽强的创造，
你要努力把它们融为一体！
好的命题，卓越的思想，
美的形式，细心的命笔——

艺术家发挥自己的影响，
向来都用这样的
艺术手段磨砺。

正如无限的自然
向我们显示的只有一个上帝，
在广阔的艺术原野，
也是只有一种思想永远盘踞；
这便是神圣的真理，
它和美永不分离，
它那明亮的目光总是
迎着光辉的太阳，从不躲避。

正如散文的才干赋予演说家，
韵文的才干独独为诗人所占据，——
活脱脱的生机勃发的玫瑰
开放在画家的画板上，总是那么艳丽；
让它站在那里闪烁着
不可比拟的美的奇迹，
让它从神秘的生命中
唤出明确的意义！

你尽可千百次地
亲手创造美的形体，
人和创造者相似，
你尽可使他欢喜。

不管你们使用的是什么工具，
你们应该结成兄弟；
你们要唱着赞歌点燃香火，
让艺术祭坛的香烟飘然升起。

所有这一切维廉大概都是很同意的，尽管他觉得这种论调很怪，由于没有亲眼见过而认为根本办不到。但在人们把一切美好的序列都毫不隐瞒、无拘无束地指给他看，向他介绍以后，他也就无须再提问题了解其他的情况了。最后他情不自禁地对陪同者说了下面的话：

“我看到，在这里人们对生活中应该想到的一切都预先做了周密的安排；但有一件事还要请您给我讲一讲：有哪个地区对诗剧也同样的关注？我在哪里能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我参观了你们所有的建筑，发现没有一处是为发展诗剧设立的。”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毫不隐晦地说，在我们全省都碰不到这种设施，因为戏剧的前提条件是要有无所事事的人群，甚至可以说需要有乌合之众，而这类人我们这里是没有的；因为这类人即使本人不愿意离开，也要被驱逐到省界之外。请您不要以为我们这样的综合性地区肯定会考虑到这一点；一切都考虑到的地区恐怕根本找不到。我们的学生当中有谁能够轻易地下决心，用虚假的快乐和伪装的痛苦在人们心中引出不真实的、不属于眼前的感情，并从而不时激起人们充满狐疑的愉快呢？这样的欺骗行为我们认为非常危险，这与我们的严肃的目的是不相容的。”

“据说，”维廉说，“这种几乎无所不包的艺术对其余的一切都有促进作用。”

“这不对，”对方回答他说，“它是利用其余的一切，同时又毁坏这一切。如果一个演员和画家看法一致，我并不怪罪演员，但在演员的团体里画家却死亡了。

“演员将为了眼前目的毫无良心地耗费艺术和生活向他提供的一切，却有很大的进益；画家则与此相反，他总想从戏剧艺术中获利，却永远无利可得，音乐家的情况也是这样。所有的艺术在我看来都是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其中多数人都能勤俭持家，只有一个浅薄放浪，他一心想把全部家产据为己有，任意挥霍。剧院就是这样，它的来源很难肯定——它既不是来源于艺术，也不是来源于手工艺，更不是来源于业余娱乐。”

维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低下头，因为象在眼前过电影似的，他突然想起了他在戏台上下所经历的一切欢乐和痛苦。他祝福这些虔诚的人，因为他们懂得应该让学生避免这种痛苦，按照坚定的信念和原则排除从这种团体里来的危险。

然而，他的陪同者没让他沿着这条思路深想下去，他继续说：

“因为我们的最高的神圣的原则是不能把任何一个天才和任何一种天赋引入歧途，所以我们也不必掩耳盗铃，在这么多的学生中确实也有一种戏剧表演的才能显露出来，它表现在对人物、姿态、动作和语言的机械模仿的无法克制的渴望中。虽然我们不鼓励这样做，但我们却总留心观察这种学生；因为我们已经跟世界各民族的大剧院都建立了联系，所以只要他始终不渝地保持自己的天赋，我们就把这个经过考察的人才送到他们那里去，让他赶快登上舞台，象鸭子在池塘里戏水一样去摇摆在饶舌。”

维廉耐着性子听了这番高论，但他不但不同意，甚至还有些恼怒；因为这个人的想法太古怪，他虽然相信某种可爱的事业毫

不足取，躲避它，甚至咒骂它，却又不允许别人这样对待它；也许，一个人的矛盾心理从来也没有象他此时此刻的心情这样生动，这样有力。

即使是这段文字的编辑，也不得不承认，他也是不很情愿同意把这段古怪的议论付排的。难道他献身剧院的时间和精力，从多种意义上说，不是比实际需要还要多吗？莫非可以使他相信他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吗？

我们实在没有时间沉湎在往事的回忆和事后的烦恼之中，因为我们的朋友又惊又喜地看到三位元老中待人最亲切的那一位又来到了他的面前。他那可亲的殷勤，一种不可侵犯的内心的平静，使周围所有的人都精神大振。我们的漫游者十分信赖地向他走去，同时感到对方也报以同样的信赖。

他听说，最高主管人现在正在这些圣地指教，开导和祝福人们，为了照应参观所有的地区，三位长老已经分散开来，他们在各处同下属主管见面交谈后又继续作向导，建立新的机构，以此忠实地履行自己的最高职责。

恰恰是这位杰出的人物就他们的内部状况、外部联系和一切不同地区的相互影响向他做了一个概括的介绍；他明白了一个学生迟早会由一个地区转入另一个地区。同时，对他儿子情况的介绍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愉快，人们培养他儿子的下一步计划他不能不表示完全赞成。

第九章

随后，管事和他的助手邀请维廉去参加即将举办的矿工的

节庆活动。他们吃力地向山上攀登。维廉觉察到，傍晚时分向导的脚步放慢了，但仍不停地移动，好象黑暗也不应成为他们继续向上攀登的障碍。但当他们周遭的夜色深沉下来时，他的这个谜便不解自破了：维廉看见不少小火苗从幽谷深壑中摇曳不定地向外闪烁，那些小火苗向两边延长，变成一条条闪光的线，霎时间越过峰峦叠嶂，从上面滚动过来。这情景看上去就象一座火山平和地爆发，它的喷洒火光的喧闹声威胁着整个地区，这地区仿佛顷刻间就要覆灭，但是，慢慢地，那些亮光变得更亮更宽更密，象一条星河不停地闪动，这星河虽然静静地迷人地流着，但却勇敢地淹没了整个地区。

维廉不胜惊异，因为远方的火光照亮了他们的脸庞和身躯，也照亮了他们脚下的路，他的同伴笑眯眯地呆了片刻才开口说：

"不消说，您在这里看到了一幅奇异的景象，这些火光一年到头都在地下不分昼夜地闪耀和活动，为的是采掘地面上看不见的隐蔽的矿藏，现在这些火光从矿井的井口喷涌出来，不停地波动，把无边的黑夜照得喜气洋洋。人们未必见过这样令人愉快的检阅，在这里，分散在地下的、谁也看不见的、最有用的工作充分显示在我们的面前，你可以看到它悄悄地把巨大的人群联合在一起。"

他们就这样边说边看，来到一个地点，这里，火的溪流围着亮如白昼的小岛大的空间喷涌，形成一个闪着火光的湖。我们的漫游者现在站到光芒四射、闪耀夺目的人群之中；千百个若隐若现的小火光，在刚才同他们一起走来的人群构成的黑墙般的背景上，形成意味深长的对照。立刻响起了快乐的音乐和悦耳的歌声。被机械力分开的空心的悬崖巨石，很快就把闪闪发光的矿藏袒露在快活的观众眼前了。戏剧表演，只要此刻能使大家

开心，也就应运而生，它不仅挑起了而且满足了大家的喜滋滋的兴致。

我们的朋友被介绍给各位首要人物时，发现他的朋友雅诺也穿着庄重的礼服站在他们当中，不由得感到十分诧异。

雅诺说：

“我不是白白地把我以前的名字换成了这个更有意义的名字——蒙坦：你没发现我在这里，服务于高山深壑，生活在地上和地下狭窄的领域里，不是比我自己想象的还要幸福吗。”

“现在你学识渊博，经验丰富了，”我们的漫游者说，“可以比以前在山岩上开导我们时更慷慨地开导和教育别人了。”

“完全不是这样！”蒙坦应声道，“山岭是无言的教师，它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沉默寡言的人。”

庆祝活动一结束，大家便就座欢筵。所有的客人，不管是不是请来的，都是手工业的同事，因此，在蒙坦和他朋友就席的桌旁也一下子就开始了同桌人感兴趣的谈话；大家详细地谈着山脉，矿层和矿床，谈着矿脉的岩石和当地的金属。但是，后来谈话不知怎么竟离开了一般题目，专谈起世界的创造和诞生来了。这个题目没有心平气和地谈很久，客人便卷进激烈的争论里去了。

一些人断言，我们的大地是从逐渐消退的水的覆盖中产生的；他们举出在高山和平地发现的水生物的遗骸作为自己论断的有力证明。另一些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先是一切都可怕地烧红和熔化，燃起火焰，临了，这火焰在地面上充分燃烧之后，又被引回地下深层，一直借助于海里和地上肆虐的巨大的火山进行活动，慢慢地，不断的喷发物和四处泛滥的熔岩便构成了高山；他们百般开导持不同见解的人，说没有火，任什么也不能热，

有了炉灶，火才能工作。虽然看起来这一切都是很好的经验之谈，但很多人还是对此很不满意，这些人断言，在地球怀抱里形成的巨大的生成物，借助于不可制服的巨大弹力，穿过地壳，来到高山顶上，同时在这种骚动中又有一些生成物部分被撞碎，在近处和远处四下里飞散；他们列举了不少现象证实：如果没有上述条件，这些现象便无法解释。

第四部分人（也许不会再多了）嘲笑这一切白费气力的努力，他们赌咒发誓说：如果人们不让大小山岭从大气层里落下来，盖住广阔无垠的地区，某些地球表面的现象就根本不能解释。他们列举了一些大小岩块，说这些岩块是从散在各个地区的地面上发现的，现在还能拾到，他们认为这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最后有两三个客人甚至要悄悄地援引严寒纪以求助其一臂之力；他们用想象中的目光从最高的山岭朝着低处平地流去的冰川望去，那冰川就象准备好了的雪橇路一样，那些沉重的原始岩石原来就是沿着这光滑的路向外滑出来的。当冰川融化的年代，这些岩石便沉落下来，永远留在陌生的土地上。后来，很可能是浮动的冰块把巨大的石块从北方运来了。但这些善良的人并不能为自己的大胆的理论打通道路。很自然，一般人都认为，世界的创造，必然伴随着爆炸般的轰响和地面的升高，伴随着狂暴的怒号和火焰的抛撒。此外，葡萄酒加给人体的温热，也起着强烈的作用，于是，盛大的节庆活动便在大吵大嚷的闹声中宣告结束。

我们朋友的心情变得纷乱而又阴暗，他从来都是暗暗地赞成关于大水覆盖的思想，认为洪峰比最高的山峰还要高十五尺，他觉得，由于听到这些奇谈怪论，那井然有序的、长满植物、生机盎然的世界在他的想象中竟变得一片混沌了。

第二天早上，他并没有忘却向严肃的蒙坦询问这件事，他说：

“我真不明白你昨天是怎么回事。谈论这些奇异的东西时，我总希望能听到你的看法和决断；你不但不表态，反倒一会儿站到这一边，一会儿站到另一边，总是试图加强正在发表的见解。现在请你老老实实地告诉我，关于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的，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你知道多少。”

蒙坦回答说：

“我知道得跟他们一样多，所以就不愿意考虑这些东西了。”

“但是，”维廉接口说，“这里竟有这么多相互矛盾的见解，难怪人们说：真理总是位于中心的。”

“不然！”蒙坦答道，“位于中心的应该是问题，如果着手研究它，就有可能解决它，也可能得不出结论。”

蒙坦又这样反复举了几个例子，然后，充满信任地继续说：

“你责怪我为每一种意见帮腔，仿佛从任何一种见解中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这样做确实加重了混乱，但是，对待这些普通人我实在不能太认真了。我深信，最宝贵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信念在内——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而且埋藏得又深又恰如其分；应该让每个人知道他所知道的东西，这些东西他往往秘密地埋在心里；他一旦说出它，立刻就会矛盾百出，他一旦参加争论，他就会失去内心的平衡，这时，他身上最宝贵的东西，即使不被消灭，也会遭受损失。”

在维廉的反对意见的激励下，蒙坦继续解释道：

“在不知道什么是最主要的东西之前，我们的谈锋总是很健的。”

“什么是最主要的东西呢？”维廉连忙问。

“这不难讲，”蒙坦回答，“想和做，做和想，——这就是一切

智慧的总和。这一点，人们历来承认，历来实行，但并非人人理解。二者必须象有生物的一呼一吸，永不间断地交替活动；犹如一问一答，缺一不能成立。谁遵循他的守护神——人类的智慧——私下小声告诉每个新生儿的规律，通过想来检验做，通过做来检验想，谁就不会迷路，即使迷了路，也会很快回到正路上来。”

蒙坦陪着自己的朋友参观他所管辖的整个地区，到处都可以听到“祝您多福”这样一句粗俗的问候话，他们也快活地报以同样的问候。

“有时，”蒙坦说，“我喜欢对他们说‘祝您多智！’因为智慧高于幸福；既然主管人都很有才干，大众也必定具有足够的智慧。因为我在这里不能发号施令，只能劝告建议，所以我要努力研究这里山脉的特点。人们热心地寻找这里蕴藏着的金属。我力求查明这些金属的矿床，我也真的成功了。这不是简单的成功，这成功是智慧促成和支配的。这些山脉是怎样形成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我每天的活动都是致力于发现它们的特性。大家都渴望获得它们蕴藏的铅和银；我能发现它们。方法，我不宣布，我只说明怎样才能发掘人们期望得到的东西。他们按照我的话试着去做，结果做成了，大家就说我成功了。我弄懂什么，那是为了自己，我做成功什么，那是为了别人，没有人想象得到在这条路上有成功的希望。他们怀疑我有一根魔杖；但他们没有觉察到，每当我提出什么明智的建议时，他们都反对我；也没觉察到，这样一来他们就切断了通向知识大树的路，这些预言的枝条恰恰是从这棵树上折下来的。”

这次谈话使威廉受到了鼓舞，因为他确信，迄今为止，在所有的做和想之中，即使是在献身于完全陌生的专业里，在主要方面他都有所建树，跟他朋友的水平不相上下；谈到时间的利用，

他说自从解除三天为期的束缚以来，他的肩负一定使命的游历的日期就可以不按天和小时，而按游历的真正的目的——全面地培养自己——来分配和使用了。

情况就是这样，没有必要多说了，因为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我们的朋友得以趁机熟练而成功地运用自己学到的才干，证明自己对人类社会真正有用。

但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此刻还不能公之于众，虽然读者在放下这卷书之前就会知道详情。

第十章

海希利亚致维廉的信

很多年来大家就责备我，说我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姑娘。即使是这样，也不是我的罪过。大家不得不耐着性子对待我，现在我也需要耐着性子对待我自己，对待自己的想象力了，因为在想象中，你们父子二人有时一起有时分开，交替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把自己想象成无罪的阿尔克梅娜①，两个不同的人造访她时总是扮演同一个角色。

我有很多话要对您讲，但看上去又好象只在我要向您讲一件奇闻时才给您写信。当然其余的一切也很新奇、有趣，但那谈不上是奇闻。

现在要向您讲的是今天发生的事：

① 阿尔克梅娜，底比斯统帅阿姆费特里翁的夫人，庙斯曾以阿姆费特里翁的形象接近她。

我坐在高大的菩提树下，准备好吸墨纸，这吸墨纸非常好看，但说不准是谁给的了，不知是父亲还是儿子，反正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这时，一个年轻的小贩挑着小筐和小箱朝我走来，他谦逊地拿出一个官方开的证明给我看，那是一张准许他在各庄园走家串巷售货的证明；我细看他的物品，连数不清的小玩艺儿也不放过，这些小玩艺虽然谁也不需要，但人人都会出于稚气的好奇而破费几个钱把它买到手。那男孩凝神注意着我。他生得一双多少有点狡黠的美丽的黑眼睛，眉毛象细心描上去似的，一头浓密的发鬈，两排白得发光的牙齿——总之，您懂得我的意思，有点象东方人。

他尽其所能向我提了一些有关我们家庭的各个成员的问题；绕了好大圈子，他终于达到了目的，让我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海希利亚，”他谦恭地说，“如果我向海希利亚转达一个消息，不知道她允许不允许？”我惊讶地望着他，他抽出一块镶白框的牧羊人用的小石板，那石板跟山区人为孩子学写字制作的石板一模一样；我把它接过来，看了看，便读到用削尖的石笔写出来的几个字：

“菲利克斯

爱

海希利亚。

养马师傅

很快就到。”

我不胜惊讶，愕然望着手中的石板，看了又看，但更使人惊异的是命运显得比我本人更高明。“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呢？”我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小滑头留给我的印象比什么都清晰，简直就好象他的面影钻入了我的眼睛。

我开口发问，但得到的却是一些稀奇古怪、不能使人满意的回答；我诘问，但什么也探听不到；我考虑着所发生的事，却说不出它的意义。最后，我从言谈话语和诘问对答中联成这样的内容：这个年轻的小贩遍游教育省，取得了我的年轻的崇拜者（菲利克斯）的信任，菲利克斯在买来的石板上写了这些字，答应只要带回几个字的答话就重谢他。他递给我一块同样的石板，这种石板在他的货箱里还有很多储存，又递给我一段石笔，友善地向我提出恳切的要求，我接过这两样东西，想了又想，但什么也想不出来，只好写道：

“海希利亚

问候

菲利克斯。

养马师傅

一切都好。”

我仔细瞧着这些字，因这词语的不高明而感到懊恼。既没有温情，也没有思想和机智，只有心慌意乱，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是站在一个男孩面前，给一个小男孩写信；难道这也能使我失去自制吗？我好象是叹了口气，刚想把这些字擦去，那孩子就非常轻巧地把石板从我手中拿走了，他请我把它包好，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拿过来石板，就把它装进信夹里去了，然后用根带子把信夹捆好钉牢，才递给那个孩子，他妩媚的一笑，把它拿在手中，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又迟疑了一会儿——这时我恰巧找到机会把我的钱包塞到他手里，接着又后悔钱给得太少。他匆匆地离去了，当我抬眼目送他时，他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我真有些莫名其妙。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又回到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几

乎不敢相信确实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可是，小石板不是就在我的手中吗？它是这样精致，上面的字写得这么娟秀、工整。要不是害怕把字擦掉，我肯定会吻它的。

写完上述一切后，我曾搁笔一段时间；关于这件事，不管怎么想，我也始终没想出个头绪。这孩子身上总有些神秘莫测的东西；这样的人物在现在的长篇小说里是不可缺少的；难道我们在生活中也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人吗？可爱而又可疑，陌生而又令人信赖；他为什么在我的慌乱心情没有消逝之前就走了呢？为什么我就没有足够的智谋，找一个借口把他挽留住呢？

中断一阵以后，我又提起笔来继续写我的忏悔。这可能是一个向成年迈进的男孩的坚定不移的爱慕对我的谄媚；我突然想起，这个年龄的男孩对年龄稍长的女子产生爱慕的心理，一点也不奇怪。事实上，确实有些年轻的男人秘密地爱上比他们年长的妇女。如果这跟我无关的话，我就会嘲笑这种行为，而且认为这是一种恶意：会说这是一种对乳母和婴儿相互怜爱的回忆。他们几乎挣脱不了这种感情的束缚。现在，我一这么想，我就感到气恼；要知道，那样一来，我不就贬低了可爱的菲利克斯，把他看成吃奶孩子了吗？我自己也就被置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了。一个人评价自己和别人有多么不同啊！

第十一章

维廉致娜塔丽亚的信

我已经在周围参观好几天了，但老下不了决心提笔写信；要

讲的东西很多，当面谈起来可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相隔两地我也就只好使用最概括的语言了，不过最后我的话题还是要回到我以前向你讲述的那件奇闻上来。

有一次我讲给你听：一个少年在海边散步，发现一个桨桩，他对此发生了兴趣，非要弄到一个桨不可，因为没有桨，桨桩还有什么用呢。但有了桨，还是没有什么用；他一心想得到一只小船，小船他也弄到了。但是并不能从小船、船桨和桨桩得到什么好处。于是，他就去做船桅和船帆，一点一点地去制作快速平稳航行所需要的一切。由于目标明确，勤苦努力，他学到了一身技能和熟巧，这一成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他终于被视为一只较大的航船的主人和船长，因为事业蒸蒸日上，他也富足起来，还出了名，在海员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虽然我又让你读一遍这个故事，但我应该承认，这个故事跟本题关系甚远，它只能帮助我开辟一条新的途径，以描述我要向你报告的一切。现在还是让我讲一点遥远的过去吧。

埋藏在人心中的能力，可以分为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一般能力可以看作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静止不动的能力，它们往往由环境所唤醒，偶尔才为某种目标所左右。人的模仿能力就是一般能力，他总力求模仿、复制他所看到的一切，尽管连达到这一目的的，起码的内在手段和外在手段都没有。因此，他总想做他看人做过的一切，就是很自然的了；然而，最自然的莫过于儿子从事父亲的职业。一切都是这样结合的：先是一种个人的能力，它也许是生就的，最初活动的方向往往受出身的影响，接着是进行前后一贯、循序渐进的训练习，获得一种我们所需要的一种提高的能力，只有在我们的心中萌发出别的意向，我们可以自由选

择职业——而自然对这项职业既没有赋予我们天性的表现，也没有赋予我们坚忍不拔的精神——的时候，能力才会沿着已开始的道路继续提高。因此，一般说来，那些在自己家庭里找到培养自己天生的继承下来的能力的人，是最幸福的。我们看到过这样的画家系谱；当然，其中也有能力弱的，然而这恐怕比他们在发现自己的天然能力平庸而自愿选择别的专业，要更好更有用。

这并不是我想要说的，我必须从另一方面接近我的报告。

朋友在场，我们可以和他们交换一闪即逝的，作为中间连接环节的思想；天各一方，我们就不能通过与他们片刻的联系和结合来表达这些思想了，——这便是朋友们相隔两地的痛苦。那么，我就先来讲一讲我的童年早期的一个故事吧。

我们这些在可尊敬的古城里长大的孩子，都只见过大街，广场和城墙，只认识城堞，堡垒的斜堤和邻近有围墙的花园。说是为了带我们到旷野里去，还不如说是出于我们的自发的要求到旷野里去，爸爸妈妈老早就跟乡下的朋友说好去拜会他们一次，但一直拖延着时日。终于决定过降灵节时应邀前往，但条件是当天夜里必须返回；因为不睡在早已习惯的床上，似乎不可想象。白天的欢乐这么集中，自然并不轻松；要访问两个朋友的家，还要满足两家招待稀客的要求；而大人又希望一切都准时无误地完成。

降灵节的第三天，一大早，所有的人都快快活活地起床，做好上路的准备，马车按规定的钟点赶到了门前，不一会儿，把我们圈在城里的一切，街道啦，城门啦，桥啦，护城沟啦，都被我们甩在了后面。在我们这些没有见识的孩子面前展现出一个一望无

垠的广阔世界。一场夜雨给果林和草场带来的新绿，刚刚绽出的灌木和大树的嫩芽的浅绿，猛烈向四面八方扩张的树枝上的白花，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预先领略到天堂般的幸福生活的乐趣。

我们按时来到第一站一位可尊敬的神父家里。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很快就觉察到，已经保存起来的教堂的火，是不能从找寻安静和自由的人们心里拿走的。我第一次怀着愉快的同情的心理观察农村的家计；犁和耙，大车和手推车，都可以直接利用，就连看上去没有什么用处的垃圾在这个环境里也好象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人们细心地把它收集在一起，有几分心爱地把它保存起来。新奇的目光先是注视着这些新鲜的可理解的东西，但它很快就转而盯在招待客人的珍馐美味上了。我们馋涎欲滴地想着那些好吃的烤馅饼，鲜牛奶和其他农村风味的美食。饭后，孩子们离开了院内的小花园和舒适的园亭，跑到邻近的小丛林里去做好心肠的年老的姑妈托他们办的一件事，就是让他们多采些碗形的花朵，完好地带到城里去。因为操持家务的主妇习惯用它制作各种有益于身心的饮料。

我们在草场上，在地边和篱笆下，跑来跑去，采摘这种花，村里的很多孩子加入了我们的行列；采来的春花的迷人的花香，好象变得越来越清新，越来越芬芳。

我们采集了那么多带茎的花，都不知道把它们放在哪儿好了；于是，大家动手撕下浅黄色的喇叭状的花冠，因为有用的东西都在这里面；每个人都尽量往自己的小便帽或小制帽里装这些花冠。

但是，这些男孩子中的那个年龄稍大的孩子，一个渔夫的儿子，比我大不了几岁，他似乎对我们采花不感兴趣，他一来到我们中间就吸引了我的注意，是他约我跟他一起到河边去，那条河

一眼望去相当宽阔，就在不远的地方滚滚流过。我们带了两个钓竿坐在一个有阴影的地点，那旁边清亮平静的深水里有些小鱼在游来游去。他热心地教我钓鱼，教我怎样把诱饵套在钓钩上，一连好几次我都把几条摇头摆尾不愿离水的温顺的小鱼甩到了空中。我们肩靠肩安静地坐在一起，他好象有点觉得无聊，便指给我看从我们脚下一直伸展到水流中的一块平滑的鹅卵石。这正是最好的游泳时机。他大声说，他实在抵不住这个诱惑了，就脱掉衣服一跃跳入水中，我连看都没看见。

他游得非常好，他很快就离开了浅水区，投入滚滚的江流，在深水中向我游来。我感到十分惊奇。跳蚤从四周朝着我跳，蚂蚁朝着我爬，五颜六色的甲虫挂在树枝上，闪着金光的蜻蜓象他所说的一样犹如精灵飘飘摇摇地飞到我脚边，这时他正好从树根之间捞出一个大龙虾，他高兴地把它举起来让我看了看，就又灵活地钻进老地方去捞。空气这么热，这么潮，谁都想从阳光下躲到阴凉地，从阴凉地跳进凉爽的水里。他毫未费力便将我诱入水中，他邀我下去，几乎连第二次“请”字也没说，我就觉得应该非去不可了。对父母的敬畏和对不熟悉的自然力的恐惧，使我感到说不出的忐忑不安。但我还是脱了衣服，把它放在沙滩上，仗着胆，小心翼翼地走进水中，不过一直停在倾斜的河底，没敢再前进一步。我的朋友让我站在那儿别动，他被水的浮力冲走，又游了回来。当他从水里走出来，站在高高的阳光下晒干身上的水珠时，我觉得我好象被三倍强烈的太阳光线弄得眼花缭乱：一个人的体型竟然会这样美，我真是连想也没想过。他仿佛也象我一样凝神打量着我。我们很快就穿好了衣服，可是在这之前我们一直赤身露体地面对面地站着，我们的心连在了一起。我们热烈地接吻，发誓结成好友，永不变心。

接着，我们就甩开大步，往家里跑。我们正巧遇上我的父母他们踏上一条舒适的小路，准备穿过丛林走一个半小时，到法官的寓所去。我的朋友陪着我，跟我形影不离；但走在半路当我请求允许带他一起到法官家去时，神父夫人竟婉言说明怎样不相宜，拒绝了我的请求；她反倒给了他一个紧迫的任务，要他对正在往回走的父亲说，她回来时一定要为她准备好一些上好的龙虾，她要把这些珍奇的东西送给客人带到城里去。那男孩走了，但他又说又打手势，约好晚上在树林边等我。

现在，全体来到了法官的家，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乡村的风物，但要更高级一些。女主人过分热心，迟迟不开午饭，然而我并没有等得不耐烦，因为有一位小我几岁的法官的女儿陪着我在栽种着各种花草的小花园里散步，我觉得非常有趣。各色各样的春日里的花儿，开在优美如画的田野里，或是填充田野的空隙，或是装饰它的边缘。我的女伴是一个金发女郎，又美丽又温柔，我们亲密地走在一起，很快便手拉着手走了，我们觉得再幸福不过了。我们就这样从郁金花花坛旁边走过去，就这样从一排排水仙花和散种的长寿花旁边走过去；她指给我看各种各样的地点，那里的风信子金钟花刚刚凋谢。人们已经为以后的季节栽了花草；一丛丛将开的毛茛和白头翁已经变绿；对无数石竹的细心管理，预示着数不清的花群，而有规则的分散在玫瑰花间的多花的百合花茎，已经含苞待放。一些园亭并不用忽冬花、迎春花和蔓藤植物来点缀和遮阴。

如果多年之后让我来看当时的环境，我确实觉得那环境十分令人羡慕。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此刻，有一种友谊和爱情的预感袭上我的心头。因为当我恋恋不舍地跟那个漂亮的女孩告别时，我就想好了要把这种感觉向我年轻的好友披露，详细地讲给

他听，同时，他对这些新鲜感受产生的同感，将会使我感到喜悦。

如果我在这里再补充一个一般的看法的话，我就应该承认，我总觉得在我一生中这第一次看到的生气盎然的世界才是真正有生命的世界，而其余一切感性的印象都只是对自然的复制物，在这些复制物里即使一切都接近自然，也缺乏原始的精神和思想。

如果在我们的内心中不能创造出某种有创造力的东西，在美化我们自己的同时，也按另一种方式美化自然，我们对看来如此冷漠、如此没有生命的世界将会多么绝望。

当我们又走近那个俊俏的孩子答应等我的林边，天色已经向晚。我东张西望，想弄清他在什么地方；我没有找到他，我急躁地跑到缓步往回走的家里人的前面去，在树丛中急匆匆地跑来跑去。我高声呼叫，我感到焦虑不安；既看不见他，也听不到他的回答；我第一次感到一再成倍增长的揪心的痛苦。

在我的心中已经对亲密的友情产生了过分的要求，我心里已经产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需要，我想多说话，好让我的心思离开那个金发少女的面影，让我的心摆脱她在我心中撩拨起的感情。我嘟嘟哝哝地一个劲儿地低语还嫌不够；我大声责备这俊俏的男孩，说他破坏友谊，说他不守信义。

但不久我就遇到了严重的考验。回到村边，从第一排房子里吵吵嚷嚷地冲出来几个女人，又嚎又叫的孩子跟在后面，谁也说不出是怎么回事。我们看到从紧靠街边的那所房子的角落拐过来一个发丧的行列，那行列慢悠悠地移动着，穿过长街；看上去好象是一个送葬的行列，但又不单是为一个人送葬，因为人抬车拉的死者一个接着一个，看不到尽头。嚎哭声持续不断，有增

无减，人群急急地从四面八方聚拢来。“他们淹死了，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原来是他！谁？哪个人？”母亲们只要发现孩子还在身边，心中的一块石头就算落了地。但有一个板着面孔的男人走过来对神父夫人说：“不幸得很，我耽搁得太久了。我的阿道尔夫和其他五个人都淹死了，他是想要守信用，对自己，对我。”这就是那个渔夫本人，说完他就继续跟在丧葬行列后面走了，我们都惊惧而呆滞地站在那里不动。这时，有一个小男孩走过来，把一个口袋递过来说：“龙虾在这里，神父太太！”他高高地举着这个罪证。所有的人都吓得缩回了手，好象看到最大的危害物一样。他们询问，他们思索，先弄清了这么一个情况：幸存的这个孩子原来是留在岸上收拢他们从水里抛上来的龙虾的。后来又左问右问，才得知：阿道尔夫是跟两个懂事的孩子一起下的水，另外两个小一点的孩子是自己跑来的，他们怎么骂怎么威胁也没挡住这两个小孩下水。前三个人已经越过了一个有险石的地点，后两个人滑倒了，他们伸手去抓，一个人抓住一个，用力往下拉；最后又去拉最前面的人，于是所有的人都沉入了水底。阿道尔夫水性极好，本来可以自救，但所有的人由于恐惧都抓住他不放，他也就被拉下去了。这个小男孩见此情景就跑回去叫人，手里一直紧紧地提着这个装龙虾的口袋。听到别人的呼喊，那偶然迟归的渔夫才赶到现场；大家七手八脚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捞上来以后，人已经死了，现在是把死者抬到村里来。

神父跟父亲困惑地向村公所走去；满月已经升起来，照着一条条死一般的小径；我悲愤地跟在后面，但他们不让我进去；我的处境很狼狈。我一刻不停地围着房子转；最后我发现了一个可乘之机，便从开着的窗子跳了进去。

在那个召集各种会议的大厅里，遇难者躺在干草上，都赤条

条的伸展着四肢，全身皮肤发着惨白的光，即使灯光惨淡，也能照见轮廓。我一下子扑在那个最大的孩子——我的朋友的身上；我说不出我有多么痛苦，只知放声痛哭，泉涌般的泪水打湿了他那宽阔的胸襟。我听到一种磨擦音，它在这种境况下真是大有助益；我擦了擦眼泪，由于心中涌上一股暖流我颇感欣慰。在慌乱中，我想对他的嘴吹气，让他恢复呼吸，但他那两排象珍珠般雪白的牙齿闭得紧紧的，那似乎还留着离别亲吻的双唇也没有半点生的气息的反应。对人的救助完全绝望后，我便转而求助于上苍，我祈求，我祷告，好象我此刻要创造奇迹，把那内在的灵魂唤醒，把那还在附近飘游的灵魂再引进躯体。

人们把我拉走了；我哭着，哽噎着，坐在车里，几乎没有听见爸爸妈妈说了些什么话。后来我常听人说，妈妈当时总说一切都要服从上帝的意志。慢慢地，我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很晚醒来时，心情阴郁，现出一种不可解的精神错乱。

但当我去吃早点时，我发现母亲、姑妈和厨娘正在商议什么重要的事情。龙虾没让煮，也没让端上桌来；父亲不能容忍让它勾起人们对刚刚过去的不幸的回忆。姑妈好象满心想要得到这些稀有的水类，但她却绕开主题，埋怨我们没有把报春花带回来；不过，当人们让她随意处置这些乱爬的丑类时，她的心就很快地安定下来了，于是她便同厨娘说好了怎么处理。

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幕的意义，我不得不详细说说这位妇人的性格和本质：她的主要特点，从道德上看，可以说无可称颂之处；但从市民观点和政治方面来看，这些特点却产生了不少好的影响。她是一个十足的悭吝人，叫她出一分钱都象抽她的筋，她处处都为自己的需求找寻蹩脚的代用品，而这些代用品也要能够不花钱弄到手，或是用什么换来，或是采用什么手段搞

来。因此她认为用碗形花当茶比某一种真茶还要更有益于健康。上帝赐给每个国家一切必须的东西，有的作食物，有的作调味品，有的用来作药，所以谁也不需要去求别的国家。因此她在园子里种了她认为可使菜肴更香、可使病人康复的一切东西；她从来不去参观别人的菜园，从不由哪里引进类似的东西。

大家对她的这种想法和随之而来的作为都很赞许；因为她勤勤恳恳积攒起来的现金对家庭总是有利的；在这方面，父亲和母亲对她也总是让步，并予以协助。

然而，她有一种不知疲倦的终日劳碌的工作热情，她被人看成有影响的重要人物，这使她感到很自豪。她应该得到，而且果真得到了这样的荣誉，因为她善于利用妇女中间的那些往往无用、甚至常常有害的飞短流长。对城里发生的一切，包括每个家庭的内幕，她都了如指掌，她不知怎样插手的有疑问的情况很少遇到，她永远只去做于己有利的事，而她做成功的事却远远超出这个范围，但她很善于利用这一切来增加她的荣誉，提高她的名声。她炮制过几对婚姻，至少总有一方表示满意。但她的主要活动却是保护那些找职业谋生路的人，她也果真有一批委托人，她很善于事后利用这些人的影响。

作为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官员，一个正直严肃的男人的遗孀，她已经学会了怎样用小恩小惠来制伏那用重要的建议不能接近的人。

为了不在这个题目上停留过久，最后再说一说她在一个地位显赫的男人身上的重大影响。他跟她一样吝啬，不幸的是他也同样的爱吃，同样的嘴馋。她最关心的是找一个借口把一道美味的菜端到他的饭桌上来。他的心地没有温情，每当他身处困境，需要压倒他的同事们的反对，需要减弱他们用来与他对立

的指责呼声时，他也不得不鼓足勇气鲁莽从事。

现在的情况是：她正在保护一个小人物；她在尽一切可能安置他。事情已经对她有了好的转机，现在恰好来了大龙虾这种罕见物。她让人细心喂养这些龙虾，一点一点端到主人的餐桌上去，主人通常一个人吃得很少。

这个不幸事件常常成为我家谈话和骚动的起因。那个时代有一种普遍友好的精神可使一个人的观察和注意的范围超出家庭和小城，我父亲就是一个最早接受这种影响的人。他曾跟他的有见地的医生和当警察的亲戚一起努力去扫除那些初时反对接种牛痘的巨大障碍。医院里相当细心的看护，对囚犯的比较人道的态度，以及其他与此有关的一切，虽说没有构成他的终生事业，却也成了他的阅读和思考的对象，正因为他对任何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他对此也作出了很好的贡献。

在他看来，市民的社会不管采取什么政体，它都是很自然的现象。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善也有恶，它有自己的一般生活进程，交替地出现丰年和歉年，有偶然的无规律的雹打，水淹和火灾；善，必须抓住和利用；恶，必须避开或忍受；但他认为，唯一的希望就是无条件地扩大普遍的善的意志。

这种思想不能不促使他重新谈起过去谈过的一次善举，也就是谈起那些被认为已死的人的复活的事，而生命的外部特征丧失到什么程度一律不予考虑。我从这些谈话中听出，人们对那些被淹死的孩子恰恰采取相反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们是被谋杀的；此外大家都认为，当时放血也许可以救活他们全体。因此我怀着青年人的热忱暗暗下决心，要不错过任何机会学习救护所需要的一切知识，特别是放血和与此有关的学问。

但很快我就被平常的生活吸引了过去。对友谊和爱情的要

求又涌上我的心头，我到处探寻，以求满足这个心愿。在此期间，戏剧过度消耗了我的肉感要求，我的想象力和我的精神，至于它把我引到多远的地步，它怎样使我着迷，我就无须重复了。

如果说在作了这样的详尽叙述之后我不得不承认我一直没有达到我的目的，只能希望通过迂回曲折的路达到这一目的，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是有情可原的！不管怎样，我也要谈一谈下列情况：如果容许幽默作家胡乱地把一百说成一千，如果他可以大胆地听凭自己的读者在没有完全讲出的东西里面找到那总会从中引出的东西，那么为什么就不准许一个聪明而有理智的人采取一种似乎罕见的方式向各方面散布影响，好让人们最终把他看作被集中反映在一点上的人，好让人们了解在各种不同的影响下这个人怎样不得不作出那么一个他在别的场合按内心所愿和外界所迫都不能作出的决定？

剩下的还有很多东西我要来讲，我只能选择我一开始就很想讲的来说。但这也一样，你就耐着性子往下读吧。到末了，一切都会豁然开朗，你会觉得一切都是十分自然的，一句话，一切你都会觉得无比奇异，虽然你以后很可能对这些以解释的形式写成的序曲连看也不屑再看上一眼。

为了恰如其分地回到开头的伏笔上来，我想回过头来再谈一谈那个桨轴，回顾一下跟我们的久经考验的朋友雅诺的一次谈话，我在山里碰到他时他是化名为蒙坦；这次谈话曾在我心中唤起过极为特殊的感情，虽然在我说来谈话是很偶然的。我们的生活进程是神秘莫测的。当我受了伤躺在树林里，你走到我身边来救护我的时候，你家的外科医生拿出了一个医疗器械箱，

你还记得吗？它一下子就把我的目光吸引过去了，它给我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以致我数年后在一个年轻的医生手里又看见它时竟感到格外高兴。年轻的医生并不特别看重这个手术箱。所有的器具都在最近更新了，作了相应的安排；我干脆把这箱子买了下来，在他，出手比买一套新的要容易得多。从此，我就总是随身带着它，当然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欣慰的忆念：它是我的幸福开始时刻的见证，而要完全得到这幸福我则不得不经过极为曲折的道路。

我们在烧炭工小屋里过夜时，雅诺偶然看到了它，他弄清了它的来历，针对我的解释说："我不反对你保留这样一个珍贵的物品，作为对一些意想不到的善行的纪念，作为对一种小事情的重要结果的纪念；它是一种不可理解的东西的标志，它提高了我们的身价，处困境时，它给我们以鼓舞，使我们充满希望；如果这些器具能使你懂得怎样使用它们，怎样去做它们默默地要求你做的事，那就更好了。"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答道，"我曾上百次地想起这件事；它在我心中唤起的声音，要求我承认这就是我现在的使命。"接着我向他讲了那些被淹死的孩子的故事，告诉他我当时怎样听人说，要是有人为他们放血，他们也许能有救；我决心学习放血，但是每小时又都在熄灭我心中的这个火种。

"现在你就回到这个志向上来吧！"雅诺说，"我发现你已经研究了这么久与通常所说的人的精神、思想和心灵有关的问题，可是这对你自己、对别人有什么好处呢？灵魂的创伤，那些由于不幸和个人痛苦给我们造成的灵魂的创伤，靠智力是无法治愈的，靠理智治疗也不可能，时间可以治愈大部分，只有顽强的工作才能把它完全医治好。每个人都应该参加工作，应该为自己

工作；这你自己会有所体会，你也可以从别人身上看到。”

他又习惯地补说了几句激烈而沉痛的话，用了一些尖刻的词儿，我就不重述了。他最后说：“值得花气力学会做的，只是帮助偶然受了伤害的健康人。经过高明的治疗，天性很容易恢复；应该听凭医生去处置病人；只有健康人才需要外科医生。在乡村的这种宁静生活中，在家庭的这种狭小的圈子里，他就象在一次战役的大混乱中和混乱平息以后那样受人欢迎；不管在甜蜜幸福的时刻，还是在痛苦可怕的时刻，都一样受欢迎；因为厄运比死还要可怕地统治着一切，它甚至不惜采取伤害欢乐和生命的手段。”

你认识他，你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象得出，他既不怜悯我，也不怜悯世上的任何人。他认为他是代表广大社会的，他跟我针锋相对就是凭借这样的自信。他说：“你们的普通教育，你们为此而建立的学校，简直都是胡闹。最重要的是让一个人透彻了解某一件事，并且会做这件事，因为谁都不是生活在他最熟悉的环境里，在我们的团体里没有一个地方不了解这样做的重要性。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他的打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眼前事物的判断都能洞察入微，能够恰当地待人处事，善于为了正确的目的发挥自己的才干和技能，你现在正在这个年龄上。”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是不言自明的！他使我明白了，人们有可能取消使我的生活极端不安定的禁例；但要达到这一点，仍将存在不少困难。他说：“你是来自一个易于适应不同地区而难于适应某种预定目的的民族。这个民族的所有的人都注定了要过不安定的生活，其目的也许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过上安定的生活吧。如果你确实想要献身于一切事业中这种最神奇的事

业——不是侥幸地治好伤痛，而是无言地创造奇迹——，我可以为你提出申请。"他慌忙说了这么一番话，又补充了一些有说服力的理由，充分显示了他的能言善辩。

我想就此搁笔了。但首先要你详知的，是人们准许我在一个地方多逗留几天以后，我是怎样利用这个时机的，我不久以后就要投身到我一直暗暗热爱的事业中去，并将在这个事业中培养自己。就写这么多吧！当我从事摆在您面前的这个伟大事业的时候，我将成为这个团体里的一个有用的、不可缺少的成员，并将坚定不移地走上一条跟你并肩前进的道路，心中充满着自豪，因为这是一种说明我已配得上你了的值得称赞的自豪。

漫游者的观感

艺术·伦理·自然

任何明智的思想都经过深入的思考，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再思考一次。

怎样才能认识自己？只能通过行动，决不能单凭观照。只要尽力履行你的职责，你就会立刻认清你的心地。

但什么是你的职责呢？就是当前现实的要求。

必须将理智的世界视为一个伟大的不朽的个体，它不断促

进必然的实现，并从而使自己成为偶然的主宰。

只要还能看到一个人高高在上地向自然发号施令，要求把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从必然中解放出来，只要还能看到这个人怎样坚持错误观念，干出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并由于自己的整个意志的衰退而把一件件具体的事办得极糟，——我活得越久，我便越觉得烦恼。

精明强干、勤勉上进的人啊，努力吧，你可以期望
从伟大的人那里得到——恩宠，
从权势者那里得到——优待，
从勤劳和善良的人那里得到——支持，
从众人那里得到——友情，
从个别人那里得到——爱！

浅薄的涉猎者，尽了最大的努力之后，往往为自己辩解说：这项工作还没有就绪。诚然，它是不可能就绪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开始。一个大师，只要寥寥数笔就可以使他的创作就绪；不管再做与否，它也是完成了。最能干的浅薄的涉猎者盲目地进行探索，他做得越多，他的第一个方案的不可靠便表现得越明显。最后，无法纠正的缺点必将暴露无遗，作品当然就永远不会就绪了。

在真正的艺术中是没有预备教育的，只能有种种准备；而最好的准备则是让最一般的学生参加导师的工作。从研磨颜料的人当中会涌现杰出的画家。

机械模仿则是另一回事，这种模仿往往是人的一般的自然的活动在一位能轻而易举地完成艰难工作的著名艺术家的影响下偶然发展起来的。

我们充分相信造型艺术家有描摹自然的草图的必要和这样做的价值；但我们也不否认，如果我们看到有人胡乱进行这种值得赞许的活动，我们也往往会感到很苦恼。

按照我们的看法，青年艺术家可以少做或不作描摹自然的草图，同时也不必考虑如何把每一张画页变成一个整体，如何把这一分体变成一幅惹人喜爱的画，然后镶入镜框，高高兴兴地把它呈献在艺术爱好者和鉴赏家面前。

自然界中的美往往是孤立的，只有人的精神才能发现纷繁的联系，从而创造出艺术作品。一朵花，正是由于有昆虫的攀附，露珠的滋润，经过导管供给最后的养料，才会这么令人着迷。没有一丛灌木，没有一棵大树，不是由于被栽在山崖和泉源附近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是由于被放在不很宽阔不很明亮的远方背景上才具有较大的诱惑力。对待人的形象也必须这样做，对待一切科属的动物也无一例外。

年轻的艺术家从这里得到的益处，是不胜枚举的。他可以学习思考，学习把一切合适的东西恰当地组合在一起，只要他按照这种方式机敏地组织艺术品，他也不会缺乏一般人所说的创作幻想，不会缺乏从单一主题向多样化创作的发展。

如果他的作品真正符合艺术教育的原则，他也会收到很大的不可低估的进益，他是在学着创作适合出售、使艺术爱好者喜爱的绘画。

这样的作品无须精益求精地制作和完成；如果它是经过细心的观察和思索完成的，那么它就会比一幅苦心绘制的作品更使艺术爱好者着迷。

尽可以让青年艺术家细看他画册和画夹里的草图，尽可以让他们去思考，按照上述方法他们能从中创作出多少可供欣赏、令人喜爱的绘画！

这里说的不是谁都能讲的关于提高的话，而是向人们敲的一次警钟：是把人们从歧途上唤回，向他们指明提高的路。

一个画家至少应该参加半年的实践活动，在此期间，不要有利用眼前景物的打算，既不拿起炭棒，也不提起毛笔。如果他具有天赋的才能，我们这样指点的目的很快就会显示出来。

只要你告诉我，你跟什么人交往，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人；只要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就知道你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材。

每个人都应该独立思考，因为走自己的路才会发现能帮他度过一生的一条或一种真理。但是，切不可放纵自己，必须多加检点；单纯的赤裸裸的本能不适用于人。

无约束的活动，不管属于什么性质，最后必将一败涂地。

在人类的作品中，也象在自然的创造中一样，真正值得注意的主要是动机。

由于把手段当作目的，人们就会对自己和他人表示怀疑，而无目的的活动不但不会有任何结果，有时反而有害。

我们的计划和方案应该真实而完善，以致现实生活都会显得相形见绌；这样，我们便可从纠正错误和恢复遭到破坏的事物中获得益处。

全盘皆错、错了一半和只错四分之一的事，处理起来极为困难，这需要进行筛选，需要把正确的部分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真理不一定非有外形不可；只要它象精灵一样在周遭盘旋并促进协调一致，只要它象钟声一样严肃而友善地在空中荡漾，也就够了。

如果我问德国比较年轻的画家，特别是问那些到过意大利的人，为什么他们在自己的风景画里竟将如此令人嫌恶的刺目的色调展现在人们眼前，似乎抛弃了一切的和谐，那末，他们就会鲁莽而心安理得地回答说：他们看见的自然界就是这个样子。

康德曾经提醒我们注意理性的批判，这种只有人才具备的

最高能力完全可以使人做到耳边警钟长鸣。但愿每个人都已亲身体验到这种批判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好处。我想在同样的意义上提出另一个任务：如果我们要使一般的艺术，特别是德国的艺术，恢复元气，而且生机勃勃地向前迈进，就需要有一种感觉的批判。

一个生来聪颖的人也需要接受长时间的教育，他的教育是在他的父母和教师细心的照料下，通过温和的范例和严峻的经验的开导，逐渐完成的。因此，一个人生下来只能是一个刚开始的艺术家，决不可能是一个已完成的艺术家。开始他虽然以新奇的眼光观察世界，他虽然有一双透视形体、比例和运动的喜悦的眼睛，但对于更高一级的艺术作品结构、姿态、光、阴影和颜色，他却有天然的才能，然而这一点他自己并没有觉察到。

如果他不愿意向先辈和同时代造诣高的艺术家学习他所缺少的东西，以成为真正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会由于错误地理解保持独创性而一天天退步；不只是我们生来就有的资质属于我们，我们后天学到的才能也属于我们，我们就是由先天的资质和后天的才干构成的一个整体。

笼统的想法和狂妄的念头，任何时候都是巨大不幸的原因。

“吹笛子不能光靠吹气：还必须活动手指！”

植物学家有一个植物分类，称作“不完全”植物。可以说，人

之中也有“不完全”和不完美的人。他们的热望和奋斗同他们的行动和成就是不成比例的。

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如果在他先天和后天的才能所及的范围内活动，也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倘若离开上面所说的相应条件，即使是完美的优点也会黯然失色，也会被取缔，被毁灭。在现代世界上，这种灾难已经司空见惯；当前的时代如此丰富，同时又如此高速地向前发展，有谁能完全适应它的要求呢？

只有那些既认识自己的力量又善于谨慎恰当地使用自己力量的精明强干的人，才能在世上做出较多的成绩。

夜郎自大和妄自菲薄，都是严重的错误。

我时常遇到一种年轻人，我并不希望他们有什么变化和长进；使我不安的是：我看到他们中的许多人竟甘心随波逐流；在这里我希望一再提醒人们注意的是：一个人即使驾着一叶不坚固的小舟，但只要手中紧握双桨，他就可以不听任波涛的摆布，始终具有识别方向的主见。

可是，人人都在做、人人都赞成和鼓吹的事，一个青年人怎么可能看出其中的弊病呢？为什么他就不可以顺应自己的天性，跟别人一样朝着同一个方向迈进呢？

我认为我们这个不能使任何事物成熟起来的时代的最大不幸就在于：人们总是在下一时刻把前一时刻的东西吃光，今天有

的今天耗尽；人们的生活总是手中来口中去，毫无成果可言。我们要是能有把每时每刻都报道出来的报纸该多好！一个思想敏捷的人还能加上一两条新闻。这样一来，报纸就可以把每个人正在做的，正在加紧从事的，正在写的，乃至正在酝酿着的一切都公之于众。于是，一切就都会飞快地从一家传到另一家，从一城传到另一城，从一国传到另一国，最后从这半球传到那半球；然而，任何人都无权拿别人的喜怒哀乐当作自己的消遣。

正如现在不能不准蒸汽机冒气，在道德方面也不能实行禁锢：贸易的活跃，货币的流通，——所有这一切都是当前每个年轻人必须面临的严峻现实。他要能平静地恰如其分地顺应自然，既不向世界提出非分的要求，也不受世界的制约，他就会感到很惬意。

但时时处处他都备受时代精神的胁迫，当务之急莫过于使他及早认清他的意志应该选定的方向。

最无害的言词和行为的意义也随着岁月而增长，谁在我身边待的时间稍长，我就对谁指出，在诚恳、信任和轻率之间存在着区别，甚至指出：这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区别，存在的只是从最无害向最有害的缓慢转化，这是一种必须觉察到，或勿宁说是必须感觉出的转化。

在这里我们必须运用机智，否则，我们以什么方式赢得的宠爱，就会有以相同的方式不知不觉地再度失去的危险。这一点人人都会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但是必须在缴过昂贵的学费之

后，可惜人们不能为后世人省去这笔费用。

艺术和科学同生活的关系，由于它们所处阶段的情况各异，由于时代性质的不同和千百种其他偶然的因素，而极为不同；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完全理解它。

诗，在原始的和半开化的时期，才具有最大的感人作用，开始时不是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就是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相融合，可以说，感人肺腑的首先是新鲜的东西。

音乐，从根本上说，并不需要新奇，恰恰相反：它越古老，越平常，感人力量就越大。

艺术的尊严也许在音乐上表现得最为显著，因为音乐中不存在需要筛选的素材。它的形式和内容是合为一体的，它能使它所表达的一切得到提高和升华。

音乐是精神的，或世俗的。按本身价值而言，音乐应该是精神的，正因如此，它才对生活具有最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超越一切时代和时期，始终不变。世俗的音乐理应是欢乐的。

一种把精神的和世俗的特点混为一体的音乐，是无神的，而一种随意表现软弱的，痛苦的，凄凉的感情的半控诉性的音乐，则是乏味的。因为它不够严肃，不能成为精神的音乐，它缺乏欢乐这种对立物的主要特征。

教会音乐的精神，民歌曲调的欢快和戏谑，是真正的音乐随之旋转的两个轴。它每时每刻都通过祷告和跳舞这两项活动来证明自己不可忽视的影响。二者混合，使人迷惑；冲淡二者，会变得枯燥；一旦音乐转化为训诫诗文之类的东西，它就会变得冷漠。

造型艺术，只有达到最完善的地步，才真正感人；由于种种原因，一切中等的东西也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所有这类中等的艺术作品却使人更加迷惑，很少给人以快乐。因此，雕塑艺术不得不寻求题材的趣味性，它在名人肖像中找到了这个特点。但如果想同时成为真正的、有价值的艺术品，即使在这个题材上，它也必须达到很高的水平。

绘画是一切艺术中最宽厚最方便的艺术。说它最宽厚，是因为即使它还只是手工品而不是艺术品时人们就会为了题材和对象而原谅它，欣赏它；还因为一种单纯技术的工作，即使没有精神的表现，也会使未受教育者和有教养的人赞叹不已，它只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被提高为艺术，以便达到更完美的地步。在颜色上和可见对象的外貌和相互关系上最接近真实的东西，已经够叫人赏心悦目的了，因为眼睛反正习惯于观察一切事物，所以人的眼睛并不厌恶被歪曲的形体和被歪曲的图像，正如耳朵不讨厌不和谐的音调一样。最坏的描写我们也可以容忍，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看坏的物象了。画家只是一定程度上的艺术家，所以他们的观众比同一水平的音乐家的观众要多；一个渺小的画家至少可以始终为自己工作，与此相反，即使一个微末的音乐家也必须和他人相结合，才能通过集体的努力发生影响。

人们问：在观察艺术生产时是否需要进行比较？对此，我们想回答如下：训练有素的专门家是应该作比较的，因为这正是他想做的事情，他知道什么能够做到和应该做到；对一个业余爱好者——一个正在受教育的人说来——，最有好处的不是比较，而是一个个地艺术家的成就；这样，他的感觉和思想才能逐渐发展成一般的判断。无知者的比较纯粹是贪图方便，无非是为了逃避引出这种判断的义务。

善于随时发现和珍视善，便是对真理的爱。

所谓历史感，就是在评价当代的功绩和贡献时，同样考虑到过去。

历史赋与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历史所激起的热情。

独特的品格由独特的品格所熏陶。

要记住，世间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任何创造能力，却总想说些有意义的话，于是便有不少荒谬绝伦的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思想严密深邃的人总是与大众格格不入。

如果要我听从别人的意见，就必须把这个意见讲得很明确；模棱两可的东西我自己已经够多的了。

迷信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当我们打算彻底清除它的时候，它就躲藏到最隐蔽的角落里；一旦它以为已经平安无事了，它就会突然冒出来。

很多事物，只有我们不想对它们了解得太确切，我们才会知道得更好。对我们说来，一个事物只有处在 45° 角内，才会变得容易理解。

显微镜和望远镜彻底搅乱了单纯的人类思维。

我对许多事情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想使人迷惑不解；即使在我烦恼时他们仍然高兴，我也心安。

凡是能够解放我们的思想而又不赋与我们自制能力的东西，都是有害的。

人们对创造什么艺术作品比对怎样创造艺术作品更感兴趣；对前者，他们能理解得很透彻，而对后者，他们则连大体上了解也办不到。因此，人们只能吸收其中的一部分；不过，必须注意到，人们最后总会感觉到整个的感人作用，只是不自觉罢了。

诗人从何处取材？这个问题只是针对创作什么而言。至于怎样进行创作，是无人知晓的。

想象力只能通过艺术，特别是通过诗加以调节。没有什么比毫无体验的想象力更为可怕。

不自然是不切实际的想象，是主观臆造的想象；因此，缺乏机智是不行的。

哲学家关注的是手抄传奇的连贯性。全靠手抄留传下来的原稿中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造成意思误解的书写错误，所有其他类似的缺点也都只能归咎于这样的原稿。好在还有第二种乃至第三种副本；把它们加以对照总可以帮助人们看清手稿中锐敏的思想。但哲学家会循此继续前进，力争使他的内在感觉不借助外在手段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一切，明确地引出片断文字的有联系的思想内容。因为对此必须掌握特殊的分寸，必须对已故作者有深刻的理解，而且要求具有相当的想象力，所以，一个哲学家如果对他感兴趣的问题作出判断，却又不总成功的话，对他也就不能求全苛责了。

诗人关注的是描写。只有与现实进行竞争，才能完成最完善的描写，这就是说，要通过精神来生动地描写现实，以致这些描写能够成为每个人急需看得见的东西。诗达到最高的境界似乎就成为外在的东西了；它越归向内在，它就越会在这条道路上沉沦。那种只描写内在东西的诗歌，可能没有外在的形式，也可能不具备通过内在使人感到外在的可能性，但这二者都是它转入平凡生活的最后阶梯。

雄辩术关注的是诗的一切长处，诗的一切权利；它把这一切

据为己有，滥用一切，以便使市民的生活具有某些内在的，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一时的优点。

文学是断片的断片：以往发生的事和说过的话，被写下来的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而在这些被写出的东西中遗留下来的又是极少数。

天才是本人天赋的真实与伟大在不受拘束的痛苦磨练中的发展，拜伦阁下就是这样的天才，因此，几乎任何人都不能同他相比。

通称民谣的真正的价值在于它们的题材直接取自自然。而一个有教养的诗人也只有理解了这一优点，才能很好地利用它。

不过，民谣总有这样的优越性，即：自然的人比受过教育的人更善于掌握这种简洁的文体。

让正在成长中的天才阅读莎士比亚，是很危险的：你要求他们摹仿他，而他们则一心想要表现他们自己。

只有亲身经历过当时历史事件的人，才能对这段历史作出公正的判断。各民族无一例外。德国人只在自己有了文学以后才能有可能评断文学。

只在对别人的善意感到高兴时，我们才是真正地活着。

虔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通过最纯洁的内心宁静达到最高修养的手段。

因此可以看到，凡是标榜虔诚为目的和目标的人，大都是伪善者。

“人到了老年，要比年轻时做得更多。”

履行职责总觉得象是还债，因为我们决不会对自己表示满意。

只有无情的人才能看出缺点；因此，为了发现缺点，必须无情，但也不能超出应有的限度。

最大的幸福，就是纠正我们的缺点，补救我们的错误。

如果你能读书，你就应该读；如果你会写，你就必须有点知识；如果你相信某件事，你就应该对它有所理解；有了欲望，就该行动；只提要求，势必一无所获；你成了有经验的人，就要运用你的经验。

一个人总是只承认对他有用的人。我们承认君侯，那是因为我们看到，在他的招牌下我们能保住自己的财产。我们是希望在内外敌人造成的威胁下得到他的保护。

溪水对利用它的磨坊主人是友好的，它愿意从水车的轮子

上倾泻而下；冷漠地静悄悄地流过山谷，又有何益！

谁对纯粹的经验感到满意，而且按照它去行动，谁就会掌握足够的真知。就这个意义而言，正在成长中的孩子是聪明的。

自在的和自为的理论，是毫无用处的，除非它能使我们相信各种现象的相关性。

一切抽象的东西都是通过实际应用而更加接近人的理性；同样，人的理性也通过实践和观察而被提高为抽象的东西。

一个人要求过多，而又纠缠于小事，他就会成为糊涂人。

按照类比法进行思考，是无可非议的。类比法的长处在于它不作结论，而且根本不想下最后的断语。与此相反，归纳法则有致命的弱点，因为它始终紧盯预定的目标，而且在循此目标推理时，总是裹挟着错误的和正确的东西前进。

一般的观照——对人间事物的正确的看法——是一般人的理性的一份遗产。

对外界和内心的纯粹观照是罕见的。

一般的观照表现在实践的感觉上，表现在直接的实践上；纯粹的观照表现在象征上，特别是表现在数学的数字和公式里，而表现在语言上则是最原始的，讽喻性的，一如表现在天才的诗歌创作中或人的智慧所创造的谚语中。

不存在于眼前的事物，是通过传统来影响我们。它通常的形态可称为历史型；一种更高的、近乎想象力的形态则是神秘型。如果在神秘型之后还要寻找第三种具有某种意义的形态，它就会变成神秘主义。它也很容易变成伤感的东西，因此我们只能撷取那些于我们合宜的东西。

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事业很有成效，就决不能忽视下列行动：

正在准备中的，
同时进行的，
一起起作用的，
协助性的，
有促进作用的，
起加强作用的，
有阻碍作用的，
持续发生影响的。

无论观察，或者行动，都必须区分出可能达到的和无法达到的。不这样做，在生活中和知识上都很难有所长进。

“Le sens commun est le génie de L'humanité.”（常识是人类的天赋。）

被视为人类天赋的常识，必须首先从它的表现形式上加以考察。如果我们追究人类利用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会发现下列情况：人类是受需求制约的。如果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

就会焦躁不安；当需求得到满足时，他们又会漠然处之。正常的人是活动在这两种状态之间；他会利用他的才智，即所谓常识，去满足他的需求；如果他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他的任务就是填补他“漠然处之”的空白。如果他的需求只限于眼前必不可少的事物，他就会成功。如果提高了需求，使之超出通常要求的范围，那么常识也就不够用了，它再也不是什么天赋了，人类也就会堕入错误的深渊。

世上没有一件蠢事不会由于理智和偶然而得到纠正；没有一件聪明的事不因无知和偶然而遭到失败。

任何伟大的思想，在它最初出现时，都与暴君无异。因此它所带来的益处，立刻就会变为害处。任何机构，如果你回忆它开初的情况，能证实它从开始时是正确的，现在依然是正确的，那么你就可以为它辩护，可以赞颂它。

莱辛由于感到各种局限性而恼怒，他让他笔下的一个人物说：“谁也不必什么都做。”一个聪敏而乐观的人说：“谁有意志，谁就必须行动。”一个受过教育的第三者说：“谁有见识，谁才会有意志。”于是，人们便以为知识、意志和必然循环一圈，一切就算圆满无缺了。但是通常决定人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总是人的知识，不管是哪一门知识；因此，最可怕的莫过于无知而行动。

有两种促成安定的力量，这就是法律和礼貌。

司法部门要求履行义务，警务部门要求遵守风化。司法部门量罪定刑，警务部门是监督管理。司法部门面对的是个人，警务部门面对的则是全社会。

知识的历史是一支伟大的追逸曲，这支曲子里渐渐响起各个民族的声音。

如果不借助于玄学，自然科学对很多问题都不能说得很透彻，——但不是借助于书本知识和口头名言，而是借助于以前、现在和将来都位于物理学之前、同它并行和在它之后的一切。

权威，亦即已经发生，已经讲到，或已经决定的事情，具有极大的价值；只有迂腐的学究才事事依靠权威。

老的基础，我们尊重；但我们决不放弃创立新的基础的权利。

你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这个格言，现在比以前更为必要，因为，一方面，所有的人都被分为若干大的集团，另一方面，每个单个的人又都愿意相信自己的看法和能力。

你是怎么想的，还是直说出来好，不必考虑要有很多证据；我们提出的一切证据，都只是我们的见解的变种，反对者既不倾听我们的见解，也不相信我们的证据。

随着自然科学的日益进步，我越熟悉和了解自然科学，我就越常考虑同时发生的前进与后退的运动。我要说的只有一点：我们无法摆脱那些来自自然科学的有定论的错误。这里的原因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如果在阐述某个事件时，其经过是被歪曲的，同其他事物的联系是不可信的，产生的原因是虚构的，我便称之为谬误。但是，只要经验丰富了，思想发展了，人们就会看出任一现象的合理的联系，找到它的真正的原因。至此，人们虽然也很高兴，但并没有赋予它特别的意义，充其量只是把谬误安放一旁而已；我本人就知道有不少谬误便是人们细心保存下来的。

因为一个人极关心自己的见解，所以每个人在阐明一种见解时往往左顾右盼，四方求援，以便增强自信心，也增强他人的信赖感。既然真理有益于此，人们就要用它；但对谬误人们只要看到它一时有用，能把它当作闪光的半个论据加以展示，或当作某种代用品来填补支离破碎的东西，也会热情洋溢、花言巧语地抓住它不放。了解了这一点，我先是很气恼，接着感到迷惑不解，现在却从心底涌出一种幸灾乐祸的感情；我对自己说：千万再也不要透露这种证明方法。

每一个存在物都是一切存在物的一个相似物；因此，在我们看来，现存的事物总是既零散又有联系的。如果过分追求这种相似，就会把一切混为一谈；如果对此不闻不问，一切就会现出纷纭繁杂的状态。这两种思想都是静止的，一种是由于生命力过于旺盛，一种是由于生命力受到压抑。

理性的需要，是为了指导正在形成的一切；智慧的需要，是为了总结已经发生的一切。理性不关心"为了什么目的"；智慧不问"原因何在"。理性喜欢发展；智慧希望一切固定，以便加以利用。

很少有人能够认识离自己最近的东西，这是一个人天生的，同其本性融为一体的特点；但我们亲自观察到的每一个现象，此刻对我们说来都是最近的东西，如果我们顽强努力，我们就会让它自动显出本身的特性。

但是，人们却无论如何也掌握不了这一点，因为它是违反人们的天性的；就连一个有教养的人也不可免，即使他现在已经认识到，任何真理不仅同最近的东西，而且同最远最散的东西紧密相联，一连串的谬误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但近的现象同远的现象紧密相联，就是因为一切都要服从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为数不多的重大规律。

什么是一般？
即个别的东西。
什么是特殊？
即千百万种东西。

类比法最怕两种迷离：一种是进入笑话，化为乌有；另一种是隐藏在寓言和譬喻里，但毫无危害。

在科学中绝不容许存在神话和传说。我们应该把这些东西

留给诗人，他们的使命就是利用这些形式给世上的人们带来欢乐。一个科学家必须把自己局限在最近、最清楚的现实观察中。即使这位科学家忽然想以雄辩家的姿态出现，这种材料也是禁止他使用的。

为了解除心中的疑团，我先是把一切现象都看作各自独立的东西，力求使它们完全孤立起来；后来我又把它们看作紧密相关的东西，于是它们便被联结在一个活的统一体中。我主要是用这种方法来观察自然；但对那最近的、在我们身边向前发展的世界历史，用这种方法来观察，也是卓有成效的。

凡是就较高的意义而言被我们称之为发明和发现的一切，都是对暗中早已形成而突然闪电般发展成丰富知识的固有真理感的一次重大的完成和确认。这是正在由内在世界向外在世界发展的一种使人预感到与神相似的启示。这是肉体与精神的结合，这种结合是事物获得永恒和谐的最好的保证。

一个人必须坚持不懈地相信：不可理解的东西是可理解的；否则他就无法从事研究。

只要有这样或那样的用途，一切特殊的东西都是可理解的。依此而论，不可理解的东西也可能是有用的。

有这样一种来自经验的微妙知识，它跟事物本身惊人的统一，乃至发展成真正的理论。但精神能力的这种提高过程只有在高度文明的时代才能出现。

吹毛求疵的观察家和想入非非的理论家最讨厌：他们的实验是狭隘的，复杂的，他们的假设是古怪的，费解的。

有些死学究同时又是调皮鬼，那可就坏透了。

为了弄清天空到处都是蓝的，根本不需要作一次环球旅行。

一般和特殊是同一的：特殊便是附带各种不同条件的一般。

我们无须亲自去观察和经历一切；如果你相信某一个人，相信他讲述的一切，你就要想到，你现在是跟三件东西打交道：一个客体，两个主体。

生动的统一性的基本特征在于：分离和结合，以一般形态出现和以特殊形态存在，转化和变形，因为活的东西在千百种不同的条件下也能显露自己，所以它有生成和灭亡，有凝固有熔解，有冻结有流动，有伸张有收缩。因为所有这一切作用都是同一时刻产生的，所以一切才会同时开始。产生和消失，创造和消灭，诞生和死亡，欢乐和痛苦，——所有这一切都相互作用，其范围相同，其程度相等；因此，即使是最特殊的东西也作为一般的形象和象征而出现。

如果整个的自然存在物是永不间断的分离和结合，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在观察这一重要现象时，人也是时而分离，时而

结合。

物理学和数学似乎必然是有区别的。物理学必须完全独立地存在，它试图集中全部爱的、可崇敬的和虔诚的力量去洞察它的生命的本质和神圣，完全不管数学做什么和达到什么成果。数学则与此相反，它宣布不依赖于一切外界事物，走自己的伟大的精神之路，使自己变得比迄今为止所能做到的更为纯粹，虽然到目前为止它却还在研究现存的东西，力求从中取得研究成果或使自己的结论适应现存的东西。

研究自然，同研究伦理道德一样，也需要明确的使命；只是要记住，这不是终点，而是刚刚起步！

最重要的是应当懂得，一切事实也就是理论。天空的蓝色向我们揭示了颜色学的基本规律。无须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寻找任何东西：这些现象本身便是一种学说。

只要我们不被例外地引入歧途，只要我们懂得尊重研究课题，我们就会在科学中找到很多不容置疑的东西。

如果我最终默认了某个原始的自然现象，那也只能说是我的失败；但这个失败的发生是因为我宥于人类的极限，还是宥于我个人的浅陋的假设，那是有天渊之别的。

如果你细想亚里斯多德的命题，你就会对他的观察力和希腊人看到的一切感到无比惊奇。他们的错误只是过于急躁，因

为他们直接由现象过渡到对现象的解释，从而出现了缺乏充足论据的论断。然而，这是一种带普遍性的错误，就是今天我们也无法避免这类错误。

假设是教师为他的学生催眠的摇篮曲；细心而诚实的观察者总是越来越认识他的局限性，他知道：知识传播得越广，暴露的问题就越多。

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我们对明确无误的事物表示怀疑，而对不明确的事物加以肯定。我研究自然的座右铭是：牢牢掌握明确无误的事物，密切注意不明确的事物。

为了对抗严峻的大自然，以类似开玩笑的态度提出的假说，我认为可以谅解。

如果一个人传授的知识没有一点儿是无用的，那么他在自己所从事的学科中就是一位杰出的大师。

最大的蠢事就是，每个人都以为必须去传播人人皆知的东西。

教育家的讲演要求明确性，其目的在于不使学生得到问题连篇的知识，所以决不许教师留下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总要使问题的研究一步步深入下去。同时，任何问题都应该有一个规范（照荷兰人的说法，就是“有所规定的”），现在我们仿佛觉得，只要别人不拔除这些界桩，并又或远或近地立刻埋上新的界桩，

我们所占有的便是不可知的空间。

一味追究原因，因果倒置，安于错误的理论，具有无法比拟的巨大的损害。

只要感到不应该重复自己说过的错话，他就是变了一个人。

假的好处在于人们总喋喋不休地说它；真则必须马上利用，否则它就不存在了。

凡是看不出真理何等有利于实践的人，都喜欢对此挑剔讥诮，以便或多或少地掩饰他的错误的操劳。

德国人——其实不只是德国人——有一种使科学变得高不可攀的能力。

英国人是善于利用每一项发明的大师，只要它尚未引出新的发明和新的实践。问题是：他们为什么处处都走在我们前面？

善于思索的人都有这种奇异的特征：他在遇到不能解决的难题时总喜欢造出一种虚幻的图象，即使问题已经解决，真理已经显现，他也摆脱不了它。

为了了解没有实体的独特的真实，并把它与那些似乎也相当真实而又缠住我们不放的幻想区别开来，就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气质。

在观察自然时，一般地说，我总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在这里是谁在说话？——是你所观察的对象，还是你自己？"我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观察我的前辈和同寅的。

人人都把眼前这个井然有序的、完备无缺的整体世界看作一种要素，竭力想从这一要素出发去建立一个适合他本人的特殊世界。干练的人毫不迟疑地抓住它不放，无论如何也要开辟新世界，另一些人则犹豫不决，裹足不前，还有一些人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

一个人只要真正体会到这个基本原理，他就不会同任何人争辩，而是把别人的和他自己的思想方法同样看成是一种现象。因为我们每天几乎都会发现，一个人能够毫不费力地思考另一个人不可能去思考的问题，然而这种情况并不是发生在影响人们利害的事物上，而是发生在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物上。

实际上，一个人总是把他所懂得的东西看成是于己有用的东西。如果我和另一个人说起自己认为了解的东西，而对方立刻觉得比我了解得还透彻，那么我就不得不打住话头，缄默不语。

真理有助于人；谬误一无所用，它只能使我们徘徊歧途。

一个人处在各种影响中，就会情不自禁地询问原因；但作为惰性物，他总是抓住最先出现的原因，并以此而心安理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竟是一种普遍的习性。

人们一旦发现了恶，就会抓住不放，这就是说，一定要根除它。

理性只支配活人；地原学所研究的已生成的世界，是死的。之所以不可能有任何地质学，是因为理性与它毫不相干。

如果我发现分散的骨骼，我就能把它们组成骨干；因为在这里是永恒的理性借助于相似性向我预示的，——尽管它是巨大的惰性动物。

我们想象不出那些未产生的东西的形成过程；我们也不了解已经产生的东西。

最近通行的火成说，是一次把现实的不可理解的世界同过去的不可知的世界联结在一起的大胆的尝试。

自然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产生同样的，至少是相似的影响。

没有什么比多数更叫人讨厌的了；因为它的组成是少数有力量的先驱者，一些随遇而安的调皮鬼，一些被同化的弱者和连自己的愿望都不知道的亦步亦趋的大众。

数学，一如辩证法，是高级的内在理性的声音；运用时，数学，又一如善辩的口才，是一种艺术。对二者说来，重要的只是

形式；内容是无足轻重的。不管数学计算的是芬尼[1]还是基尼[2]，辩才所辩护的是真理还是谬误，二者完全一样。

一切都取决于从事此项劳动、此种艺术的人的天性。一位为正义进行辩护的洞察一切的律师和一位观察星空的洞察一切的数学家，都同样近乎神人。

在数学里，所谓精确性意味着什么？难道这种精确性不就是内在真理感的一个产物吗？

数学不能消除偏见，也不能减弱顽固性，不能平复党派倾向；在道德方面，它是无能为力的。

数学家是完善的，只因为他是一个完善的人，只因为他能感觉到真理的美；所以他的工作才会显得那么彻底，透辟，周密，纯净，明晰，甚至文雅和美妙。没有这一切，就不能与拉格朗热[3]相媲美。

就本质而言，正确的，实在的，精致的东西，并不是语言，而是语言所体现的精神。一切不取决于一个人愿意不愿意使自己的估计、讲话或诗歌赋有这些值得称赞的特性；问题在于：自然是不是给了他这些精神的和道德的特性。精神的特性是：观照和洞察的能力；道德的特性是：驱除阻碍他的恶魔以尊重真理的

① 芬尼，德国的币制，1%马克＝1芬尼。

② 基尼，英国货币，1717年定为21先令。

③ 拉格朗热（La Grange，1736—1813），法国著名数学家。

能力。

想通过复杂的东西解释简单的东西，通过艰深的东西解释容易的东西，是一种遍布整个科学机体的弊病；尽管看到这一点的人都承认它，但它并没有得到公认。

只要留心观察物理学，你就会发现：现象和你做为依据的实验，具有不同的价值。

一切取决于始初的实验，以此为根据的科学的分类，是稳固可靠的。但也有些实验是派生的，第三位的，依此类推的；如果认为后者同样正确，那它们只会把第一次实验所阐述的原理搞乱。

科学的(甚至一切方面的)大害在于，那些没有任何思想见地的人竟不惮大谈理论，因为他们不懂得，还有很多知识没有赋予人们这样做的权利。他们一开始就是以值得称赞的理智进行工作，但这种理智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它便面临变为荒谬的危险。由理智预先决定的领域和遗存，便是实践活动的范围。理智在实践中很少迷误；更高的思想范围：做结论和下断语，不是它的事。

经验先有利于科学，后有害于科学，因为经验不仅包含法则，而且包含很多例外。决不能取二者的平均值当做真理。

据说，真理存在于两种截然相反的见解中。绝非如此！这

二者之间的问题是：不可见的，永远积极活动的生命正陷在沉思之中。

遗　嘱

没有一种生物会化为乌有！
永恒始终在万物内部跃动，
你要在存在中保持住欢乐！
存在便是永恒：因为法则
就藏在这些活的宝物之中，
它们使宇宙显得美妙生动。

那真理早已为人们所发现，
它同高尚的精神声息相通；
陈旧的真理啊，你要抓住它！
凡人啊，要牢记智者的奇功，
是他把轨道指给兄弟姐妹，
太阳就是围绕这轨道运行。

你要马上转向自己的内心，
那中轴便在你自己的心里，
高尚的人决不会表示怀疑。
你根本不必遵循任何规律：
按照你的道德规范来判断，
独立自主的良知便是红日。

你应该相信你自己的感官，

它们接受的不是虚假物象，
只要你能保持冷静的思想。
用新的目光愉快地观察吧，
沉稳而机敏地漫步前行吧，
穿过多才多艺世界的草场。

享受丰裕和幸福定要适度，
理性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只要它在，生命便充满生机。
往日的种种业已稳固不变，
将来的一切必将栩栩如生，
只有眼前的事物才是永恒。

如果你本人终于获得成功，
你心中会充满这样的感觉：
只有丰产才是真正的实际——
你只要考察一下一般管理，
你就会发现各有各的方式，
你尽管加入那最小的行列。

谈起古来的诗人和哲学家
怎样按照个人意志静静地
创作他心爱的作品和著作，
你将会获得最美好的恩宠：
因为在高贵心灵的心目中
探索人生才是最好的职业。

第 三 部

第 一 章

做完了这件事和随之而来的一切，维廉现在的第一个愿望便是再次去接近他的委托人，随便在什么地方同他的委托人的随便哪一个联系人见面。他抽出小石板看了看那上边写的建议，就踏上了能使他很快到达目的地的近路。但是，他为了赶到那个最有利的地点必须横穿过田野，他认为有必要步行这一程，让人随后把行李送去。每走一步都不负行人的辛苦，因为维廉意外地进入了一个无比美妙的地区，那里是面对平缓支脉的高山的终端，丛林茂密的山丘和精耕细作的斜坡展现在眼前；平原上的每一个地段都是一片葱绿，看不见一个悬崖峭壁，也见不到未被开垦的贫瘠的土地。他来到大山谷里，山水从两侧向山谷倾泻而下；这山谷也是细心耕种过的田野，一眼望去令人心情舒畅，一排排整齐的树木指点着一条大河和流向这条大河的支流的九曲十八弯；维廉取出地图，看着地图走，他惊奇地发现，他画的线恰好经过这个谷地，就是说，他始终没有迷路。

在一个长满灌木丛的山岗上，有一个一再重修过的保存得完好的古堡，山脚下呈现出一座小镇的喜人的外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旅店，维廉立刻向旅店走去。店主人虽然热情地接

待着他，但却很抱歉地说，所有的房间都被一个团体包下来了，不经过他们的同意他不能接待他，他不得不劝一切住旅店的人都到那个老客栈去，它就在前面的山上。但没交谈多久，他好象又改变了主意，说：

"现在房间倒是空的，今天是星期六，主管就快来了，通常他一星期来审查一次帐目，同时通知下星期预订房间的情况。的确，他们很守秩序，都愿意跟他们来往，虽然他们总是精打细算；利润不多，但靠得住。"

说完，他就把新来的客人让进楼上那个宽敞的客厅里去，请客人耐心等待下一步的安排。

走进客厅，维廉发现这是一间整洁的大房间，除了几条板凳几张桌子，别无他物；尤其使他惊奇的是见到门上挂的一块扁额上写着下面一些漆金大字："Ubi homines sunt modi sunt。"意译成德语便是：凡是人们结成一个集团的地方，势必产生自己的秩序和习惯，没有这一切他们就不能共同生活在一起。这个格言引起我们的漫游者的沉思，他认为这是一个好的预兆，因为这条格言证实了他的生活经验是合乎理性而又有用的。没过不久，主管来了。店主人已经把情况告诉他了，他们没有商谈很久，他也没有特别细问，就同意按下列条件接待维廉：滞留不超过三天，可以安安静静地参与一切活动，但临走时不必付账，原因无须多问。这位旅客只好同意这一切，因为主管没有被授权可以对任何一个条款表示让步。

主管正想离去，忽然听到歌声从楼梯口传上来；两个英俊少年走进客厅，主管向他们作了个简单的暗号，说明客人已被接纳。他们一边唱着歌，一边向他亲切地鞠躬致意；他们的对唱极其优美动听，不难看出，他们唱得极为纯熟，不愧为这门艺术的高手。

维廉饶有兴趣，聚精会神地倾听他们的歌唱，他们唱完后问他在步行途中是不是也会突然想到一支歌，也这样自顾自地哼唱。

“虽然我生来就没有一副美妙的歌喉，”维廉答道，“但我也常常觉得内心中有一个司艺术的神明在我耳边低声道出一些有韵律的东西，我在漫游时觉得总是按着节拍踏步前行，同时听到一些低低的声音，这声音显然伴随着一支歌曲，而这支歌不管是采用什么曲调我都觉得特别动听。”

“如果您想得起来其中的某一首，就请您给我们写下来，”两个少年说，“我们想看一看能不能为您的歌神伴唱一曲。”

维廉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递给他们。上面写的是：

从峻岭到山丘，
向下来到深谷，
到处好象有翅膀在振响，
到处好象有歌声在飘荡；
随着难捺的心潮起伏，
涌现出欢乐和智慧；
你的奋斗沐浴在爱慕中，
你的生活便是劳动。

稍加思索，两个少年就以二部合唱的形式唱起了一支符合漫游者步伐的欢乐的歌曲；随着前进脚步的重复和交叉，这合唱使听唱的人完全入了迷。维廉简直都不明白，这歌曲用的是他自己的曲调，他从前的主题呢，还是他刚刚作的词曲，以致任何其他变动都将不可思议。歌唱者很欣赏这种变调，这时又来了两个青年，从他们的工具上一眼便可看出他们是瓦匠，后面还有两个

人，想必是木匠。这四个人把工具轻轻地放在地上，细心地听了一会儿，然后就满有把握地参加了合唱，给人的感觉就好象是有一群漫游者越过高山和峡谷迈开大步向远方走去。维廉觉得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快乐，这么感人肺腑的歌声，不过他的享受正待增长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时，一个高大、粗壮的青年迈着一种与他的美好愿望极不协调的沉重而坚定的步子走上楼来。一进门，他就把一件沉重的行李放在角落里，自己在一个板凳上坐下，压得板凳嘎吱嘎吱响个不停；别人见了笑只顾笑，歌声却一点儿也没有迷乱。听到这个亚纳族的巨人以震耳欲聋的低音加入全体的合唱，维廉真是惊异不置。整个房子都在震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竟在该他唱重唱词时给改了词，这样唱道：

“你在生活中决不准懒惰；
你的生活是繁重的劳动！”

此外，人们很快又发现，他为了跟自己的步子相适应而放慢了节拍，迫使别人不得不随着他的节拍唱。最后大家十分满意地唱完了这支歌，但大家却责怪他似乎有意把人们引入歧途。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高声说，“是你们想把我引入歧途，你们加快了脚步；我要肩挑重担上山下山，按时到达目的地，满足你们的要求，所以我的步子必须适中，沉稳。”

大家一个接着一个去找主管，维廉很快就看出他们原来是去结账，而他自己现在是无权询问此事的。这时走进来几个活泼而又漂亮的男孩，他们迅速摆好饭桌，适量地放了点菜肴和葡萄酒；主管走出来请大家跟他一起用餐。孩子侍候大家，但也没忘了自己，他们是站着跟大家一起吃。维廉不禁想起类似的场面，那是他住在演员当中的事，不过，他觉得现在的团体要比从

前的严肃得多，他们的生活不是为了寻开心，而是为了重要的生活目的。

这些手艺人与主管的谈话使维廉更清楚地懂得了这一点，这四个精明强干的青年人就在附近干活，那里的一个美丽的小村镇被一把大火烧成了灰烬；听人说，这个诚实正直的主管负责购置木料和其他建筑材料．这使我们的客人感到百思而不得其解，因为其余所有的人都不是本地人，而是象过往的漫游者一样一律是外地人。晚餐结束时，圣·克里斯托夫（他们都这样称呼那个巨人）拿来一杯好葡萄酒预备睡前喝，一支快乐的歌曲又从听觉上把这个团体聚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时间，而从视觉上看，他们已经分道扬镳了。维廉被领进一个位置最好的房间。一轮满月升了起来，它的光洒在茂盛的草地上；它在我们的漫游者的心中唤起了他往日经历的同样的情景。一切亲密朋友的幻影都在他身边隐然降临，特别是雷纳多的形象活现在他眼前，维廉觉得就象真的亲眼见到了他一样。这一切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愉快，使他怀念夜的宁静，但他忽然听到一种不可捉摸的喧闹声，心中不禁一惊。那声音来自远处，但很象起自屋内，因为每当声音足量升高时，整个屋子都跟着颤抖，凳子也得得的响。维廉尽管听觉敏锐，善于辨别各种声音，也不能说准那是什么音，他只能把它同大风琴管的嘎嘎声相比，那风琴管的声音就是这么高亢，没有一定的音高。很难确定，是这种夜的恐惧到了黎明有所减弱了呢，还是维廉听习惯了，不再觉得，他终于入睡了，而日上三竿他醒来时精神却极好。

侍童还没来得及给他送早点，就有一个人走进屋来，这个人他昨天在晚饭桌上见过，但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这是一个身材匀称，肩膀宽阔，轻捷机敏的男人，从他掏出的器具来看他是

一位理发师；他表示他愿意为维廉效劳。随后一直沉默不语，他轻手轻脚地给维廉理完了发，你简直连一点声音也听不到。

维廉第一个开口说道："您的手艺真是到家了，我只知道软刀片接触过我的脸颊。您似乎对社会的法则也有很精确的观察。"

这位一声不吭的人，狡黠地微微一笑，把手指放在嘴上，悄声走出门去。

"一点不假！"维廉朝他的背影喊，"您就是那位穿红外套的人，即使不是他本人，起码是他的后代；不要求我反过来为您效劳，是您的幸福；您在这方面有过不痛快的感受。"

这个怪人刚走，那位熟识的主管就走了进来，他是来转达午宴的请柬的，言下之意是这样的邀请是很罕见的；这位请客的人强调说，这里的关系欢迎外乡人，请他去赴午宴，并且希望同他建立密切的联系。此外，他还探问了一下客人的健康状况，对这里的招待满意不满意；而这位客人对自己所接触到的一切都赞不绝口。尽管他象刚才想问那个一言不发的理发师一样想问一问这个人，夜里那使他即使不是害怕也是不安的可怕声音是怎么回事，但他考虑到当初的诺言，就一个问题也没有提，他希望不要强求这个团体违背自己的意向，照他的愿望把什么都告诉他。

当我们的朋友一人独处时，他才去捉摸这个请他赴宴的人，委实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用一个中性名词来称呼一个或几个头面人物，他觉得很蹊跷。周围一片死寂，他还从未经历过比这更静的礼拜天。维廉离开房间，忽然听到了钟声，于是便朝小镇里走去。集市刚散，在向外涌来的居民和农夫中他看见三个昨天认识的熟人：一个木匠帮工，一个泥瓦匠和一个少年。后来他又在虔诚的基督教徒中发现了另外三个人。其余的人都在哪里作

祈祷，不得而知，维廉大胆地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这个集团里，已经建立了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

中午，主管在城堡的大门口遇到了他，领他穿过好多房间来到一个很大的前厅，让他坐在那里。很多人从眼前经过，走进毗邻的一间厅堂。那些已经认识了的人也夹杂在其中，圣·克里斯托夫也大踏步走了过去；所有的人都向主管和这位新来的人致意。最吸引我们朋友注意的是，他觉得只看到一些手艺人，这些人都是习惯的穿着，但十分整洁；只有很少几个人他认为可能是办事人员。

等到没有新客人向门口拥挤时，主管才把我们的朋友从那扇雅致的小门带进一间宽敞的大厅。里边已经摆好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长的餐桌，人家领着他经过餐桌的下端走到上端，他看到有三个人横站在那里。他走到附近才感到无比诧异，雷纳多还没被认出来，就抱住了他的脖子。这一惊喜还没有完结，第二个人又热情洋溢地跟他拥抱，原来那是娜塔丽亚的兄弟，那个脾气古怪的弗里德里希。这些朋友们的狂喜扩散到所有在座人的心里；餐桌上响起了一片喜悦和祝福的喊叫声。但当人们落坐时，突然又变得鸦雀无声了，饭菜庄重地端上来，大家庄重地进餐。

宴席接近尾声时，雷纳多发出了一个信号，两个歌手站起身来，维廉十分惊奇地听到人们又唱起昨天的那支歌，为了跟后绪部分相联结，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再次引入：

“从峻岭到山丘，
向下来到深谷，
到处好象有翅膀在振响，
到处好象有歌声在飘荡；

随着难捺的心潮起伏，
涌现出欢乐和智慧；
你的奋斗沐浴在爱慕中，
你的生活便是劳动。”

由悦耳的轻声合唱相伴的这个二重唱，还没出现结尾的迹象，对面就骤然站起来两个歌手，他们不是继续唱原来的歌曲，而是用严肃的词曲使演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新来的客人不胜惊奇地听到：

“感情已断，
信任已完；
我能说，我知道，
我遭遇了什么偶然事件！
我出走，我流浪，
象孀妇一样充满悲伤，
失去了这一个，只好追求另一个，
走啊走，来到他乡！”

进入这一节时，加入合唱的人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壮，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很快地分辨出从餐桌下端传来的圣·克里斯托夫的声音。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最后在歌声中竟出现了哀鸣；他们的不愉快的情绪，利用歌唱的技巧，在反复出现的副歌中流露出来，使我们的朋友感到不寒而栗。所有的人都好象战士出征前为自己的命运而痛哭一样。最后，几个头面人物似乎也觉得这些动人心魄的重复——它往往能使一支几乎衰落的歌曲获得新生——埋藏着一定的危险；雷纳多站起来，所有的人立

刻都坐下去，圣歌戛然而止。雷纳多亲切地说：

“诚然，我无权责备你们，你们总是形象地表述我们大家面临的命运，以便随时为此作好准备。如果那些厌弃生活的老年人向他们的同龄人说：‘准备死吧！’——那末，我们这些充满生的欢乐的年轻人就该振作精神，用这样快乐的语句来互勉：‘准备漫游吧！’但最好要记住——当然是适当地愉快地记住——做什么事不是出于志愿，就是由于迫不得已。在我们这里什么是固定的，什么是活动的，你们了解得最清楚；你们应该用欢快的鼓舞人心的歌声使我们领略到这一切，为此我在临别前要干了这一杯！”

他把自己的酒杯一口喝干，坐了下来；那四个歌手随即起立，开始唱与上节衔接的派生的歌曲：

上路吧，祝你成功！
不要死守家乡！
我们四海为家，
我们有理智有力量。

太阳闪着金光，
我们心情欢畅。
世界广大无边，
我们到处流浪。

合唱开始伴随歌曲时，雷纳多站起身来，所有的人也随他一齐起立；他一挥手，餐桌旁的全体便一边唱着一边移动着身体；下端的人在圣·克里斯托夫的率领下，两人一行走出大厅，又从

头开始唱起的浪游者之歌变得越来越欢畅，越来越自由；当全体聚集在成梯形的城堡花园里眺望广袤的谷地，人人都恨不能浸沉在那富饶的美景中。就在大家随意东游西逛时，人们把餐桌上端的第三个人介绍给了维廉。他是公爵的管事，管理城堡和周围的许多田庄；他把领主的宅第租给了这个团体，只要这个团体留在此地就可以无限期地使用这个宅第。管事还给予这个团体很多优惠，但他是一个聪明人，也很善于利用这类稀有客人的求宿为自己谋利。因为他要廉价地为他们打开粮仓，供应他们食品和一切生活必需品，他便趁机改装了屋架，翻修了早已破旧的屋顶。他加固了围墙，重铺了地板，弥补了其他一些缺陷，结果使得一个衰落家庭的早已破败、半成废墟的家屋焕然一新，成为一个生活舒适的住所，这一切都证明了：生活需要创造，一个人对别人有用，别人也势必对他有用。

第二章

海希利亚致维廉的信

我的处境使我想起阿尔菲爱里的一出悲剧；因为没有一个贴心人，所以一切心里话都不得不用独白来表露，说真的，跟您通信也完全象一次独白，因为您的回信全象回音似的，即使侥幸有只言片语的响应，那声音也是很快就逐渐减弱以至完全消失。难道您对能回答的问题，给过我一次回答吗？您的信都是遮挡和拒绝！我站起来向您迎面走来，您却立刻吩咐我坐到椅子上去。

前面一段是几天以前写的；现在正好又有人要去，我有机会把这封信转到雷纳多手中；您会在他那里收到它，要么他们也会找到您的。但是，不管您在什么地方收到我的信，我都敢说：如果您看完信不从椅子上跳起来，以一个虔诚的漫游者的身份迅速来到我的身边，那末，我就声称您是一个最了不起的男子汉，就是说，您丝毫也没有我们女人素有的最可爱的特点，我把它叫做好奇心，正是这种好奇心此时此刻使我感到无比痛苦。

长话短说吧！您那只小箱子的钥匙已经找到了；但除了我和您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现在您就听我讲一讲，它是怎样落到我手里来的吧！

几天以前，我们的法律顾问接到从别的辖区寄来的一份材料，其中问到：目下有没有一个男孩在我们附近逗留，这个孩子做了一系列恶作剧，最后在一次越轨行为中竟把自己的上衣也弄丢了。

从对这个淘气的孩子的描写上看，毫无疑问，这就是菲利克斯讲的那个费茨，菲利克斯总希望这个小伙伴再回到自己的身边来。

现在这个部门提出，如果那件上衣还在，他们希望能够得到，因为这个孩子正在听候审讯，他要用它作物证。我们的法律顾问是偶然谈起这个过分要求的；他在把上衣寄出去之前拿给我们看了看。

不知是善的还是恶的魔力促使我伸手掏了一下胸前的口袋，一个极小的，象刺棘一样的东西落到了我手中。我，这个平时如此羞怯的，谨慎的，胆怯的我，竟使劲地攥住手，一点也不放松地攥着手，一言不发，然后才让人把衣服寄走。我平生还从没

有体验过这么可怕的感情。偷偷地看了一眼以后，我猜想，这可能就是你那个小箱子上的钥匙。现在我在良心上又开始犹疑不定起来，我心里又产生了一些顾虑。把找到的东西说出来，交出去，我办不到：既然它对我的朋友这么有用，为什么要交给那些法官呢！随后又想到了权利和义务，但这一切也不能战胜我原来的想法。

您看友谊已把我引向何等境地；一种奇妙的声音在我心中出现了，当然这都是为了您！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故事啊！即使用天秤衡量，这也只能是一种友谊。我十分不安，我辗转在罪过和好奇之间。我的头脑里转着千百种奇思怪想和童话故事，这一切只能引出这样的结论：跟法律和法庭是开不得玩笑的。海希利亚，这个不拘一格的放纵的造物，突然卷入了一件刑事诉讼之中。这真是再恰当不过了！留给我的只有对朋友的思念，我就是为他才忍受这样的痛苦！我过去虽然也思念您，但那时总是时断时续，现在却是终日不断地思念了。现在，每当我的心怦怦地跳起来，每当我想到第七诫条，我就不得不求助于您这位使我犯罪又能使我免罪的圣徒。只有打开小箱，我才能心安。我的好奇心成倍地增长起来。您赶快来把这个小箱子取走吧。这奥秘应该由什么样的法庭来裁决，这一点最好我们俩商量停当；到今天为止，这秘密还只掌握在我俩手中；不管是谁，都不能让他知道。

我的朋友，您对解开这个谜还要说些什么呢？它不是使人想起那带倒钩的箭吗？上帝保佑我们！我们谁也不要先打开小箱，随后我们一起打开它时，它就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我希望那里边什么都没有；此外还想说些什么，还能说些什么呢？没有了，不瞒您说，我就希望您赶快动身。

不过，象小女孩一样，还要写一则附言！这个小箱子跟我，跟您，究竟有什么关系？这是菲利克斯的信，小箱子是他发现的，应归他所有，我们必须把他接来，他不在场，我们不该开箱。

看，又出现了新的障碍！一切只好慢慢来，往后推延。

难道您要走遍世界吗？您来吧！把您可爱的孩子也带来，我很想再见见他。

喏，一切都将从头开始，不管是父亲，还是儿子！您要尽一切可能去做呀，只是要两人都来！

第三章

上面的信显然是写成很久，经过几次周转，这一次才按姓名地址送到的。维廉对刚送达邮件的第一个信使很亲切，但他打算拒绝复信。看来，海希利亚没有估计到路途的遥远，他呢，处事又太严肃，一点也不想知道小箱子里装的是些什么东西。

这个劳动团体的健壮的成员遇到的事故也给维廉以显示自己医道高超的机会。就象一个字连着另一个字一样，一个行动更幸运地接着另一个行动，如果因而最后形成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就会内容更丰富，更有魔力。因此，谈话既使人受启发，又令人愉快。朋友们相互介绍自己以前学习和工作的历程，最终都受到了教育，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自己。

有一天晚上，维廉开始讲述自身的经历：

“我一开始就是在最大城市的一个大学校里学习外科，只有在这种地方，学习才能大见成效；我看到解剖学是一门基础，于

是就以惊人的勤奋研究起它来。

“我用人们想象不到的一种特殊方法很快地掌握了不少人体构造的知识，那时我的职业是从事戏剧活动。如果准确地进行观察，你就会看到，在那里起主要作用的并不是人，而是人体，男子的体型美，女人的体型美！如果剧院经理走运，找到了漂亮的演员，喜剧诗人和悲剧诗人也就会放心了。这种团体总是生活在比较开通的环境里，这种环境比任何其他环境都能提供更多的看到一个人裸露肢体的真正的美的机会。这方面的情况我可以讲出好多来，关于体型上的缺陷也一样，一个聪明的演员必须能看出自己和别人的缺陷，这些缺陷即使不能改善，也应该加以掩饰。这样，我便为我的解剖学讲演作了充分的准备，使讲演能教人更清楚地认识人的外在器官；就是内部器官对我也并不完全陌生，因此有很多器官我早就不知不觉地进行了观察。叫人伤脑筋的是在研究中一再出现的对于缺乏研究对象的抱怨，人们抱怨没有足够的尸体用来解剖以服务于崇高的目的。这种尸体虽然不够，也还能尽量搞到一些，当时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不仅准许要求得到被剥夺一切人身权利的罪犯的尸体，而且准许要求得到任何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无人照管的死人的尸体。

“这种规定的严格性随着需要而增长，在道德和宗教观点上都可以抛弃自己个性和亲人个性的人民的反感则随着这种严格性而增长。

“这种弊病越来越严重，因为人们思虑过多，甚至担心起已故亲人的墓地的安全来。不管什么年龄，什么地位，不管高贵还是卑贱，谁也不会再有永久的安宁；用鲜花装点的坟丘，表示怀念之情的墓志铭，什么也抵御不了这有利可图的掠夺行为；最痛苦的告别也被粗暴地遮上了一层暗影，人们一离开墓地，都不免

忧心忡忡，担心很快就会得知那好端端地安葬在地下的亲人的尸体被肢解，被拖走，被污辱。

“这一切人们说了又说，但谁也不去想，而且也想不出补救的办法；当青年人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了教师的讲演，希望亲手和亲眼证明从前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希望越来越生动深刻地把这些必不可少的知识牢记在心的时候，困难也就变得越来越普遍了。

“在这些时候，产生了一种不自然的科学的饥饿感，要求给予这种讨厌食物的满足，激励人们象观察不可缺少的美味食物一样来观察这种食物。

“所有这一切延误都使每个渴求知识而又积极行动的人赢得了一段工作时间，一天早上，终于发生了一个席卷全城的事件，它使拥护者和反对派激烈地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一个漂亮的少女失恋后精神错乱了，想投河自杀，终于死成了。解剖研究院得到了这具尸体；她的父母、亲属乃至爱人的奔走交涉，全都徒劳无益，她的爱人只是由于猜忌才怀疑她。刚刚发布严格规定的上方当局不许有什么例外；人们抓紧时间尽可能快地利用这个胜利品，分头进行解剖。”

作为前列候补医生，维廉也被请去了；在指给他坐的椅子前面有一块盖着洁净白布的木板，他一眼就看到了一个叫人为难的任务。他揭去遮布，发现那里放着一只漂亮的女人胳膊，就是那只曾经搂过一个青年人脖子的胳膊。他手里拿着手术器械箱，不敢打开，他站在那里，也不敢坐下。他对还要继续使这个美丽的自然创造物损形很反感，但他作为一个渴求知识的人却又向自己提出了要求，周围所有在坐者也都希望他能满足大家的要求——这反感和这要求在他心中发生了格斗。

这时，一个很庄重的人向他走来，先前他虽然也认为这个人不同凡响，但一直把他看作一个细心的听众和观众，他也打听过这是什么人，但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详确；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说他是一个雕刻家，但也有人把他当作炼金家，因为他住在一所高大的老房子里，只准来访人和他的帮工进第一道前厅，其余的房间全都门户紧闭。这个人以前曾几次接近过维廉，跟维廉一起离开课堂，但又好象避免亲近和解释。

然而这一次他却相当坦率地说：

“我看您是犹豫不决，您在惊讶地注意着这美丽的肢体，不能破坏它。那么您就抛弃行会的偏见，随我来吧！”

于是他又盖上了那只胳膊，跟仆役点了点头，就跟维廉一起走出了大厅。他们默默地并肩向前走去；来到一个大门前，那个新熟人才停住脚步，打开了那里的小门，让我们的朋友进去，维廉踏进了一个打谷场，这里很大，很敞亮，就象我们在古老的商店里见到的情形一样，这里也有些刚到的箱子和大捆的东西被运到下边来。这里摆着很多石膏立像和半身像，厚木板做的箱子都收拾得很干净，里边什么也没有。

“这里的一切就象商家一样，”那人说，“这里的水运对我说来极为重要。”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完全适应一个雕刻家的手工业的需要，同样，维廉也没看到与此相反的东西。这时，这位友好的主人领他上了几个阶梯走进一个宽大的屋子，屋里四壁摆满了高大的平面挂图，大大小小的塑像，胸像和最美丽的形象的单一的肢体。我们的朋友怀着喜悦的心情观察着这一切，细心地听着他的主人的有教益的话语，虽然他仍然觉得在这些艺术作品和他们作为出发点的科学工作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

房主人终于略带严肃地说：

“我为什么把您引到这里来，您是不难看出的，”他一边继续说，一边走向一侧，“这扇门就在我们走进来的那个大厅的门边，您能想象得到吗？”

维廉走进去，他感到不胜惊奇，因为他看到的不是刚才见到的那些活人形体的复制品，他发现这里的四壁全都装饰着解剖学上的人体的局部；这些局部可能是用蜡和类似的材料做成的，总之，由于颜色新，它们跟刚刚制作的实验标本没有任何区别。

那位艺术家说：

“在这里，我的朋友，您可以把这些珍贵的标本看成这样一些成果：我们是在世人的冷眼下，常常带着憎恶和极大的细心，不合时宜地把这些成果提供出来，或是任其自消自灭，或者被保存下来而惹人生厌。我不得不为此严守秘密，您肯定常听专家们带着鄙视的态度谈论这件事。我不受他们的迷惑，我准备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以后肯定会发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外科医生，如果他有整形的知识，一旦那永远向前发展的自然造物受到损害，他就会给予最好的帮助。医生本人也会在自己的实践中提高这方面的知识水平。但您还是不要让我们多做解释的好！您很快就会知道，修建比拆毁更有意义，连接比断开更有好处，把死的救活比继续去杀被杀的更有价值。总之，您愿意做我的学生吗？”见对方表示同意，这位学者便把一个女人胳膊的骨骼拿给客人看，这骨骼看上去跟他们刚才见到的那只胳膊的骨骼一模一样。

“我曾经发现，”老师继续说，“您很重视韧带学，这是对的，因为对我们说来死的骨骼的锒铛之声也随着韧带开始复活；以西结会看见他的骨骼按这种方式重新给集拢和连结在一起，然

后各个肢体也能活动，脚也能站立。这里是有韧性的物料，一些小棍，还有其他必要的东西；现在您就来试着做一做看吧！”

这个新学生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想，当他开始仔细观察这些骨骼的时候，他看到这原来是人工木雕。

“有一个很能干的人，”老师回答，“靠自己的艺术维持生活，他惯于雕刻圣徒和殉道者，可是我从没看见他有什么销路，我引导他学习骨骼构造，他学会了按真人的尺寸和缩小的规格制作各种骨骼。”

我们的朋友干得很出色，赢得了指导者的赞扬。他感到高兴的是同时也考验了自己的记忆力的强弱。实践又唤起了他的记忆，他感到又高兴又惊奇；他获得了做这项工作的热情，并且请求住在老师家里。在这里，他不停地工作；那只胳膊的大骨和小骨在很短的时间里被妥帖地接起来了。但从这里还要把腱和肌肉敷上，不过按照这个方法恢复各个肢体，慢慢地造出整个身体，似乎还完全不可能。先生让他看按模型做的复制品，鼓励他去做，因为标本的修整和清理都要求再做新的观察和新的努力。

一个人严肃地参与的一切，都是无限的事物；只有热心的劳动才有助于事。维廉很快就摆脱了那种无能为力的绝望心理，开始心情舒畅地工作起来。

“我很高兴，”老师说，“您已经入门了，您向我证明了我的工作方法是富有成效的，虽然它还没有被解剖学界所承认。应该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要很好地研究传统的东西；以前发生的一切，今后还要发生，这一切之所以还要得，是因为它能够被继承。大家应该注意到，应该明白，这个学校究竟在什么地方陷入了困境；人们必须弄到和运用活的肌体，但需要安安静静地去做，否则就会受到干扰，或是干扰别人。您已经有了亲身的体会，您通

过实践证明了这样一点：连接的意义比拆卸的大，仿制比观察的意义大。”

维廉知道，这种秘藏的模型传播得很广；当他听说这些储藏还要装箱漂洋过海，他感到惊奇得不得了。这位杰出的艺术家已经跟雷纳多和其他成员建立了联系，他们认为建立这种学校在那些新建省区特别适宜，甚至极端必要，尤其是在那些崇尚自然、善于思索的人们当中，这些人总觉得，解剖尸体未免有点太残忍了。

“如果您承认，大部分医生和外科医生对于被解剖的人体只有一个大概的印象，而且以此为满足，那末，这样的模型也就足可使慢慢失去光泽的形象焕然一新，栩栩如生，大放异彩了。甚至可以说，一切都取决于兴趣和爱好，所以解剖学上的最细的断面也都是可以复制的。在这里，可以用钢笔、毛笔，也可以用雕刻刀。”

说到这里，他把一个小小的靠壁柜打开，让人看到里边有一个以独特方法复制的面部神经模型。

“可惜，”他说，“这是已经离开此地的一个年轻助手的最后的艺术品，是他使我充满了实现我的理想和发展我的心愿的最美好的希望。”

师生二人就这种新方法对各方面的影响问题谈了很多。对造型艺术取什么态度，也成了重要的话题。维廉从这次谈话中得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良好例证，了解到用这种方法既可以把骨骼复位构成身架，也可以把身架拆成一块块的骨骼。这位老师曾经浇铸过一个已经变成了碎片的表现古希腊青年的立像，而且试图去掉这个理想形象的皮肤，把有生气的美变成一个真实的肌肉标本。

“在这里，目的和手段是紧密相连的，但我很愿意承认，我那时是为了手段而不顾目的，不过这不全是我的过错。裸体的人，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当雕刻家和上帝都善于用没有形状的讨厌的陶土捏出最美的形象时，雕刻家是直接站在上帝一边的；每个雕刻家都应该具有上帝的思想；对纯洁的人来说，一切都是纯洁的，上帝的意图在自然界中的体现怎么可能是不纯洁的呢？但在我们这个世纪不可能要求做到这一点，没有遮羞用的树叶和动物毛皮是不行的，这种事真是说也说不完。我刚刚学到一点东西，他们就要求我给那些尊贵的男人穿上宽袖多褶的睡袍；这时我只好往后退一步，既然连我理解的东西都不准我把它用来创造美好的事物，我就选择了实用的东西，要知道，这样做也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我的愿望能够实现，如果承认仿制和仿制的成果象其他许多东西一样，在人的精神能力变弱时，对想象力和记忆力有所裨益，那末，很多造型艺术家就一定会以我为榜样，宁愿为你们工作，而不愿违背自己的信念和感情去从事讨厌的手工艺劳动。”

说完这一席话，他又补充了如下的议论：艺术和手艺永远都是同等重要的，而且象有近亲血缘关系一样，相互渗透，以致艺术不能不低就，以便运用在手艺上，手艺不向艺术过渡就不能提高。

师生二人谈得非常融洽，非常投机，只要需要他们为真正的伟大目的而奋斗，他们谁都不愿意分开。

“为了使人们相信我们并不想与自然保持距离，更不想脱离自然，”教师说，“我们应该为未来创造新的条件。在大西洋彼岸，维护人的尊严的观念在不断加强，死刑终将废除，必须广修堡垒，大筑围城，以便安分守己的公民抵御犯罪，使罪犯不致逍遥

法外。在那里，我的朋友，在那些悲哀的地区，我们是可以保存祭祀埃斯库拉普（医神）的小教堂的；在那里，在那些远离世界的地方，就象对待惩罚这一概念一样，我们对要加以切割的对象的概念也要不断更新，分割它们无损于我们的人的感情，看到它们时就象您在解剖那只漂亮的胳膊时所经历的一样，手术刀并没有握在我们手里不动，我们对人类感情的一切求知欲也没有被磨灭。”

“这是我们最后的谈话；”维廉说，“我看，这些装好的箱子就要顺流而下了，祝它们一路平安，愿我们在开箱时愉快地重逢。”

我们的朋友精神振奋、热情洋溢地作完了这次讲演，不过他的声音和用词都很生动活泼，这在当时他也还不大习惯。但在讲演快结束时他觉得雷纳多有些精神涣散，似乎没注意听他的报告，而弗里德里希却与此相反，他面带微笑，有时还摇摇头，看到这种情况，我们这位善于察颜观色的朋友忽然想到他认为最重要的事业竟得不到多少赞同，便不得不向他的朋友发问。

弗里德里希十分坦率地声称：他对他们的事业虽然尊重、赞成，但并不认为如此重要，实现的可能性很小。他试图利用那些在坚持不渝地从事这项事业的人看来难以想象的有侮辱性的论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因此我们这位整形解剖学家耐着性子听了一阵子以后，赶忙回答道：

“我亲爱的弗里德里希，你有一些谁也不能否认的优点，当然我更不否认了；但你说的话却和平常的人一样的平常：这些平常的人在一切新的事物中看到的只是独特的东西；要在独特的东西中看到重要的东西，他们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对你们来说，一切都应该变成既成事实，目的无非是使你们亲眼看见，这

一切不仅能够实现，而且果真实现了，——这时你们也就只好认可。你所说的，我早就从有学问的人和门外汉那里听到了：前者坚持这一点，那是出于偏见，为了个人的方便，后者则是由于冷淡。象刚才讲过的那样的计划，只有在一个新的世界里才有可能实行，在那里，人的理性应该敢于为了缺乏常用的资料而去寻找新的东西以满足必不可少的需要。那时，发明创造的才干就会苏醒；那时，勇敢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就会随着不可缺少的需要而出现。

“一个医生，不管是用医疗器械，还是仅仅用手来为人治病，如果他不掌握人体内外器官的完备知识，他就是一个无用之辈；而且仅靠学校里学到的那一点知识，对神秘的人体的很多部分的形体、位置、联系只有一个表面的概念，也是根本不够的。忠于职守的医生应该每天复习已知的知识，观察新的问题，寻求一切时机通过观察和思索更新这个神秘肌体的一切联系。如果他了解自己的长处，他就会由于缺乏工作时间而聘用一位解剖学家，这位解剖学家安安静静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好象生命的错综交织的一切复杂情况就摆在他的眼前，能够立即回答医生提出的最难的问题。

“对这一点理解得越深刻，人体解剖的研究就会进行得越生动，有力，热烈。但这样一来，物料却相对地减少了；解剖对象，即人体，缺乏了，变得更少更昂贵了，于是出现了活人和死人之间的真实的纷争。

“在旧世界里，一切都有常规惯例，新的东西总是按旧例处理，正在生长的东西总按僵死的常规方式处置。我所说的死人和活人之间的冲突，不是针对生，而是针对死，人们恐惧，研究，制定法律，但毫无成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心谨慎和严格禁

止，都无济于事；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这就是我的老师和我在新条件下要达到的目标，虽然事情本身并不是新的，但它已经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了；只是必须使今天的艺术在明天变成手艺，必须使特殊的东西变成一般的规律；只让那些被公认的东西得到广泛的传播。必须承认我们的所做所为是抵制威胁大城市的巨大灾难的唯一手段。我想引用我老师的话，请您记住！有一天，他怀着极大的信任对我说：

"'报纸的读者发现一篇讲述发掘死尸者的文章又有趣又滑稽可笑。开始，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偷了一些尸体；人们为防范盗尸设了看墓人；为了用暴力占有自己的胜利品，他们带着一群武装歹徒来了。情况变得越来越糟。这个情况我不能随便讲出去，因为那样一来我虽然不会作为同谋也会作为一个偶然的知情人卷入这个纠葛，而且我还可能受到惩罚，因为我一揭发他们，人们就会指责我知情不报。不瞒您说，我的朋友，这个城市确实有人为了向坚持工作、出大价钱收买尸体的解剖学家提供解剖物而杀人。这个死人的身体就躺在我们的面前。我无法描绘这个场面。它揭示了这种暴行，对我说来这具尸体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我们相对无言，两眼注意着眼前的一切，默默地开始工作。——我的朋友，这就是促使我使用黄蜡和石膏的原因；这就是肯定也会把您牢牢地拴在这门艺术上的原因，这门艺术迟早总会被所有的人称赞。'"

弗里德里希跳起来，一边鼓掌，一边不停地高声喊着"好极了"，最后竟真的把维廉激怒了。

"好极了！"弗里德里希大声说，"我终于又认出了你！多年来你又第一次这么津津乐道地说话了；滔滔不绝的讲演又第一次使你神思迷离，你已经证明了你能够有所作为，并以此而自

家。”

这时，雷纳多才开口说话，全力调解这小小的不和。

“我好象是神不守舍的样子，”他说，“但这只是因为我和你的想法完全一致的缘故。我想起我在旅行中见到过这样一个大实验室，那个实验室管理员想敷衍塞责，开始是毫无表情地背诵他的开场白，后来他发现我很感兴趣，而他本人也做过艺术家，他才抛弃了习惯扮演的角色，证明自己也是一个内行的实验教授。

“那真是奇特的对照！盛夏季节，外面是炙人的炎热，所有的屋子里都很凉爽，我看到面前摆着一些解剖用的人体，这些人体就是在严冬你也几乎不敢接近。这里的一切都为好学的参观者提供方便的条件。他极为镇静极其有条理地指给我看人体的一切奥秘，当他看到他能向我证明这个实验室完全可以满足初识者和进一步提示的要求时，他感到非常高兴；而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谈论大自然，有机会更清楚地了解这个和其他的器官。他请我向他介绍这个器官，因为他曾为外国的一个大博物馆编了一个这样的汇集，各大学都反对他的这次创举，他们一致认为这门学科的教授只能培养解剖学专家，不能培养整形专家。

“我当时认为这位能人是天下独一无二的人，现在我才听说又有另一个人在干同样的事业；谁晓得，也许还会冒出来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我们要从自己方面尽力促进这项事业的发展。这个介绍不得不来自国外，我们应该在新的环境中支持这个很有益处的创举。”

第 四 章

第二天早上，弗里德里希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走进维廉的房间，把本子递给维廉说：

“昨天晚上您详细叙述了您所做的好事，我无法插进来谈我引为自豪的优点，我能成为一个大商队的成员充分证明了我的优点。您只要看一看这个笔记本，您就会承认，它可以充分证明我的才干。”

维廉很快地翻阅了一下这个本子，发现字迹虽然很潦草，还不算难认，上面记的是他昨天所做的解剖学研究报告，几乎象他的讲授的逐字逐句的讲稿，他简直无法掩饰他的诧异心理。

“您知道，”弗里德里希回答，“我们的友谊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如果一个人想要成为对方的同志，他必须精通某一专业。我绞尽脑汁想，看我能做成功什么，答案根本无须到远处去找，看来谁也不如我的记忆力好，谁也不如我写得又快又轻松而且可读。您大概从我们的戏剧生涯时期就记得我有这些优点，当时我们去打麻雀，没想到，最后一枪打出去，偏巧打中了一只兔子，我们饱餐了一顿。我不是常常不用脚本就提台词吗！我不是只用两三个小时就能记住我所扮角色的戏词吗！当时，您觉得这很合适，您认为，理应如此，我也这样想；就是没去想这种才能究竟还有什么用。是阿贝第一个打开了我的眼界；他发见水可以用在他的磨上，他让我试了试，我很满意，因为我轻而易举地成功了，这位可敬的人也很满意。现在，只要需要，我就可以一个人为整个办事处工作，此外我们还有一架双腿的计算机，因此，

任何一个小邦君主也不能从自己的办事人员那里得到我们的领主所得到的一切。”

关于这些活动的愉快的谈话，使他们想起了那个团体的其他成员。

“您也许还记得，”弗里德里希说，“象我的菲利娜那样一个看来毫无用处的人，也会成为一个大链条上最有用的一环；只要您把一块布放在她面前，把人——不管是男是女——领来让她看一看，她连量都不用量，就可以裁剪，她善于把一切布片和布条派上最好的用场，而做这一切根本不用纸浆。只要快活地用心看上一眼，她就会知道一切，她当面看着人来裁剪，然后这个人可以随意离去，她继续裁剪，肯定会为他缝制出一件非常合体的外衣。而蒙坦的吕迪亚则不同，她要不被培养成女裁缝，她就不能做到这一切，她以前总沉默无语，现在仍然是永远一声不吭，但她一直在细心地缝，象刺绣一样一针一针地把小玻璃珠穿在线上。人能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一例！真的，我们的无用表现在很多方面：就象肩头上披着的一件破烂的斗篷，完全是由习俗、癖好、懒散和任性所决定的。我们既不能发现也不能加强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切，也不能成为大自然希望造成的那种人。”

同志们幸运地碰到一起，常常议论团体的种种好处，这种议论总使人看到最美好的远景。

当雷纳多也参加进来时，维廉便请他以好友的身分谈谈他自己，谈谈他走过来的生活道路，谈谈他自己怎样自强不息，怎样鼓励别人。

“您可能还记得，我的好朋友，”雷纳多答道，“我们结识的时候，我是处在一种多么奇特的兴奋状态中；一种莫名其妙的要

求，一种不可抗拒的欲念揪住我的心，折磨着我；当时能谈的只是眼前的时刻，只是那沉重的痛苦，那全属作茧自缚的越来越深刻的痛苦。我怎么会同您说起我少年时期的生活呢！但现在，为了让您知道我是通过什么途径走到这里来的，我应该讲一讲了。

“受环境的影响，我很早就逐渐养成了一些能力，其中有一种向手工劳动发展的才干；这爱好天天都在急不可耐地寻求满足。在农村，只要人们修大的建筑物，特别是做一些小的改建，造点什么设施，搞点什么花样，缺乏各种手艺，人们就会有这种急不可耐的感觉，但主人往往宁肯使用笨工拙匠快建，也不愿意因为等待名工巧匠而迁延时日。幸亏我们这个地区有一个高明的工匠到处游历，因为他把我看作最有益处的承包人，他宁愿帮助我，而不帮助我的任何邻人。他给我造了一个旋床，只要他呆在我这里，他就在旋床上工作，比我教课时用的次数还要多。通过他，我还弄到了细木工用的工具；当时我公开声称我的信念是：如果不是在不得已时非靠某一种手工劳动维持生活不可，谁也没有勇气走向生活；正是这个信念巩固和加强了我对细木工这门手艺的爱好。我的老师从自己所遵循的原则出发十分赞许我的热忱；我不记得我有过什么玩具，我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来做手工了。是的，我感到骄傲的是：由于向往成为锁匠、制锉匠和钟表匠，少年时我就是一名熟练的锻工了。

“为了从事这一切，当然首先必须有工具，可是我们往往苦于那些工匠竟有这样的劣习：他们颠倒了手段和目的应占的地位，宁可把时间用在准备和筹划上，而不去认真地去做。然而我们能表现自己实际才干的地方，只是装修任何一个地主也少不了的公园。很多长苔藓的用带皮圆木造的茅屋，用圆木修的桥，

还有长凳，都是我们辛勤劳动的见证，我们这样辛勤地劳动就是为在这文化世界中力求创造出具有其全部粗犷风格的原始建筑艺术。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倾向培养了我严肃从事对世人有用而又必不可少的一切活动的品格，这种倾向使我多年的旅行获得了真正的乐趣。

“然而，因为一个人往往习惯在他所走过的道路上漫游，所以在机械上我没有用武之地。我更适合于从事手工劳动。在手工劳动中力量和感觉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我也就特别愿意留在这样一些与世隔绝的地区里，这里各方面的情形，五花八门的职业，都和家乡一样。一个人可以赋予一个公社一种独具的特征，赋予一个家庭或一个由几个家庭组成的小家族以独特的性格，人们生活在这里，都保持着一个生动整体的最纯洁的感情。

“在这里我已经习惯于把一切都记载下来，并配上插图。这样做即使不能为将来应用它们提供有远见的思想，也会给当代带来愉快和实用价值。

“这种爱好，这种长期培养成的才干，我可以把它运用在团体交给我的重要任务上：调查山区居民的情况，把有用的愿意外出游历的人吸收到我们的行列里来。我有很多急事要办，脱不开身，您愿意利用这美好的夜晚读一读我的日记吗？我不想硬说读它会使人愉快，但我总觉得它至少还能引人入胜，使人了解到一些情况。只不过我们是通过我们写的东西来交流思想。”

第五章

雷纳多的日记

十五日，星期一。

深夜，吃力地爬上半山腰，来到一家简陋的客栈。天还没放亮，我便从酣畅的睡梦中被那叫人烦得要死的连续不断的丁当作响的铃铛声吵醒。我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赶在驮队前面动身，一长列驮马就从窗前走过去了。上路不久，我就发现，和这伙人结伴而行，是多么不痛快，多么无聊。单调的驮铃声震得两耳欲聋；驮在牲口两侧的鼓鼓囊囊的大包（它们运的是大捆的棉花），有时向这侧的巉岩撞去，而当那牲口为了躲避向另一侧一挪时，那大捆的重物便飘浮在叫从旁看见的人担心和晕眩的深渊上面，最糟糕的是它向两侧一晃，行人就被堵住了，谁也不能从旁边悄悄绕到前面去放开脚步走路。

我终于沿着一侧来到一个宽阔的大岩石上的突出部位，圣·克里斯托夫背着我的行囊吃力地走来，一边向一个男人问候，那人正静静地站在那里，好象在检视旁边路上走过的驮队。原来他是这个商队的首领；不仅相当多的驮物的牲口属于他，不仅别的牲口连同赶牲口的人都是他租来雇用的，而且他本人也是一小部分货物的物主；但他的主要业务是为大商人运送货物。我从跟他的谈话中得知，这全是棉花，产自马其顿和塞普路斯，经由约里亚斯特运到此地，他们是由山脚下把棉花包放在驮货的骡马背上运到这些大山里，再从这里送到山那边去，那里有无数

纺纱工和织工住在平原和峡谷里，他们随时提供大批运销国外的好纱好布。为了装载方便，大捆的货物，有的只有二十五公斤重，有的是五十公斤，五十公斤恰好是一头驮运牲口的满载。他极口称赞由这条路运来的棉花的质量，拿它跟东、西印度的棉花比较，特别是跟最有名的卡宴棉对比；看来他对自己的业务了如指掌，这一切在我也不完全陌生，所以我们的谈话很愉快，很有益处。这时，整个商队都从我们面前走过去了，我很反感地发现，在步步上升的蜿蜒曲折的崖路上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载运货物的行列，我们只好悄悄地跟在后面走，在峭壁间，在越来越靠近的阳光下，晒得黝黑。我正朝着我的向导抱怨这条路的艰难，一个矮壮的快活的人向我们走过来，他的背架上仿佛背着一个相当轻的行囊。他们相互问候，从他们粗犷的握手上很快就看出，圣·克里斯托夫跟这个新来的人早已相识；我随即了解到这个人的下述情况。在偏远的山区里，对每个工人来说，去市场的路都太远，于是便出现了转卖商，或收货人，人称棉线担子。他们爬山越岭，踏遍每个山谷和村落，走家串户，给纺纱工人送来小批量的棉花，换走或买去棉线，什么质量的都收购，然后再加一些利润大批地转卖给山下定点厂家。但在又谈到跟在驮马后面游荡多么不舒服时，这个人立即邀我跟他一起从侧面山壑走下去，这个山壑正好在这里跟主要山谷分开，使一条水流朝另一个方向流去。我们很快就决定从这儿下去，在我们费了好大的劲翻越过坡度稍缓的山脊以后，我们看到了背面的山坡，起先叫人很发愁；岩石已经风化，处处是层状的片岩。没有任何植物给盘岩和碎石带来生气，我们眼前是一个险峻的下坡。山泉从几个方面缓缓流淌到一起来；我们几乎是沿着一个峭壁环绕的小湖往前走。终于看见了云杉，落叶松和桦树，开始是单棵的，随

后便是成片的树林了，再往前，在树林中间，是散散落落的农民住宅，当然样式极少变化，每所住宅都是由住户自己用交叉的横梁构筑的房间，房顶又大又黑的板条上压着石板，防备大风把板条刮走。尽管外观很可怜，但有限的里屋倒也并不令人不快；又暖和又不潮，而且很干净；它跟主人的快乐的面容一样欢畅，在这里你很快就会感到自己已经进入了朴实的农村环境。

人们好象正在等待我们的向导的到来，甚至早就趴在玻璃窗前向外张望了；他已习惯于尽可能总在一周的同一天到这里来。他收购棉纱，出售新棉，然后赶紧下山。山下有一些房子都离得很近。刚一看到我们，村民们就都聚拢过来问候我们，孩子们成群地拥来挤去，他们得到了蛋糕和小面包，举得高高的，乐得手舞足蹈。当圣·克里斯托夫也打开行囊取出同样的东西，同样愉快地听到孩子们的声声感谢的时候，欢乐的情绪不仅极高，而且又在不断增涨；尤其使他高兴的是，他也能象他的同伴一样，善于和这里的少数民族交往了。

老人们则相反，他们早就想好了很多问题要向他问个明白：人人都想知道战争的情况，虽然这场战争所幸发生在很远的地方，几乎对这个地区和附近没有任何威胁。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他们感到很愉快，虽然心存对另一种威胁的忧虑；因为不可否认：在国内，机器的使用越来越广，迫使手工劳动渐渐地失去效用。但也还可以找到安慰自己的理由。

人们向我们的同路人讨教，问他应该如何应付各种不同的生活遭遇。他简直是不仅要做人家的朋友，而且要做人家的家庭医生；他总得随身带着魔水、盐和香胶。

走进各家各户，我又有可能忆起自己旧日的爱好，学习纺纱技术。我凝神注视着孩子们，他们都在细心而勤恳地工作，他们

把棉絮拉开来，从中捡出棉籽、坚果的壳屑以及其他不干净的东西。他们把这个工作叫做选棉。我问他们这是不是只是孩子们干的活，但得到的回答是：在冬天的夜晚，父兄们都干这个活儿。

紧接着，是那些精力旺盛的纺纱女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她们在做如下的准备工作：把选好的或捡干净的棉花分布在起绒球（在德国叫梳子）上梳理，一经梳理，灰尘便飞了出去，棉花绒顺在了一个方向，然后取下来，紧紧地卷成卷，准备放在纺车上纺纱。

人们指给我看左右运动的棉线的区别；棉线一般都比较细，只有这样才能把使纺锤旋转的弦交叉地拴在锭盘上；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地画在附图上（可惜这些图和别的图一样，我们都不能让人捎走）。

纺纱女坐在不太高的纺车前；有些人把两脚叠落在一起踩住纺车，另外一些人只用右脚踩着底座，把左脚放在后边。她用右手旋转圆盘，尽可能往远往高伸出手去，于是便出现了美妙的运动，一个修长的身段由于身体的纤巧的回转和双臂的圆形挥动显得格外优美；特别是第二种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的纺纱姿势为绘画提供了一个美姿。所以，我们的夫人太太们一旦放下六弦琴而操起纺车，也不必担心会失去自己真正的魅力和优雅的风韵。

在这种环境里，我心中不由得产生了一些新的独特的感觉；嗡嗡响的纺车好象口若悬河的演讲，少女们唱着圣歌；她们也唱世俗的歌，虽然唱的很少。

在一些悬挂着的鸟笼里，黄雀和金丝雀喊喊喳喳地叫个不停，——很难找到能跟这间有几名纺纱女工工作的房间相比拟的充满沸腾生活的画面。

都愿意要信袋纱，不愿意要圆轮纱；这里用的都是最好的长绒棉。如果棉花已经捡选过了，就可以不用钢刷梳理，可以直接上梭，用只有几小行钢针的梭子梳理，接着用一个钝刀把较长较细的棉条成卷儿地取下来（行话叫剪条），卷在一起，装在纸袋里，然后把纸袋固定在撚线杆上。于是就可手拿纺锤用纸袋里的棉条纺出纱来，因此这也叫做用信袋棉条纺纱，这样纺出来的纱就叫信袋纱。

这个活儿只能由那些稳重而细心的人去做，它使这里的纺纱女工的外貌比纺车前的女工面容显得更加温柔；如果说纺车最适于魁梧、修长的人，那么信袋纱还是让安静、温柔的人来纺更妥当。另外，纺纱女这样不同的性格，这样不同的工作，我在这个小房间里看见了不少，但我不知道我的注意力究竟是在工作上呢，还是在女工身上。

我决不否认，这些山里的女子是由于见到稀客感到兴奋，才显得亲切友好。看到我对她们跟我讲的一切都寻根究底地询问，看到我要把她们的器具和简单的机器都画下来，甚至连她们的胳膊、她们的手和苗条的身段，包括她们所有的优美风姿，用几笔细线条描绘出来（这一切本应附在此处供人观赏），她们分外高兴。暮色苍茫时，她们把成品拿来给我看；满纱的纺锤，装在特制的小箱子里，摆在一边，一天的全部劳动成果都被精心地保存起来。大家都跟我处得很熟了；工作照常进行；她们正在研究卷线车，她们一边很随便地让我看机器，一边进行操作，我详细地记录下来。

卷线车有轮子和指针，轮子每旋转一圈，便把一个压向下方的弹簧抬起，而卷线车上便绕一百转。人们称一千转为一施奈勒，并按照一施奈勒的重量为单位计算各种不同细纱的重量。

线团向右转25至30次，便是一磅重，向左转则需转60至80次，有时要转90次。卷线车每转一次约走$7^1/_4$埃伦①，或更多一点的路程。身材苗条的勤恳的纺纱女工强调说，用纺车一天可纺纱4至5施奈勒，即线团转5000次，纱长8000至9000埃伦；如果我们还想再呆一天，她们就提出竞赛。

听了这话，那安静而谦虚的信袋纱纺纱女工也不示弱，她的保证是：在同样的时间里用一磅棉花可纺出120施奈勒的纱（信袋纱纺纱女工的劳动强度小，但拿的报酬却比用纺车的女工多。用纺车的女工的劳动强度大约要高出一倍。）这时，她刚好做满卷线车的额定转数，让我看线的末端怎样缠几圈，打个结；她取下那一施奈勒线轴，把它旋转起来，让它从这一端穿过另一端拧在纽带上，然后这个熟练女工就可以沾沾自喜地、旁若无人地显示她的本领了。

因为这里再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母亲便站起来说，既然这位年轻的先生什么都想看看，她很愿意让他看看干燥织机。坐到织机前以后，她就象平时一样慈祥地告诉我怎样操作，因为这种织机毕竟只适合织粗棉布，方法是干敷纬线，钉的不太密。随后，她拿了这样一块干织的布给我看：这块布很光滑，没有条纹、方格和其他图案，幅宽5至$5^3/_4$埃伦。

月亮在天空上闪着明亮的光辉，我们的收购商踏上了辽远的行程，因为他需要抓紧时间，按照惯常的时日到达各地；人行小道很平坦，看得清清楚楚，特别是在提灯照到的地方。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是用丝绦和领衬当作临别的赠品，这类东西圣·克里斯托夫随身带了好几包；我们把礼品送给母亲，请她分

① 埃伦：尺，德国古时长度单位，约合60至80厘米。

发给她家里的人。

十六日，星期二，早上。

我们在美妙的月夜里的远行，充满着无限的欢乐。我们来到一个较大的居民点，不妨把这里叫做村庄；离此不远的一个没有树林的小山岗上巍然耸立着一个小礼拜堂，看来已经接近有人烟的地方了。我们沿着一些篱笆墙走过来，篱笆墙里边并不见花园，而是长着稀疏青草的草地。

我们来到一个地方，这里除了纺纱而外，还认真地从事纺织。

我们昨天白天的旅行，一直拖到深夜；我们虽然年轻力壮，也累得精疲力竭了；那个棉花收购商爬到干草堆上，我正想跟他上去，圣·克里斯托夫把他的背架交给了我，就开门走出去了。我知道他的美意，我不能拦阻他。

第二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全家人都聚拢来，说他们的孩子一律不准走出院外，因为有一只恶熊或别的什么猛兽潜藏在附近，彻夜都从小礼拜堂那边传来呻吟声和嚎叫声，连这边山岩和房舍都索索发抖，他们劝我们在较长的步行途中一定要多加小心。我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善良的人放心，但在这片荒野里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收购商说，他想尽快把他的事办完，再返回来接我们，因为我们今天要走一段很长的难走的路，我们不能光这样在山谷里走下坡，而且还要艰苦地翻越一道横在我们面前的山岭。我决定尽量利用这段时间，便请我们善良的房主人把我带到织布间去。

二位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到了晚年又蒙上帝赐福，得了两

三个孩子；你很快就可以从他们的周围环境和一言一行上觉察到他们那虔诚的宗教感和充满预感的想象。我正好可以开始写由纺纱向织布的过渡，因为我没有理由不进一步研究这个题目，我干脆请他们口述，自己把我眼前发生的一切都记在笔记本上。

第一步工作是往棉纱上涂胶，这昨天就做完了。通常是把棉纱放在淀粉和明胶配成的稀薄的胶水里煮沸，使棉线变得更结实一些。清晨，棉纱的线股就全干了，于是人们便准备缠纱，就是把轮盘上的棉纱缠到管状的卷轴上。老祖父坐在火炉旁边干这个轻活，一个小孙子立在他身边，好象很想自己动手操作这架卷筒机。父亲为了理出经线，把卷轴伸到一个有横棍隔开的框子里，使这些卷轴自动围缠垂直的硬索运动，把线放完。粗纱和细纱按照图案和织物条纹的要求套在这些卷轴上。一种特殊的装置，结构象古埃及的一种乐器，两侧有很多洞，棉线就从洞里穿过去；这种设备位于织工的右侧，用左手抓住线，一上一下地把它放在经线的框架上。从上到下，再从下向上运动一次，叫做一个行程，织工按照织物的密度和幅宽定出行程数目。长度或为64埃伦，或只为32埃伦。每一行程开始时，织工都要用左手的手指向上拉两三根线，向下拉两三根，人们把这叫做穿梭；就这样把交叉的线悬放在两个固定在经线框上面的钉子上。以上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织工能够保持住应有的秩序。如果经线已敷设完毕，那就该敷紧梭子的下部，同时要使每个行程都分离开来，以便不发生任何缠绕现象；然后用溶解了的铜绿在最后的行程上做出标记，以便织工按规定返回原来的范围；最后取下来时，整个的都缠成了一个大线团似的样子，这个大线团被称为**经线**。

十七日，星期三。

黎明前，我们就动身了，我们欣赏到迟落月亮的美妙的光辉。天在渐渐放亮，太阳升起来了，我们看到一个住房讲究、土地精耕细作的地方。如果说我们在高处为了渡河，只能看见石头踏级和只在一侧设有扶手的狭窄的小桥，那么在这里架起的则都是跨越愈来愈宽阔的江河的石桥了；文明逐渐与粗野协调起来，这给所有的旅行者留下了愉快的印象。

翻越山岭离开另一条水域，大踏步地走过来一个瘦长的满头黑色发鬈的男人，他眼睛好，声音大，老远就喊：

"你好啊，收购商朋友！"

收购商等他走近一些，也惊奇地喊：

"谢谢你啦，机械师朋友！你从哪儿来？真是巧遇啊！"

对方边朝前走，边回答他：

"我已经在山里转了两个月了，给所有的好人修理机器，安设织机，这样他们就可以毫无故障地工作一段时间了。"

随后，收购商转向我说：

"您这位年轻的老爷既然这么喜爱纺织，想了解这一行道的一切情形，这个人来得可真正是时候，这几天我一直盼着他来跟您见面；他会更好地为您解释一切，远远胜过那些好心的姑娘；他是本行的高手，只要需要，只要有谁提出要求，他都会对纺纱、纺织和其他有关的知识给以完整的说明，并为大家安装、修理和调整机器。"

我跟他攀谈起来，把几天来学到的一些东西向他重述了一遍，请他解答了几个疑难问题，于是我发现他是一个富有经验、在某方面很有造诣、精通本行业务的人。我告诉他，我昨天才第一次看到怎么样织布。他很高兴地回答我说：

"我碰巧来到这里，能为一位这么尊贵这么可亲的老爷，就这门使人最早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最古老最高超的技艺，作必要的解释，真是求之不得。我们今天就可以到那些好心的优秀织工那里去，要是您不能象我一样掌握这门手艺，就别再叫我机械师。"

对他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以后，谈话又漫无边际地继续下去；稍事休息，进了早餐以后，我们来到一个有一小片房舍的地方，这些房屋虽然高高低低，错落不齐，但却修建得很好。机械师向我们指了指那所最好的房屋。说妥以后，收购人跟我和圣·克里斯托夫一起走了进去；但大家寒暄了一阵，说了几句笑话以后，机械师也来了，惹人注意的是他的到来竟引起了全家人的惊喜。父亲，母亲，女儿和孩子们一下子把他围了起来；一个坐在织机前的模样很好的姑娘，把那正该穿过纬线的梭子停在了手里，接着她拉紧踏板，站起身，姗姗地走过来，迟疑尴尬地向他伸出手。收购商和机械师两个人，很快又有说有笑，恢复了老朋友的气氛，开了一会儿玩笑，那位能人掉过脸来对我说：

"老爷，这是不应该的：我们由于重逢太高兴，竟冷落了您；我们可以聊一整天；您明天得继续赶路。我们就让这位老爷看看我们这行手艺的奥秘吧。上胶和整经，他都知道了，我们让他看别的，那里的姑娘们会帮助我们的。我看，坐在那架织机前的人，已经开始往轴上卷纱了。"

这是一个小女孩正在干的活儿，他们朝她走去。那个年长的姑娘又坐在织机前，她带着沉静、满意的表情得心应手地工作起来。

我仔细地参观卷纱上轴。为了卷纱，卷轴的行程必须有规则地穿过一个大的纺梳。这个纺梳跟用来卷纱的纺机卷轴一样

宽；在卷轴上做了一个凹槽，里边放了一个小圆棒，小圆棒从卷轴一端穿过去被固定在凹槽里。一个小男孩，也许是一个小女孩，坐在织机下方，使劲拉着经线的线股，纺织女人用力旋转一个杠杆上的织机卷轴，同时注意别让井然有序的线股缠绕起来。当经线缠好了，就把一个圆的、两个扁的木棒——两条轨从梭子里穿过去，接着使梭子固定，然后开始往里卷。

在第二个卷轴上还残留大约四分之一埃勒长的旧线，大约四分之三埃勒长的线从这段剩线通过框架里的梭子和织机的两翼。女工要细心地把新经线的线股一根挨着一根地跟这些旧线连接起来，接完以后，所有的经线便突然被拉入织机，使新线一直达到前边的空卷轴上；接上被扯下来的线，把纬线缠在被装入梭子中的小卷筒上，接着为开织做最后一项准备，即往棉线上上浆。

在跟织机一样长的经线上，用蘸了皮下膜熬成的稀胶水的刷子慢慢润湿，然后把上面提到的支撑梭子的那两个扁棒取出来，使所有的线股都准确地有规则地排好，用一个绑在棍上的鹅翅膀来扇风，直至把所有的线股扇干，于是，纺织即可开始并继续下去，直到再需要上浆为止。

上浆和扇干，通常是由纺织业的年轻学徒来做。冬日晚间闲暇时，一个兄弟或那个漂亮姑娘的一个情人也来帮忙，这些人至少可以缠一缠纬纱小卷筒。

细棉纱是湿织，也就是把机制纱股浸在胶水里，趁湿缠在小卷筒上，立刻加工，结果，织物是又平整又光亮。

九月十八日，星期四。

在这样一个织坊的整个环境里，我真是发现了紧张的工作，

无法形容的生气，家庭温暖和安宁的生活；好几部织机呱哒呱哒地响，不少纺车和卷筒机嗡嗡地转，老人陪着来访的邻居或熟人坐在火炉旁边促膝谈心。其间还可以听到歌声，多为安布罗兹·罗普瓦瑟的四声部圣歌，世俗歌曲极少；遇到雅克布表兄讲个小笑话，还会爆发出姑娘们开心的放声大笑。

一个相当巧而又肯干的纺织女工，只要有帮手，一周总可以织完 32 埃勒长不太细的纱；但这种效率在其他几个家织作坊里却是罕见的，在那里织完这么多纱通常需要工作十四天。

织物的外观美取决于织机行程的匀整，框架冲击用力一致，同时也取决于纬线的干湿。完全均匀地用力拉紧棉纱也起作用，因此，细棉布纺织女工总把一块很重的石头挂在前卷轴的钉子上。如果在工作时拉紧棉纱（技术用语是：镇纱），棉纱就会明显地伸长，每 32 埃勒约长出 $^3/_4$ 埃勒，每 64 埃勒约长出 1 $^1/_2$ 埃勒；多出来的棉纱归女工所有，可以额外付酬，也可以自己拿去做个领衬呀，小围裙什么的。

在高山峻岭独具的温柔明亮的月夜里，全家人跟客人坐在屋门前喜气洋洋地谈天说地，唯独雷纳多在沉思。早在观察和研究织机怎样工作，织工怎样操纵织机时，他就想起了他的朋友维廉写来的那封安慰他的信。他时常读到的一句句话，他多次看到的一行行字，又浮现在他的脑际。就象一支情歌的曲调出乎我们意外，突然轻声地响在耳边，那亲切的消息又重现在他这颗寂寞孤独的心中：

“建筑在虔敬精神上的家庭结构，因为勤劳而振兴，因为有秩序而得以维持；不太拘束，也不太随便，而主要的是——在职责、能力、力量之间愉快的协调一致。围着她转的都是就最纯粹最原始意义而言的手工劳动者；这里既有见识的短浅，也有影

响的深远，既有先见之明，也有自制之力，既有无邪的天真，也有事业上的勤奋。”

但这次回忆，与其说是使人安静，不如说是令人激动：“这段简洁的描述完全适用于我眼下所处的环境。”他自言自语地说，“这里不也很宁静，虔诚，充满不间断的积极活动吗？唯有影响深远这一条，我觉得不怎么清楚。虽然这个善良的少女是以自己的存在使一个类似这里的地区变得富有生气，但那里要比这里更广阔更美丽；虽然她象这里这个姑娘一样愉快，也许更愉快，但她所看到的世界却更欢乐更自由。”

身边，别人越来越热烈的谈话，打破了他的沉思，使他情不自禁地去倾听他们所谈的一切，——整日萦绕他脑际的思想，终于形成。这样一个精通纺织机具的人，难道不正可以成为我们团体里最有用的成员吗？他思考着这个问题，想着特别使他注目的那些熟练工人的一切长处。因此他把谈话引到这个题目上来，他虽然象是开玩笑但却从容自如地问那个机械师愿意不愿意参加一个大的团体，跟他一起去做一次横越大海的旅行。

对方拒绝了，同时满怀喜悦地表示，说在这里他觉得很好，以后会更好；他生在这样的地方，一切都习惯了，各方面都很熟，到处受到殷勤的接待。住在这些山谷里的人，一般都没有外迁的想法，贫困吓不倒他们，山脉总牢牢地吸住它的居民。

“我感到很奇怪，”收购商说，“听说苏姗娜夫人要嫁给她的代理人，她要卖掉产业，带着一大笔钱搬到海外去。”

经过询问，我们的朋友得知，苏姗娜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很有几个钱，开了一个广收土特产的山货行，这位漫游者明天就会亲眼见到她，因为只要一上路，转眼之间就能到达她那里。

“我不止一次听到过她的名字，”雷纳多接口说，“据说，整个

山谷能够繁荣，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全都靠了她的关怀，只不过我总是忘记问到她的情况。”

“我们去休息吧，”收购商说，“不要误了清晨的好时光。看来明天是个大晴天。”

手稿到这里结束，当维廉要看后续部分时，才知道它不在朋友手头。他朋友说：“后面的寄给马卡利亚了，为的是使她能够以她固有的智慧和仁爱调解上面提到的那些纠葛，解开叫人为难的纽结。”我们的朋友只好中断日记的阅读，准备在朋友的圈子里开怀畅谈，度过这个夜晚。

第六章

夜幕降临了，朋友们坐在一个亭子里，眼前展现出一片开阔的景色。一个仪表堂堂的人跨入门槛，我们的朋友一眼就认出这正是今天早上见到的那位理发师。那人一声不吭，深深地鞠了一躬，雷纳多对他说：

“跟往常一样，您来得正是时候，别错过机会显显身手，叫我们高兴高兴。”他转向维廉继续说：“我可以给您讲一点这个团体的情况，能当上这个团体里的一个联络人，我很自豪。到我们这里来的，都是有本事的人，他们的本领既对这个团体有用，又使这个团体满意。这个人是一位很高明的外科医生，只要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当机立断进行手术，他必定是医生的一个好助手。他是一个刮脸专家，这您可以用自己的亲身体验作证。因此，他是我们的一位必不可少的受欢迎的常客。但这个行道自身往往

会同时带有一种很讨厌的饶舌习惯。所以他为了培养自己的才干而接受了一个条件；就象每一个想要在我们当中生活的人，如果要从其他方面得到较大的自由，必须从自己方面立下条件一样。他的条件是：只要需要用语言表达习以为常的东西或使人高兴的东西，他就必须放弃说话的权利。但他的另一种说话能力，一种有心的聪明的可以发生影响的能力，即叙述的能力，却得到了发展。

“他一生中有过不少不寻常的经验，但这些经验从前都因废话连篇而被滥用了，而现在则需要沉默不语，在静静的思索中复现和整理这一切。这里要运用想象力，唯有想象力才能使它获得生命和运动。他善于采用特殊的艺术和技巧来叙述真实的童话，童话般的故事，因此每当他的舌头被我解放时，他都会在适当的时刻给我们带来莫大的欢乐；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还从来没讲过一个较长的故事，我现在怎么办才好呢，我该怎样称赞他呢。我希望，这一次他出于对我们高贵客人的爱戴和尊敬能特别显露一下自己的才华。”

关于红斗篷的幻觉，有一个饶有兴趣的传说，他即刻讲了下面一段故事。

新美露西娜

尊敬的先生们！我知道，你们很不喜欢前言和绪论，因此我要坦率地向你们保证：这一次我一定要讲得特别精彩。诚然，我已经讲了一些各色人等都很爱听的真实故事，今天我有充分的把握说，我要叙述的故事将胜过以前的每一个，因为这个故事我虽然是几年前听到的，但现在一想起它，心情仍然不能平静，甚

至希望它的情节还在发展并有一个结局。跟它一样的故事恐怕很难找到。

首先应该承认，我安排自己的生活时并非时时考虑近期甚至明天能否安然无恙。我在青年时代就不善于理财，所以常常陷入困境。有一次，我去旅行；这次旅行本来可以给我带来很大的收益，但是我的排场未免太大了一些，开始我乘特等邮车，接着我坐了一程普通邮车，最后我竟不得不徒步走向我旅行的终点。

我还是一个活泼愉快的年轻小伙子的时候，就养成了一种习惯：一到旅店我就去找女主人和女厨子，对她们我总百般逢迎，结果往往少付不少酒饭钱。

一天傍晚，我走进一个小城的驿站，我刚想按照我的老习惯行事，身后恰好有一辆漂亮的四马双座马车辚辚驶近，停在门前。我转过身去，发现车上只有一个女子，既无侍女也无仆从。我立刻赶过去替她打开车门，问她有什么差遣。下车时，她那婀娜的身姿呈现在我的眼前，只要细心观察，便不难看出，她那可爱的面容上浮现着一丝淡淡的哀愁。我再次问她，我能否为她效劳。

“噢，好！”她说，“您最好能把座位上的那个小箱子小心地搬下车，送到楼上去；但千万要拿得平稳些，一点儿也不能碰撞或摇动。”

我小心翼翼地拿起那个小箱，她关好车门，我们一起走上楼梯，她关照茶房，说她今夜要住在这里。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二人时，她让我把小箱放在墙边的那张桌子上，当我从她的言谈举止上看出她想一个人呆在屋里时，我

就毕恭毕敬、热烈地吻了吻她的手，向她告辞。

“您去订一份晚餐我们俩吃，”她随口说道；你可以想象出，我是多么愉快地去完成这个使命，我感到非常骄傲，几乎连女主人和用人都不放在眼里了。我焦躁不安地等待着把我再次引到她面前去的时刻到来。饭菜都摆好了，我们面对面坐下，很久以来我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而且从来没有跟这样理想的美人儿坐在一起过；我甚至觉得她好象一分钟一分钟地变得更加美丽。

她的谈吐虽然令人愉快，却总在设法躲避任何谈情说爱的话题。餐桌上的餐具都撤走了；我还在踌躇，我绞尽脑汁，想找出一个好办法接近她，但白费心思；她以一种尊严的态度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对她的尊严简直无能为力；最后我不得不很不甘心地跟她早早告辞离去。

我几乎一夜都没有睡着，老作噩梦，一大早我就起床，去打听她是否雇了驿马。我听人说“没有”，便走进花园。当我看见她已经穿好衣服站在窗前，立刻快步上楼去找她。她迎面向我走来，那模样真是美极了，比昨天还要美，这时我不由得产生了一种爱慕、想寻开心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大步奔向她，张开双臂把她抱在怀里。

“你真是叫人没法不爱的天仙！”我大声说，“请原谅，不爱是不可能的！”她使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劲儿，从我怀中钻了出去，我连在她脸颊上亲个吻都没办到。

“您要是不想失去幸福，您就得克制这种突如其来的狂热举动。这幸福已经离您很近了，但要经过几次考验，您才能得到它。”

“您想怎么办，就干脆提出来吧，我的天使般的小精灵！”我

高声说，"千万别让我绝望。"

她微微一笑，答道：

"您要愿意为我效劳，您就得遵守我的条件！我到这儿来是要看望一个女友，我打算在她那儿住几天；在这几天里，我希望我的马车能载着这个小箱子继续赶路。您愿意照管这件事吗？您只要小心地把小箱子搬上车再搬下来就行了，别的什么都不要做。箱子上了车，您就坐在它旁边细心地看管它。到旅店，就把它放在一张桌子上。要把它安放在一个特定的小房间里，您不能在那里活动，也不能在那里睡觉。您要随时用这把钥匙锁上房门，这把钥匙什么锁都能锁能开，而且它还会使锁头获得一种特殊的性能，这就是用它锁门谁也开不开。"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心里怀着一种奇特的情绪，我说，只要我能有希望再见到她，只要她吻我一下，保证我的这个希望不致落空，我就答应一切照办。她吻了我一下，从此刻起我就变成了她的忠实奴仆。她说，我现在就应当去雇驿马。我们商量了我应该走的路，我该停留和等候她的地点。最后她把一个装有金币的钱包塞在我手里，我用嘴唇吻了吻她的手。临走时，她好象很激动，可是我却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或该做什么。

等我雇好驿马转回来，我发现小房间的门已经上了锁。我立刻试了试我的钥匙，它果然灵得很。门开了，我发现房间是空的，只有那个小箱子立在桌子上，那是我放上去的。

马车已经来到屋前，我小心翼翼地把小箱子搬下来，放在身边。

女店家问：

"小姐在哪里？"

一个孩子回答：

“她进城了。”

我向人们致意，象凯旋而归似的乘车从里边出来；可是我昨天晚上却是带着两条泥腿走到这里来的。我闲暇时反复考虑着这桩事，数着金币，做着各种打算，不时朝小箱子看上一眼，这您是不难想象得出的。我径直向前赶路，经过好几个驿站都没有下车，没有休息，一直赶到她邀我去的那个不小的城市。我谨慎地遵从她的吩咐，把小箱子放在一个特定的房间里，旁边放上几支蜡烛，象她嘱咐的那样，并不点燃。我锁上房门，然后安排好自己的房间，要了一顿可口的晚饭。

我能思念她好一阵子，但转眼间又感到时间变得很长。我不习惯于离群索居；不久我便在酒馆的餐桌上和公众场所按照我的意愿找到了一些可以与之交往的伙伴。我的钱此时此刻总算派上了用场，我一不小心便陷进了狂热的赌博当中，一个晚上就把钱袋里的金币花个精光。回到房间，我完全失去了自制。我两袖清风，一文不名，期待着利用富人的威望赊得酒饭来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跟自己的美人儿重逢，——这时，我可真的陷入不堪设想的困境了。我以双倍渴念的心情盼望见到她，但我总觉得，要是没有她、没有她的钱，我就活不下去了。

晚饭吃得一点儿滋味也没有，因为我不得不单独一人用餐。饭后我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语，咒骂自己，然后倒在地上乱揪自己的头发，表现得象野人一样。突然，我听到隔壁锁着的房间里发出轻微的响动，紧接着又听见有人在敲打那扇锁得好好的门。我跳了起来，抓起那把钥匙，但门已经自动地开了，我的美人儿在烛光照耀下朝我走来。我俯身跪在她的脚下，吻她的裙子，吻她的手，她把我扶起来，我呢，不但没有勇气拥抱她，甚至连正眼看她都不敢。我坦率而羞愧地向她承认了错误。

“这是可以原谅的，”她说，“只可惜你我二人的幸福得推迟一些时候才能到来了。你必须再到世间走上一程，咱们才能再度相见。这里有金币，比上次的还多，”她说，“只要节省些，足够你用的。如果说这一次是饮酒和赌博把你弄得这么困窘的话，那么今后你可千万要少饮酒，当心女人，让我们高高兴兴地重逢。”

她转身跨过门槛，回到屋里把两扇门关上；我敲门，我恳求，但一点儿声息也听不见。第二天早上，我要求付酒饭钱的时候，茶房微笑着说：

“我们知道您为什么用这么巧妙这么不可思议的方法锁门了，原来任何总钥匙都开不开这把锁。我们猜想，您是随身带着很多金币和珠宝；但是现在我们亲眼看见您的宝贝儿走下楼去了，她确确实实值得好好地保藏。”

我无以答对，只好付了账，带着我的小箱子登上马车。我又乘车到广大的世界里去，心中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注意遵循我的神秘莫测的女友的警告。我又来到了一个大城市，我很快就结识了一些动人的女子，我几乎完全被她们迷住了。我觉得，她们好象要我付很大的代价来博得她们的欢心；因为她们既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又老让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为她们而破费；因为我老是竭力设法使她们高兴，我又一次不再考虑钱包里还有没有钱了，我一个劲儿地花钱，一个劲儿地挥霍，象上次一模一样。过了几个礼拜，当我发现，鼓鼓的钱包一点儿也不见变扁，老是象刚拿到它时那样满满的，我真是又惊又喜。我想进一步摸清这个钱包的可爱的特点，于是我便坐下来数钱，准确地把总数记在心里，然后又象往常一样的跟我的朋友们寻欢作乐，当然少不了要作陆上和水上的远游，要唱歌跳舞，要进行各式各样

的娱乐活动。这一回用不着怎么注意，就可以发现钱包里的钱在明显地减少，就象我有意数钱违背了它的用不尽的本性一样。我的享乐正在兴头上，我又不能回头，于是我的现金很快就花光了。我诅咒我的处境；我抱怨我的女友，是她诱我走上了邪路；我认为她纯属居心不良，她根本就不想让我跟她再会面；我气恨恨地自言自语地说，我要解除我对她的一切义务；我准备把小箱子打开，想从那里找到一些帮助。它不很重，里边不会装着钱，但很可能有珠宝，珠宝我也是很欢迎的。我真想马上就按照我的计划行事，但我把它推到了夜里去做，那时我可以从从容容地去干。接着，我就赶去参加我刚刚答应下来的晚宴了。于是又玩了个痛快，葡萄酒和喇叭声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就在这当儿我遇到一件极不愉快的事：饭后吃点心时我那可爱的美人儿的一个年纪较大的男友出乎意料地走了进来，他是外出旅行刚刚到达这里的。他一进来就坐在她身边，妄图毫不客气地行使他旧情人的权利。这样就出现了不满，口角和争斗；我们都拔出了剑，我负了好几处伤，被抬回家里都快半死了。

外科医生给我包扎好，离开我时，已是深夜了。看护我的人也已入睡。隔壁房间的门忽然开了，我那神秘的女友走进屋来，坐在我的床边。她问我身体如何；我没有回答，因为我又虚弱又心烦。接着，她很同情地说着话，同时用一种止痛油膏磨擦我的太阳穴，我觉得我当即就有了力气，我觉得我有足够的气力发怒和申斥她了。我说了一大堆激烈的言词，我把造成我的不幸的一切罪过都归咎于她，我怪她在我心中激起的爱情，我怪罪她的出现和消失，怪我自己摆脱不了的百无聊赖和焦灼的渴念。我越说越激动，好象我在发高烧，说胡话，最后我向她赌神发咒地说，要是她不愿意做我的妻子，这一次还不愿意属于我，不跟我

结婚，我就不活了；我要求她做出最后的答复。我见她犹犹豫豫地又在做解释，竟完全失去了自制，我从伤口上把缠了两三道的绷带扯了下来，故意想让伤口流血。这时，我发现我的伤口全愈合了，我全身油光闪亮，而她已经搂在我的怀里，我惊呆了。

现在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伴侣。我们彼此请求对方原谅，但自己却说不清是为什么。她答应跟我继续去旅行。不一会儿，我们就并排坐在车里，把小箱子放在我们对面第三个人坐的位置上。我从来没有当着她的面提到过这个箱子；就是现在我也没有想去谈它，虽然它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俩都心照不宣地照管它，似乎这是环境的要求；只是我总要把它搬上车来又搬下去，还要象以前那样锁上房门。

只要钱包里有钱，我总是不断地付钱；现钱花光了，我就把钱包拿给她看。

"这很容易解决，"她说，同时指了指车内衣架上放着的那两个小口袋；这两个小口袋我早就注意到了，但从来没有使用过。她把手伸进一只口袋，从里边掏出几个金币，又从另一只口袋里掏出几块银币，她告诉我说，这样就可应付我们的任意花销了。我们继续旅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公国到另一个公国。不管我们二人单独相处，还是跟别人在一起，我们都很愉快，我从未想到过她会再离开我，尤其是因为她现在已经有了身孕，这不仅增添了我们的欢乐，也增进了我们的爱情。遗憾的是，有一天早上，我竟发现她不见了。因为没有她在，我总感到烦闷，我就带着我的小箱子又上路了，我想要试试那两个口袋的效验，发现它们还都没有失灵。

旅途一直都很愉快。我不愿意考虑我的冒险生活，我期待着这奇异的事件自然而然地向前发展，但是现在还是发生了一

些使我惊诧，使我担心，甚至使我害怕的事。因为我为了离开原地已习惯于日夜不停地旅行，所以我常在夜里乘车前进，车里一旦灯笼灭了，周围便是一片漆黑。有一次，在黑夜里行车，我睡着了，醒来时我看见车棚上有一束光。我仔细观察了一番以后，发现那束光是我小箱子里射出来的，小箱子上好象有一条裂缝，这大概是夏天炎热干燥所造成的。我脑子里关于珠宝的念头又活跃起来。我估计小箱子里可能有一块红宝石，我希望能得到证实。我尽量坐直身体，好让我的眼睛直接看到那条裂缝。我看见里边有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家具都有漂亮的纹饰甚至镶着宝石，我仿佛透过一个屋顶的洞口看见了一个国王的大厅，——看到这一切，我说不出有多么惊奇。虽然我只能观察到这个大厅的一部分，别处也是不难想象到的。壁炉里的火燃得很旺，旁边立着一把靠背椅。我屏住呼吸，继续观察。这时从大厅的另一侧走来一个女子，她手里拿着一本书，我一眼就认出她就是我的妻子，虽然她的形象整个儿都缩小了很多倍。这女子坐在壁炉旁边的那张椅子里读书，她用一个小巧的拨火钳把柴火拨旺，这时我清楚地看到，这可爱的小人儿同样也怀了孕。但我觉得我的姿势很不舒服，不得不稍稍挪动一下身体，当我马上又往里看，并想证明这不是作梦时，亮光灭了，我眼前只有一片空荡荡的黑暗。

我是多么诧异甚至吃惊，那是可想而知的。对这发现我虽有千百种猜测，但怎么也想不出一个眉目来。想着想着，我便入睡了，醒来时，我以为那只不过是一场梦。但是我觉得我跟我的美人儿有几分疏远了，我只有更精心地去搬运那只小箱子，我不知道我是愿意还是害怕她再象真人一般大地出现。

过了一些时候，傍晚时分，我的美人儿果真穿着白色的衣服

走了进来。因为屋里很昏暗，我觉得她的身材比平时高了一些。我想起我曾听人说，所有的女水妖和小人般的山鬼都是到了夜幕降临时身体才明显地变大。她象往常一样飞身投入我的怀抱，但我由于心情感到压抑竟不能十分快活地紧紧地拥抱她。

“我的亲爱的，”她说，“可惜我早就知道我现在会受到你这样的接待。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你看见过我；你已经知道了我在某些时间里所处的环境；通向你我二人的幸福之路就这样被拦腰切断了，甚至可以说这条路已经化为乌有了。我必须离开你，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见到你。”她的面影直到现在还象梦中一般飘浮在我面前，然而她现在的形象，她现在说话的优美姿态却立刻消除了我对她那梦幻般面影的记忆。我热烈地拥抱她，向她证明我的爱，向她保证我无罪，告诉她我的发现只是出于偶然，总之，我这么做了以后，不但她本人安定了一些，她还竭力使我安下心来。

“你好好检验一下你自己，”她说，“看这个发现是不是损伤了你的爱情，看你能不能忘记我曾以大小不同的两种形象待在你身边，看我的身躯的缩小会不会削弱你对我的爱。”

我凝视着她；她现在比什么时候都美，我暗自思忖：“你占有一个女子，她时不时地变成一个小人儿，由你装在小箱子里带着东奔西走，难道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幸吗？假如她变成巨人，却要把她的丈夫塞在箱子里，那岂不更糟？”想到这里，我又快乐起来了。“我无论如何不能让她一个人浪迹生涯。”

“心肝宝贝呀，”我回答道，“让我们象过去那样永不分离，永远在一起吧！我们俩会生活得更美满的！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反正我答应你，我会更小心地照管这个小箱子的。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那个可爱的小人儿，怎么能给我留下坏的印象呢？要

是两个相爱的人形体都这样矮小，他们该是多么幸福啊！归根到底，那不过是一个精巧的画像，象变魔术似的。你是在考验我，跟我开玩笑；但你瞧着吧，我是不会变心的。”

“事情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得多，”那美人儿说，“你不把它放在心上，这我很满意。对我俩说来，结局可能是很好的。我愿意相信你，我自己也要尽力而为。不过你要答应我，什么时候也不要满腹牢骚地追忆这次发现。此外我还有一个恳切的要求：你要更谨慎些，要少饮酒，少动气。”

我答应了她的要求，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她作了保证；然而她自己却转换了话题，结果一切都跟从前一样。我们没有理由变换我们的停留地点；这个城市很大，我们的社交很广，这个季节又在举行各种各样的郊游和园游等活动。

在这些娱乐活动中，大家都很喜欢看见我的妻子，她甚至受到男人们和女人们的热情邀请。她那优美悦人的举止，和适度的威严结合在一起，使每个人都觉得她既可爱又可敬。此外，她能弹琴会唱歌，一切夜晚的社交活动都会因为她的精彩表演而蓬荜生辉。

不瞒您说，我从来不能从音乐里找到多少美的享受，甚至可以说它给我的是一种令人不快的印象。我的美人儿很快就摸透了我的这个特点，因此我们俩单独相处时，她从来不想用音乐逗我快乐。与此相反，她好象要在社交场合得到补偿，在那里她通常都能遇到一大群崇拜者。

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并没有使我忘记那桩事，尽管我极力想忘记它，我干吗要否认这一点呢？相反，它使我的感情起了奇特的变化，但对这一点我竟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于是，在一天晚上的一个大宴会上，我那一忍再忍的不满发作了，这使我吃了

大亏。

现在仔细一想，原来我自那次不幸的发现以后已经不象以前那样爱我的美人儿了。我对她变得极为嫉妒，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念头。每晚用餐时，我们总斜对面坐着，离得很远。我跟我邻坐的两个女人有说有笑，快活得很；我早就觉得她们很令人着迷了。在谐谑戏闹中，谁也不吝啬葡萄酒。这时，在另一侧，几个爱好音乐的男友缠住了我的妻子，他们怂恿大家表演独唱和合唱。看到这种情形，我很生气；那两个音乐爱好者老是纠缠不休；歌声使我感到气恼，当人们要求我也来个独唱时，我真的被激怒了，我拿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把酒杯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

由于邻坐的两个女人妩媚可爱，我的情绪虽然又缓和了下来，但怒火一旦在胸中燃烧起来，事情就会变得很糟糕。尽管一切本应促使我快乐和随和，但这怒火却暗中不住地烧灼我的心。相反，当人们拿来一把琉特，我的美人儿随着伴唱博得所有在场的称赞时，我的心绪变得更为险恶。不幸的是人们要求全场安静。他们要我也别再唠叨了。但歌声使我感到牙痛。到头来，最小的火花也会点燃炸雷，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恰在此刻，这位女歌手唱完一支歌，博得热烈的掌声，她无比妩媚地朝我瞥了一眼。可惜这目光并不能打动我的心。她发现我痛饮了一杯酒，又满上了一杯。她用右手食指妩媚地威胁着朝我指了指。

"您要想一想，那是酒！"她说，声音很低，刚好我能听见。

"水还是让女水妖去喝吧！"我大声说。

"各位女士，"她对我邻坐的女人说，"把你们全部的魅力都使出来吧，别再让酒杯里的酒老被喝光！"

“您可不要受人控制！”一个女人附着我的耳朵小声说。

“那个侏儒想干什么？”我嚷道，激动地把胳膊一挥，撞翻了酒杯。

“这儿酒撒了很多呀！”那绝妙的美人儿喊道，同时拨了一下琴弦，好象想要在这骚扰中再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引到她身上去。她果真成功了，她站起身来，好象想把表演的姿势摆得更得当一些，然后继续演奏序曲。

当我看到红葡萄酒在桌布上流淌时，我才恢复了理智。我认识到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心中感到十分懊悔。音乐第一次感动了我。她唱的第一段歌词是愉快地向整个团体告别，暂时大家感到还都在一起。下一段唱的是整个团体都已星散，人人感到孤单，与世隔绝，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还在这里。关于最后一段，我怎么说才好呢？那是专唱给我听的，那流露着被损害的爱情的歌声，诉说的是向暴躁和骄矜告别。

我闷声不响地带她回家，我预料不会对我有什么好处。但一迈进我们的房门，她已经变得又快活又可爱，甚至跟我开起玩笑来了，就这样，她又使我变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

第二天早上，我自信而亲热地说："在高尚的宴会上，由于别人的请求，你时常唱歌，比如昨天晚上你又唱了一支那么动人的告别歌，现在你也给我唱一支快乐动听的欢聚歌吧，让我们觉得好象就在今天的晨光中我们初次相识一般。"

“亲爱的朋友，我不能唱，”她严肃地回答，“昨晚我唱的歌就是表示我们要别离，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我只能对你说，违背许诺和誓言给我们俩带来了恶果；你破坏了你的莫大的幸福，我也不得不放弃最美好的愿望。”

当我恳求她详细解释时，她答道："唉，实在不幸，我是可以

解释给你听的，因为我不能留在你身边了。你要知道，我本想把这件事隐瞒到最后一刻，现在只好讲了。你所看到的我在箱子里的形象，是我天生的固有的形象，我生在艾克瓦尔特国王的家里，艾克瓦尔特是小人族的最强大的君主，关于他的事迹有很多真实的历史记载。我们的民族一直象远古时期一样劳作生息，因此也就很容易管理。但你不要以为小人族的劳动方式是落后的。过去，我们制造过剑，这种剑一抛出去就能从后面跟踪追击敌人；那时有看不见、击不断的神秘的铁链，盾牌也是扎不透的，还有类似的著名的工具。现在他们主要是制造舒适的家用设备和装饰品，在这些方面他们远远胜过地球上的其他民族。如果你能到我们的作坊和仓库走上一趟，你一定会大为吃惊。如果不是我们整个民族，特别是王族，碰到了一种特殊情况，一切都会很美好的。”

她停了一会儿，我便敦促她揭开这神奇的秘密，她立刻顺从了我。

“我们知道，”她说，“上帝一创造出世界，等到陆地都干了，山岭巍峨壮丽地耸立。我告诉你，上帝在创造万物之前就创造了小人族，为的是让这些聪明的造物，在地球内部的隧道和沟壑里，欣赏和景仰上帝创造的奇迹。大家还知道，后来这个小人族出来了，妄想统治世界。为了把小人族赶回山里去，上帝创造了龙。但是龙习惯于盘踞和居住在高山大涧之中，又有很多龙喷火，并且做了许多别的坏事，给小人族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弄得他们走投无路，结果他们只好低三下四地恳求上帝充当自己的主宰，在祈祷时哀求他再把这不洁的龙族消灭干净。贤明的上帝虽然不能下决心铲除他的造物，但又很关心可怜的小人族所遭受的大灾大难，就立刻创造了巨人，巨人跟龙搏斗，他

不要巨人把龙消灭，只要他们至少减少龙的数目。

“但巨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决了龙的灾患以后，他们骄傲自大了，他们犯下了一些罪行，特别是迫害了这个善良的小人族。这个小人族又一次在灾难中求助于上帝，万能的上帝立即创造了骑士，骑士跟巨人和龙搏斗，而与小人族和睦相处。于是，这方面的创造物便固定下来，形成后来巨人和龙以及骑士和小人族共存的局面。我的朋友，现在，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我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种，这虽然使我们感到光荣，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是永恒存在的，原本伟大的一切东西，势必变小，减少，因此我们也是处在这样的状况中。我们自己的世界被创造出来以后，一直在减少，变小，而首当其冲的却是国王的家族，这个家族为了血统纯而首先遭遇了这种厄运。因此我们的圣人很多年以前就想到了一条出路：不断地把国王的郡主派到平原地区去，让她跟光荣的骑士成亲，以此振兴小人族，使它免遭全族泯灭。”

我的美人儿天真地说了这一大篇话，我心怀疑忌地望着她，因为我觉得她好象是要捉弄我似的。至于她的高贵的出身，我是一点也不怀疑了；但她不嫁骑士而选中了我，这倒使我产生了一些怀疑，因为我太了解自己了，我从不相信我的祖先是上帝直接创造的。

我极力掩饰我的惊诧和怀疑，亲切地问她：“告诉我，我亲爱的孩子，你是怎样获得这样高大而端庄的形体的？我所认识的女子中，能跟你的美丽形象相比的，实在很少。”

“你要知道，”我的美人儿回答，“古时候，在小人国国王的会议上就作了决定：非到万不得已，决不再采取这种派公主下山求

婚的非常措施。我觉得这也是很自然合理的。要不是我的小弟弟生得那么小，保姆们从襁褓里把他丢失了，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丢到哪儿去了，可能他们还不会这么快又把一个公主派到世上来呢。在小人国的年鉴里还从来没有记载过这样的事。于是，国王把智者召集起来了，三言五语一说，就决定派我自己去找一个丈夫。”

“决定！”我大声说，“这一切当然都很好。人可以自己下决心，人也可以决定一些事；但使一个小人儿变得象神一样，你们的智者是怎么办到的呢？”

“这一点，”她说，“我们的祖先早就预见到了。在国王的财宝中，有一个巨大的金指环。我现在就说说它是怎样出现在我面前的；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它就被人指给我看过，我现在戴在手指上的，就是这个戒指。接下去发生了这样一些事：他们把我将要遇到的一切都讲给我听，教育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按照我父母夏天最喜欢逗留的地方的格局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一座正殿，几座偏殿，还有一切人们所喜欢的建筑。这座宫殿，正立在一个巨大的悬崖的入口处，把这个悬崖装饰得无比秀丽。在预定的一天里，我的父母带着我和全宫廷里的人，都到那里去了。军队列队行进，二十四个祭司用一个华丽的抬架吃力地抬着那个奇妙的金戒指。那戒指被放在主殿的门槛旁边，正好在人们一步就可以跨过去的地方。接着举行了一些仪式，我跟大家深情的告别后，就开始按照规定行事。我走过去，把手放在戒指旁边，我立刻就明显地变大了。不大工夫，我就变成现在这么大了，然后我立刻把戒指戴在手指上。这时，窗，房门，大门，全都关了起来，两侧的偏殿也都退到正殿里面

去，宫殿不见了，放在我身边的却是一个小箱子，我立刻把它提起来随身带走了。我心里那高兴劲儿真是无法形容，我变得又高大又强壮；尽管面对大树、高山、江河和平原，我仍然是一个小人儿，但跟花草相比，特别是跟蚂蚁相比，我已经是一个巨人了。我们小人族跟蚂蚁的关系并不是一直很好，因此我们常受他们的欺凌。

"在遇到你以前，我的旅途生活如何，我可以讲上三天三夜。一句话，我考验了很多人，但没有一个人象你一样更能使光荣的艾克瓦尔特族兴旺和永存。"

在她讲述这一切时，虽然我不想摇头，还是不时地摇了头。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回答，确切地说，我是带着莫大的悲伤得知，在她这番经历之后，她又必须回到她的父母那里去。尽管她希望再回到我身边来，但现在她非回去不可，因为不这样做，对她对我就要失去一切。钱包很快就会掏不出钱来了，说不定钱花光以后还会出什么事呢。

我听说我们的钱快要花光了，也就不再问还会发生什么事了。我耸了耸肩，一句话也没说，她好象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们打好行装，坐进车里，把小箱子放在我们的对面，我简直想象不出它会是一座宫殿。我们的车就这样经过好几个驿站。邮车钱和小费可以一次又一次顺顺当当绰绰有余地从小口袋里掏出来应付，一直到最后走进山区我们才下了车；我的美人儿走在前面，我遵照她的吩咐，提着箱子紧随在后。她把我引上一条通往一个狭窄的草场谷地的十分陡峭的小路，穿过小路便见一眼清泉时而喷涌奔流，时而蜿蜒地向前蠕动。她指给我看那高地的平原，让我把箱子放下，然后说："再见吧，回去的路，你是很容易找到的；别忘了我，我希望能再跟你相见。"

就在这时，我觉得我好象实在离不开她似的。今天，此时此刻，她又显得格外漂亮了。跟这样一个可爱的人儿单独站在绿色的草场上，站在青草和鲜花之间，四周全是壁立的巉岩和潺潺的流水声，谁的心能不为之动情！我想抓住她的手，和她拥抱，但她把我推开了，并且一往深情地警告我说，我要是不马上离开她，便会遇到大的危险。

“难道说，”我大声说，“我留在你身边，你把我保护起来的可能性一点儿也没有了吗？”伴随着这句话，我做了一个那么痛苦的手势，发出了那么哀怨的声音，她好象也受了感动。沉思片刻后，她向我承认，我们继续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不是一点儿也没有。有谁曾生活得比我还幸福？我的迫切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终于需要她用语言来表达。她向我揭示：如果我下决心变得跟我有一次见到过的她一样的小，我现在就可以留在她身边，就可以跟她一起走进她的住宅，她的王国和她的家庭。对这个建议我并不十分满意，但此时此刻我是一分钟也不能离开她了，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习惯于神奇的事物，我马上下决心走她指出的这条路，同意由她任意摆布我。

我立刻伸出了我的右手的小指，她用她的小指跟我的小指顶住，然后用左手轻轻地把自己的指环拉下来，让它套在我的手指上。我几乎还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形，我就感到了手指的剧痛，指环箍得很紧，简直就象对我施以毒刑。我没命地大叫了一声，不自觉地朝四下里抓她，但她已经不见了。我当时心情如何，我现在几乎没有一点儿印象；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是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矮人，在草茎形成的森林中站在她的身边。一次短暂而奇特的分别后重逢的欢乐，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说是永不分离地再次结合的欢乐，是无法形容的。我搂住她的脖子，她也

跟我同样亲昵，这一对小人儿从内心感到象当初是一对大人儿时那样幸福。

现在我们相当吃力地爬上了一个山坡；因为这片草地对我们说来，简直就是一片不可穿越的森林。我们终于来到了一块林间空地，在那里竟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匀整的物体，我不禁感到十分惊讶。但很快我就认出那正是我放在那里的小箱子，样子一点儿也没有变。

“我的朋友，快过去用指环敲一敲，你会发现奇迹的，”我的爱人说。我走过去，刚一敲击，我就真的看到了最大的奇迹。房屋的两个侧翼向前移动过来，房屋的各个部分象鳞片和木片一样落在地上，我觉得，门、窗、柱子以及一座宫殿应有的一切，都突然梦幻般的出现了。

伦琴创造了一张精巧的写字台，只要揿一下按钮，就有许多发条和机关活动起来，接着书桌文具、文件屉和装钱的抽斗就会一起或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谁看到过这种写字台，谁就会想象得出，我的亲密的女伴把我带进去的那座宫殿是怎么形成的。在大厅里，我一眼就认出了我以前从车棚上看到的那个壁炉，还有她坐过的那把靠背椅。当我朝上面看时，我觉得我真的看见了一条裂缝，从前我在车里就是从这条裂缝往里边张望的。其他细节我就不向你赘述了；总之，一切都那么敞亮、堂皇而雅致。我惊魂未定，就听见远处传来的音乐声，我那美丽的妻子欢欣雀跃，她兴奋地告诉我，她的父王已经到来。我们走到门前，看见一列威武的队伍从一个很大的山洞里走出来。士兵，仆从，侍卫和一大群廷臣，鱼贯而行。最后，我们看到，在一大群身着五颜六色服装人群的簇拥下，国王本人也来了。整个队伍走出宫殿以后，国王和他的近臣向前走来。他的爱女迎面向他走去，她拉着我一起

走，我们跪倒在国王脚下，国王非常客气地把我扶起来，当我站在他面前时，我才发现我在这个小人儿世界里简直成了一个巨人。我们一起向宫殿走去，国王当着群众的面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说，他说他在这里找到我们确实感到惊奇，同时也对我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承认我是他的女婿，并决定明天为我们举行结婚典礼。

听说要我结婚，我不禁大吃一惊；因为那时我害怕结婚，比害怕音乐还甚，从前我觉得在人世间音乐可说是最令人讨厌的东西。我常说，那些鼓捣音乐的人至少自以为他们是一致的，和谐的。既然他们已经长时间地调准音调，用各种各样难听的声音折磨过我们的耳朵；他们便武断地相信，他们的音调已经很和谐，各种乐器已经配合得很好了。乐队指挥也一样地沾沾自喜，于是他们就快乐地演奏下去，继续让我们的耳朵受罪。然而，在婚姻中，连这个地步也达不到。婚姻只是二重唱或二重奏，人们往往把它想象成两个声音，甚至想象成两种乐器天衣无缝地重合在一起，但事实上这种情况极少。时常是丈夫起了一个调，妻子立刻奏出更高的音调，接着丈夫便奏得更高。这时就从独唱调进入了合唱调，而且一直这样地向高音发展，以致到了最后连吹奏乐器也发不出这么高的音。因为和谐的音乐向来与我无缘，所以我觉得不能责怪我不能忍受不和谐的音。

白天举行的一切仪式，我不愿意也不能够讲述，因为我对这一切根本就没怎么注意。珍馐美味，上等好酒，我也没品出滋味。我反复思索我究竟该怎么办。但并没有想出很多法子来。我决心夜里悄悄起床逃出去，找个地方藏起来。我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山洞，拼命地爬进去，尽量隐蔽地藏了起来。紧接着，我首先想做的就是把那个不幸的指环从手指上拿下来，但我怎么也拿

不下来；而且，我觉得，只要我想往下拉，它就箍得越紧，我的手指也就越疼，只要我一放弃我这个意图，疼痛也立刻缓解。

大清早我就醒了——我这个小人儿睡得很好——我正要向四下里张望一番，竟当头下起雨来。那穿过青草、树叶和花朵纷纷扬撒下来的好象是漫天盖地的砂子和石屑；我非常惊异地看到，我周围的一切砂石都变成了活物，一支看不到尽头的蚂蚁大队从我头上冲了下来。一见到我，它们就从四面八方向我进攻，尽管我抖擞精神，勇猛自卫，最后它们还是盖住我，夹住我，把我折磨得痛苦不堪。当我听到它们喊话要我投降，我真是高兴到了极点。我真的举手投降了，立刻就有一个大个儿的蚂蚁客客气气、毕恭毕敬地走近我，甚至自称是我的忠顺的奴仆。我得知，这些蚂蚁已经成了我岳父的同盟军，现在它们是受命于他，特意到这儿来找我的。现在我这个小人儿落到了更小的动物手中。我只好静候婚礼的到来，只要我的岳父不发怒，我的美人儿不气恼，我就感谢上帝了。我们结了婚。虽然我们过得无比快乐，但仍不免有孤独的时刻，这时我们往往想入非非。我碰到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是什么事，情况怎样，你们请听我讲。

我周围的一切都跟我当时的身躯和我的需要相吻合，酒瓶子和酒杯都和小的饮酒者成比例，甚至，可以说，尺寸的比例比我们这里还严格。柔软的食物放在我的小小的口腔里，我觉得非常可口。我妻子那张小口的一个吻是那样诱人。我不否认，一切都是新鲜的，我对这一切都感到格外的满意。然而，遗憾的是，我怎么也忘不了以前的样子。我心里还记着我以前的身材尺度，这使我感到不安而又不悦。这时，我第一次明白哲学家的理想究竟是怎么回事，由于这些观念的存在，人是怎样的在痛苦里熬煎。我对自己抱着一个理想，我常常梦见自己是一个巨人。

总之，这女人，这指环，这小人的身躯，还有其他许多束缚，使我感到万分的不幸，我开始严肃地考虑怎样争取我的解放。

因为我相信，全部魔力都隐藏在指环里，我便决计锉掉这个指环。我从宫廷珠宝匠那里弄到了几把小锉。幸好我是一个左撇子，有生以来我还从来没有用右手干过什么活。我大胆地着手错我的指环；这个活儿可真不易，因为这小小的金指环看上去非常细，但实际上它变小后比原来的厚了。一切闲暇时间我都毫无例外地锉这个指环；我相当聪明，快锉断指环时，我来到了门前。我做得很对，因为这个金环以很大的力从我手指上跳了起来，我的身躯猛然长高了，我觉得我自己会碰到天穹上。我想，我要是没有出来，我一定会把我们的夏宫的半圆形屋顶捅破的，甚至整个宫廷建筑都要因为我突然变得笨手笨脚而全部倒塌。

于是，我又站在那里了，当然变得大了许多，只是觉得相当的愚蠢，相当的迟钝。当我完全清醒过来时，我看见那个小箱子就立在我身边。我把它提起来，觉得它相当重，然后就顺着人行小路向山下的驿站走去。到了那里，我立刻要了一辆驿车继续赶路。上了路，我赶紧试了试两边的小口袋还灵不灵。钱似乎已经花光了，在装钱的地方我找到了一把小钥匙；这正是小箱子的钥匙，在小箱子里我找到了相当的补偿。在我的钱没有花完的时候，我是乘坐自己的马车。后来这辆车被我卖掉了，我只好坐在邮车上往前走。最后我把小箱子也贱价处理了，因为我一直盼它再一次装满一切东西，但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尽管我走了很多弯路，我终于又来到了那个女厨子灶前，你们就是在那儿认识我的。

第七章

海希利亚致维廉的信

相识时就很冷淡，往往后果严重。同您结识，可说是一开始就不冷淡。那把神奇的钥匙是作为罕见的抵押品到了我手里的；现在，那个小箱子也在我这里。钥匙和箱子都在我这里。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别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您听我说，事情是这样的：

一个有教养的年轻人来拜访我的叔父，他说，跟您来往多年的那个古怪的古董商不久前去世了，而且把全部重要遗产都转交给他了，同时让他承担责任，把一切外人的财产，包括寄存的东西，都立即归还本人。自己的财产不会使任何人不安，因为损失是由自己承担。然而保留别人的财产，他只在特殊情况下才准许；他不希望他挑这样的重担，甚至他禁止利用他父亲般的爱和威望去从事这项活动。于是，他就把这个小箱子拖出来了，从您信里描写的特征上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箱子。

叔父上下左右仔细看了一遍以后，就把它又还给了那个年轻人，而且说，即使他不知道这职责从前属于谁，和什么样的历史条件有关，他也要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职责看待，要同样处置，不保管任何古物，虽然它这么美好，这么奇妙。现在，这个小箱子上既没有字母，也没有数字，既没有年代，也没有任何能使人猜到原主和艺术家的暗示。在他看来，这个箱子一点用处也没有，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

那个年轻人显得特别狼狈，他思索片刻后，问他允许不允许把它放在审判厅里。叔父微微一笑，转向我说："海希利亚，这对你也许是一件好事。你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装饰品和一大堆珍珠宝石吗，那就把它也放在一起吧！我敢打赌，那位朋友是不会忘记你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回来把它取走呢。"

如果要我如实地讲，我只能这样写。但我也不得不承认：我总用嫉羡的目光望着这个小箱子，心头不禁产生占有它的愿望。叫我讨厌的是，我知道可爱的菲利克斯命中注定获得这个小箱子，原本装在小审判厅的一个生了锈的旧的铁制存物箱里。只要我的手象着了魔似的去拿那个小箱子，我那尚存的少许理智便命令我缩回手；钥匙我是有的，但我无权打开它；我究竟是让它锁着放在那里而使自己内心痛苦好呢，还是鼓起勇气把它打开而使自己不可原谅好呢？我总想象着，只要我走进我自己的房间，您就会来，马上就会来，甚至已经到了这里，我不知道这是愿望呢，还是预见。总之，象往常一样，只要我不得不舍弃我的平静的无忧无虑的心理，我就感到惊讶，感到奇怪，感到困惑。我什么也不想再说了，我不写了，也不表示歉意：总之一句话，小盒放在我面前的首饰匣里，钥匙就在旁边，如果您能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您就会想象到我的情绪如何，我内心的斗争是多么痛苦，我多么盼望着您，还有菲利克斯，赶快到我这儿来，让这一切有一个了结，至少解释清楚这奇妙的相识，相逢，离别和结合都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不能摆脱困境，我至少也强烈地希望，一切都有个交代，有一个了结，虽然象我所担心的那样，很可能碰到更坏的事情。

第八章

在这几页摆在编辑部面前的稿纸里，我们发现了一个笑谈，对这个笑谈我们在没作进一步准备的情况下并不打算把它插进来讲，因为我们的事变得越来越严肃，我们也不可能为类似的杂乱无章的事找到合适的位置。总的说来，当圣·克里斯托夫在这个快活的晚上，给一群聚在一起的快乐的人讲述这个故事时，这个故事不会给读者带来不快。

危险的打赌

人所共知，一个人只要一切顺利而又称心如意，他就会由于过分骄矜而不知干什么才好。同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学生也有这样的习性：假期里成群结队地到乡下去远游，随心所欲地开玩笑，寻开心，结果每次都要伤人。大学生的生活是多种多样的，正是年轻人的生活乐趣把他们聚集起来，结为一体。虽然出身和财产，精神和教育各不相同，但所有的人都在社交生活中快快活活地彼此交往，相互鼓励。他们常常选中我前去作陪；因为我担负的角色比他们之中的哪一个人都更重要，所以他们奉送给我一个"恶作剧大家"的荣誉头衔，不过，我很少开玩笑，但我一开玩笑势必是一个大的玩笑，下面的事就是一个证明。

在郊游中我们到达一个风景宜人的小山村。这山村的位置是游离出来的，是一个邮政驿站的好处所，就在这寂寞偏僻的环境里住着几个漂亮的少女。大家都想休息一番，消磨消磨时光，

跟姑娘们调调情。我们本打算少花几个钱在这里住几天，没想到却浪费了更多的金钱。

有一次，刚刚吃过饭，一些人激情满怀，另一些人情绪低落。有些人躺在那里醉醺醺地睡了个足；另一些人则想随便找个什么办法醒醒酒。我们占了几间大房间，房间的侧翼面向庭院。一辆漂亮的轻便马车由四匹马驾着辚辚地驶了进来，引得我们扑向窗前。几个仆从由驭者的座位上跳下来，搀扶一位很有气魄的先生下车，那位先生尽管年迈，却精神矍铄。我首先从他脸上看到的，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大鼻子，我不知道是什么恶煞精神附了我的体，我立时想出一个放肆的主意，于是连想也没再想就照这个主意去做了。

“你们对这位先生印象如何?”我问我的同伴们。

“看上去，”一个人说，“他是不准你跟他开玩笑的。”

“对，对，”另一个人说，“从外表上看，他确实象一个不准太岁头上动土的人。”

“这一点姑且不论，”我非常自得地回答，“你们赌什么，我要捏住他的鼻子，我非但不会受到恶意的反击，反而会因此被他尊称为可敬的先生呢。”

“如果你干成功了，”一个叫“暴徒”的说，“我们每人给你一个金路易。”

“请您把钱收来存着，”我提高嗓门说，“我充分信任您。”

“我倒很想从狮子嘴上拔毛，”那个小个子说。

“我必须抓紧时间，”说完，我就跑到楼下去了。

一见这位新来的人，我就发现他长了一脸连鬓胡子。我估计他身边没带修面的人。这时我正好遇到一个堂倌，便问：“新到的这位客人没有问起修面的事吗?”

“问过了！”堂倌回答，“这真太难办了。他的贴身仆人已经在这里待了两天了。先生想把胡子都刮掉，可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理发师不知跑到哪儿串门儿去了。”

“那么我来吧，”我说，“你领我去见先生，就说我是美容师。你引荐我，只有你的好处。”随后，我拿起从屋子里找到的理发工具，就跟着这个堂倌走了。

这位老先生极为隆重地接待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番，好象他要揣摸一下我的理发技术如何似的。

“您有这门手艺吗？”他问我。

“比得上我的一时还很难找到，”我答道，“我从不自我吹嘘。”当然我对我做的事也是满有把握的。因为早年我干过这种高贵的手艺，而且特别因为是用左手使剃刀，很有名气。

先生当盥洗室用的那个房间，朝着庭院，我的朋友们正好可以清楚地看见里面，特别是在敞着窗子的时候。理发用具，应有尽有，一样不缺。主人坐下来，围好理发围布。我彬彬有礼地走到他面前，说：“阁下！每当我干这个手艺时，我觉得都有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我给平民百姓修面，总比给贵族豪绅修面修得更好，而且更使人满意。这个事儿我也考虑了好久，原因何在，总捉摸不透，最后原因终于找到了，原来我修面时在空气流通的地方总比在关闭的屋子里干得好。阁下要是允许我打开窗户的话，您就会看到好的效果，从心里感到满意的。”他表示同意，于是我打开窗，跟我的朋友们打了个手势，就殷勤地往那部浓密的大胡子上涂起皂沫来了。我敏捷而熟练地刮去了他面部的胡子，轮到刮上唇的胡须时，我毫不迟疑，一把抓住了我这位恩公的鼻子，并且使劲儿地把它扭来扭去，我故意这么做，就是想让我的打赌者高高兴兴地欣赏我是怎样捏他的鼻子，并且要他们承认

他们一方是彻底地输了。

老先生对着镜子大大方方地左看右看：你看得出，他是带着几分满意的神色在端详着自己，实在说来，他确是一个美男子。接着他转过身来，用他那黑黑的眼睛透出的神采奕奕而又亲切动人的目光望着我说："我的朋友，和你的许多同行相比，你给人修面，是值得称赞的，我发现你比别的人要礼貌得多。你从不在一个地方刮两三次，你是很麻利地一刀就完；你不象别的理发师那样，总把剃刀在手掌上抹了又抹，而且把刮下来的脏东西寄放在我的鼻子上。特别令人赞佩的，是你用左手使刀。这是给您的一点酬劳，"他继续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古尔登，"只有一样请你记住，给有地位的人修面，不要使劲儿捏他的鼻子，你以后要是能改掉这个粗俗的习气，你在理发业里会更吃香。"

我深深地鞠了一躬，答应一定照办，我请他一旦返回时再给我一次效劳的机会，接着我就三步并两步飞快地奔向我的年轻的伙伴，不曾想这些人的举动竟吓了我一大跳。他们笑得前仰后合，一边还大声喊叫着，象发了疯似的满屋乱跑，又是鼓掌又是欢呼；把那些睡觉的人吵醒后，他们便重新又闹又笑地讲述这件事；我一进屋，第一件事就是关上了窗户，我千恩万谢地请求他们安静，但最后我也憋不住了，也和他们一块笑了起来，真想不到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玩笑，外表上我却一直这么严肃。

过了一阵子，此起彼伏的狂笑声渐渐停息下来以后，我才醒悟到我走了红运；我的钱袋里装着金币，现在又加上一枚应得的古尔登金币，我觉得我真是相当阔气了；大家决定第二天分道扬镳，这正合我意。但是，我们真是命中注定，我们并没有做到善始善终。我的玩笑开得太逗人了，简直没法不外传。尽管我一再恳求和央告，至少在那位先生离开以前务必守口如瓶。我们当

中有一个外号叫机灵鬼的，他和房东女儿谈上了恋爱。他们一块儿闲逛，天晓得他会不会拿别的东西让她取乐，总之，他给她讲了这个笑话，两个人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而且不只自己笑笑便罢，那女孩子又把这笑谈传播开去，这样一来，在就寝前不大工夫这笑话也传到了那位老先生的耳里。

我们比往常更安静地坐在那里；戏闹了一天也够意思了。突然，那个对我们照应得极好的小堂倌跑来，喊着："你们快逃命吧，他们要往死里揍你们！"我站起身来，想知道详情；但他早就又冲出门去。我跳过去，推上门闩；这时已经听到有人咚咚地打门，甚至我们以为听到门被斧头劈开的声音。我们都吓得呆若木鸡，退到里屋去，大家都一声不吭。"我们被出卖了，"我大声说，"现在是魔鬼捏住了我们的鼻子！"

"暴徒"抓起他的剑，我又一次显示了我力大无敌，不要别人帮助就把一个很重的五斗橱移到门前，幸好门是向里开的。我们听见前室里传来的骚闹声和震耳欲聋的撞击门的声音。

"暴徒"决定自卫了；但我一再冲着他和别人喊："你们快逃命吧！他们不仅要狠揍我们，而且还要侮辱我们，这对你们这些出身高贵的人是很不利的。"

那个姑娘闯了进来，就是她泄露了我们的秘密，现在她知道自己的情人有生命危险，感到绝望了。"快走！快走！"她边喊边抓住他的手，"快走，快走！我领你们爬出顶楼，谷仓，过道。大家都来，最后的人把梯子撤掉！"

所有的人都从后门跑出去了，我又把一个箱子放到柜橱上，顶住和加固被攻击的那道门的往里倾斜的镶板。但我的顽强抵抗却使我陷入极危险的境地。

当我撒腿追赶其余的人时，我发现梯子已经撤掉了，我看到

我逃命的希望一丝也不存在了。现在，我这个真正的罪犯，非被打得骨碎皮烂不可了。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归根结蒂，我现在是跟你们在一起，还能给你们讲这段故事呢。你们要听仔细，专搞恶作剧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那位老先生由于被人为所欲为地嘲弄了半天，心里憋了一肚子火。都说这件事对他的死即使不是直接的导火线，也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儿子一直追寻那些恶作剧者的踪迹，过了很多年才得知“暴徒”不幸参加了这个活动；他提出跟“暴徒”决斗，结果这个美男子受了伤，抱恨终生。由于此后又发生了一系列偶然事件，这个“暴徒”也受了好几年苦。

每个寓言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至于这个寓言的意义是什么，你们大家是再清楚不过的。

第九章

最重要的一天到来了，大家下一步的旅程有了初步的眉目。今天就要决定：谁应该走向更广大的世界，谁最好留在这边，留在这连成一片的旧大陆上寻找自己的幸福。

一支欢快的歌响彻这片快乐地区的大街小巷。人群聚拢在一起，每种手工业的个体成员都联合起来，组成了集体，他们就这样同声唱着歌曲，按照自然形成的顺序走进大厅。

我们看到，雷纳多、弗里德里希和那位管事都站在前面，他们正准备跟在那些人的后边走向为他们准备的座位。这时，一个讨人喜欢的男子朝他们走来，请求允许他参加这个会议。他没有遭到拒绝，他举止庄重、优雅而亲切，他那魁伟的身躯配上

这高贵的举止，显得极为优美，简直称得上军队、宫廷和社交场合的典范。他跟其他人一起走了进来，人们让给他一个尊贵的座位。所有的人都坐下以后，雷纳多依然站在那里，他发表了下边一篇演说：

“朋友们，如果我们来考察一下陆地上有人居住的省份和国家，我们就会发现，凡是有良田的地方，人们都要开垦、耕种、调理和美化这片良田，同时又都想占有、巩固和保卫它。我们深信地产的重要价值，因此我们必须把土地看成人们所能得到的第一位最好的东西。再进一步观察，如果我们发现全民的爱国心正是凭借父母子女亲族的爱和田园和城镇的亲密关系，深深扎根在这块土地上，那末，对我们说来，怎样利用和固守这大小不一的空间，便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不可忽视了。甚至可以说，这正是自然所希望的！一个生在故土的人，由于习惯而与自然声息相关，二者连根同生，随即天衣无缝地联成一体。有谁会那么讨厌地去触动一切存在的基础，有谁会无视这唯一美好的天赐良物的价值和尊严？

“然而人们有权这样说：如果人所占有的一切具有很大的价值，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必定具有更大的价值。因此，通观全局，我们可以把地产看成上天赐给我们的财产中的一小部分。然而这财产的大部分却全是动产，以及靠不安定的生活所获得的东西。

“只要环顾四周，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人都是特邀前来的；如果我们留在故乡，坚守我们祖先留下的一切财产，那么我们可千万要不断激励自己，绝不能闭目塞听，看不清周围环境和广阔的前景。如果我们急速赶到海岸，亲眼看见这里有多么不可估量的活动空间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会承认，

只要有这样的思想，我们的心情就完全不同。

“然而我们并不想陶醉在这无限广阔的天地间，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这许多州郡和王国相互搭界的广大土地。我们看到，那里有遍布游牧民族足迹的大片土地，他们的城镇没有固定的地点，他们所喂养的活蹦乱跳的畜群总在到处游走。我们看到他们休憩在沙洲之中，大块的绿色的牧场之上，就象到了预定的海港。这样的移动，这样的游走，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他们的需要。现在，他们终于看到了这世界的海洋平面，这洋面好象没有高山阻挡，也没有江河穿行。然而我们过去看到的却是人们从东北向西南移动，是一个民族把另一个民族赶走，统治与地产的更迭与变动。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就是在那些居民稠密的地区，也多次发生过同样的事件。能指望从外族得到什么好处，实在是很难说；奇怪的是，我们民族内部也由于人口稠密而互相倾轧，时而我们被赶走，时而自己人驱逐自己人，各自宣告判处对方流放，没有片刻的安宁。

“我们忘记了不满和苦恼，我们应该使自己的思想享有相当的自由，不能压制我们变换地点的欲望。我们一定要实现我们的计划，达到我们的目标，但不是靠一时的热情，也不是靠强制手段，而是靠有理智的信念。

“大家一再说：‘哪儿过得好，哪儿就是我的祖国！’如果人们说：‘哪儿能发挥我的才干，哪儿就是我的祖国！’那么这个令人感到欣慰的谚语就把意思表达得更妙了。一个人一无用处，但在家里可能自己和别人都不容易觉察得到，而在外面的大世界里却很快就会暴露无遗。如果我说：‘每个人都要力求有益于己，有利于人！’那么，这话既非教训亦非劝告，这是生活本身的

需要。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地球；先不要去管大海，不要被来往的船队所吸引，而把目光投向大陆，当我们看见这陆地竟被一群挤挤压压、蛩蛩作声的蚂蚁部族所覆盖，我们无一不会变得目瞪口呆。这一切都是我主上帝亲手促成的，是他阻止了巴比伦塔楼的建造，把各色人种撒向全世界。上帝的祝福是世代相传的，为此我们应当赞颂上帝。

“我们高兴地看到，所有的青年都毫不迟疑地踏上了征程。虽然谁都可以在家里或邻近地区受到教育，他们还是急急忙忙跑到那些以知识和智慧吸引着他们的国家和城市里去。在很快地接受了一般教育之后，他们的心中便产生了一种不可克制的观察广大世界的欲望，他们要看一看能不能收集到符合自己要求的有用的经验。就让他们去碰碰运气吧！但我们怀念的却是那些成熟的杰出之士，那些高贵的自然科学家，他们总是自觉地迎着困难和危险前进，以便向世人揭示世界的奥秘，在无人通过的荒野里开辟出一条条道路。

“现在让我们来看那平坦的大道：那漫天的尘土简直就象长久不散的云雾，它告诉我们那里正有很舒适的超载马车驶过，车里坐着贵族、富人和有识之士，他们的思想和计划正象约里克①那么微妙地对我们说过的一样。

“希望跟随在他们后面步行的那个精神抖擞的手艺匠能够欣慰地看到：到外国去学习新的技术，是祖国交给他的使命，不学成决不回国。但是，我们在旅途上遇见的却多半是商人和小贩；即使一个小店主也从不忘记有时离开自己的柜台，去参加年

① 约里克，英国幽默作家斯特恩(1713—1768)的作品《伤感的旅行》的主人公。

市和集市，以便与大商人攀附，在无限的资金周转中攫取自己的一小份利润。但是还有一批吵吵嚷嚷的人群，那都是沿着大路或小道骑在马上单独行走的人，他们都在设法违背我们的心愿从我们的腰包里捞钱。各类货物的样品和价目表，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在给我们增添烦恼；不论我们躲到哪里，它们都从商业方面出其不意地袭击我们，给我们提供任何人连想都不曾想过的机会。这个民族先于其他民族幸获天恩永远漫游，它极善于通过不固定的活动来对定居的人进行巧取豪夺，而且总是胜过同行者一筹，对这个民族我该怎么说它呢？我们无权说他们好，也无权说他们坏；不能说好，那是因为我们的团体要提防着他们，不能说坏，那是因为一个漫游者必须对他所遇到的一切人友好相待，他懂得这样做对双方都有好处。

"首先我们要满怀同情地回想一下我们的所有的艺术家，因为他们同世界的运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难道一个画家就不能带着他的画架和调色板从一个风景区走到另一个风景区吗？难道他就不能因为到处都需要建筑和雕刻而召唤他的艺术界的同行四处活动吗？音乐家的动作则敏捷得多，因为正是他再度使新的听众惊诧不已，在人们心中激起从未体验过的万千思潮。演员们虽然看不起塞斯皮斯①的马车，却照旧随着小的歌舞班子到处流浪，随便在什么地点转瞬间便能建立起自己的流动的小天地。他们也喜欢单独地从一个地方游荡到另一个地方，往往因此而失去重要的有利的关系，这都是已被提高的才干连同已被提高的要求所引起的。在这里，通常都是准备到祖国的一切大舞台上去表演。

---

① 塞斯皮斯，公元前六世纪希腊诗人，被称为希腊悲剧奠基人。

“尔后，人们提醒我们看一看教师阶层：在连续不断的运动中我们同样会发现，他从一个讲台走上另一个讲台，慷慨地把急需的教育的种子撒向四面八方。那些前往世界各大洲拯救多神教徒的虔信宗教的人士，他们的漫游更为热心，而且走得更远。与此相反，另外一些人外出游历则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他们成群结队地奔赴能够显灵的圣地，去寻找和接受他们的内心在家中不曾得到的东西。

“如果，因为他们的活动，不出走便不可思议，而我们对这一切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那末，我们就应该同情那些辛勤耕耘土地的人对土地的眷恋。是的，一点儿也不觉得诧异！要知道，没有地产，也可以有所作为，我们看到，勤苦的佃耕者离开多年来一直给他带来欢乐和进益的耕地，而今他又不计远近，急不可耐地去寻求同样的或更大的进益。甚至土地所有者也离开他新开垦的土地，而这块土地只要很好地耕耘就可以使它不甚精明的主人心满意足；他又闯进荒漠地区，在密林中清理出一块大于以前两三倍的地段以抵偿他所付出的劳动，他本人也许并不打算在这里长住下去。

“就让他们在那里同狗熊和别的野兽去搏斗吧，我们可要转回文明的国度了：然而，在这里我们再也找不到永久的定居地了。我们就来看一看随便哪一个完善的大国吧：即使在这样的国家里，最有才干的人也须成为最灵活的人；有用之才也要按照国君的旨意和国府的安排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我们对他也要提出这样的号召：‘要使各处受益，要能四海为家！’但当我们看到那些国家要员如何不甘心放弃高官厚禄时，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为他们感到惋惜，因为我们既不可把他们看成移居者，也不可把他们看成漫游者；不能看成移居者，是因为他们

失去令人羡慕的位置，也似乎没有更美好的前景摆在他们的面前；不能看成漫游者，是因为新的地方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

“士兵的使命就是过游荡的生活；即使在和平时期他也是时而被派到这里服务，时而被调到那里值勤。他必须随时准备前往近处或奔向远方为祖国作战，不仅是为了在危急时刻挽救祖国，而且要按照人民和他们的统治者的意图奔赴世界各大洲，只有少数人有幸获得在某地定居的权利。既然对一个士兵说来，勇敢高于一切，而人们又总把勇敢与忠诚联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从祖国调来的以忠实可靠著称的人担负着那些世俗和精神的统治者的贴身警卫。

“我们看到，有一些商人从这个宫廷被派往另一个宫廷，活动在国君和大臣的周围，用一根根看不见的线把人类世界错综复杂地连结在一起，这些人才是每个国家都不可缺少的特别活跃的等级。对他们说来，也是从不存在什么固定的地点，他们当中最能干的人在和平年代也是一刻不停地从世界的这一地区被派往另一地区，战时，他们就要尾随胜利前进的军队，为受伤者准备退却的道路，而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从来没有不感到出其不意，为此他们总随身带着一大批辞行用的名片。

“如果我们到现在为止处处都荣幸地把这些积极活动的人当中的最优秀的分子视为我们的同事和命运相通的挚友，那末，尊贵的朋友们，最后你们将得到最高的恩宠：你们甚至可以把皇帝、国王和小国君主看成自己的兄弟。首先我们不妨怀着赞美的心情想一想那位巡行四方的高贵的罗马皇帝阿德里安①，

① 阿德里安，罗马皇帝(117—138)。

他曾经徒步走在自己的军队前面，穿过受他管辖的人口稠密的地区，这样他才掌握了所有地区的统治权。我们再怀着恐惧的心情想一想那些侵略者，那些全副武装的远征者，在这些侵略者面前任何抗争都无济于事，城墙和要塞也不能保护无辜的人民。最后，我们蕴含惋惜的目光来看一看那些被驱逐出境的不幸的小国君主，他们从以往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跌落下来，甚至连最朴实的从事劳动的漫游者的行会也不能接纳他们。

“只要我们大家回忆和说明一下所有这一切，我们就既不会灰心，也不会苦闷。奔向大世界冒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凭借走遍世界的学者所作的有见识的描述和生动的刻画，我们熟悉了各个地方，我们可以大致知道那里等待着我们的究竟都是些什么。

“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对一切都很清楚。我们所建立的团体，其宗旨就是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目的得到应有的开导。如果一个人考虑他所向往的一个国家，我们就应该详详细细地向他讲明隐隐约约浮现在他想象中的一切。我们能相互交流，共同观察这有人居住和适于居住的世界，确是最大的愉快和最高的享受。

“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有权把自己看成某个世界联盟的成员。计划伟大而切实，就很容易依靠智慧和力量来实现。统一是万能的，因此在我们之间没有裂痕，没有纷争。我们制定的基本法规，我们人人都共同遵守。我们说：一个人应该学会在思考问题时不总与外界相联系，他不应在周围环境里，他应在自己的内心中寻找原因和结果，在这里他会找到它们的联系，并加以爱惜。他会成长起来，树立四海为家的思想。谁献身于最必要的事业，谁就会处处通过最可靠的途径达到他的目的；而另外一些

寻求更高雅事物的人在选择什么途径上则必须更加谨慎。然而一个人不管是从事和运用什么，单靠个人总是不够的，于是团体便成了每个诚实人的最高需要。一切有用的人都应该彼此联合起来，比方说一个想建筑房屋的人总要物色建筑师，而建筑师则要寻找泥瓦匠和木工。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团体是怎样结合的，是按照什么原则建立起来的；在我们的团体里我们从未见过有人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有目的地从事劳动，从未见过有人不相信，无论偶然事件、爱慕甚至情欲把他引向何处，他也会受到很好的劝告，接待，帮助，甚至遇到不幸的事件也能得到救护。

“但是我们已经履行了两个最严肃的职责：尊重各种敬神的形式，因为它们或多或少都是合法的，因为每个政府都要求和鼓励我们，在它统治的时期内按照它的意志和愿望从事适当的劳动。最后，我们是把遵守道德规范看成自己的职责，这里不存在迂腐的严格性，这里所要求的是由前述三种敬畏礼拜方式所表示的对我们的尊敬，这些礼拜方式我们是都拥护的，因为所有的人——有些人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都有幸获得这种更高的包罗万象的智慧。在这庄严的离别时刻，我们应该再一次酌量、说明、倾听和承认这一切，同时也不要忘记衷心祝愿大家平安。”

你千万不要固守在大陆上！
上路吧，这是最好的时刻！
只要我们充满智慧和力量，
我们会处处找到自己的家。
只要我们高兴地看见太阳，
我们就会把悲愁忧伤遗忘。

我们无尽无休地浪迹天涯，
对流浪者说世界无比广大。

第十章

就在最后一节的合唱声中，在座的大部分人迅速站起身来，双人一伍地在四周的一片喧哗声中走出大厅。雷纳多坐下问客人是有什么要求要公开提出呢，还是希望再开一次专门的会议。客人站起来，向全体致意，然后讲了下面一篇话：

“在这里，在这样的一个集会上，我只想简单地说几句话。可见所有留在此地的人全是正直能干的人，他们通过如此坚守故土的行动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现在和以后都不愿离开祖国土地的愿望和志向。对所有这些人我要表示亲切友好的敬意，我要声明，我还能为大厅里所有的人继续工作很多年。我希望不久以后就能再跟你们见面，因为我认为有必要首先向至今团结了这么多精干人才的可尊敬的领导人坦率地讲一讲我的情况，向他们证明责成我担负任何任务的可靠性。然后，我还要跟那些留下不走的人详细地谈一谈，以便了解他们想用什么样的劳绩来对待我的切实可行的建议。”

回答时，雷纳多也希望他能离开一段时间去办急事。这个期限一经确定，所有留下的人都规规矩矩地起立，同样两人一行地低声欢快地唱着歌离开了大厅。

奥多亚德立刻把自己的证书交给两个留下来的领导人看，并且说明了自己的意图和计划。但在同这两位杰出人物的进一步交谈中，他在向他们说明自己的事业时，无法谈到整个事情赖

以存在的人事的原因。

越谈下去，双方彼此又解释又剖白，都说出了各自内心的秘密。一直到深夜，他们还待在一起，他们越来越不可解脱地纠缠在有关人类思潮和命运的错综复杂的问题里。奥多亚德很激动，他渐渐零零碎碎地谈到有关他的精神和内心感受的一些想法。因此关于这次谈话我们只能了解到一些很不完全也使人感到很不满足的情况。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感谢弗里德里希把这一切生动有趣的情景捕捉到并记录下来的超群的天才。他还对一个优秀人物的生活历程作了一些说明，现在，这个人开始引起我们的兴趣，尽管我们刚刚发现一点以后有可能详细而连贯地加以叙述的暗示。

不要做得太过分！

敲响了晚十点的钟声，一切都按约定的时间准备就绪：处处装饰着花环的小客厅里，四座席的大餐桌已经铺好，小点心和甜食摆在明亮的烛台和鲜花之间。孩子们也容许上桌了，他们是多么希望吃到餐后的甜食啊！他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戴着假面，围着餐桌走来走去，因为决不能让孩子们撞伤，所以他们总是双双出现，好象孪生的兄弟姐妹。父亲把他们喊到跟前，他们便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非常有礼貌地说了一段献给母亲生日的祝词。

时间在消逝，善良的老夫人不忍心一刻又一刻地增加我们朋友的不耐烦情绪。她说，楼梯上的灯快灭了，她担心受庆贺人挑选的可口美味是不是煮得太熟了。孩子们因为感到无聊淘起气来，从焦急变得无法忍受了。父亲控制着自己，他已失去往常

的冷静；他心急如焚地静听着车声，有几辆车没有停留，辘辘地走过去，他更加激愤了。为了打发时间，他让孩子们再朗诵一次祝词；孩子们由于厌倦而不留意，显得思想很不集中，笨手笨脚，老说错词儿，姿势也不对头，他们做得象演员一样夸张而毫无感情。这位好心的父亲心中的痛苦一分钟一分钟地在加深，十点半钟过去了；下面的事我们就让他自己去描述吧：

"钟打了十一点，我的焦急心情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不再抱什么希望，我有些担心。我怕她走进来，象往常一样很有礼貌地匆匆告辞，说她累了，而一切态度举止都象责备我使她扫兴似的。过去的一切都在我心中翻腾起来，我容忍了数年的许多事又重新象块石头似的压在我的心头。我开始恨她，我一筹莫展，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她。打扮得象天使一般的孩子们躺在沙发上静静地睡着了。我坐立不安，我不记得，我不明白我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自己除了逃跑，别无出路，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我所面临的严重时刻。我象以往一样穿上轻便的礼服，急急忙忙走到房门口。我不知道我找了一个什么借口向老夫人结结巴巴地咕哝了一句，她塞给我一个斗篷，我就来到了街上，陷入我多年来从未感到的境地。象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彷徨歧途，我大步流星地从一条小胡同钻到另一条小胡同。我觉得在这里为烦恼找到了出路，但一股带潮气的冷风刮来，它是那么无情，那么叫人讨厌，连我的烦恼也给吹得冷冰冰的。"

写到这里，不难看出，我们是擅自利用了叙事诗人的权利，直接把热心的读者引入这篇热情洋溢的描述的中心。我们遇见一个卷入这个家庭纠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除此，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因此，为了多多少少弄清一点他的情况，我们才走进这位老妇人的社交圈子里来，仔细听她在困惑莫解和忐忑不安时

的小声自语和大声说话。

“我早就这么想过，这么说过；我不能宽恕这个女主人，我警告过她，但这超出了她的能力。男主人有时整天呆在公事房里，有时在城里，有时外出办事；他晚上回来总是累得要死，有时家里什么人也没有，有时整个团体都在，但他却不需要他们。可是她离不开这个团体。如果身边没有人，没有男人们，如果不坐车东游西逛，如果衣服一天不能三脱三换，她就会觉得闷得喘不上气来。今天是她的生日，可是她一大早就到乡下去了。好吧！我们趁她不在，安排好了一切；她一口应承九点钟回家；我们做好了准备。男主人在听孩子们规规矩矩地背诗，孩子们都让我给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灯和蜡烛都点燃起来了，烹炸蒸煮一应俱全；但她却没有回来。男主人自制力极强，他竭力掩饰自己的焦灼心情，但还是流露出来了。这么晚他竟离开了家！为什么跑开，这很清楚；但他到哪儿去呢？我常常真诚坦率地对她说：她已经有了情敌。直到现在我都没有从男主人身上看出什么破绽，有一个漂亮的女人早就看上了他，缠住他不放。谁知道他抗拒过没有。现在突然开始抗拒了，他不敢正视他的善良的意愿，他完全绝望了，在夜里离开了家，我现在算认输了。我不止一次地对她讲，她不应该做得太过分。”

现在我们又找到了我们的朋友，听他自己讲道：

“在此地最好的一家旅馆里，我看见山下面有灯光，就走去敲窗，问一个走出来的侍者——我的声音他是熟悉的——是不是有生人来，知道不知道有谁想来。他给我开开了大门，对两个问题都作了否定的回答，然后请我进去。在我的处境下，我觉得最好还是继续讲我的故事，我请他给我开一个房间，他立刻就在三层楼上为我收拾好一间屋子；他说，二层要留给预订房间的

客人。他赶紧忙他的事去了，我没有再麻烦他，只是向他担保我一定会付帐的。这一切转眼间就过去了；我的痛苦又返回来揪住我的心。象亲历其境一样，我想起了往日的一切，有时夸大其词，有时变得很温和，我责骂自己，力图控制住自己，抑制自己的烦恼。但愿明天早晨一切都恢复正常。我已经想象到了明天一切恢复正常的情形；但随后又毫无节制地发起怒来，我从不相信我会这样不幸。”

我们在慌乱中通过一件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偶然遇到的这个高尚的人，我们的读者肯定对他深表同情，因此他们很希望知道这个人的详细情况。他现在正在自己的房间里激愤地默默无语地踱来踱去，趁今夜的事情还没开始，我们就来讲一讲吧。

我们结识了奥多亚德——这个古老家族的后裔，他继承了世代相传的高贵的优点。他上过军事学校，养成了优雅的风度，这风度跟精神上的种种值得称赞的特点紧密相连，使他仪表非凡，风度翩翩。在宫廷里的短时间服务，使他洞悉了那些大人物生活的一切外在的情况。接着，他很快就受到了恩宠，参加了一个外交使团，得以大开眼界，了解外国的一些宫廷，于是，在他心里，观点明确了，对往事的幸福的回忆更精细了，特别是产生了一种投身到某种事业中去的愿望。他能流利自如地说好几种外国话，他同人交谈时总是态度自然，从容不迫，这使他飞黄腾达起来。他有幸参加了一切外交使团，因为他得到了人们的宠爱，他因而有可能去协调他人的不和，尤其善于摆出种种理由，做出公正的判断，使双方都很满意。

首席部长一心想把这个杰出的人物留在自己的手下；部长便把自己的女儿——一位活泼美丽、谙熟上等社会礼仪道德的女子，许配给了他。正如一切人间美事的进展往往遇到阻碍，这

件事也不例外。在大公的宫廷里，索芙罗尼亚公主是以被监护人的身分成长起来的，她是她们大家族的最后一支，土地和农奴虽然都掌握在叔父手中，但她的能力和要求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避开详细说明理由，希望她和比她年龄小得多的王储结为夫妇。

人们怀疑奥多亚德爱上了她，人们发现，他已经写过一首以“奥罗拉”为题的诗赞颂过她；跟这相类似的是来自她这一方面的轻率的举动，她性格直率，半开玩笑地倔强地回答她的女友说：她要是对这样一些优点视而不见，那她就是没长眼睛。

对他的猜疑，因他的结婚而减弱，但又因他有了秘密的情敌而暗暗地滋长，有时又被激起。

人们虽然尽量避免触及国家政权和王位继承的问题，还是难免谈到这些事。大公本人也好，他的足智多谋的顾问也好，都认为：在公主的秘密的追随者希望早日完结此事，并因此而看到这位尊贵的夫人更为自由的时候，特别是与索芙罗尼亚沾亲、对她友善的老国王还在世，随时准备从父亲方面加以干预的时候，还是先把这件事放一放更有好处。

大家怀疑奥多亚德参加大使馆的工作只是为了到那里去执行某种礼节上的使命，于是这个人们想要拖延的问题就又被提起来了。他的反对者们利用了这个机会，他相信他的岳父是无罪的，但他的岳父还是不得不施展他的全部影响，为他在一个边远的省份谋得一个总督的职位。在那里，奥多亚德感到很幸福，因为他可以做必要的，有益的，善良的，美好的和伟大的事业，他可以从事流芳千古的事业，而不致虚度此生。一个人要是违背自己的信念，从事一时性的事业，往往会自取灭亡。

他的夫人并没有这种感觉，她过惯了大世界的生活，过了很

长时间她才迫不得已来到丈夫身边。他尽一切可能使她欢喜，想出各种别的花样来补偿她往日的欢乐，鼓励她夏天到附近乡下去野游，冬天参加演戏，跳舞，从事她所喜爱的一切别的活动。

奥多亚德甚至容许一位朋友住在家里，那个朋友是一个外国人，不久前才被引荐来，虽然他一点儿也不喜欢他，因为以他看人的锐利眼光，总觉得他不大真诚。

在这紧要关头，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在他的内心中，有的模模糊糊，有的一清二楚。够了，根据弗里德里希的记忆秘密地说出这一切以后，我们又转向奥多亚德，他还在房间里心情激动地踱步，又打手势又高声说着什么，说明他正在进行着激烈的内心斗争。

“我就是这样想着，在房间里激动地走来走去，侍役给我送来一盘牛肉汁，正解我的饥渴；因为由于终日筹备节日的缘故我一点东西都没吃，一顿可口的晚餐摆在家里，连刀叉都没有动一动。此刻，我们听到邮车的悦耳的号角声从街里传来。‘这是从山里传来的，’侍役说。我们奔到窗前，借着车上两盏很亮的马灯的光看到一辆四匹马驾着的装满箱笼的总督专车来到门前。仆从们从车座上跳下来。‘他们到了！’侍役边喊边向房门跑。我一把拉住他，再三叮嘱他不要说我在这里，也不要透露有人租了房间；他答应了一声，就蹿了出去。

“因为说话，我错过了机会，没看见走出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一阵新起的焦躁情绪袭上我的心头；我觉得，侍役老不给我送消息，他耽搁的时间实在太长。后来，我终于从他口中得知，客人都是女眷：一位上了年纪的雍容华贵的老夫人，一位美貌无双的中年夫人，一个招人喜欢的宫廷侍女。‘她开始是对我下命令，’他说，‘接着又温柔地向我讨好，等我对她表示爱慕的时候，

她又嘲笑起我来了，看来她这种活泼的性格完全是一种天性。'

"'我立刻就发现她们都有些感到惊奇，因为我已经在等候她们，房子也收拾停当，准备接待她们，每间屋子都点着灯，壁炉里生了火，可以舒舒服服地在这里安居，大厅里已经摆好晚饭，我端上牛肉汁，她们似乎都很满意。'"

二位夫人坐在餐桌旁，老夫人没吃几口，那位美丽可爱的夫人一口也没吃；侍女，她们都叫她刘茜，却吃得很香，而且极口称赞这个旅店：明亮的烛光，精致的餐巾桌布，各种瓷器和一切餐具，无不使她陶醉。她在烧得旺旺的壁炉旁烤暖和了，回头问再次踏步走进来的侍役，这里的人是不是总在等着无分白昼黑夜随时到来的客人。尽管小伙子很老练，但此刻却变得象一个孩子，既想守住秘密，但又无法掩饰这个秘密。他的回答，起初含含糊糊，接着就把话说得接近实情，最后，由于这女孩子的天真的纠缠，由于反复追问把他逼到无路可走的地步，他只好承认，来过一个公务人员，一位老爷，他走了又来了，最后他说走了嘴，说这位老爷真的还在楼上心神不定地踱步。年轻的太太一跃而起，别人也跟着立起身来；她们慌忙说，那可能是一位年老的先生；侍役却断然指出，那人很年轻。她们依然怀疑他的话，他向她们担保他所说的全是真话。夫人们越发慌乱和不安起来。那位美丽的夫人认为那人无疑就是叔叔；老夫人却说，这不符合他的习惯。年轻的夫人坚持说，除了他，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此刻到达这里。而侍役却发誓说，那是一个健壮的漂亮小伙儿。刘茜拿脑袋担保说，那肯定是叔父，认为侍役是开玩笑，根本不可信，她们分辩了老半天。

临了，侍役只好到楼上去，恳求那位先生赶快下来，而且威胁他说，要不然，太太们就要亲自上来向他请安了。

“她们慌得不得了，”侍役接着说，“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老是迟迟疑疑地不想露面；她们把您当作老叔父了，她们急着要跟他拥抱呢。请您下去吧，我求您了！难道您不是在等候她们吗？请您不要故意推辞这次使人喜悦的奇遇吧！那个年轻漂亮的夫人太值得见一见了，她的声音可悦耳了，她们都是很有礼貌的人。请您赶快下去吧，否则她们会闯到您的房间里来的！”

热情激起热情。他象以前一样的激动，他在渴望新的，陌生的东西。他走下楼来，希望能跟新来的客人很有风趣地谈一谈，说明一切，自己躲开是因为觉得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但心里却觉得好象是回到了一个熟悉的满有意义的环境。想着想着，他走到了门口；几位太太以为听到了叔叔的脚步声，赶忙迎了上去，他走进屋来。怎样的奇遇！多么欢乐的场面！那位美丽的夫人大叫一声，搂住老夫人的脖子，我们的朋友认出了她们俩，不禁大吃一惊，接着就向前走了一步，跪在那个年轻美人的脚下，拿起她的手极为温顺地吻了一吻，又立刻把手放开，“奥—罗—拉”这个名字的音节滞留在他的双唇上。

如果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我们的朋友的房子，我们就会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是老样子。善良的老夫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没有熄掉前室和楼梯上的灯，她把饭菜从火上取下来，有一些已经烧焦了。侍女一直留在孩子们的身边，屋里照旧点着蜡烛，她的神情是那样安静，那样耐心，跟那走来走去的老夫人的闷闷不乐一个样。

马车终于滚滚驶来，夫人一下车就听说她丈夫几小时前被叫走了。她顺着楼梯向上走，仿佛一点儿也没觉察到节日般的灯光辉煌。老夫人从仆从那儿知道，路上出了事故，马车跌进沟里了，也知道了此后发生的一切。

夫人走进房间。

“这是什么假面跳舞节日?”她问,用手指着孩子们。

“您要是早来几个小时,”侍女回答,“您会更高兴的。”

孩子们被摇醒了,他们看见了母亲,就起身下地朗诵起刚学到的格言。开初,双方都感到有些局促,但过了一会就进入了正常状态,随后,由于没有鼓励和提示,孩子们便开始口吃起来,最后干脆连一个字也说不上来了,大人只好抚慰这些可爱的孩子上床睡觉。夫人单独留下,一下子栽到沙发里,抱头痛哭起来。

现在有必要详细讲一讲这位夫人本人和很不痛快地度过的乡村节庆的情况。阿尔贝蒂娜是这样一个女子,跟她四目相对时你没有一句话可说,但你又很愿意在社交界见到她。在那里,她是全体公认的真正的增添光彩的人物,一旦场面冷寂时她就象兴奋剂一样能使大家活跃起来。她的动人之处就于能表现自己,只要周围有足够的空间,她就能无阻碍地显露自己;为了发挥影响,她需要较多的观众,她需要一种承载着她,使她变得优美动人的天然力;然而面对单个的人,她甚至连怎样对待都不知道。

家里的那位朋友能得到她的厚待,一直没失去恩宠,仅仅是因为他善于变着法儿为这个不太大但却令人愉快的圈子安排各种活动。分配角色时,他总自愿扮演慈祥的父亲,而且知道怎么样以一本正经、老成持重的风貌压倒比他年轻的一号、二号和三号情人。

弗罗利娜,附近一个很大的骑士田庄的女主人,很多事都委托奥多亚德去办,他的改善国民经济的措施偶然有幸给她的田庄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从长远看必将使田庄的收入大幅度的增长。她冬天住在城里,夏天迁回庄园,把庄园办成一个开展多种

文娱活动的场所。生日的庆祝尤其一次也不错过，还举办多种多样的节庆活动。

弗罗利娜是一个活泼愉快、喜欢逗趣的女子；她从不依恋任何人，也从不要求任何人依恋她。她特别喜欢跳舞，她只按跳舞的节奏感来评价男舞伴；在整个团体里，她永远不知疲倦，对那种只见一面就觉得抑郁寡欢的人，她认为实难叫人忍受。此外，她还善于扮演每出歌剧或话剧不可少的可爱的情人角色，表演时总是那么高雅媚人，因此她跟一向扮演谦逊大度女角的阿尔贝蒂娜从不发生争执。

为了在经过挑选的团体里庆祝即将到来的生日，向周围城乡的上流人物发了请帖。跳舞，吃过早点就开始了，宴会后又继续进行；整个活动延续了很长时间，很晚了客人们才动身，他们黑夜走上很糟糕的，不，简直是糟糕透顶的路，因为这里的路不久前刚刚修过，人坐在带篷的马车里真是想象不到多么不舒服，车夫稍一疏忽，马车竟跌进了沟里。我们的美人儿连同弗罗利娜和家里的那位朋友觉得陷入了极坏的窘境；那位朋友很快就抽身爬了出来，他随即俯身朝着下面的马车里喊："弗罗利娜，你在哪儿？"阿尔贝蒂娜觉得一切都是一场梦；那位朋友探身把躺在上面的弗罗利娜拉了出来，她已经晕过了，他为她忙了好一阵，最后才把她托在自己强有力的胳膊上向已经找到的道路走去。阿尔贝蒂娜还闷在车里，车夫和仆人帮她从车里钻出来以后，她在他们的搀扶下试图往前赶路。路坏透了，穿着跳舞鞋根本没法走。尽管由一位青年搀扶着，她还是一步一踉跄。但在她的心里却显得更阴郁，更空虚。她不知道，也不明白自己究竟出了什么事。

只是当她走进旅店的一个小房间，看见弗罗利娜躺在一张

床上，女店家和雷利奥围着她团团转，她才证实了自己的不幸。她的不忠的情人和背叛她的女友之间的一种暧昧的关系，象闪电般突然暴露在眼前，她无可奈何地看到她的女友刚一睁开眼皮就抱住了她情人的脖子，那女友带着一种重新复苏的一往深情的占有的欢乐，两只黑眼睛又放出光辉，一小块鲜艳的红晕突然极美地染上了她那苍白的面颊；一点不假，她显得更年轻，更动人，更可爱了。

阿尔贝蒂娜孤单单地站在那里，垂下眼睛，他们几乎没看见她。他们醒悟过来，便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灾难已经酿成了。当这两个叛逆和叛逆的牺牲者不得不共坐一辆带篷马车时，那真是连地狱里也不可能发现在这么小的空间里幽闭着这样一些彼此视为仇敌的人。

第十一章

几天来，雷纳多和奥多亚德一直忙得不可开交：雷纳多是忙着为离去的人准备一切必要的东西，奥多亚德则忙着跟留下来的人见面，评断他们的才干，向他们详细介绍自己的目的。这样一来，弗里德里希和我们的朋友便有了充裕的时间来平心静气的交谈。维廉大致向他讲了讲自己的打算，当他谈到他对这个地区和它的景致都已了如指掌，希望很快就会在一片广阔的地带见到大量的居民，谈话最后便很自然地转到人们在宗教和习惯方面究竟能不能协调一致、和睦相处的问题上来。生性乐观的弗里德里希对此作了详尽的答复，如果我们能按顺序报道这次谈话，人们肯定会感谢我们的，这次谈话经过一问一答，反对

和纠正，令人称赞地不间断地进行，通过多种多样的摇摆而愉快地达到了真正的目的。但我们不能耽搁得太久，我们宁肯立刻就说出结果，而不愿意承担把结果的精神逐渐透露给读者的义务。下面讲的就是事情的精髓：

人都要顺应必然，所有的宗教都坚持这一点，每种宗教都力图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一使命。

基督教是以最令人愉快的东西——信仰，爱和希望来帮助我们；从这里产生出容忍，一种把我们的存在视为珍贵恩赐的甜密感情，尽管我们得到的不是意想中的享受，而是恼人的痛苦。我们信奉的就是这种宗教，但只按自己对它的想象来信奉；孩子们少年时我们就向他们讲述它给我们带来的绝大的好处；而它的产生，它的历史，我们到最后才去讲。只在此时，我们才能真正地爱它的先主，有关他的一切在我们看来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我们不能容忍我们人中间有犹太人存在；这种思想虽被说成太学究气，但不能不承认它是合乎逻辑的：既然他们对最高的文明的结果和起源持否定的态度，我们又何必让他们享受这种文明呢？

但我们的伦理道德却脱离宗教而独立存在；这种伦理道德是由劳动决定的，可归结为以下不多的几个训条：任意的事要适度，必要的事要勤恳。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把这个简单明了的格言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对这句内容丰富的格言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

所有的人都铭记着对时间——上帝和自然的最高奖赏的最大的尊敬，不眨眼地注视着我们的尘世生活。我们对钟表作了很多规定，总的说来是用指针和打点来表示每一刻钟；为了把时

间分得尽量准确一些，在全国建立了很多钟楼，这些钟楼不干别的，只是借助一个巧妙的构造报告白天和黑夜的每一个小时的钟点。

我们的伦理道德，就其本质而言，完全是实践的，最要求审慎，它极大地促使人们养成善于分配时间和注重每一小时光阴的能力。每分每秒都应该有所作为，如果人们不象重视事业一样重视时间，怎么才会做到这一点呢？

考虑到我们的事业还刚刚开始，我们赋予家庭以更重要的意义。我们指望家庭的父亲和母亲承担重要的责任；教育人，在我们这里相当容易，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每个人本人就是侍役和婢女，男仆和女仆。

当然，某些东西的组成必须依据某些同一的形式：天主教修道院院长阿贝想方设法亲自去教人民很快学会读、写和算；他的教学方法不禁使人想起互教互学的教育体系，但只有这种方法才更巧妙，而其中的主要之点在于教师和学生同时受教育。

还有一种互教互学的教学我也想提一提：这就是进攻和防御的练习。这是罗塔里欧的事，他的演习很象我们前哨猎兵的演习，但不管怎么说，他总是一个奇才。

在这里我必须指出，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准敲钟，在战时不准击鼓：到处人声鼎沸，与号角声相呼应。所有这一切，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而要最好地运用这一切则全靠能够透彻理解这一切的人的精神。

“一个国家最需要的是要有一些活动能力极强的领袖人物。”我们的国家也不能缺少这种人；我们大家都急于着手去办这件事，兴致勃勃而又充满自信，以为开始一定会很容易。因

此，我们想的不是司法机构，而是警察部门。它的基本原则可以明确地表述如下：任何人都不得使他人感到不悦，谁不受欢迎，谁就被驱逐出这个团体，直到他明白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才能为人所容。即使这种使人不悦的情况是由某种无生命物或某种无知的行为引起的，那也应该把这些起因排除。

在每个地区设三个警官，他们象矿工日夜不间断地分班工作一样，每八小时换一次班，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就在一个警官的手下工作，尤其是夜班。

他们有权劝告，批评，叱责，实行驱逐；如果他们认为必要，他们就把宣誓效劳的人召集起来。如果大家意见一致，主席就不必做什么决定，一切都会顺利地进行，因为在我们看来，即使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照哪种意见去办全都无关紧要。

就是对多数人的意见我们也有自己的看法；诚然，我们不能消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但也不十分相信他们。对此我不能再发表什么意见了。

如果你打听那些指挥一切的高级领导人，你就会发现他们从来都不是固定的呆在一个地方；他们总是到处转来转去，以便使主要的工作协调一致，在可以通融的事情上准许每个人有一定的自由。历史上早有这样的先例，德国历代皇帝就总在自己的国土上巡视，这样的活动尤其符合自由联邦国家的精神。我们对建立首都总是顾虑重重，尽管我们已经看到在我们的领地上有一个地方的居民在大量的增长。对此我暂时还要保守秘密；事情会逐渐地乃至更快地成熟起来的。

一般说来，选择的那些地点都是多数人同意的，不过在一些成员会见时还要从头反复进行讨论。主要是到时候我们也将亲临现场。这种必将存在很久的新状况，法律上有明文规定。我

们的惩罚是很轻的；凡是上年纪的人都有权规劝别人；只有那被公认的老者才能批评和叱责他人；可以惩罚人的只能是公举的有限的数人。

必须指出，严厉的法律很快就会用得越来越少，而且逐渐变得不怎么起作用了，因为自然总要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的法律是宽大的，后来才慢慢变得严厉了。我们的惩罚目前是脱离市民社会而独自存在的，从结果上看则变得或宽或严，或短或长。如果国民的财产日益增多，那就或多或少地予以剥夺，一切都依据所犯罪过的轻重而定。

这个团体的一切成员都具有这方面的知识，经过考试可以证明：我们的法律的基本条款，每个人都能运用自如。但对我们说来主要是：吸收文化的精华，扬弃它的糟粕。我们这里不准开设烧酒店和租书铺；至于我们怎样反对酒瓶和书本，我还是隐而不言的好：对这些事情下判语，应该在事情办成之后。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文件的收藏者和整理者从不公布仍在这个团体的成员当中磋商的成文法典，因为这些法典恐怕在当地还不能有效地施行。这个问题在这里说得冗长繁琐，恐怕未必有人赞成。

第十二章

原定奥多亚德作报告的日期已到；所有的人聚齐并安静下来以后，他便开始演讲：

“我邀请这么多诚实正直的人来参加的这项巨大的工作，各位并不完全陌生，因为大致的情形我已经向各位讲过了。从我

所说过的话里可以看出：在旧世界①，同在新世界一样有广阔的土地，人们可以指望在这里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收益。在新世界，大自然向人们提供了广阔无垠的地带，那里全是未被开垦的野兽出没的荒野，人们几乎都不敢走进去同它展开斗争。但对于意志坚强的人来说，一步一步地从它那里获取旷野，为自己夺得一块一块的财产，并不困难。在旧世界，一切就不同了。在这里，不管什么地方，每一块土地都是有主的私产，从上古时代起就有人对此获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占有权；如果在那里，设有界限被视为不可克服的障碍，那末，在这里，简单的界限几乎都是更难踰越的障碍。要使自然顺从，必须通过勤恳的劳动；要使人顺从，必须通过压力或劝说。

"如果全社会都把每一块地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那末，一切财产都属于地产所有者也就更是天经地义的了。习惯，早期的印象，对前辈的敬重，对邻人和百般事物的嫌恶，——这一切都使私有者停滞不前，对任何变动持不满的态度。这种状况存在的时间越久，变得越混乱，越零散，就越难于采取一般的措施；这些措施往往来自单个的人，所以也对全体有利，而意想不到的是，由于所有的人的共同努力和相互协助，这些措施又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很多年以来我就代表大公管辖着一个省。在他的国土上，这是一个独立的省份，因此长久以来都没有因地制宜地加以利用。由于闭关自守，如果你愿意，也可说是由于固步自封，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机构为居民创造一切条件，使他们把自己占有的东西运往外地，使他们把自己需要的东西从外地运进来。

---

① 旧世界，指欧亚非洲；新世界，指南北美洲。

“我在这个地区以绝对的全权发号施令。可以做些好事，但总是只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要做更好的事，没有一处不吃闭门羹，我想致力的一切似乎在另一个世界才有实现的可能。

“管好经济，是我唯一的职责。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铲除弊病，发挥人的才干，提携勤勉向上的人，也并不难。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说服和强制相当顺利地进行，所有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自行解决。最使我感兴趣而且搅得我不得安宁的，却是那些亲自统治或派人管理自己地区的邻居，他们即使不是抱着同我相同的目的，至少也是跟我的信念抱有同感。

“我差一点儿没听天由命，顺应自己的环境，不管好坏，一律利用传统的习惯，但我突然发现，时代本身帮了我的大忙。邻区任用了一些年轻的官员，他们的意向跟我的意向完全一致，当然对我只是一般的赞同；慢慢地，他们还是同意了我的全盘计划，使我免受命运的摆布，遭到更大的牺牲，不过，并没有一个人觉察到，一切对我反而更有好处。

“就这样，我们变成了三个人，我们被授权管理这片广大的地区，我们的国王和大臣相信我们的建议都是出于公心，具有实用价值。当然，这里需要尽量不忽略自己的大大小小利益。就小的利益而言，我们是按照客观的必要性来确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且，解决当前紧要的问题，这个标准也是足够用的；就大的利益而言，我们必须创造未来，一旦某人发挥聪明才智，想出合适的计划，究竟能不能指望别的人也同意这个计划呢？

“要实现这个规划，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但充满自由精神的时代，却使人看得更远，从远处才更容易看清大的东西，这就可以帮助人们毫不费力地排除阻拦人们行动的一个大的障碍。

障碍就在于，人们虽然同意这些目的，但对达到目的的手段却不以为然。因为真正伟大的事物会把我们提高到高悬在我们之上的地位，它象一颗星似的发出烂漫的光，而手段的选择却又把我们拉回原地，这时每个人又变成原来的样子，重新感到孤立无援，就象他的声音淹没在大合唱里无人觉察一样。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重说一遍：时代一定会帮助我们，时间必定代替理智，心胸扩大了，于是，谋取最高利益的念头便把获取微末利益的想法挤了出去。

“这个问题就讲到这里；要是我说得太多，结果我就会使每一个参加者都想到我所说的话。我们进行了精确的测量，标出了街道，确定了建立旅店乃至村庄的地点。现在有了可能乃至必要去着手进行各方面的建筑工程。优秀的建筑师和各种工程技术人员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图纸和预算已经制订；我们打算签订大小不同、各种各样的合同，精确检查多得使宗主国大为惊异的拨款的使用：我的生活充满最美好的希望，盼望这次活动能成为一次向各方面发展的联合行动的开始。

“但现在我要使全体参加者注意的是，我打算建立工人联合的机构或组织，它的宗旨是保证每个工人在工人群众当中和在市民社会中的尊严，因为这件事也许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选择。

“我们一进入前面说到的那个地区，就立刻宣布一切手艺都是艺术，而且把它称为‘严格的艺术’，断然与‘自由的艺术’区别开来。这一次讲的只是以建筑为业的各种行当；聚集在这里的所有男人，不分老少，都属于这个等级。

“现在就让我们按照建筑房屋和逐渐使房屋达到居住要求的顺序来一一讲讲他们吧。

“先讲石匠，他们全是加工基石和柱石的，凿好的石方在瓦

工的协助下按照精确的图纸放在规定的位置上。接着讲瓦匠，他们在严格探察过土质之后垒砖砌墙，确保工程眼下可靠，未来坚固。木匠或早或晚把造好的栋梁运来，于是计划中的房屋便逐渐高耸起来。我们赶紧找来盖屋顶的瓦工；内部装修则需要细木匠，玻璃匠和锁匠来承担，当我最后提到粉刷匠的时候，由于他们的工作可以在任意的时间里从从容容地进行，所以对于整个建筑来说，就只是最后从里到外赋予漂亮的外表罢了。我讲的只是主要的工程，很多辅助性的工作都没有提到。

"按说，应该严格保持学徒、帮工和师傅的等级；诚然，每一个等级又可以有不同的级别，但考核应该尽可能严格一些。所有的新手都知道自己是献身于严格的艺术，无权期望它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只要一个环节发生断裂，整个伟大的目的就会落空。从事伟大的劳动，和进行大的冒险一样，来不得半点轻率。

"正是严格的艺术应该成为自由的艺术的榜样，甚至应该力图使自由的艺术相形见绌。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所谓自由的艺术，我们就会发现，'自由'这个词虽然需要从更高的意义上来理解和接受，但从实质上看，艺术家干好干坏都没有什么区别。最坏的塑像，和最好的塑像一样，都是用脚站立，画上的形象用画得失真的脚欢快地迈着大步向前走，使劲地甩着畸形的手臂；不过地面还没有陷落，因为很多形象都马马虎虎地摆在那上边。在音乐中，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一个乡村小酒店里刺耳的小提琴声引动身强力壮的跳舞者不停地活动着双脚，我们听到的是最蹩脚的教堂音乐，而信教者却正是在这种音乐中受到鼓舞。如果你们把诗歌也算作自由的艺术，那么你们就会看到，诗歌本身未必知道它的界限究竟在什么地方。虽然每门艺术都有自己的内在规律，但不遵守这些规律也不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损

失；而严格的艺术却决不允许违背自己的规律。你可以夸奖自由的艺术家，你可以称赞他的优点，虽然一经仔细考察，他的工作根本就站不住脚。

"如果我们就其最完美之处来考察自由的艺术和严格的艺术，我们就会看到，自由的艺术必须提防学究气和墨守陈规，严格的艺术必须提防思想贫乏和马虎从事。谁要指导它们，谁就应该记住这一点，并帮助防止滥用，克服缺点。

"我无须再讲一遍，因为我们的全部生活都将是我的话的重复；我只是还要说：凡是从事一门严格的艺术的人，都应该为此献出自己的一生。这种艺术至今一直被称作手工艺，这是十分贴切、完全正确的；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总要用手工作，而对他说来，手本身又应该使他个人的生活充满活力，它应该成为独立的自然物，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但是由于工作极多，做到这一点又是不可能的。"

奥多亚德又补充了几句好话，结束了讲演，所有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但整个行会的人谁也没有走，他们凑到这个团体公认的领袖的桌前，围成一个圆圈。奥多亚德把印好的活页分发给每一个人，于是他们便看着活页按照熟悉的曲调唱起会心的歌曲：

是留是走，是走是留，
任凭劳动者自己定夺，
我们的劳动在哪里有用，
哪里就是最好的地区。
我们跟随你的足迹，
向新的祖国进军，

目标就在眼前，心中没有恐惧！
万岁，领袖！万岁，领导集体！

人力和负担由你来分配，
一切都经过精确的权衡，
给青年的是妻子和事业，
给老人的是安静和荣誉。
大家齐心合力一起动手，
为我们建造舒适的房屋，
四周围筑起院落和花园，
同时建立起睦邻的关系。
在哪里修造好的老路上
有漫游者逗留的小酒店，
哪里能为异乡的陌生人
提供广阔而富饶的土地，
我们就一起去那里定居。
快去，快去，快到那里去，
向新的祖国进军。
万岁，领袖！万岁，领导集体！

第十三章

最近几天的朝气蓬勃的时光一过，便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三个朋友面面相觑地单独留在那里，一眼望去便可以从雷纳多和弗里德里希二人的脸上看出极度的不安；二人毫不掩饰自己

的焦躁心情，因为有件事妨碍了他们和其余的人一起动身离开此地。他们说，他们在等待一个送信人，信使不来，他们就无法安静，不能做出任何决定。

信使终于来了，他把一封厚厚的信件递上来，弗里德里希立刻冲过去，想要启封。雷纳多制止他说：

“先别动，把它放在前面的桌子上；让我们想一想，猜一猜里面都有什么东西。既然我们的命运已经接近定局了，连说声‘是’或‘不’，‘这’和‘那’的权利都没有，一句话，我们只能静等，一切全取决于别人的理智和感情，那么我们就应当安静地留在这里，控制自己的感情，看看自己能不能接受指示我们禁锢自己理智的上帝的判决。”

“你并不象你所讲的那样沉着，”弗里德里希回答说，“你一个人陪着你的秘密留在这里，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这些秘密跟我毫不相干。我要向我们的这位久经考验的老朋友公开我们的谈话内容，给他解释解释对他隐瞒了这么久的可疑的情况。”说完这句话，他就把我们的朋友带走了，走在路上又说：“已经找到她了，早就把她找到了！就是不知道她生活得怎么样。”

“我已经知道了，”维廉说，“因为朋友们把他们相互守口如瓶的情况一古脑儿都讲出来了。雷纳多在他的日记的最后一段里提到，他在山里想起了我写给他的那封信，那段文字使我想象到了那个善良的女子，包括一切跟她有关的思想和感情；我看见他第二天就向她走去，认准就是她，接着问清了有关的情况。但我要坦白地承认，你们的沉默和保留使我感到不安，这不是出于好奇心，而是出于对她一腔诚恳的同情。”

“正因为这样，”弗里德里希大声说，“刚送到的这个包裹对你更有意义。日记的后一部分已经寄给马卡利亚了，我们不愿

意因为你的讲述而破坏这件很重要的欢快的事。现在你马上就可以得到这本日记，雷纳多肯定已经打开了包裹，他要做的是摸清以后的情况，他已经不需要这本日记了。”

一边说着，弗里德里希象往常一样轻捷地跑出去又很快跑了回来，手里拿着他答应带来的一个本子。“可是现在我需要知道，”他高声说，“我们能做些什么。”说完，他又匆匆地走了，维廉开始读日记。

雷纳多的日记（续）

十九日，星期五。

因为我们今天不能耽搁，必须按时到达苏姗娜夫人家里，所以我们便急忙和全家一起用过早餐，默默地以感激的心情表示了我们的衷心祝愿，把一些原想送给姑娘们的礼物交给了留下来的主人；当把比前天更多更好的礼物私下塞给这位机械师的时候，他真是高兴得不知所以。

天色还很早，我们就走完了全程；经过几个小时的奔波，我们来到一个宁静的、不很大的平坦的谷底，那里有一个清亮透明的湖，湖里的波涛轻轻地拍打着山谷一侧的巉岩，那巉岩的倒影在水波中不停地颤动，而那些整齐、漂亮的房屋，全都坐落在一片精心耕耘过的良田之中，这里土壤肥沃，阳光充足，人们利用这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开辟了几个花园。当收购商领着我们走进那座最大的房屋，把我们介绍给苏姗娜的时候，我不禁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当时，她和蔼可亲地转向我们，断然说：我们在星期五这个一周里最安静的日子来到这里，她非常高兴，因为现成的货物总在星期四晚上送往湖边，从水路运到城里去。

收购商打断她的话，说：

“那些货物总是由但以理护送！”

她回答说：

“是的，他料理财物，就象对待自己的东西一样一丝不苟，是值得称赞的。”

“确实区别不大，”收购商接口说；接着，他就从我们这位可亲的女主人那里接受了几项委托，匆忙上路，到侧面的山谷里办事去了；他临走前答应几天后回来接我。

这时，我的心情变得十分古怪；一进门，就有一种预感涌上我的心头，觉得她就是我思念的那个人；仔细一端详，又觉得她不是，也不可能是；但当我移开目光，或是她扭过头去，重又觉得这正是她；就这样，象做梦一样，她的形象在我的回忆和想象中变来变去。

有几个纺纱女工把耽搁下来的一周定额产品送来；女主人先是诚恳地劝她们要勤苦工作，然后又跟她们谈价钱，但为了返身回来招待客人，便把事情托付给了两个年轻的姑娘。她喊她们格莱特辛和黎斯辛，当我想弄清她们究竟有什么地方跟机械师的描写吻合的时候，我便更仔细地端相起她们来。这两个少女把我完全弄糊涂了，她们把这里的女主人和我所要找的人的相似点抹得一干二净。

但我还是更仔细地观察起这位女主人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她都是我在山区旅行中所见到的最可敬而又最可爱的女子。纺纱行业的情况，我很了解，我能够很练达地跟她谈论她所熟知的行业。我熟悉情况，兴趣又浓，她特别高兴。我说前几天我曾看见从山那边运过来一大批棉花，当我问起她的棉花是从哪儿运来的，她回答说，就是这个运输队给她送来了一大批棉花。她

家住宅的位置极好，向下走一刻钟就有一条通往湖岸的主干道经过，她自己或受她委托的代理人便在这里收取从底里亚斯德运来的写着她名字的大包货物；前天就是这样取的货。

她引这位新友去参观了一个通风良好的地下室，那里储存着大批的棉花，这样，棉花才不能干透，失重，降低柔韧性。过去我一个局部一个局部看到的东西，如今大都集中在她这里又看了一遍。她时而指给我看看这个，时而让我看看那个，我吗，带着浓厚的兴趣和内行的态度一一观看着。逐渐地，她变得不那么爱说话了，我从她提的问题上看出，她是把我当做手工业者了。她说，因为棉花包刚到不久，所以她正在等待底里亚斯德商号的店伙或店东的到来，他们将根据对她经营状况的适当审视来收取欠款。钱已经准备好了，不管是谁，只要能证明他的身分，就可以把钱取走。

我有些惶惑不安，尽量避免正面回答；当她走到房间另一端去处理什么事的时候，我从背后望着她，我觉得她真象奴婢中的彼内罗彼。

她走回来，我觉得她心里产生了什么奇怪的念头。

"那么，您不属于商人等级？"她说，"我真不知道我怎么会这样信任您，我怎么会有胆量问您这个。我并不想逼着您说，但如果您能回答我，那只说明您对我很信任罢了。"

她打量着我，在那张陌生的脸上目光却这么熟悉，这么容易辨认，我简直觉得她的目光穿透了我的心，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我的膝盖在打颤，我的头脑有些发眩，幸亏有紧急事，她被人叫走了。我趁机舒松了一下我的紧张情绪，加强了一下我的决心，想尽可能撑持得时间长一些。因为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印象：好象又有一件什么不幸就要降临。

格莱特辛，一个稳重可亲的女孩，带领我去参观花纹布；她很在行很安详地当着向导；为了说明我是在细心地听她讲解，我把她说的话都记在我的笔记本上，本子里还有一段关于机械操作程序的记载可以作证；因为我另有打算；这段记载是：

“安排斜纹布和花纹布的纬线，要根据花样的要求；构成线条和花纹的，或是白色的松捻合线，或是染成红色的或蓝色的单股线。”

“剪布时，布是缠在一些辊子上，这些辊子组成一个桌子形状的框架，很多干活的人就坐在这个框架的四周。”

黎斯辛坐在这些剪裁工的下面，她站起身来，跟我们走在一起，不时机敏地插话，指出漏洞，往往弄得格莱特辛不知所措。但我仍然很注意格莱特辛的讲解，不大注意她，她便四处走来走去，一会儿取点什么，一会儿又送点什么。她不停地踱着步，房间并不狭窄，她却两次意味深长地用柔软的胳膊肘碰了碰我的袖头，我很不喜欢这个动作。

这位好心的美人儿（她完全配得上这个称呼；要把她跟其余的人比较，她就更配得上这个称呼了）把我领到花园里去，在太阳落山以前，我们尽情地欣赏着夕日的余辉。她的嘴边挂着微笑，就象通常人们遇到喜事想说点什么又有些迟疑不决；我尽管感到很尴尬，但心里很愉快。我们肩并肩地向前走，我虽然很想挽着她的手，却没有这个胆量；我们俩仿佛都很怕有什么话语和表示把我们的幸福的发现粗俗地泄漏出来。她用手指着几个花盆让我看，我发现那里种着几株发了芽的棉花枝。

“我们就是这样保护和培养着这些对我们的事业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的种子。这些种子是随着那些棉花经过很远的路程落到我们手里来的。我们把种子栽在土里，是出于某种感激的心

情：能看到它们成活，使它们的遗骸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生气，也真是一种乐趣。您在这里看见的是开头，中间过程您已经知道了，要是顺利，晚上就可以看到末尾。

“我们一周前收到的成品，总是在星期四晚上由我们工厂主自己或由一个代理人送到市场船上去，这样，我们就可以跟别的同行结伴，在星期五的清晨到达城里了。到了城里，是每个人把自己的货物送到批发商那里去，想方设法把东西卖掉，用现款买回自己需要的原棉。

“上市的人不仅要拿到自己工作所需要的原棉和现款，而且还要购买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和娱乐品。每当家里有人进城赶集，家里的人总有数不清的期待、希求和愿望，甚至往往有些担心和害怕。要是变了天，起了暴风雨，人们就会担心船遇了险！爱钱的人总是在期待，希望知道卖货的结果，他们总是预先就把纯利的数目计算好了；好奇的人是希望听到来自城里的新闻；好穿的人盼着从受他们委托的外出人那里得到衣料或时髦服装；最后，好吃的人，特别是孩子，想要得到的却是吃的东西，哪怕只有小面包也好。

“从城里起航，通常都要迁延到傍晚，船一起动，湖面上就渐渐活跃起来，船只有的张帆航行，有的划着桨越过水面向前驶去。每只船都想奋力超过别的船，走在最前面。成功的人总打趣地嘲笑那些眼巴巴看着自己落后的人。

“湖上船队的周围全是喜人的美丽的风景：象镜子一般的湖面，连同四周的群山，都罩上了一层夕阳红，暖融融的反光变得越来越暗，群星开始眨着眼睛，远处传来晚祷的钟声，岸边的村庄已经亮起灯光，那点点的光亮反射在水中，紧接着，月亮升起来了，把它的微光洒在几乎一动不动的湖面上。丰饶的地带一

掠而过，一个个村庄，一个个院落落在后边，终于接近了家乡，这时有人吹响了号角，你抬眼就可以看到山里处处都闪着光亮，那亮光朝下边的湖岸移动着。船上有自己人的人家，都打发人来帮着拿东西。

"我们虽然住在很高的山上，但我们每个人都不止一次地作过这种航行，至于事业，它对我们所有的人说来都是同等重要的。"

我带着惊异的神情听她说完了这番话，她讲得多么好多么妙，我忍不住直截了当地问她在这个荒凉地区，从事这样的机械行业，怎么会达到这样的教育水平。

她垂下眼睛，面带可亲的，多少有点狡黠的微笑，回答说：

"我生在一个比这里还美还可爱的山区，那里住着一些优秀的人物，那个地区就由他们管理，虽然我小时候很野，不受约束，但这些贤明的管理者对周围每个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对年轻人最有效的，还是虔信宗教的教育，它在我们心里培养了一种相信上帝的爱无所不在的公正合理的感情。我们离开了那里，——她继续说，嘴边媚人的微笑不见了，眼眶里强忍住一汪泪水——我们走得很远很远，从一个地区到一个地区，全靠好心人的建议和指点；最后，我们到了这里，到了这个热爱劳动的地区；您找到我的那所房子，当初住着跟我们志同道合的人，他们殷勤地接待了我们，我父亲使用的语言跟他们的语言完全一样，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很快就成了他们家的成员。

"家务事和手工艺上的一切我都十分留心，我亲手劳动，一项一项地学会了您现在看到的我所管理的一切。这家主人的儿子，比我大几岁，长得很匀称很英俊，他爱上了我，把我当作他的贴心人。他既能干又机灵；他跟家里传统的虔诚信教的精神格

格不入。虔敬并不能使他满意，他偷偷地阅读从城里弄到手的那些使人的精神变得更开阔更自由的书；当他发觉我心中也有同样的志向、同样的天性的时候，他就竭力一点一点地把他心里想的事告诉我。最后，我完全接受了这一切，于是，他也就不再隐瞒，把一切秘密都告诉给我了。诚然，我们是奇特的一对，每当我们单独散步的时候，谈的都是使人独立的生动的原则，我们彼此的真正爱好，从表面上看，只是为了彼此加强对方的往往使人分立的思想倾向。”

虽然我没有凝神注视她，只是不时地偶尔抬眼望一望她，但我怀着惊奇和同情的心情注意到，她的面部表情同时表达出她的言语的含义。短暂的静默以后，脸上又露出快活的神气，她说：

“对您提的主要问题，我应该给您一个坦率的回答，这个回答可能有助于您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善于辞令，因为这种能力在我身上看来似乎很不相称。遗憾的是，在别人面前我们俩都不得不有所伪装，尽管我们尽量不说谎，在大的问题上不说假话，但在小的问题上我们还是违反了这个信条，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借口不参加全体出席的兄弟姐妹们的集会。因为我们在这样的集会上必然会听到不少跟我们的信念相反的言论，所以他就想尽办法给我解释，让我尽快地认识到，一切话语不是都来自一颗不受约束的心，而是有很多空话，陈腐的形象和比喻，传统的俗语，反复吟诵的诗句，持续不断地出现在人们的谈话里，好象围绕一个轴在旋转。我细心地听人们说话，也学会了这种语言，发言时讲得不比我们团体里的任何人差。起初，我的那位好心的朋友取笑我，后来，他对我的善于辞令感到厌烦，就再也忍耐不下去了，我呢，为了平息他的烦恼，就掉转方向从头来，我开始注意听他说话，过了一周我就能复述他说过的一切，而且说得那么

诚恳那么真挚，几乎同样的自由，谁也发现不了这里有他话中思想的痕迹。

“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无间，对于真和善的热爱，按照真和善的要求去生活的志向，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了。

“我现在发现，您鼓励我讲出这一切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对愉快的集日傍晚作了一次生动的描述。请您不要对此表示惊奇；因为这正是怀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对那迷人的优美风光的观察结果，我和我的未婚夫在工作之余休息时喜欢观赏风景。是我们祖国的杰出诗人在我们心里唤起和培养了这种感情，哈勒的《阿尔卑斯山》、盖斯纳的《田园诗》和克莱斯特的《春》，都是我们平时反复吟诵的诗歌；周围的壮丽景象，我们观察它，有时着眼于它的华美，有时侧重于它的崇高。

“我爱回忆我们这两个敏感而有远见的人怎样争先恐后地对地下天上的一切重要现象发表议论，总想超过对方，使对方信服。这不仅是每天劳动之余最好的消遣，而且是那些思想深奥的谈话后最好的休息，那些谈话往往使我们深深地坠入自己的内心沉思，破坏我们灵魂中的平静。

“就在这些日子里，有一个旅行者到我们这里来投宿，这人用的很可能是一个化名；我们并没有非逼他说出真名实姓不可，他不多时就靠他的好秉性博得了我们的信任，他态度极为谦虚，礼貌也周全，在我们的集会上总是安安静静、聚精会神地听人发言。我的朋友陪他在山里转了转，他显得又庄重又明达，知识相当渊博。我也加入了他们关于精神问题的谈话，慢慢地，我们对人的内心世界有意义的话题真是无所不谈；这位客人很快就发现我们在思想上对有关上帝的信仰有些动摇。关于宗教的一切说法，我们都觉得太平庸；我们认为，它已经失去了原来的

内核。他向我们指示，我们的处境有多么危险，脱离我们从小接受的遗训多么不利，特别是在我们的内心世界还没有找到最终归宿的时候。当然，每日每时所进行的虔敬活动，到头来只不过是消磨时间而已，它的作用就象警察只能维持表面的秩序一样，不能影响人们的内在感情和思想；要反对这么做，唯一的手段是在自己内心里培养出从道义上看具有同样效力、作用和仲裁权的观点。

“父亲和母亲早就答应，我们的结合由我们自己决定，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位新朋友的到来竟促使我们的订婚日期提前了；照我看，在这个亲密无间的小圈子里庆祝我们的幸福的结合，似乎正是他的愿望，因为他肯定也听人说过，传教士是怎样利用一切机会提醒我们注意劳迪奇教堂的主教，注意我们对宗教表示冷淡的危险，人们总想把这当作罪孽来谴责我们。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又谈了好几次，他留给我们一张纸，上面写着议论这一切的情况，后来我常常发现这张纸就是形成他的看法的原因。

“他走了，好象再也不会有什么善良的天才到这里来了。要知道，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就象一个优秀人物的出现在一个小团体里开辟了新纪元，他一走，就显露出一个往往带来意外不幸的缺陷。请您让我把蒙在后续事情上的面纱揭开吧；一件意外的事故夺去了我的未婚夫的宝贵生命，他那优美的形体给彻底毁掉了；他强忍着伤痛，在临死前的几个钟头跟我签定了毫无安慰的结婚文书，让我继承了他的那份财产。这个事故使父亲和母亲痛不欲生，因为他们在不久前失去了一个女儿，他们成了真正孤单的人。他们的柔弱的心被压紧了，他们没有挨过多少日子，就也跟着自己亲爱的儿女去了。没多久，新的灾难又降到了我的头上：我的父亲中风了，他对外界虽然没有完全失

去知觉，但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不能从事。我陷入了最大的不幸和孤独，因此我非自立不可，这种独立性我早就养成了，那时还希望有幸福的婚姻和安宁的家庭生活呢，而且不久前那位神秘的过路人又说过一些鼓励我独立的话。

“但我也不应该忘恩负义，因为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我身边还留下了一个能干的帮手，他成了我的代理人，一手经办了我们事业中男子应承担的一切事务。如果他今天晚上从城里回来，您认识了她，您就会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奇妙。”

在她讲述的过程中，我总是不失时机地插上一两句话，表示我的同情和赞佩，以此鼓励她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免得她只顺着自己的思路一口气把话说尽。对那些没有完全说清的话我甚至也不躲避寻根究底地问；她也越说越详细，我们的谈话达到了这样的极限：只要有一点点引发的契机，她就会照直说出那已不成为秘密的秘密。

她从座位上站起来，说：

“我们到父亲那里去吧！”

她快步走在前面，我慢腾腾地跟着她。想到这独特的境遇，我不由得摇了摇头。她把我领进后面一个整洁的小房间，那位善良的老人一动不动地坐在圈椅里，他的样子并没有怎么变。我朝他走过去，开头他呆呆地望了望我，接着眼里露出喜悦的神情；他的面部表情也变得生动起来，他试着动了动双唇，当我把手伸过去抓他那静止不动的手时，他便用自己的手抓住我的手紧握不放，而且跃身立起，朝我伸出了双臂。

“噢，天哪！”他大声说，“原来是雷纳多少爷！是他，就是他本人！”

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跟他拥抱起来；随后，他又坐到椅

子上，她女儿赶忙走上前去扶住他；她也大声说道：

"这就是他！您就是雷纳多！"

这时他的侄女走了进来；突然父亲又能走路了，她们便搀扶他走进卧室，临走时他转向我，口齿清晰地说：

"我真高兴，太高兴了！回头我们再见！"

我垂着眼睛站在那里沉思；年幼的小玛利亚又回来了，他递给我一张纸，并且说，这就是前面说过的那张纸。我一眼就认出维廉的笔迹，他的面容从那我已听到的描述中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周围又闪现出一些陌生人的面孔。在穿堂屋的中间响起了人们欢快的喧闹声。接着是一种反常的感觉，这是来自真正恢复知觉的热情，来自对值得欣慰的回忆能力的确信，来自对一种奇异的生命延续的承认，所有这一切都在我们心中唤起了温暖而美好的情感，突然把我们拉回一种闲散的日常生活的严峻现实中去。

这个星期五的晚上，不象往常那样热闹，那样欢快。那位代理人没有随市场船从城里归来；他只在一封信里说，由于有些事没办完，他明后天才能返回，他将搭另外的船来，并把一切订妥和答应买的东西带回来。邻居们，不分老少，都象往常一样在等待着他的到来，听了这个消息个个显得怏怏不乐，迎面走来的黎斯辛尤其不快。

我赶快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手中拿着那张纸，连看都没看，因为它早就使我暗中生厌了，原来那次谈话中听到的加速他们结合的竟是维廉。"所有的朋友都这样，每个人都要外交手腕；他们不是诚实地对待我们的信任，他们只按自己的观点行事，阻挠我们的愿望的实现，把我们的命运引向歧途！"我把这些话大声说了出来，不过，稍过片刻，我就摆脱了我的这种不公正

的态度，认为我的朋友做得对了，特别是从现在的地位来考虑。我于是迫不及待地读起那张纸来，纸上全文如下：

“每个人从他一诞生起就开始经历这样的过程：先是无意识，继而是半意识，最后才达到完全有意识，一切都是有条件的，都受到他的地位的制约。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生存目的，也就是有一只至高无上的手把生活的奥秘掩盖起来了，所以他只好摸索，探求，出走，逗留，不停地活动，徬徨延宕，草率从事，于是，便以某种方式出现了一切使我们迷惑不解的错误。”

“就是最有头脑的人，此时此刻在日常的世俗生活中也需要变得更聪明一些才能应酬自如，因为一般说来他也是什么都弄不清楚。他很难说得准，他以后要转向哪里，究竟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幸尔你们的坚持不懈的劳动生活回答了所有这一切和成百个其他稀奇古怪的问题。你们要严格地履行每天的职责，同时考验你们的心地是否纯洁，你们的意志是否坚定。如果你们在劳动之余能舒一口气，抬眼望一望天空，你们就会清楚地看到那应该恰如其分地加以尊重的最高原则。我们一定要为这最高的原则献身，我们必须怀着崇敬的心情观察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并从中悟出更高的指导思想。”

二十日，星期六。

天一亮，我就起床，跑到湖边，踯躅徘徊起来；我陷入了沉思，每个敏感而富于同情的心灵都愿意伴随着我走进这沉思的

迷宫；女主人——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不能把她当寡妇看待——好象是为了满足我的愿望，开头出现在窗边，接着又走到门前来；她告诉我，父亲睡了一个安稳觉，醒来情绪很好；他口齿清楚地说，他要待在床上，今天不想见我，等明天做完祈祷，他的体力感到更充实些时再跟我见面。她又说，我今天要一个人多呆些时候了，因为她今天也将忙得不能脱身，她出来找我就是为了讲明这些事情。

她的话，我只是听听而已，并不放在心上，不过，我看得出，她是一心一意投身那象天职般吸引着她的事业，她总是满怀喜悦地去干她的事。

她继续说：

"我们这里通常的经营情况是：纺织品接近周末时完成，星期六下午送到转卖商那里去，由他检验，丈量，称重，看产品是不是合格，够不够上等，重量和规格合不合他的要求，如果一切都合格了，他就按契约向织工发付工钱。然后，他就自己去消除粘附在布面上的线头和棉绒，摆在那里时总让最美观最无瑕疵的一面朝上，使产品看上去更惹人喜爱。"

这时，从山里来了很多纺织女工，她们都背着布匹走进屋去，我发现找我们的机械师帮忙的那位女织工也在这群人里。她彬彬有礼地为我给她留下的礼物表示感谢，并温文而雅地说：机械师还在她们那里，今天检修她的不工作的织布机，临来时他对她说，他的检修工作苏姗娜夫人肯定也很需要。说完，她就跟其余的人一起走到屋里去，我急切地问这位可爱的女主人：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告诉我，您怎么取了这么一个奇特的名字？"

"这已经是第三个名字了，"她答道，"是别人给我取的；我也

没表示反对，因为这是我公婆的愿望，他们死去的女儿就叫这个名字，他们认我做他们的女儿，这个名字也就成了提醒我这个当女儿的人的最好最生动的称呼。”

我接口说：

“您现在又有了第四个名字了，按照我的想法，我要称呼您好心的美人儿。”

她娇媚恭顺地朝我鞠了一躬；她父亲见了我心里高兴，病竟突然痊愈了，对此她感到无比兴奋，我也是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有领受过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事。

这位好心的美人儿被叫到屋里去了两三次，她把我托付给一个聪明、懂行的男子，让他领我去参观这山区的名胜古迹。天气晴朗，我们一起穿过这丰采多姿的地区。但我相信，不管是巉岩、森林、瀑布，还是磨坊和锻铁厂，甚至木雕刻家的家庭，都不能吸引我的注意。全天的游览路线已经确定，可口的早餐是我的向导用旅行袋带来的，中午我们在一个采矿场的职工办事处弄到了一顿好饭，这里谁也不能理解我，因为在终日艰苦劳作的人看来，最讨厌不过的就是貌似同情实则空泛的漠不关心。

但最糊涂的却是我的向导，那位棉纱收购商原已向他说起过我，而且绝口称赞过我的丰富的技术知识和我对纺纱织布这个行业的浓厚兴趣。那位善良的人也讲过我总要做很多记录，写些评语，所以我的陪同者一直盼着我做这些事。但他等了好久，直到他实在憋不住了，问起我时，我才把笔记本掏出来。

二十一日，星期日。

将近中午，我才见到我的女友。家里已经做过祈祷，她本来就不希望我也在场；她父亲也参加了祈祷，而且清清楚楚地说了一

些很有教益的话，所有在场的人，包括她自己，都感动得流了泪。

"这些话，"她说，"都是人人皆知的格言、诗句、俗语和套词，我听过上百遍，已经听腻，无动于衷了；但这一次这些话语象熔为一体似的从他心底涌出来，又平和又炽热，没有一点渣滓，我们仿佛看到通红的铁水从输送槽里流过去。我真担心这种真情的流露会消耗掉他的全部精力，但他一直精神矍铄，让人扶他上了床；他说，他想休息一下，一觉得支持得住，就请客人见他。"

饭后，我们的谈话就变得更活跃，更亲密了；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更深切地感觉到，更明确地注意到，她是在克制着自己，尽量不流露出她在内心中同那些令人不安的思想所作的斗争，她想做出笑脸又往往很不成功。起初，我还想方设法引她说话，后来我就干脆直说：我觉得在她脸上看到的是一种阴郁的神色，忧虑的表情，她应该把这一切告诉我，不管这难处是家计的还是商务的，我的钱是足够替她偿付各式各样旧债的。

她微微一笑说，症结根本不在这里。

"您到这儿来的时候，"她继续说，"我还以为您是从底里亚斯德到这儿找我讨债的外柜呢，我心里倒也踏实，因为钱我已经准备好了，交付一部分，还是全数偿还，都行。我感到苦恼的，固然也是商务上的，但并不是为了眼前，不是的，而是为了未来。机器在剧增，我又痛苦又担忧，就象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风云慢慢地逼近了。说到我们这一行，这场暴风雨肯定就要到来的。我丈夫在世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很犯愁。大家想了又想，谈了又谈，始终一筹莫展。有谁愿意去过早地想象这可怕的景象呢！您想想看，这个大山里蜿蜒盘旋的有多少山谷，您不就是从这山上走下来的吗；几天来您亲眼看到的是多么美好多么快乐的生活呀，昨天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走到这里

来的那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工就是最叫人高兴的证明；您想想看，这一切都将沉沦，泯灭，这片荒野经过多少个世纪已经充满生机，有人在这里劳作生息，不久又要退到原始的孤寂中去，岂不可惜！

“这里只有两条出路，两条路都是一样的艰难：要么自己转向新的生产方式，加速旧的一切的破坏进程，要么带着最好最有用的人离开此地，到海外去碰运气。两条路都充满了风险，有谁能帮我们权衡一下利弊，作出最后的决定呢？我知道附近就有人想自己安装机器，夺走大家的饭碗。我不想责怪人家只为自己打算；但是，看到这些善良的人被洗劫一空，最后只好孤苦无告地流落他乡，我总觉得实在于心不忍。然而，他们迟早都要四处流浪的。他们早就预料到了这个下场，他们知道，他们谈论，但谁也不能采取什么有救的一招。可不是吗，这种决定的步骤从何而来呢？难道我就会比别人更容易办到？

“当初，我的未婚夫和我决定出走，我们常常讨论怎样摆脱这里的事务。他物色了一些最好的人，这些人可以被联合起来同心协力地做事，也可以被吸引过来一起出走。我们从年轻人的单纯的心理出发，梦想奔向这样一个地区：凡是这里所说的不法行径，在那里都被看作是人们的义务和权利。现在我的情况是完全倒了个个儿：那位诚恳可亲的人在我丈夫去世以后成了我的助手，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对我更是一往深情，可是他的意见恰好相反。

“我只好在您没见到他之前跟您谈谈他的情况了；本来最好是以后再谈，因为见了本人，好多难解的谜可以不解自破。年龄大概跟我丈夫一样大，还是一个穷孩子的时候，他跟我那生活富裕、慷慨大度的丈夫就是一对十分要好的小伙伴，后来就跟这个

家庭，这所房子，这个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一起长大，几乎形影不离，但性格却截然不同；一个开朗，富于同情心，另一个从小就沉闷，不好接近，一毛不拔，虽然信仰虔诚，却只关心自己，很少关心别人。

“我知道，一开始他就看上了我，他认为这是他的权利，因为我比他还穷；不过，他一发现他的朋友已经爱上了我，也就把心收回去了。因为孜孜不倦的勤苦努力和一片忠心，他很快就成了我们事业的参加者。我丈夫私下里想，我们出走时可以把留下的一切都托付给他，让他在这里主事。我的心上人死后不久，他开始更接近我，前些时竟迫不及待地向我求婚了。于是，两种奇特的境遇就搅和在一起了：他老早就声称反对搬迁，现在却来了一个大转弯，坚持要我们也引进机器。当然，他的理由是令人信服的，我们山里住着一个人，他想甩掉我们这里的简单的织机，换上复杂的机器，我们大家都有被他挤垮的危险。这个人很精通自己的专业——我们都管他叫机械师——，他寄居在邻庄的一个有钱人的家里，谁都看得出，他是在有计划地为增加他自己和他们大家的赢利利用那些越来越完善的发明创造。对我的助手说出的理由，不能提出任何异议，因为时间已经耽搁得太久了；如果他能占先，我们也能做到，尽管条件比他们的差一点。这就是我所担惊受怕的一切；在我看来，您是如此尊贵，您简直就是我的监护天使，道理也就在这儿。”

我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作为回答，我不禁发现情况竟如此复杂，弄得我不得不要求给点时间考虑考虑。但她又接着说下去：

“我还有不少事要坦率地说给您听，您可以看到我的处境有多么不平常。我本人对这个青年人毫无反感，但他既没有顶替

我已故的丈夫，也没有博得我真正的爱情，”说到这儿，她叹了口气，“打那以后，他就变得很倔强，他说话虽然照样热情，却变得小心谨慎了。他再也不要求我非嫁他不可了，再也不说想要出走是愚蠢之举了，再也不说我们因此耽误了为维持事业应采取的唯一有效的步骤了；他总觉得，我反对他的主张，我不放弃出走的怪念头，跟我在经营管理上的其余正确思想很不协调，我在我们最近的一次有些情绪急躁的谈话中觉察到，他是以为我另有所爱了。”只是她说最后一句话时稍稍停顿了一下，话音一落她就垂下了目光。

人人可能都想知道我听到这一番话心里是什么滋味；但稍加思索，我就感觉到我要说的每句话只能使她更加困惑。不过，我这样站在她的面前，同时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我是多么地爱她，我不得不把我心中残存的全部理性和智慧的力量集中起来控制住我自己，没有立即向她求婚。我想，要是她跟了我，她岂不就得抛弃一切！然而，往昔的烦恼抑制了我的感情冲动。莫非你还要燃起一种非分之想，结果终生为此受尽折磨吗？

我们俩都沉默了好一阵子；黎斯辛走进屋来我都没有发现。她出人意外地来到我们面前，请求允许她当天晚上到附近的铁匠铺去一趟。她的请求立即被同意了。这时我抑制住焦急的心情，讲起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一路上早就亲眼看到她所说的暴风雨已经临近，出走的倾向和必要性一天天在增长；然而，这一着棋，不管怎么说，总是最危险的一步。毫无准备的匆匆离去，必将一事无成的返回；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需要谨慎小心和深谋远虑的了。这种看法对她来说完全是新鲜的东西，虽然各种情况她都反复考虑过多次了，但最后她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我原指望趁您在我们这里逗留的这几天把一切都坦率地

告诉您，也好宽宽心怀，但我现在觉得情况越发糟糕了，我深深地感到我是多么地不幸。”

她抬起眼睛望了望我，但是为了不让我看见从她那美丽善良的眼睛里流出的泪水，她马上又掉转身去，朝前走了几步。

我并不想表白自己，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对这颗极美的心灵即使不能给以安慰，至少也能起到一些排解作用，于是我才起了这样的念头：跟她谈一些我不久前加入的一个促进漫游者远离的奇特的团体的情况。我也是不知不觉地迷恋于此道的，只要我发现我有丝毫想要背离自己信念的打算，我就感到极为不安。她镇静下来，又惊又喜，显露出她全部的优美风貌，高兴而巧妙地示意我，说我不能再回避了，我应该毫不隐瞒地把一切都告诉她。

格莱特辛来到我们面前，要我们到父亲那里去。这女孩子看上去似乎若有所思，而且有些怏怏不乐。这位好心的美人儿跟在后面对她说：

“黎斯辛今天晚上请假了，一切都由你料理吧。”

“您不该准她的假，”格莱特辛接口说，“她干不了什么好事。您太纵容这个小骗子了，您太信任她了。我也是刚刚听说，她昨天晚上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她偷听了您的谈话，现在就是跟他去见面。”

一个守在她父亲身边的孩子催我们快去，因为善良的老人已经急不可耐了。我们走进屋；他坐在床上热情地欢迎我们。

“孩子们，”他说，“这几个钟头我一直在祈祷，大卫的圣歌我一首也没有漏掉。出于至高的信仰，我想添上一句：为什么一个人只能指望近邻呢？他必须在这里活动，必须自助；想指望远亲，那就只能依靠上帝。”说完，他抓住雷纳多的手，又抓起女儿

的手，把两只手合在一起说："愿你们的结合不在尘世，而在天堂；你们要相亲相爱，就象兄妹一样，你们要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就象上帝对待你们一样无私而真纯。"

说完这番话，他便面带天使般的微笑，颓然朝后一倒，离开了人世。女儿跪倒在床前，雷纳多跪在她旁边，他们的面颊碰到了一起，他们的眼泪汇合在一起滴在死者的手上。

她的助手恰在此刻跑了进来，他不胜惊讶地望着这个场面。这个英俊的青年圆睁着双眼，甩动着乌黑的发鬈，大声嚷道：

"他死了；我正想请他在能灵便说话的时候决定我的命运，决定他女儿的命运呢，他却死了。除了上帝，我最爱的就是她，我盼着她心上的创伤痊愈，盼着她能感觉到我对她的眷恋有多么珍贵。但现在我已经失去了她，她正跪在另一个人的身旁！难道他已经祝福你们了？你们就承认了吧！"

这时，那位美人儿已经站了起来，雷纳多也立在旁边，恢复了常态。她说：

"我简直都认不出您来了：您从前那么温柔、虔诚，现在竟突然变得这么粗暴。您应该知道我是多么感谢您，多么爱慕您。"

"现在不是谈什么感激和爱慕的时候，"对方极力控制着自己，应声说，"这里牵涉到我的一生会不会有幸福。是这个外来人使我产生了忧虑；我一见过他，我就失去了自信，怕比不上他；取消以前的权利，断绝以前的关系，我又办不到。"

"等你恢复了原来的样子，"那位美人说，那样子显得比平素要甜美得多，"只要跟你能象往时一样的说话，我才会告诉你，向你明确说明，除了你所知道的、你所同意和分享的关系，我跟这位先生和朋友没有别的关系。这样你总该高兴了吧。"

雷纳多深深地感到不寒而栗，三个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全都不作声，各想各的心事；片刻后，那个青年人先开口说：

“眼下这一刻是最重要不过的，因为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刻。我的话不是没有经过考虑的，我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这一切，我听说：你拒绝我的求婚，原因是你出于无奈和怪想要出走，我拒绝跟你去。现在，当着这位可信赖的见证人的面，我要庄严的宣告，你要搬迁，我决不阻拦你，我愿意帮你走成，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这个声明对我说来，并不是被迫的，而是由特殊的环境促成的，我现在就以这样的保证向你求婚。”

说完，他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念站在他们面前，另外两位却惊讶地，不由自主地向后退缩。

“一切都很明显，”那青年镇静地、相当温顺地说，“只能这么办了，这对我们大家都好，也符合上帝的心意。你不要以为我是一时心血来潮，匆忙行事；你要知道，我是为了你才离开险峻的深山的，现在又按你的生活愿望在城里安排好了一切。但现在，我只能一个人去了；你不会拒绝给我资金的，你手中总会剩下足够的金钱，这些钱不会象你所担心的那样，在这里都损失掉，当然你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我终于得到了准确的消息：那个干粗活的装模做样的骗子已经到山上的那片平地里去了，他在那里安装了不少机器，你将看到他是怎样夺走每个人的饭碗；也许，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把你现在赶走的忠诚的朋友喊回来。”

三个人无可奈何地面对面站在那里，感到更加难堪；人人都害怕失去对方，而此刻谁也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保持他们相互的关系。

那青年激愤地毅然决然冲出门去。这位好心的美人儿把手放在她父亲那冰冷的胸脯上，高声说道：“不能指望近处的亲邻

啊，必须指望远处，这是他最后的祝愿。让我们相信上帝，相互信任吧！这样，一切也就好办了！”

第十四章

我们的朋友带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上述的记叙，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在读完上一本日记的时候就预料到，甚至猜想到，这个美人儿肯定已经找到了。对陡峭山区的这些描写，又把他带到了那些难以忘怀的地方，他尤其追忆起那个月夜里雷纳多预言中的话语，追忆起他信中的字句。他把这一切都坦率地告诉了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的感想跟他的完全一样。

但是，写到这里，我们的叙述、描写、详尽而连贯地阐明一切的职责，越来越难以履行了。每个人都感到，我们的故事已经接近尾声，担心我们陷在繁琐的细节里，希望不要使读者得不到应有的解释，这一切都引起了我们的忐忑不安。虽然我们从刚送到的这封急信里得知了不少消息，但在其他信函和各式各样的附件里也包含很多这样的消息，只不过没有引起普遍的兴趣罢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打算把人们当时告诉我们的一切和后来得知的情况归纳在一起，作一简单的叙述，也同样把笔者所承担的这个吃力的差事如实作一报告。

我们首先要报告的是，雷纳多真的在神父的陪同下，跟已经做了他妻子的泰莱莎，跟不愿离开自己兄弟的娜塔丽亚一起，来到了海边。他们在有吉利预兆的时刻动身了，但愿他们扬帆前进，一路风顺。唯一不快的感觉，也是真正于心不安的，是他们在临行前竟没来得及去拜访马卡利亚。路上得绕很大一个弯子，

而着手要做的事又太重要；他们责备自己总有些犹豫不决，结果为了应付燃眉之急连神圣的职责也不得不放弃。

但在我们的这段叙述和描写中，关于那些早已博得我们好感的尊贵人物的情况不宜扯得太远，不可能详细讲述他们以前的生活和活动，特别是在我们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听说有关他们的详情的情况下。对此我们只好略而不谈，好在他们迄今为止所从事的一切都是当前这一伟大活动的准备，他们现在就是为了这个事业正在海上航行。我们始终盼望着将来有一天能跟他们愉快地重逢，见到他们在步入正轨的活动中紧张地工作，而这活动又能促使各个不同性格的人显示自己的真才实学。

尤利埃特——我们都还记得起来，她是一位善良而有见识的女子——已经结婚了，嫁给了叔父挑中的能够跟他合作并按他的心意接替他的事业的人。最近，尤利埃特在姑妈家住了好久，那里聚集了很多亲人，大家都因有她在而感到欣慰，不管是那些留在大陆上的人，还是那些想要飘洋过海的人，都有同感。而雷纳多和弗里德里希则早就离开了这里，但常常通过信差给他们送来消息。

虽然我们在客人名单上少列了上面提到的那几位尊贵的人物，但我们却在那里发现了另外几位我们十分熟悉的重要角色。希拉丽亚是和她丈夫一起来的，她丈夫现在已经是上尉和极富的庄园主了。她由于仪态高雅、待人亲切，很容易宽恕那些因过于轻浮、喜新厌旧而犯的过错，我们知道她本人就也有过这样的错误。但男人们对她的风流艳事却颇为欣赏。如果这种错误仅是初犯，他们并不以为有失体面，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巴不得轮到自己。

弗拉维奥，她的丈夫，健壮，活跃，可亲，看来全然被她的爱

所吸引；显然，连她自己也已经原谅了自己往日的过错；即使是马卡利亚也找不到什么理由去提到这一切。他是一位热情的诗人，临别时他请求人们允许朗诵他在这里逗留的几天里为马卡利亚和她的亲人所写的一首诗。人们见他常在露天里踱步，有时停步站上一会儿，然后又打着手势大步朝前走，往石板上写点什么，接着想一想，随后又写。现在，当他的要求通过安热拉转达出来时，他仿佛才认为自己的诗终于竣稿。

善良的马卡利亚虽然不十分愿意，还是同意他的请求，而且，尽管人们没有从中得到一点儿新的东西，没有领略到任何新的感受，还是静静地把他的颂诗听完了。诚然，叙事的风格是轻松愉快的，韵脚和排列有时也很别致，不过，就整体而言，人们还是希望稍短一点。最后，他亲手把这首以隽秀的字体写在花边纸上的颂诗交给了她，双方分别时都非常满意。

这一对夫妇刚到南方去做了一次长时间的有益的旅行，为的是使他们那有少校军衔的父亲有可能离开家出去走走，因为父亲很想带着那个已经做了他妻子的迷人的寡妇去呼吸呼吸天堂般清爽的新鲜空气。

他们俩照旧来了。跟在别处一样，这位引人注目的女子在马卡利亚这里也受到了特殊的恩宠，马卡利亚甚至在内室单独接待了她；后来，少校也得到了这样的光荣。一见了面，他立刻就说自己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一个好家长，好农艺师，一个文学爱好者，甚至是一个受人欢迎的写训诫诗的诗人，很得那位天文学家和其他家里人的赏识。

至于我们的老主人，那位可敬的叔父，和从前相比，他简直判若两人，他的住处离这里不算太远，现在比往常到这里来的更勤了，虽然只呆几个钟头，不管你给他准备好多么舒适的住处你

也休想说服他留在这里过夜。

尽管聚会的时间短，但是，只要他在场，总是非常快乐，因为作为一个阅历丰富的交际家，他竭力表现得又随和又健谈；在这种气氛下，即使有一点亚里斯多德式的学究气，大家也不会觉得扫兴。不过，他现在的宽宏大量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我们必须跟那些明智的人交涉重大事宜的时候，他也跟我们一样感到很愉快。繁杂的事业正在紧张的进行中，一切都按预先签订的协议不间断地开展。

我们只能重点地讲一讲。在大洋的彼岸，叔父所拥有的财产都是得自自己的祖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恐怕只有那位了解当地情况的人才能向他的朋友讲明详情，然而这样一来很可能使我们离题太远。大片的田产一直到今天为止都是租给佃户的，但由于存在种种不利因素，收入甚微。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那个团体，现在已经在这个具有现代公民制度的国家里获得了财产私有权，能在这种制度下发挥作用，靠自己的财产营利，在大面积未开垦的荒野上扩大自己的产业。在这里与众不同的是弗里德里希和雷纳多，因为他们需要让人们相信，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谁都可以闯出自己的新路。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对他们的这次拜会都格外满意，尽管来的客人是新派人物，但给人的印象却很诚恳。我们几乎从来没敢企望在这个圣地见到菲利娜和吕迪亚，但她们却真的来了。原来是起先一直在山里逗留的蒙坦去接她们，取近路把她们带到海边的。女管家、女保管以及在这里做事并一起居住的妇女们热情地接待了她们二人：菲利娜带来了两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孩子。她穿着朴素，但很迷人；与众不同的是，她的腰间系了一条绣花的腰带，上面挂了一根很长的银链，银链的这端拴着

一把不大不小的英国造的剪刀；谈话间，她不时地拿起剪刀咔哒剪那么一下，仿佛是强调她所说的话，这个动作使在坐的人感到很有风趣；随后，她便使人不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这个大家庭就没有什么需要剪裁缝制的吗？当然，人们想到有几个要结婚的姑娘需要准备嫁妆，菲利娜正好可以为此效劳。于是，她仔细观察了一下当地服装的样式，然后让姑娘们在她面前走两遭，接着便开始裁剪，同时由于很懂人们的想法和爱好，能够保持当地民族服装的特点，而且善于减弱一点它原有的粗俗，使它增添些雅致，不过那改动是很细小的，着装的姑娘和别的人都更喜欢，不再担心人家会背弃他们的传统习惯。

现在该谈谈吕迪亚，她的裁缝手艺象菲利娜的一样纯熟，迅速，做出的衣服也一样的好看；她是菲利娜最得力的助手，可以指望在其他一些姑娘的帮助下使准备出嫁的姑娘们早日打扮起来，那速度简直超出人们的想象。这些姑娘无权久离，菲利娜待他们就象对待玩偶和剧中没有台词的配角，连芝麻大的事也要管。大堆的缘带，在附近一带流行的装饰品，都被巧妙地派上用场，最后达到的效果是：即使在坚信粗野习俗的掩盖下，也能多少显示出一些四肢的匀称和体态的优美，就连体格的粗野特征也显得更为动人了。

随着生活逐渐转入正常，这些过分勤恳的人反而变成了累赘。菲利娜带着她那把贪得无厌的剪刀，走进一间库房，那里储存着供一大家人随时穿著的各种布料的服装。她看到眼前的这些服装都是她亲手裁剪的，心中感到极大的快乐。她不知道干什么才好，便走出库房，把房门关紧。安热拉不愿意被人当作准备出嫁的姑娘对待，因为她害怕这个过分热心的女裁缝；总之，两个人的关系是不会有所改善的，这留在以后再说吧。

蒙坦一直踌躇不决，不知来好还是不来好，他考虑的时间比大家想象的长得多；菲利娜坚决要求见见马卡利亚。大家同意了，因为谁都想尽快地摆脱她，一点不假，那场面也真够精彩的了：这两个有罪的女子跪倒在那位可尊敬的女人脚下。她们跪在她两边，两个孩子位于菲利娜的两侧；菲利娜动作优雅地使劲按两个孩子，让他们向马卡利亚鞠躬，同时以惯常的热情说："我爱我的丈夫，爱我的孩子，我一向为他们，也为别人操劳，从不敢偷懒；其余的一切实在顾不了，你就原谅我吧！"

马卡利亚善言以对，表示宽恕，菲利娜规规矩矩地施了一礼，退了下来。

吕迪亚匍伏在左侧，把脸埋在马卡利亚的怀里，泣不成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马卡利亚强忍着眼泪，拍着她的肩膀抚慰她，然后从头顶分缝梳发的地方无限温存、激情满怀地一次又一次地吻着她的头。

吕迪亚抬起头，先是双膝跪在地上，接着才站起身来，满心喜悦地望着她的恩人。

"我是怎么了！"她说，"你瞧我是怎么了！沉重的压力虽说没有使我完全丧失理智，却使我丧失了思考能力，它把我一时弄得昏了头。我现在可以看得更远，想得更多了，"她深深地换了口气，又补了一句："我相信，我的心是愿意紧相随的。"

话音刚落，门开了，蒙坦走了进来，他常常让人等待很久，突然出人不意地露面。吕迪亚欢快地大步向他走去，跟他热烈地拥抱，当她把他领到马卡利亚面前，她高声说道：

"你应该知道，你要感谢这位活圣母，赶快跟我一起向她跪拜吧！"

蒙坦感到很愕然，他一反常态，竟有些发窘，朝这位尊贵的

夫人相当体面地鞠了一躬，说：

“我承认，我要感谢她的地方很多，因为她，我也应该感谢你。你还是第一次这样坦率、真挚地对待我，第一次跟我紧紧地拥抱，尽管我早就应该得到这个幸福了。”

在这里，我们应该悄悄地说一句，蒙坦从小就爱过吕迪亚，是那个漂亮的小伙子罗塔里欧把吕迪亚从他身边夺走了，但他对她和这位朋友的忠诚始终未变，吕迪亚最后还是成了他的妻子，我们以前的读者对此也许会颇感诧异吧。

这一对夫妇和菲利娜，在欧洲社会里觉得很受束缚，一谈到大洋彼岸对他们的期望，就很难控制自己愉快心情的外露。菲利娜的剪刀急速地闪动了一下；她们的女主人打算垄断这块新殖民地的服装供应。菲利娜咬文嚼字地讲了讲棉布和麻布的储存情况，说着用剪刀向空中咔哒剪了一下，用她的话说，那大片丰饶的田地正等待她去收割。

吕迪亚由于得到幸福的祝愿心中又滋生了对人们的爱和同情。在她的想象中，她的学徒已经成百倍地增长，形成一个家庭妇女的部族，她们都被培养成了爱整洁守秩序的人。就是那位思想深沉的蒙坦也亲眼看到了这里的山中蕴藏着丰富的铅、铜、铁、煤，他声称他要运用自己的全部知识和才干小心摸索着做些试验，然后才能在这里大胆地迎接进益很大的丰收。

可以预见到，蒙坦很快就跟我们的天文学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马卡利亚在场时的谈话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我们发现记载下来的却很少，因为安热拉听了一会儿就精神不集中，记录得很草率了。此外，她可能觉得很多东西都太一般，女人不易理解。因此，我们只好顺便对那几天的谈话作些补充，以弥补安热拉所交给我们的文字记录中的不足。

在各门科学的研究中，特别是在以自然为对象的研究中，调查不但必要，而且艰难：自古以来传给我们的，被我们的前人认为有效的东西，是真的证据充足、真实可靠，人们可以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并有所建树呢，还是从先祖那里继承下来的信仰已经尽善尽美，因而只能静止不变，无须前进半步？有一种预兆可以促使人们从事这样的研究：我们所接受的观点是依然具有生命力的，还是促使人们力图作新的追求？

相反，一切新的东西都需要经受考验，在这里人们不免要问：我们所接受的观点是真的仍然有利，还是一切都要与时新的观点相一致？因为顽强的人们所作的判断，一定会感染群众，并取得压倒一切的地位，但一个诚实的研究家却从来没有这样的要求。国家和教会总有各种理由宣称自已具有统治地位，因为它们必须利用它来压服不屈的民众，它们为了维持秩序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但在科学中需要的却是绝对的自由，因为在这里人们所从事的活动并不是为了今天和明天，而是为了永不停息地向前发展的没有尽头的时代。

如果在科学中谎言占了上风，那么其余的一切够得上真理的也就微乎其微了。如果真理只存在于个别人的头脑里，那么这个真理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样的人只能悄悄地无人知觉地继续发挥影响，然而总有一天人们会问起他和他的信念，总有一天光明会普照大地，人们可以毫不畏惧地把这一切都讲出来。

现在再谈一件非同一般而且不可思议的怪事：这就是蒙坦常说的，在深山勘察和探矿时总有一个人做他的助手，这个人性情很古怪，对岩石、矿物乃至一切有此特征的东西都有特殊的爱好。这个人不仅能感觉到地下水的作用，金属矿床和矿脉的走

向，以及煤炭和其他往往大量蕴藏在同一地点的东西，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只要土壤变了，他就产生不同的感觉。不同类型的山脉对他的影响也不同，只要蒙坦找到了独具一格但二人都很满意的语言，蒙坦本人就能跟他取得一致的见解；蒙坦总要进行一些试验，而这类试验他的助手则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行的，那就是通过直觉，他不仅能靠直觉确定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能，甚至只要看上一眼就能分辨轻重。关于这个人的身世，蒙坦不想多讲；蒙坦打算让他跟别的即将动身的朋友一起先走，希望他在未被调查的地区对自己的工作给予更多的帮助。

能得到这么大的信任，那位天文学家也情不自禁地向蒙坦吐露了真情；经过马卡利亚的允许，他对蒙坦讲了他同基督教总会的关系。听了这位天文学家的自述，我们现在可以重点地讲一讲他们谈话的内容，我们要讲的虽然不多，但都很重要。

这里发生的情况尽管千差万别，但又如此相似，怎能不叫人感到惊异。一个朋友为了不使自己变成太门①，宁肯钻到最深的地层里去，要在那里揭示：在人的天性里也存在着某种与最原始的永恒不变的自然现象相似的东西；另一个人，恰好相反，可以说是马卡利亚精神的活的体现者，他认为，不管留在故乡还是远涉重洋，都是杰出人才的固有的天性，我们既不需要钻入地心，也没有必要脱离我们的太阳系，只要不游手好闲，只要全身心地去干，时时感到自己的使命，也就足够了。地面和地底，也就是这个物质世界，具有满足人们最大需要的物质，具有开发这些物质的杰出人材的最大能力；选择了这样的精神道路，我们就会不断地得到准许和宠爱，我们就有可能从事符合自己目的的

① 太门，莎士比亚剧作《雅典人太门》的主人公，愤世者。

自由的劳动。谁要想使这两个世界相互接近，揭示二者在对待暂时的生活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固有的特点，他就必须把自己培养成人人向往的最高尚的人。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两个朋友达成了默契，决定不再对自己的观察结果保密，因为既然可以含笑承认它们是适于写成小说的故事，也就可以把它们视为人们的一切向往的寓意式的表现。

随后，蒙坦就跟他的两位女伴一起离开了那里，如果人们想要挽留他和吕迪亚，很多过惯了安宁和有秩序的生活的女人，特别是那个品格高尚的安热拉就会觉得那个一分钟也安静不下来的菲利娜是一个烦人的累赘，何况还有特殊的环境使人们的不快有增无已。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发现，安热拉不象以往那样认真执行听录一切谈话的职责了，她好象在忙着别的事情。为了解释清楚这个在最高尚的人当中生活如此守规矩的人身上所发生的反常现象，我们不得不在这部篇幅很大的作品的末尾再引入一个角色。

我们的一位年老的久经考验的股东威尔纳，因为生意兴隆，交易无止境地增多，不得不经常寻找新的帮手，不过，不经过当面考察他从不录用。他打发了一个帮手到马卡利亚这里来洽谈一大笔款子的支付问题，她已经决定并且答应从自己的大批财产中拿这笔钱来创办新的事业，首先是照顾她的宠儿雷纳多。那是一个谨慎的年轻人，不久前才做了威尔纳的助手和伙计，精力充沛，憨厚朴实，简直就是一个奇才，不管在哪里，威尔纳都非常赏识他的才能——他那非凡的心算能力——，尤其是在那些跟自己合作的实业家当中，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团体里要进行核算，要和各式各样的数字打交道。就是在日常的交往中反复谈论尘

世各种事务时，也免不了要碰到支付、款额和结清一类的话，因此，有这样一个人作帮手当然是非常可人心意的。此外，他钢琴也弹得极为出色，在这方面他的计算能力和一种可爱的天性浑然结为一体，给了他莫大的帮助。乐音轻柔和谐地通过他的手指流泻出来，有时他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仿佛他在各方面都能达到很深的造诣，尽管他很少说话，几乎从来不谈自己的感想，但他却很有吸引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显得比自己的年龄更年轻，人们甚至可以在他身上发现天真无邪的气质。不管怎样，他是博得了安热拉的爱慕，安热拉也赢得了他的欢心；马卡利亚十分满意；因为她早就希望亲眼见到这个心地纯洁的姑娘结婚了。

安热拉总在想，而且觉得，找人代替她的位置有多么困难，她已经不止一次地拒绝向她求爱的表示，甚至竭力压抑她心中的隐秘的爱；此刻，她可能又想到了接替者的事，不过这一回事情倒是几乎有了定夺，她见客人这么喜欢她，便表现得很主动，尽量使他的好印象不断加深以至转化为爱的激情。

现在我们可以向读者说明最主要之点了；要知道，我们虽然谈了这么长时间，但实际上一切总是逐渐形成，接着发生混乱，最后才又走上正轨的。

现在已经决定由那位好心的美人儿（从前都喊她褐色姑娘的）来陪伴马卡利亚。这个三言两语决定了的、雷纳多也同意的计划，就要实现了，因为所有参加议事的人全无异议。苏姗娜决定把全部财产都转让给她的代理人，他则决定要那个勤劳家庭的二女儿为妻，同时成为那个机械师的妹夫。这样一来，才有可能安装起适于集中联合操作的现代化设备，进行新式的生产，山谷里热爱劳动的居民就会变得更富裕。

于是，这位可爱的人儿也就自由了，她将来到马卡利亚身边，接替已经和那迷人的年轻人订了婚的安热拉。这样，从眼前来看，一切都有了归宿；不能解决的问题只好悬在那里。

但这位好心的美人儿要求维廉去把她接来；有些事还要作些交待，她认为重要的是他应该善始善终，把已经着手做的事做完。他第一个找到了她，一种奇异的命运随后又促使雷纳多跟随他的踪迹；现在她希望他能使她轻松愉快地离别那已住惯的地点，希望他自己去享受那快乐和安宁，自己亲手把那被搅乱的命运的线团拾起来，重新理清结好。

为了尽量说得周全，我们必须在这里向读者揭示我们的主人公的内心精神生活的奥秘，这就是：关于自己想和这个好心的美人儿结成更亲密的关系，雷纳多连半个字也没有吐露过；但在谈话中，在多次的相互通信中，他们都力求委婉地探知她对这种结合有什么看法，如果让她公开表态，她会倾向于怎么做。从她的回答中很可能做出这样的归纳：她觉得自己不值得他象那位高贵朋友那样倾慕，因为她只能献给他一颗破碎的心。爱情要求女人献出她整个的心，也就是她全部的财富，但是她已经不能做到这一点了。对她的未婚夫，她的丈夫，乃至他们相互间的情意，她始终不能忘怀，对往日的回忆甚至盘据了她整个的身心，没有一点空间留给新的爱和激情，除了最纯洁的友谊和最深切的谢意以外她什么也不能想。人们可对此放心了，而雷纳多本人好象又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也就没有必要非让他知道这个情况不可。

在这里，我们希望适当地提一提一般的观感。所有暂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人，都很信赖和敬仰马卡利亚，人人都感到她是一个高大的形象，但是，即使有她在场，每个人仍然感到很自由，

完全可以显露自己的天性。所有的人在他面前都可以毫无顾虑地表现出自己的真正面貌，这在他们自己的父母和朋友面前也是从来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愿意而且有必要显示自己心中所蕴藏的最善良、最美好的东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出现了人人心满意足的气氛。

我们也不能不说，即使在这使人无法分神的环境中，马卡利亚也在为雷纳多担忧；她不止一次地跟自己的亲人安热拉和那个天文学家谈过他的境遇。他们觉得自己对雷纳多的心是了如指掌的：现在他的心已经平静下来了，因为他所牵挂的对象已经找到了幸福，可是不管怎么说，马卡利亚始终担心着未来。他应该断然开始从事自己的伟大事业，他应该把其余的一切都留给事情的发展和命运去安排。人们可以想象到：因为他一直想着，只要他有决心，他总会把她召唤到海外来，甚至会亲自把她接来，所以他才在事业中变得更坚强了。

我们不能就此弃而不谈人们的一般观感。现在已经有可能细细观察这奇异的情况：观察这因心有内疚而产生的热情了。我们不禁想到几个奇妙地改变昔日印象的其他事例，想到天生倾慕和长久思念的神秘发展。令人惋惜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劝告往往无效，虽然尽可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受感情左右，更有好处。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抵不住这样的诱惑：从我们的案卷中抽出一页有关马卡利亚及其精神特征的记载加以叙说。遗憾的是，这段文字是凭记忆写出来的，它的内容我们很早以前就听说了，因此不能把它看成正式文献，在这样重要的场合它恐怕满足不了人们的愿望。但是毫无办法，我们只希望，这里所讲的一切能引起读者的注意，促使他们思考，看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同一件事

或类似的事他们不记得了，或是根本就没有读到过。

第十五章

马卡利亚和我们的太阳系学说的关系，我们几乎没有胆量用语言来表达。问题不仅在于马卡利亚的精神，心灵和想象中包含着她不间断地静观的太阳系学说，而且马卡利亚本人可以说就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她以自己独有的方式看着自己沿着穹窿运动；她从童年起就围着太阳旋转，此外，人们不久前又发现，她在沿着螺旋式的轨道移动，这个轨道带着她越来越远离中心点，使她奔向外面的那些球体。

如果可以假定每个人作为肉体的人都力求作向心运动，而作为精神的人又都力求作离心运动，那末，马卡利亚就应该是最有精神气质的人。她好象生来就是为了脱离地壳，钻进存在的远近空间。这个特点虽然如此超群出众，但马卡利亚本人却从小就把它当作自己应承担的义务接受下来了。她记得小时候她的内在的"自我"就渗透了一种闪光的物质，被一种光所照亮，连最亮的太阳光也影响不了它。她常常看到两个太阳，一个在心里，一个在天上。两个月亮，外在的月亮在一切位相上都保持着同样的大小，而内心的月亮却变得越来越小。

这种天赋使马卡利亚丧失了对日常事务的兴趣，她的父母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教她学习各种知识。于是她各方面的能力都没有被埋没，她做任何事都无不成效显著，尽管她的心，她的精神，对天上的事物充满了幻觉，她仍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外界的环境，她的一切活动和行为总能适应最高尚的道德

要求。她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她象地面上的一个上帝的天使到处游动，随时为人排忧解难，始终在大小事情上为他人效劳，而她精神的整体却围着天上的太阳旋转，沿着不断扩大的圆圈向着世外的云天移动。由于她心中似乎也有日夜的更替，这种充满大量活动的紧张状态也多少有些减弱。当她内心的光变得暗淡时，她便努力严格履行外界的义务，当她内心的光又变得明亮时，她便沉溺于极乐的安谧之中。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觉察到，有时她的周围有一种云在飘浮，这种云往往妨碍她去观察她天上同伴的光；然而，她总是很善于利用这种时机为她周围的人创造幸福和欢乐。

只要她对这些观察守口如瓶，她就需要对此多加忍耐；她对此所说的一切，不是没人相信，就是被人曲解。局外人都认为这种情形是一种病态，她也觉得有理；至今人们在家里还这么说。但最后幸好有人把你们已经在本书中遇到过的一个人带到了她的身边，他一身而兼老练的医生、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是一位很高尚的人，然而他开始接近她也只是出于一种好奇的心理。当她取得了他的信任，逐渐向他描述了她的处境，把现在和过去联接起来，指出这一切的相互关系时，他也被这异乎寻常的现象所吸引，他不仅一步也离不开她了，而且天天努力深入地认识这个奥秘。

他曾亲口毫不含糊地说，起初他还以为那是一种错觉呢；因为她不否认她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星象学和天文学极感兴趣，她已经有了这方面的专门知识，而且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借助于书本知识和仪器了解和观察宇宙构造的机会。因此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一切都是背下来的。他坚信，这里肯定有记忆力的影响，有高度集中专一的想象的影响，与这种影响共同起作用的还

有超人的智慧，特别是潜在的计算能力。

作为数学家，他是很顽固的，作为一个有冷静头脑的人，他不相信宗教，因此，他的抵抗已经进行了很久了；但他细心地注意着她所谈的一切，力求弄清多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连续性，同时特别感到惊奇的是最近马卡利亚所讲的一切竟同星座的真正位置完全一致，最后他大声说道："怎么能说上帝和自然不能创造一个活的浑天仪，不能创造一种能按日按小时记录并自动跟踪星辰行程的灵敏的计时仪器呢？"

写到这里，我们不敢再写下去了，只要人们想从一切细节上加以观察，就会发现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只能说，一切计算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根据她的想象，这位有洞察能力的人觉得我们的太阳比她在白天看到的要小得多；这个精神的发光体在十二宫里的不寻常的位置也促使人们得到了一些结论。

从另一方面看，也产生了一些怀疑和糊涂观念，因为马卡利亚曾经暗示过在黄道带的一个星座中同时出现了两个发光体，但别人朝天望去却一个也看不见，也许这在当时还是一些未被发现的小行星。要知道，从马卡利亚的另外一些说明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她早已越出火星的轨道，接近了木星的轨道。可见她早就不胜惊讶地观察到了木星和它的无比壮丽的形象，看到了月亮围绕着它旋转的情形，只是很难说出它的距离罢了。但奇怪的是，此后她又发现木星象一个正在缩小的月亮，相反，我们的那个月亮却在增大。由此可见，马卡利亚看到的是木星的侧面，她正想越出它的轨道，竭力在无限的空间里接近土星。在她的想象中，她从来没有奔向那里的企图，但我们希望，这样一个生命现在不要完全离开我们的太阳系，如果她已到达太阳系的

极限，她也应该想方设法恢复地上的生活，为我们的子孙后代造福。

根据读者委婉地表达的希望，我们该结束这首太空的诗篇了，我们应该回过头来讲地上的故事了，这我们在文中已经留下了伏笔。

蒙坦以诚挚坦率的态度说，那个能直觉地辨别地下物质特性的人已随第一批移民到遥远的地方去了。但他的话在那位善于体察人心的人看来似乎根本就不可信。蒙坦这种人怎么肯放弃这样一个活的探矿杖呢？他走后不久，在家里的下人之间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飞短流长，逐渐引起了人们的猜疑。

菲利娜和吕迪亚又带来了一个女子，说是一个女仆，但她一点也不象；从没有见过她们脱衣穿衣时唤她来侍候。她的朴素的服装，穿在她那健美的身躯上，十分可体，但又象她整个人一样叫人觉得有些乡村的气息。她的举止虽不粗野，但也看不出受过社交的教育，每个女仆的姿态中一般都具有这种教育的漫画式的反映。她很快便在仆人群中找到了自己的适当地位。她在园田劳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同伴，抓起铁锹干活，一个赛似两三个。她要是拿起耙来，那个耙就会在那被翻过的土地上来回自如地飞走，广阔的原野被耙得象一块整饰得平展展的花坛。再加上她一向寡言少语，她很快就博得了普遍的宠爱。仆人们说，常见她撂下铁锨，横越田野，跳过树桩和石堆，直奔几乎隐藏在草丛中的水泉，喝水止渴。她天天都这么做：只要她渴了，她就能从她所站的位置出发直接找到一个清泉。

为了避免麻烦的试验和不必要的尝试，蒙坦大概决意在他的那些值得深信的尊贵的主人面前不说有一个那么引人注目的人的存在。但是，为了使好学的读者以亲切的态度重视类似的

情况——这种情况不仅出人意外的多而且往往由某种暗示所促成——，我们早就想讲一讲我们所熟知的然而明显不完美的一切了。

第十六章

我们看到那个大庄园不久前曾因我们的漫游者的到来而变得朝气蓬勃，庄园的管理人天生好动而又机警，从不放过对主人对自己有好处的事；现在，他心满意足地坐在那里算账，写报告，他不无自负地力求叙述和说明那些客人在时他的管理区所得到的利益。但他自信，全部收入中的利润还是最小的数额；他看到，爱劳动、有智慧、不抱成见、勇于创新的人能发挥多么大的作用。有些人离开这里，到海外去了，另一些人离散了，是为了在大陆上找到一个落脚点；他还发现了第三种情况，并且很快决定从中捞它一把。

很明显，离别时，人们可能就预见到，而且预先说出了：年轻力壮的客人当中有很多人跟本地居民的可爱的孩子们交上了朋友。不过，奥多亚德带领他的人临走的那一天，有勇气声称坚决留下来的人也没有几个。雷纳多的移民没有一个留下来的，但有很多人表示，只要答应给他们一个能维持温饱的工作，不必担心未来生活无着，他们就愿意回来安家落户。

这个管理人对他所管辖的小小地区的每个人的脾气和他们的家境都了如指掌；作为一个真正的利己主义者，他见到人们为了在海外或地中海找到新的工作，过上自由的生活，要这么费心，花这么多钱，不禁暗自觉得好笑；而他稳坐钓鱼台，没有离开

家园半步，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把一些优秀的工人挽留住并召到自己身边，却收到了最大的进益。我们时代的精神促进他的思想变得更加开阔，因此，他认为，用之得当的慷慨大度和一切善举带来值得称道的实际利益，是再自然不过的，他决意在他所管辖的地区里从事同样的活动。幸好很多富裕的居民这一次也不得不依法把女儿留给那些提前完婚的青年。这位管事人极力向他们证明，这样的家庭不幸实在是一大幸，实际上最好的手艺人都交了好运，怎么能说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呢！在他看来，建立一个家具厂已经完全不成问题了，这样的工厂既不需要很大的厂房，也不需要特殊的设备，需要的只是熟练工人和足够的材料。材料，管理人答应提供；妇女，房屋和仓库由当地居民筹办，熟练工人则从新的移民中寻找。当忙乱的人群还聚集在周围的时候，这个机灵的生意人就想好了这一切，因此大家刚刚静下来，他立刻就能着手工作了。

人流渐渐散尽，寂静，死一般的寂静便笼罩了城堡的庭院和当地所有的街道。就在我们的生意人的这种寂静的环境中，突然闯进来的一个骑马者的喊声破坏了他内心的平静，使他脱离了一切经济上的盘算。当然没有听到马蹄声，因为根本就没有钉马掌，骑者从披着马披的马背上跳下来——他骑的马没有备鞍坠镫，套的是小勒辔——，他焦灼地大声喊着居民和客人，然而，使他诧异和痛苦的是，到处都是死一般的静寂。

管理处的仆役不知道拿这个新来的生人怎么办才好；他刚跟他争吵了两句，管理人便亲自出来了，可是他也只能说：所有的人都走了。

"到哪儿去了？"那性急的年轻人问道。

管理人耐心地把雷纳多·奥多亚德和那个莫名其妙的客人

都沿哪条路离开这里的情形一一告诉了他，那个客人有的喊他维廉，有的喊他师傅，是从离此不远的一条河道乘船走的，他顺流而下，先去看望儿子，然后继续去办自己的要事。

话音未落，青年人就飞身上马，问清去河边的近路，冲出大门，疾驰而去。站在楼上窗前目送骑者的管理人，直到马蹄扬起的飞尘开始消散时才看清那个着急忙慌的骑者所取的路是对的。

最后扬起的尘土刚一散尽，管理人才又想坐下来做自己的事，但这时有一个步行的送信人从上面城堡的大门闯了进来，也问起这个团体的成员：他说，是人们在匆忙中派他来办点临时增补的事。他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包裹，另外附有一封信，上面写的是维廉的名字，都称他师傅；托信差送信的那个少女真心实意地希望他尽快把信送到。可惜这位信使得到的消息，也是人走房空，他不得不迈开双脚继续走自己的路，心想即使追不上那些搬迁者，也要打听到更确切的消息。

不过这封信刚刚从交托我们的许多信件中找到；它很重要，我们无权隐藏。信是那个迷人而任性的海希利亚写的，她虽然在我们的描述中很少出现，但每露面一次，总要使每一个思想丰富、感情细腻的人心往神迷。她的命运也是每一个温柔的心灵都会遇到的最奇异的命运。

第十七章

海希利亚致威廉

我静坐沉思，但又说不出我是在想什么。我常常陷入这样

一种空如一张白纸的沉思，这是从感情上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表现。一匹马跑进院里，把我从沉静中唤醒，门开了，菲利克斯走进来，他青春焕发，活脱脱的就是人所崇爱的一个偶像。他大步流星地向我走来，想要拥抱我，但我避开了。看来，他并不在意，没走到我跟前就停下脚步，以毫不减色的愉快心情在我面前称赞起把他驮到这里来的那匹马，他满怀信赖地详细地讲了他所参加的各种训练，他的一切快乐的活动。我们一起回忆往事，说着说着，便想到了那个精致的小箱子。他知道箱子在我手里，希望看一看。我同意了，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他看着那个箱子，不厌其烦地讲着他是怎样发现它的，我一时头脑发热，竟向他透露说：钥匙也在我手里。他的好奇心理达到了极点，连钥匙也要看一看，说只是远远地看看就行。真是从没见过比这更强烈更恳切的请求；他的请求简直就象祈祷，他跪在地上，闪着那样热烈、迷人的目光，说着那么甜蜜、那么谄媚的话语，于是我又走进了迷魂阵。我在远处把那神奇的秘密的宝物拿出来让他看，他却奔上来抓住我的手，把钥匙夺走了，傲慢无礼地跑到一边，围着桌子转来转去。

“我要箱子有什么用！我要钥匙有什么用！”他嚷道，“我要打开的，是你的心！把你的心向我敞开吧，把你的心压在我的心上，准许我把它紧紧地贴在我的胸膛上吧！”

他真是太好了，太叫人动心了；当我朝他走去时，他却往后退缩，从桌上一点点往后拉着箱子。钥匙已经插进了锁孔，他威胁说他要拧动它，而且果真拧动了。但这把小钥匙却咔巴一声断了，外边的一半落在桌子上。

我慌了手脚，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他趁我不注意，把箱子扶正后，就向我扑来，把我搂在怀里。我拼命挣扎也挣不脱，他的

眼睛紧对着我的眼睛，能在他那热恋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的形象也真是一件美事。就在他把嘴唇紧贴在我的嘴唇上时，我第一次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我自己的面影。不瞒您说，我也回吻了他；使一个人得到幸福，实在是美。我挣脱了身子，我觉得我十分清楚地看到了那道把我们俩隔开的鸿沟；我没管住自己，竟超越了这个界限，我生气地把他推开，是我的慌乱心情给了我智慧和勇气；我吓唬他，我叱责他，命令他不准再出现在我眼前。他竟信以为真了。

“好吧！”他说，“我走，我将浪迹天涯，一直到离开人世。”

他翻身上马，飞奔而去。还在半睡似醒的情境中，我着手收藏那个小箱子；断下来的那一半钥匙留在桌子上，我心慌意乱，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

噢，男人们啊，噢，人们啊！难道你们就不能更理智些吗？难道父亲造成了这么多灾难还嫌不够，现在又要儿子来弄得我们迷乱不解吗？

这样的反省在我们心中存留了一段时间，现在出现了一种特殊情况，我必须加以说明，因为这种情况在上文中是时明时暗的。

一个很受叔父器重的年老的首饰匠和珠宝商来到了我们这里，他展示出一些古旧的稀世珍宝；在人们的敦促下我把小箱子取来了，他仔细看了看那把断了的钥匙，然后指给我们看，说人们一直没有注意到这断茬很光滑，并不粗糙。用手一摸，两头就联在一起了，他往外一拉，竟拉出一个完整的钥匙来。两个半截的钥匙象被磁力吸到了一起，牢固得很，但只有知情人才能用它

来开锁。老人向后退了几步，箱子便自动地开了，但他马上又把它盖上了。他说，这样的奥秘最好不去触动。

谢天谢地，我的难以形容的心情，您是想象不到的：要知道，一个人头脑没发过昏，怎么能懂得什么是头脑发昏呢。这个贵重的箱子摆在我的面前，钥匙就在我手里，我却开不开箱子。只要这把钥匙能把最近的未来展示在我面前，我倒宁肯让箱子锁在那里。

您暂且不要为我担心，但我要坚决请求、央求和恳求的是：去找一找菲利克斯。我已经向各方面发了信，寻觅他的踪迹，但至今杳无音信。

就写到这儿吧！送信人催我赶快搁笔，他在这里滞留的时间够长的了，他要快些走，好追上移民，告诉他们重要的消息。在我们团体的成员中，他找不到你，也要打听到消息，搞清你究竟在哪里。没有结果，我是放心不下的。

第十八章

中午，灼热的阳光炽人皮肉，小船顺流而下。微风习习，在为晒热了的麦穗送爽。河两岸迷人的风光，虽然纯净朴素，却很赏心悦目。田野一直延伸到江边，有一片肥沃的土地紧挨着水，那滚滚的江水沸沸扬扬地喷洒一处，猛烈地袭向那松软的土层，把它撕裂，造成不少陡峭的悬崖。

就在这样一个陡崖顶端最靠边的地方，好象有过一条纤夫走的小路；我们的朋友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英俊少年骑着马正

在那上边疾驰。但他还没来得及细看，那块向前凸出、悬在河面上的草地突然崩塌了，那个不幸的人连人带马跌进了水里。船夫连想都没想，就划起船，象离弦的箭一般快地赶到冒水花的地方，眨眼间捞起了这个英俊的少年。少年躺在船上，好象已经咽了气；稍加思索，这些有经验的使船人便把船划向河中一个栽满柳树的沙滩。转眼间大家便靠了岸，把落水人抬上去，扒掉他的衣服放在一边晾晒。但依然没有一点活的征象，一朵鲜艳的花看来已经在他们手中凋谢了。

维廉一把抓起刺络针，把它扎进那少年胳膊上的静脉血管，血立刻咕咕地冒了出来，这血跟那活泼嬉戏、蜿蜒向前的波浪混在一起，象陀螺般旋转着追逐着河水。他活过来了；这位慈祥的外科医生还没来得及给少年绑扎，那少年就精神抖擞地站起来，逼视着维廉大声说：

"只要活着，我就永远跟你在一起！"

说着，他用双手勾住了维廉的脖子，这时彼此都认出了对方是谁。他们就这样拥抱着，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就象卡斯托和波鲁克斯兄弟二人①在冥府到天堂的交叉路口相遇时一样。

大家都劝少年要镇静。善良的船夫们在小树丛和大树的枝叶下为他搭了一张床铺，那部位又有阳光又有阴凉，真是舒服极了。他伸开双腿，躺在父亲的外套上，是那样的优雅俊美；深褐色的鬈发已经干了，现在又打起卷来，他安详地微微一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我们的朋友弯腰给儿子盖好，喜悦地望着他。

"真是酷似上帝！"他高声说，"难道你只是为了身心受苦才一而再、再而三地降生人间吗？"

---

① 据希腊神话，卡斯托和波鲁克斯是利达和宙斯的两个儿子，海伦的兄弟。

外套从他身上掉下来了，柔和的阳光亲切地温暖着他的躯体，两颊泛着健美的红光，看来这少年已经恢复健康了。

不知疲倦的船夫们见到好事办得很成功，有希望拿到优厚的报酬，都打心眼里高兴，他们已经把那少年的衣服放在灼热的沙滩上烘干，单等他醒来时立刻穿上它，重新显出体面社会的风貌。

马卡利亚笔录选

生活道路上的秘密，不准也不能公开；遇到障碍，没有一个行路人不跌跤。诗人要指出的正是这些障碍。

如果说世上的一切聪明才智在上帝面前都是愚蠢的，那么人就不值得争取活到七十岁。

真理酷似上帝：它从不直接出现，我们必须在它显现时猜出它。

“真正的学生总是善于从已知发展到未知，使自己接近于教师。”

“但人们很难从已知发展到未知，因为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的智力来自后天的部分并不少于先天所有。”

“神明教导我们摹仿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我们却只知道做，而不懂得摹仿。”

“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又是不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是有用的，又是有害的，是能言善辩的又是默默不语的，是理智的又是愚蠢的。我们认为每一事物内几乎都存在着矛盾。”

“人们为自已制定法律，却又不知道立的是什么法；但自然的秩序早已由诸神确立。”

“人所确立的东西，不能永远有效，因为它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而神所确立的东西，却永远适用，不论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

“我想指出的是，人的后天的才干和先天的才能完全一样，不管这先天的才能是外露的，还是隐蔽的。”

“占卜术就属于这一类。它总是从外露的东西找出隐蔽的东西，从眼前预测未来，从死推算生，说出没有意义的东西的意义。”

“这样，对人的天性，了解情况的人总能认清，不了解情况的人则摇摆不定，每个人对它的摹仿又各不相同。”

“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合，生出一个孩子，这便是从已知中产生了未知。与此相反，如果这个孩子的模糊的理性能领悟到事物的清晰的形象，他便是长大成人了，他将学会从眼前预测未来。”

“死的东西，即使在活着的时候，也不能与不朽的东西相比，不过被赋予真正生命的东西总是悟性的。譬如，胃就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渴。”

“占卜术和人的天性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在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看来，二者都很合理；在目光短浅的人看来，二者都捉摸不定。”

“在铁匠铺，人们总是鼓风吹火，从铁块上去除多余的成分，使铁块变软；铁块净化时，再轧它，使它变弯，然后经过淬火，使它变硬。一个人也要在老师那里经受这一切。”

“既然我们确信，那些静观悟性世界并领会到悟性美的人，能够看到高踞于我们感觉之上的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所以我们便试图更聚精会神地看一看并表明——直到这类事物达到清晰可见的程度——，我们采取什么方式才能认识精神和世界的美。”

“关于这一点你们不妨设想一下，有两个大石块并排放在那里，其中一块很粗糙，没有任何艺术加工，另一块经过艺术加工被凿成一个人的或神的雕像。如果是一座神像，它就可能是司贞淑的三女神之一或缪斯；如果是一座人像，它可能也不是一个特殊的人，而是一个通过艺术手段把一切美的特征集中于一身的形象。”

“这个通过艺术手段被雕成美的形象的石块，你们马上就会觉得它很美；然而不是因为它是石头——否则另外一块也会同样的美——，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具有艺术性的形象。”

“物质本身并不具备这样的形象，这个形象先是存在于想出雕像的那个人的头脑中，然后才被移到那块石头上。然而艺术家所以能创造这个形象，并不是因为他有眼睛和手，而是因为他有艺术才能。”

“在艺术中存在着更高的美；不是存在于艺术中的形象被移植到石头上，而是这个形象本来就存在，同时又有另外一个不完美的形象冒了出来，它不是单纯地保持原样，也不是只反映艺术家的愿望，而是要使材料服从艺术的要求。”

“但是，如果艺术所体现的是它自身和它所具有的一切，体现的是它在一切活动中始终遵循的理性的美，那末，这理性就永远会更多更纯地具有更高更卓越的艺术美，比一切外露的东西更为完善。”

“因为转移到物质中的形式已经扩展了，所以它也就变得比单独存在时更弱了。因为一切从自身分出去的东西都有别于自身：强度不同于强度，热不同于热，力不同于力，就连美也不同于美，所以，作用势必优于被作用。造就音乐家的不是别的，而是音乐自身，是超感观的音乐赋予音乐以可感知的音响。”

“如果有人因为艺术摹仿自然而藐视艺术，那么就可以这样回答：一切自然都是对某一其他事物的摹仿，此外，艺术并不是摹仿我们亲眼所见的事物，而是复归自然所依存所遵循的理性的东西。”

“此外，艺术自身也创造出不少东西，同时，艺术也因自身含有美而增加很多偏离完善性的东西。因此，菲迪亚斯[1]才能雕出上帝的形象，尽管他根本不是按照视觉所看到的东西加以摹仿，而是在精神上把握这个形象；只要他能出现在我们眼前，宙斯也会出现。”

古代和近代的理想主义者认为一切都来源于统一，一切又都必须复归于统一，我们不要因为他们强烈要求尊重这种统一而责怪他们。要知道，创造生命和秩序的原则，在世上无疑是与一种无法摆脱的现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然而，如果我们强使构成形式的原则和最高的形式转入某种正从我们的外部感官和内在精神中消失的统一之中，那么我们就要从另一方面来约束我们自己。

一切人的命运，都是延伸和运动；一切其余的形式，特别是感觉的形式，全寓于这两种普遍的形式中。但精神的形式不可贬低，因为它显露在现象中时是有条件的：即它的显现总是在产生和发展了某种实际的东西之后。被发展的东西不少于它的发展者，甚至可以说，生动的发展的优点就在于被发展的东西优于它的发展者。

更详尽地阐明这一观点，使它变得显而易见，特别是使它完全变成实际的东西，想必意义非常重大。但充分可靠、循序渐进的阐述却要求听者聚精会神、专心致志。

---

① 菲迪亚斯，古希腊的雕刻家，生于公元前五世纪。

凡属一个人的本性的东西，他无论怎样想法摆脱，也摆脱不掉。

我们西部邻人的最新哲学证明，一个人即使随心所欲地行动，也总要复归天性，整个民族也一样。如果这是由他们的天性和生活方式决定的，怎么会有别的情形呢？

法国人不承认唯物主义，而认为某些精神和生活是始初的东西；他们摆脱了感觉论，一致同意人的天性的奥秘之处都是自我的发展，以为天性具有创造的力量，从不把艺术中的一切解释为对外部世界的感觉。我希望他们坚持这种观点。

不可能有折中的哲学，只能有折中的哲学家。

一个从自己身边存在和发生的一切东西中接受那完全符合自己天性的东西的人，便是折中主义者；我们称为教育和进步的一切，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也都如此。

如果两个折中主义哲学家生来就是敌对的，他们从哲学的一切传统中接受的都是符合自己天性的东西，他们就有可能成为势不两立的敌手。你只要环顾一下四周，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是这样地行事，因此谁都不明白他怎么会不能使别人接受他的观点。

一个人到了高龄，能够历史地对待自己和同代人，以致跟谁

也不会发生争执，——这样的情况是罕见的。

只要细究，就会发现，即使是一个历史学家也不容易历史地看待他的著作：他总是把他写的东西当作他亲身经历的东西来对待，而不是把它当作曾经发生过和当时正在进行的东西来对待。就连编年史家也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局限，反映出他的城市、他的修道院和他的时代的特征。

我们经常重复的古代的各种格言，都具有完全不同于后世人所赋予的含义。

我们说，不懂几何学的人，对几何学一窍不通的人，不能进入哲学家的行列，这并不意味只有数学家才能成为哲人。

对“几何学”，一般都理解为欧几里得最早提出的、每个初学者必须掌握的那些原理。后来，几何学便成了完备的训练，甚至成了哲学的入门。

如果一个男孩开始懂得先有不可见的点，后有可见的点，懂得两点之间以直线为最短，然后才用铅笔把它画在纸上，那么他就会感到很自豪，很愉快。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他面前展现出一个思想的源泉；思想和它的体现，“可能和事实”①，他都明白了。哲学家并不向他揭示任何新的事物，因为一切思想的基础都已经由几何学家所奠定。

---

① “可能和事实”，原文为拉丁文：Potentia et actu.

于是，我们便可以引出这样一句格言："要有自知之明！"不过，我们不能按照禁欲主义的观念来解释它。这里所指的也决不是我们现代的疑病患者、滑稽诗人和罗马喜剧式自责者的自我认识。这个格言的意义很简单：要想到自己，不要忘了自己，要注意你同自己的同类人的关系，你同世界的关系！为此并不需要有精神上的苦痛；每个健全的人都明白和凭经验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格言是为每个人带来最大实际利益的善意的劝告。

试回想一下古人，特别是苏格拉底学派的伟大：它看到了泉源的所在，指出了生活和做事的规则，它并不是激起空洞的思辨，而是促使人们生活和行动。

如果我们的学校教育一直援引古代名人的话，如果它鼓励人们研究希腊语和拉丁语，那末，我们就可以指望这些高等教育的必修课程任何时候也不废止。

因为如果我们拿自己跟古人相比，而且真正是为了个人的教育去观察古代，我们就会感到我们刚刚开始成为真正的人。

一个学校的教师只要竭力说拉丁语，用拉丁文写东西，他就会感到自己比日常生活中所能想象的更优越，更高贵。

有一种诗人和雕刻家的创作容易感染精神；只要谈到古代，这种精神就好象又返回了最优美的理想的自然状态。今天，荷马的诗歌仍然具有至少暂时把我们从几千年的传统强加在我们

身上的沉重负担下解放出来的力量。

正如苏格拉底把有道德的人召到自己的身边，使后者有可能以最简单的方式说明个人的情况，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是以具有全权的个人出现在自然的面前：一个人以精神和情感醉心于自然，另一个人以研究者的眼光和方法征服自然。任何一种接近这三个人的可能性——不管是接近全体的，还是逐一接近每个人的——都使我们感到高兴，而且永远有助于我们的教育的发展。

为了挽救现代自然科学，使它从无限的繁杂、琐碎和错乱中返回单纯，必须永远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面对虽有统一的基础，但在我们面前却如此千姿百态的大自然，柏拉图究竟采取什么态度？

我们自信，似乎沿着这个途径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达到认识的最后的分支，站在这个基点上就可以逐渐筑起和巩固每门知识的顶峰。至于我们时代的活动对我们会有什么促进和阻碍，只要我们不是排斥有用的东西而去接受有害的事物，当然需要我们天天进行研究。

人们颂扬十八世纪，因为它以压倒一切的优势力量致力于分析；它留给十九世纪的任务是揭露占统治地位的综合观点的谬误，从新评价这些观点的内涵。

只有两种真正的宗教：一种宗教承认并崇拜我们心中和我

们周围的一切神圣的东西，不考虑任何形式，另一种宗教则尊崇它们的最美的形式。这二者中间的一切都是邪教。

不能否认，改革就是企图获得精神自由；揭示希腊罗马古代文明的教育，可以促使人们渴望更自由更纯朴更优美的生活。但力求返回单纯自然状态的心理以及促使想象力高度集中的愿望，对这种理想的实现却起着很大的作用。

突然，所有的圣者都被赶出了天堂，人们的意念、思想和感情都从怀抱柔弱婴儿的圣母那里转移到那个成年人——即道德的说教者和不公正的受难者——身上，他随后改变了面目，成了半神，最后被公认、尊崇为真正的神。

他的背景是造物主所创造的广大的宇宙；他发出影响人的精神的力量，人们把他的苦难当作范例，他的改变面目成了永久的典质。

正如一块炭燃起的神香充满着生机一样，祈祷也燃起人的内心的希望。

我确信，你对圣经理解得越多，也就是说，你对它认识得越深，越清楚地看到我们一般领会的、特别是运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每句话，都依据环境、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具有自己独特的直接涉及个人的意义，圣经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仔细看来，我们每天都应该是改革者和反叛者，尽管不是宗

教意义上的。

我们心中有一种始终不变的，天天更新的，严肃认真的志向，当然要把“志向”这个词与深有感触，观察入微，思想深沉，经验丰富，想象力强和智慧超群等含义直接联系起来理解。

即使每个人都在考验自己，他也会发现：做到这一点，要比所能想象的要难得多，因为遗憾的是这句话在人们看来只是一种替代，一个人在心里想和体会这句话要比他讲述这句话强似百倍。

但我们还是要坚持追求明朗而真挚，以便把那些在我们和其他人心中有可能滋生和潜入的错误，不当和不足彻底铲除！

随着年龄的增长，考验也变得更加严峻。

只要在哪里我被迫变成没有道德的人，我在那里就会失去一切权威。

书报检查和出版自由将永远相互斗争下去。要求和实行书报检查的人都是强者，而需要出版自由的人却是弱者。前者希望不发生贸然违反规定的事，希望不打破他们的计划和活动范围，他们要求人们服从，后者却极力申明他们不服从的正当理由。这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然而必须注意到，更软弱的、蒙受苦难的一部分人也以自己

独特的方式力图压制出版自由，不过，他们总是密谋策划，希望不被揭露。

说人们决不会上当受骗，那是自欺欺人。

我们的语言需要有这样一个词：它的意思就象“童年”和“儿童”的关系，“民族”和“人”的关系一样。教育者应该考虑的是童年，而不是单个的儿童；立法者和执法者考虑的则是全民族，而不是民族中的一员。前者所表达的意思永远都是一样的，它合理，可靠，纯粹，正确；后者只希望这样，而本身却是一无所知。从这个意义上看，法律应该而且可能表达全民族的普遍意志，这是一种大众从未说出，但有理智的人总可听到的意志，一种明智者能够实行，好心人愿意实行的意志。

我们有什么权利实行统治，关于这一点我们简直连问都不必问：我们尽管统治就是。人民是否有权利推翻我们，我们用不着挂虑：我们只须提防，不要使人民受到诱惑去干这种勾当。

如果有可能免除死，我们是不会反对的；而废除死刑，那就困难了。如果真的废除了死刑，我们总会随时恢复它。

如果社会放弃执行死刑的权利，人们就必然实行自救：凶杀复仇就会又来敲门。

一切法律条文都是老人和男人制定的。青年和妇女希望成为例外，老年人却希望循规蹈矩。

实行统治的不是有理智的人，而是理智，不是明智的人，而是理性。

人们称赞谁，就是要向谁看齐。

单是知道是不够的，还必须会用；单是想是不够的，还必须做。

不存在爱国主义的艺术和爱国主义的科学。艺术和科学，象一切最崇高美好的东西一样，属于全世界，二者只能在时时考虑到过去遗留下来的我们熟悉的东西的情况下，通过一切现实的人的不受限制的相互影响向前发展。

总的说来，科学是越来越远离生活，它只能绕一个大圈子返回生活。

科学是生活的教科书，是它把外在的和内在的经验加以总结和系统化。

对科学的兴趣，从根本上看，只产生于一个特殊的范围，即所谓学术界；如果就象近来大家所看到的那样，人们把其余各界的人召唤到学术界来，把某些科学的信息通知他们，——这只能是滥用科学成果，弊多利少。

只有改进实践，科学才能对外界发生影响；本来，科学就是

奥秘的，只有有助于某种实践，科学才会变成通俗的。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方面全都于事无补。

即使在内部人员中科学也是凭每次一时的兴趣去从事的。只要这种强大的推动力具有某种新的，闻所未闻的，或至少是很大的成效，就会引起对科学的普遍的注意，有时会延续很多年；近年来对科学的普遍注意尤其卓有成果。

一种重大的发现，一种独创的奇想，总使大多数人奔走劳碌，他们先是要了解它，然后是理解，最后才是修改和进一步发展它。

每当一种新的重要的现象发生时，众人总是问：它有什么用途？然而，他们不是不对的，因为只有用途才能揭示一种事物的价值。

真正的智者问：这个东西本身的情况如何，它与其他东西有什么关系，而不关心用途，也就是说，不考虑这个东西在某种已知的和日常必需的东西上的应用；另外一些有才智的人，即思想敏锐、生活乐观、经验丰富、各门手艺精湛的人，会发现它的用途的。

假圣人总是企图尽快从每种发明中为自己谋利，他们想扩大私利，使它繁殖，使它改善，迅速地攫取它，有时干脆预先占有它，以求得虚名，然而由于如此不成熟，他们竟使真正的科学变得模糊、混乱起来，甚至使它的最美好的成果，即它的内在繁荣，

明显地萎缩。

最有害的偏见，是想使某种科学研究的方法蒙受魔力。

每个科学研究者都必须把自己视为科学评定委员会的一员。他的义务是细心观察所报告的事实完善到什么程度，怎样用各种论据支持报告。此后，他要简明扼要地总结一下他的看法，说明他的结论，不管他是否同意报告者的意见。

不管是多数人附议他，还是他处于少数地位，他都要保持镇静；他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就行了，他并不是才气横溢的人和感情丰富的人的主宰。

这种想法在科学界从来无效；对科学界说来，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占优势，占统治地位；因为真正独立的人是很少的，所以大众便把单个的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来了。

哲学、科学和宗教的历史表明，各种观点都传播得极广，但夺得优势的总是那种最明了的观点，也就是对一般天资最适宜、最容易的那种观点。不但如此，谁的教育水平高，他就能预见到他将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

如果大自然处在无生命的始初状态中不完全是立体的，它怎么能发展为不可估量、无法测度的生命！

作为自在的人，只要能支配其健全的感官，他就是一架世上

有可能存在的最大最精确的物理仪器；现代物理学最大的灾难就在于它把试验和人分离开来，只想通过人造仪器的显示来认识自然，甚至以此限制和规定它的活动的可能性。

一切正是这样计算的。有很多东西确实是不可计算的，同样有很多东西不能拿来做精确的试验。

人之所以会站得这样高，是因为人的心里存在着任何地方都无法表现的东西。难道一根琴弦和它的力学方面的分布对于音乐家的耳朵说来不正是这样的吗？

甚至可以这样说：人先是应该制服和限制大自然的一切基本现象，然后把它们同自己类比，难道这些现象和这样的人相比不正是这样的吗？

要使试验成为万能的工具，那是过分的要求。要知道，最初只是磨擦生电，而电的最高的现象现在是通过简单的接触发生的。

正如谁也不会为法语是最完美的语言，是不断完善的宫廷和国际语言而去展开争论，谁也不会想到去贬低数学家对人类所建立的功绩，他们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最重要的事实，他们善于整理、确定和解决在最高的意义上从属于数字和度量的一切。

每一个按照自己的日历和钟表观察问题的善于思考的人，都会想到这些善行应该归功于谁。但是，纵使我们以敬畏的方式使他们获得空间和时间，他们仍然会认为我们能觉察到某种

远远超出这个范围的东西，这东西是属于所有人的，没有它就不可能有任何作为，这东西就是：理想和爱情。

“关于电人们知道些什么呢？”一个快活的自然研究者说，“难道不是在黑暗中摸抚猫或遇到电闪雷鸣时就会想到电吗？不是总可以或多或少地知道它吗？”

黎希滕贝格① 的著作可以当作神奇的魔杖使用；他在哪里开玩笑，哪里就埋伏着问题。

他甚至在火星和木星之间广大空泛的宇宙里为他的妙想找到了位置。当康德详尽地证明了上面提到的那两个行星耗尽一切，把只在这个空间存在的一切物质据为己有时，黎希滕贝格以自己戏谑的风格指出：“为什么不存在看不见的宇宙呢？”难道他没有说出确定无疑的真实情况吗？难道那些新发现的行星不是除了少数天文学家——对他们的话和计算我们当然是信而不疑的——此外，对整个世界上的人都是看不见的吗？

对新的真理有害的，莫过于旧的迷误。

每种现象都有无数条件，这些条件全是强加在人们身上的，所以人们不可能觉察到原始的那一个条件。

“如果旅行者在登山时感到十分愉快，那末，在我看来，这种

① 黎希滕贝格，十八世纪的自然科学家和讽刺作家。

热情中总有某种野蛮的，甚至是无神的东西。诚然，山岭使我们认识的是自然的威力，而不是天意的善行。这些山对人究竟有什么用？如果人打算住在这里，那末，冬有雪崩，夏有山洪，房屋会被埋葬，被推倒；他的畜群会被急流冲走，粮仓会被大风吹垮。如果他动身上路，那么，上山他就会遇到西绪法斯①的困难，下山他会被火山所掀翻；他走的小路天天都撒满石块，那湍急的河流也无路行船。即使他的小家畜觅得一点应急的饲料，或是他本人为它们搞来一点少得可怜的饲料，也不是被狂风暴雨刮跑，就是被猛兽夺走。他过的是一种生在墓碑上的青苔般的孤独凄惨的生活，没有任何安逸，不存在任何团体。这些犬牙交错的山峰，这些令人反感的巉岩，这些没有定形的锥状物，就是这一切以北极独有的恐怖景象掩盖了世上广大的风景秀丽的地区，一个心地和善的人对此怎么能满意呢？一个乐善好施的人怎么能赞美这一切呢？”

对于一个威严的大丈夫的这种快活的奇谈怪论，倒可以这样答复：如果上帝和自然同意解开努比亚的山结，向西把它延伸到大海边，然后再从北向南把这条山脉截成几段，那末，就会生成一些盆地，那里会有很多亚伯拉罕那样的祖先找到迦南，那里会有很多阿尔贝特·尤利乌斯找到自己的崖头城堡，他们的后代会与群星竞相繁衍。

石头是无言的教师，他们总使观察者哑然失声，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最好的东西一概不可言传。

① 西绪法斯，希腊神话的一个人，相传他在冥府被罚运巨石，但此巨石每次被推上去又立即滚落下来。

我真正知道的，只是我自己；一句说出来的话是很少发生效力的，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引起矛盾，使事情中断，停滞不前。

结晶学作为一门科学，引起了独特的观点。它不能生产别的东西，它是自在自为的东西，它不会创造任何成果，特别是在现在已经发现了这么多成份完全不同的类质同相的物体的时候。因为它根本就是不可应用的，所以它是很高程度上的独立物。对于精神，它只给予相当有局限性的满足，而在分体上，它又是多种多样的，简直叫人不胜枚举；因此，它才会使很多杰出的人如此坚定如此长久地全神贯注。

结晶学有些僧侣和老鳏夫的韵味，所以它是自足自乐的。它对生活没有任何实际影响；要知道，由它的自然物制造出的最精美的结晶体宝石，必须首先经过打磨，然后我们才能用它来装饰我们的夫人。

讲到化学，可以说与此恰恰相反，化学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对生活具有说不尽的影响。

关于生成的概念，我们完全不理解；因此，我们对某种东西刚看见点影子，就以为它已经存在了。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懂得生态学。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是由不少部分组成

的，对建筑艺术的作品也应该这样看；可以看得出，很多东西是如何有规律而又无规律地堆积在一起。这样一来，在我们看来，原子的概念是很得心应手的，因此我们不惧怕把它应用到有机的生命中去。

谁不懂得幻想和理想的区别，不懂得法则和假设的区别，谁就是一个蹩脚的自然研究者。

有些假设就是以理智和想象代替了理念。

过久地停留在抽象阶段，是不好的。神秘的东西只在它力求变成公开的东西时带来损害。活的东西才是生活的最好的一课。

那些在丈夫死后能以自己的孩子顶替父亲的女人，才够得上最出色的妇女。

那些至今才仔细研究我们的文学的外国人，有一个无法估量的优点：对他们说来，不存在我们在百年中不得不经历的病态的发展过程，而且，如果他们走运，他们会从中得到极为宝贵的教益。

十八世纪的法国人破坏的东西，维兰只对之报以淡淡的嘲笑。

诗才赋予农民的跟赋予骑士的一样多；问题只在于各人理解各自的命运，并对各自的命运给以恰当的评价。

“那些与这些人的赋诗热情截然不同的悲剧究竟是什么？天晓得这些人究竟从外界环境中吸取了一些什么！”

在造型艺术史上人们采用“流派”这个词，有佛罗伦萨画派，罗马画派和威尼斯画派；“流派”这个词今后再也不能应用在德国的戏剧上了。也许，这种说法在三四十年前还适用，那时由于外部状况的限制还可以想到符合自然和艺术的教育；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造型艺术中，“流派”这个词只适用于初级阶段：它一经造就杰出的人材，它的影响就会广为传播。佛罗伦萨影响了法国和西班牙；尼德兰人和德国人向意大利人学习，获得了更多的精神和才智的自由，而南方人则从北方引进更完善的技巧和画工上高度细腻的手法。

德国的戏剧已经达到了成熟时期，现在普及教育得到了推广，这种教育再也不可能属于单个的地方，再也不可能发源于某一个地点。

一切戏剧艺术的基础，和每种其他艺术的基础一样，都是真实，符合自然。这种真实性越高，诗人和演员对它的理解越深，舞台引以自豪的程度也就越高。德国的极大的长处在于：当众朗诵优秀的诗作在这里已经变成更为通常的事，这种朗诵已经在剧院外广为流行。

一切背诵和表演都建立在朗诵的基础之上。因为在高声朗读时必须注意和练习吟诵，所以很明显，只要那些从事这一活动

的人透彻理解自己事业的价值和重要，就必须使当众朗诵保持真实与自然这一流派的风格。

莎士比亚和卡尔德隆为这样的朗诵创造了光辉的开端；但人们对此又总难免要担心：发展到难以置信高度的外国人或天才，是否不会损害德国人的提高。

一切艺术的开始和终结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每一个民族又都具有区别于人类普遍特性的独具的特点；这种特点虽然最初使我们感到反感，但是，如果我们对它发生了兴趣并感到满意，它就可能最后压倒和窒息我们固有的天性。

纵然未来的文学家能用历史的眼光来进行观察，也会发现莎士比亚，特别是卡尔德隆，给我们带来了多少谎言，诗坛上的这两颗最明亮的星怎样成了引导我们步入迷途的光亮。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跟西班牙戏剧完全相提并论。要理解伟大的卡尔德隆是很不容易的，这就使一个不抱成见的观察家很难通过戏剧法则完全认清这位诗人的伟大才干。如果你要使观众产生这样的想法，那么你就必须首先对他们抱善良的愿望，准备热心于完全陌生的事物，从外来的意念、音调和节奏中寻求满足，在一段时间里从他们的一切习惯中解脱出来。

约瑞克—斯泰恩是当时有影响的智者中最杰出的智者；一读他的作品，你就会立刻感到自己变得自由而优美；他的幽默是不可模仿的，然而也不是每一个幽默都能使心灵得到解救。

"节制和天堂的纯洁，这就是阿波罗和缪斯。"

"视觉是最高尚的感官。其他四个感官都只是通过触觉器官来教化我们：我们听，我们感觉，我们嗅，我们摸，都是依靠接触；视觉却极为高级，它由于具有胜过物质和接近精神的能力而变得更加精细。"

"如果我们处在他人的地位上，我们常对他人所抱的醋意和仇恨就会消失；如果我们使他人处在我们自己的地位上，骄傲和自负就会大大减少。"

"如果有谁拿沉思和行动同拉结和利亚相比：前者更美，后者多产。"

"在生活中，除了健康和道德，没有任何东西比知识更宝贵；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如此容易获得，如此廉价地被收买：要知道，整个工作都是静止的，而全部支出只是时间，是我们拦挡不住的时间，纵然我们没有浪费时间。"

"如果我们能象处理现金一样把时间放在一边而不去利用，那末，这也是对半个人类的懒惰的一种部分的辩白；之所以只是部分的辩白，因为这是家务事，在这里人们是靠老本过活，从不过问什么进益。"

"新诗人的诗，总是水分很大。"

“在各学派所干的绝顶的蠢事当中，我觉得没有什么比关于古文和古代著作真实性的争论更荒谬的了。作者也好，著作也好，我们为什么要赞赏？为什么要指责呢？要知道，在我们面前，作者就是作者！既然我们要解释这部精神产品，名字跟我们有什么相干！”

“是谁硬说，我们承认维吉尔或荷马的存在，只是因为我们可以读到他们写的诗句？但我们面前存在的是抄写人，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我的确这样想：我觉得，那些如此细心研究这些不存在的东西的学者，一点也不比一位带着甜蜜微笑问我莎士比亚的戏剧的作者究竟是谁的美丽夫人更聪明。”

“与其去做只有半小时寿命的小事，不如去做最微末的小事。”

“勇敢和谦逊是无可争辩的美德；这是虚伪的人无法仿效的美德。它们也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色调相同。”

“在任何贼群中傻瓜都是最坏的人；他们既使你丧失时间又使你失去情绪。”

“自尊是我们的德行的源泉；我们的行为要以尊重别人为出发点。”

“艺术和科学是两个常用的字眼，然而了解二者间严格区别

的人却极少；因此使用时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

“我也不满意人们给它们下的定义。我记得在什么地方有人把科学比作机智，把艺术比作幽默。在这里我发现想象多于哲学：这种比较也给了我们一个关于科学和艺术互相区别的概念，但并没有把二者各自的特点说清楚。”

“我认为，科学可以称作概括的知识，抽象的知识；而艺术，正好相反，它是应用在实际中的科学。科学是理性，艺术是理性的机械结构，因此可以把艺术称作实践的科学。这样，最后就可以看到：科学是定理，艺术是命题。”

“也许人们会反对我的观点：说诗是艺术，它却没有任何机械的性质。但说诗是艺术，我不同意；不过它也不是科学。艺术和科学是通过思想达到的，诗却不是，因为诗是最高的感悟：诗刚一萌生，便是心灵的感受。诗既不能称作科学，也不能称作艺术，而应称作精灵。”

即使在今天，每个有教养的人也应该再捧起斯泰恩的著作，从而了解十九世纪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预见未来我们可能做些什么。

随着资料工作的发展，早期发挥作用的东西已被掩盖，从中产生的起作用的东西在不断增长；因此，逐渐回顾是一件好事。只要我们对我们的祖先不是视而不见，我们对手边的原始材料就应该很好地保存，并给以高度评价。

但愿对希腊罗马文学的研究永远是高等教育的基础!

中国的,印度的和埃及的古代文化,永远都是稀世珍品;了解它们,并通过它们了解世界,是一件大好事;但在我们的道德和诗歌方面的培育上,从它们那里却得不到很多教益。

对德国人来说,最有害的莫过于同自己的邻人竞争和与自己的邻人拉平。恐怕没有一个民族比它更适于独立发展;因此,外界对它的注意如此之晚,倒给了它极大的好处。

如果回顾一下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并没有因为外国人的缘故发生任何变化。

腓特烈大帝不愿意了解德国人,德国人对此大为恼火,他们竭力在他面前做出要闹事的样子。

在已经出现世界文学的今天,认真看来,德国人必将遭到最大的损失;如果他们能考虑这个警告,对他们自有好处。

就连最有远见卓识的人也没有觉察到他们正试图解释那些无须进一步加深的最基本的经验。

不过这样做对我们也许是有好处的,否则各种研究就会过早地终止。

今天，谁不热心从事一门艺术或手艺，谁的日子就不好过。在世界如此迅猛发生变动的时候，知识已经再也无济于事了；你不留意这一切，你就会一败涂地。

普通教育现在反正要迫使我们认识世界，因此我们无须为此而操心；需要通晓的只是个别的东西。

最大的困难存在于我们不去寻找它们的地方。

劳伦斯·斯泰恩生于一七一三年，死于一七六八年。为了理解他，不可不留意他那个时代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教育；同时也必须想到瓦布顿是他的同时代人。

如果没有高贵的善意所产生的内心的和谐与平静，象他那样一颗自由的心，确有变得胆大妄为的危险。

只要稍加触动，他内心中的一切便溢于外表；由于常常跟世界发生冲突，他学会了区别真理和谬误，于是便坚持真理，无情地同谬误作斗争。

他对严肃怀有深刻的仇恨，因为严肃具有教育意义，符合教条，很容易变得学究气十足，他对此最为憎恶。因此，他敌视术语。

他在很多的研究和阅读中随处都发现不足和可笑的东西。

有人对严肃的问题连两分钟也不能考虑，他把这称作森蒂①性格。

可以说，严肃和戏谑，同情和冷漠，痛苦和欢乐的急剧转换，是爱尔兰人素有的性格。

他的敏感机警和远见卓识是无限的。

他在旅行中经受过考验的快乐、知足和忍耐这些性格特点，是无与伦比的。

一见到同样的一颗自由的心我们就感到无比快活，然而，恰在此时我们总不免想到我们从这一切（至少大多）使人欢跃的东西中恐怕什么也学习不到。

如此文雅如此聪慧地耽于自发的淫乐，会使很多人走向堕落。

应该注意他同自己妻子以及同世人的关系。“我从来不象一个聪明的人那样利用我的不幸，”他在什么场合这样说。

他总和悦地以戏谑的态度来对待使他徬徨歧途的种种矛盾。

---

① 森蒂，是斯泰恩长篇小说《森蒂》里的主人公。

“我不能忍受说教；我想，我在少年时对这种说教也生吞活剥过。”

他在任何方面都不是楷模，但在一切方面都能指导和提醒人们。

“我们参加公共活动，大都出于庸人的习性。”

“没有什么东西比一天的时间更为宝贵。”

“Pereant, qui ante nos nostra dixerunt!”①

只有自命土著的人才能如此耸人听闻地说。谁以先祖聪慧为荣，谁就会承认他们善于思考，至少不比自己逊色。

新时代的有特色的作者之所以有独创性，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什么新的东西，只是因为他们能够表达出似乎闻所未闻的新的东西。

因此，独创性的最好标志，就是善于卓有成效地发挥从外界接受的思想，使人难以发现其内心隐藏多少东西的能力。

很多思想从普通文化中迸发，犹如无数鲜花从绿色枝条中萌芽。玫瑰时节，处处可以见到盛开的玫瑰花。

---

① 拉丁文，意为：“先于我们说出我们的想法的人必死无疑；”相传为四世纪罗马文法家东纳特所云。

实际上，一切都取决于这些观点；哪里有这些观点，哪里就有这些思想，有什么样的观点，就有什么样的思想。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毫不费力地不偏不依地被再现出来。可以说，就这方面而言，镜子是例外，然而我们从来没有在镜子里看见过我们的正确的面貌；镜子甚至会把我们的形象给弄颠倒，使我们的左手变成右手。这便是我们关于自己本人的一切看法的写照。”

“春天和秋天，人们很难想到壁炉里的火，然而，如果我们偶然从一个冒着火苗的壁炉旁走过去，我们油然愉快地感到我们很怀念它，也是常有的事。任何诱惑都与此相似。”

“如果人们不相信你的论点，那也不是不可忍受的。”

谁平生只与重要人物结识，他当然就不会经历人所能遇到的一切，但总有什么相似的东西，不过也许有某些东西是没有先例的。

〔席勒的遗骨〕①

这是森严的藏骨室，我来观看，
　一副一副的颅骨排得多整齐；
我想起往昔，如今已变得灰暗。

① 此诗系采用钱春绮先生的译文（《歌德诗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版）。

过去的冤家，如今贴紧在一起，
那些曾拼命交锋过的硬骨头，
交叉地放着，在此温驯地休憩。

扭开的肩骨！曾载过何人的头，
已无人过问，灵活的四肢残骸，
手和足，都已拆下生命榫头。

疲于奔命者，你们徒然躺下来，
并不让你们在墓中安身，你们
又被赶回到光天化日中来。

枯干的骨壳，哪还有爱护的人，
即使它曾容纳过高贵的核心。
可是记录的文字，虽不向人人

启示其奥义，却对我内行说明，
我在这一批僵硬的群众当中，
认出一个壮丽无比的造型，

在这冷湿发霉、狭隘的室中，
使我感到自由、温暖而爽快，
好象死气沉沉中有活泉喷涌。

这形姿多么奇妙地使我喜爱！

上帝灵思的痕迹还保持原样！
看到它，就象面向一片大海，

波涛壮阔，涌现出雄姿万状。
这件宣示神谕的、玄秘的圣器！
多么值得我把你捧在手上，

把你这至宝移出霉湿之地，
恭恭敬敬地走向白日的光明，
自由的空气，恢复自由的沉思。

人在一生中最大的收获，是他们
得到上帝自然给与的启示：
她能把坚定不移者化为精神，

把精神产物保存得坚定不移。

（全书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９２　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　［德］歌德　关惠文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４９４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４．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６／ｄｉｓｋｆｎ／ｆｎ３９／１３／！００００１．ｐｄｇ